武俠世界

身無彩鳳雙飛翼（探索大集故事之五）司馬翎・著

本篇故事環繞着當代公門强人沈神通發展。沈神通全身閃爍發射智慧光芒，論效力已可與上乘武功媲美。另外當然還有感人的情懷——纏綿以及悲壯。



編者話

馬雲先生在結束了科幻太空故事後，下期再爲本刋精心撰寫一部簇新作品：﹂鱷魚潭秘辛﹂。是篇爲一部專門叙述當年某地的社會發生不平凡事件的精彩過程，難能可貴！

原來五十年代末期，某地曾被人譽爲天堂，其實那是鱷魚潭，倘一不愼即粉身碎骨，倘若有胆有色，即可出人頭地，扶搖直上。許多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即在當時發生了。首部故事﹂龍兄虎弟﹂下期推出，陸續更有很多寫實動人故事刋載，珍聞秘事，揭露無遺，敬希留意下期刋出。

巨型文藝性武俠小說﹂身無彩鳳雙飛翼﹂今期刋出，充滿感人情懷，纏綿哀艷氣氛，亦俠亦情，允文允武。當代公門强人沈神通在故事中渾身解數，展盡奇謀，過程緊張激烈，悲壯昂揚！爲搜索大集精彩故事之最突出一個，由名作家司馬翎執筆。

＊＊　　＊＊　　＊＊

下期精選作品中有老牌名家蹄風先生的﹂海南俠隱記﹂。本故事爲憶述清末民初有關少林寺事蹟，民間武風鼎盛過程，編、作者不憚其繁，增删潤飾，去蕪存菁，更番審訂，完成是篇。敬希垂注。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身無彩鳳雙飛翼（搜索大集故事之五）
當代公門强人沈神通在本故事中渾身解數，盡展智慧奇謀，武功堪與一流高手媲美，過程中，夾雜着一段感人情懷悲壯哀艷事蹟……司馬翎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藍色的袂子（偵探推理奇情故事）◀下▶
殺人圖滅口　法網終難逃……唐　龍 42

鐵頭功鬥蝦蟆功（功夫傳奇小說）
半斤八両　兩敗俱傷……萬里傳 50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無名鎮（俠義傳奇故事）
估道他中毒　誰知又翻生……慕容美 57

金瞳魔姬（俠情中篇小說）◀二▶
老尼受人托　禮下求解藥……曹若冰 67

狙擊手（浪子奇行錄）◀續完▶
串同一損友　盜取家中財……馬　雲 76

七步滴血（武俠中篇連載）
外母見女婿　財帛動心竅……秦　紅 84

御用殺手（俠情中篇故事）
冒充柳玉簪　暗襲常護花……黃　鷹 91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斬情女（武俠長篇連載）
天竺來殺手　深夜闖鏢局……臥龍生 98

五霸七雄（武俠長篇連載）
巨人拚巨人　矮子鬥矮子……諸葛青雲 105

科技武器．練功秘訣

美蘇專用武裝直昇機
積極在科技上改進（科技武器）亦　雄 63
翻騰術（練功秘訣之四十一）……靈空子 89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81.00
一年港幣$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87.00
一年港幣$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100.00
一年港幣$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黃白石

武俠世界
第11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大探索」故事之五

身無彩鳳雙飛翼

司馬翎・文
黃白石・圖



舊業消難盡　新愁逼人來

即使是最强烈最兇猛的風暴，終必會過去，會平息。

每個人一生中碰到的災難，也像風暴一樣遲早會平息消失。

問題只出在平息時間的遲早長短而已。如果災難盤桓留連不去，長久得超過生命的極限。那麼，平息消失與否就變成不重要以及沒有意義了。

只不知捲裹着馬玉儀那股風暴能不能立刻消失？或者打點折扣說，希望就算不能平息，不能消失，只要能夠稍爲靜止一會，喘口氣也是好的……。

人在巨大災難之中，希望的胃口往往很小。就像有些人平日萬分挑剔，喝的茶如不是極品茶葉，便連一口也不肯沾唇。

可是如果忽然迷失在沙漠中，眼看快要渴死，那時若是看見一個汚水窪，保證大喜欲狂，撲過去捧起就喝，那裏還記得極品茶葉？

× × ×

馬玉儀本來很憔悴，不但瘦了很多，而且不梳頭不洗臉，似乎怪難看的。

但大部份男人都有一種本領，那就是評鑒女人美醜的眼光。由於馬玉儀本是又年輕又美麗，所以不曾瞞過呂夫人的手下，也因此他們呈上去的報告中指出了這一點。

這幾天，馬玉儀忽然間變得極之漂亮迷人。原因是她已經恢復原先體重，而且又梳洗得乾淨精緻。

如果只是這樣，則她只不過稱得上「漂亮」而已。

至於「迷人」之故，却是因爲她身上只有一件又短又薄的半袖內衣，此外就甚麼都沒有了。所以不但胸前雙峯跳盪隱約可見，下面兩條雪白大腿，更是完全暴露出來。

她竟然不是獨自在室內打扮得如此冶艷放蕩，在那暖熱房間內還有兩個男人。

這兩個男人絕對不折不扣是眞正男人，並不是天閹或太監，也决不是對女人全然沒有興趣沒有慾念那種男人。

事實上只要看看他們那四隻突出得幾乎掉下來的眼睛，這些眼睛一直盯住半裸的美女以及充滿火焰，任何人馬上就知道他們必是有情慾、會衝動的男人。

馬玉儀其實絕大多數時間蜷縮在暖暖的土炕上，很少起身走動，可是由於炕上並沒有被子，所以她不論用甚麼姿勢躺臥或者坐着，兩個男人的眼睛仍然有火焰噴射。

前面說過她本來瘦了，那是因爲她茶飯不思，每天只吃很少東西之故。

可是這幾天却吃得很多，而且都是營養最豐富的食物或補品，所以很快就豐腴恢復了體重，也所以悴色盡褪，變成明艷照人。

此一轉變是打從何同將她交給金算盤時開始的。呂夫人命來富、玉成兩名家人看管她。

來富和玉成都年輕力壯，而且有一種色迷迷可怕神情。這兩人看來像以來富聰明多主意些，所以總是由他發話。

來富首先向她說明這個地方很隱密，就算她叫破喉嚨也沒有用處，跟着發出第一個命令就是脫光衣服。

不用說馬玉儀當然不肯，但來富却很有耐心地分析給她聽。

「我有幾個理由。第一點，你一定希望能夠再見到沈神通。」

馬玉儀聽見沈神通三個字，立時熱血奔騰，連耳朵也豎起來，老天爺可以作證，她當然想見到沈大哥，如果不是抱有這個希望，她老早就變成死屍了！

「第二點，有機會的話你一定逃走。你逃走成功的話對你很好，對我們却很不妙了。我和玉成就算不至於碎屍萬段，但最低限度腦袋和身體一定要分家的。不過話說回來，如果你光着屁股也敢到處跑的話，我們腦袋搬家也不算寃枉。」

全身赤裸地跑出去，縱然不是漂亮女人而是醜陋老婆子，也一定是會轟動遠近的新聞，這樣也就很容易追査以及抓回來了。

「第三點，你和我們一齊住在這個房間內，要住多少日子還不知道。你可能覺得不怎樣，但我和玉成就慘了。因爲我們奉命絕對不准踏出大門一步……」

老實說，馬玉儀聽到這裏還絲毫不明白何以自己會好過些，而他們反而很慘？

「你們沒有飯吃？沒有酒喝？啊！你們兩個不准談天？」

「都不是，而且恰恰都相反。」

「那有甚麼慘呢？」

「唉，你還不明白？我們本來天天有女人看，當然是不穿衣服的，但這兒如果沒有豈不是悶死我們？」

這種歪理簡直胡說八道。不過玉成這時却插口說了一句很有道理的話。他說：「其實我們硬是動手脫掉你的衣服也是一樣的。」

對，除非她有本事馬上死掉，而事實上她死了那兩個男人還是可以剝掉她所有衣服的，祇不過那時候她不知道罷了。

於是不久馬玉儀就變成身無寸縷。不過經她苦苦哀求，總算給她一件象徵式的上衣。

來富第二道命令就是要她梳洗乾淨。第三道命令就是要她吃很多東西。

他保證說如果她乖乖聽話，他們兩個都會變成決不動手的君子，祇不過眼睛吃吃冰淇淋而已，反面的意思誰都懂得，所以不必多費唇舌。

就這樣馬玉儀變得又肥又白，整天餵

那兩個男人眼睛吃冰淇淋。幸而他們很有信用，雖然時時有很多醜態發生，卻當眞沒有用一隻手指碰過她。

那兩個男人一直在房間內喝酒吃菜，同時又在賭牌九。喝酒並不稀奇，但一連幾天賭下來卻有點古怪地方。那就是他們並沒有銀子或任何賭注，賭賬祇記在紙上，記得一絲不苟。賭的過程也萬分認眞。

馬玉儀自是樂得他們拚命去賭，這樣她偶然換換姿勢或者起身方便等等都比較好些。

不過，她聽來聽去總是不明白他們賭注是甚麼？何以時時臉紅頸子粗的爭執吵嘴？

夜色已深沉，馬玉儀被他們嘈吵聲音驚醒。

明亮燈光下那兩個赤着上身精壯小伙子正賭得起勁非常，似乎比任何時間都起勁些。

她嘆口氣悄悄起身去方便。走出來時，祇見四隻含有酒意含有慾火的眼睛盯住她。

這已經是習慣，但凡她一動總會招來可怕視綫。不過這次她卻不能順利縮回炕上，因為來富指住旁邊椅子，道：「過來，坐在這兒看我們賭。」

她瑟縮一下，還是走過去了。因為這樣總比他們抱過去好一些。

但來富又命令她道：「不行，這樣我們看不見，站在椅子上。」

馬玉儀一時為之頭腦昏眩，下意識地用雙手掩住下體，尖聲大叫：「不，不，我不站，我死也不站。」

來富等她不叫了，才冷冷道：「不站也可以，那就盤膝坐在桌子上。」

馬玉儀眞不知道怎麼辦？叫喊？逃走？跟他們拚命？

但好像全都沒有用處。祇聽來富又冷冷道：「如果妳不聽話，我們動手就不會這麼簡單了，你莫非想試試看我們是不是男人？」

換了黃花閨女可能不懂他話中之意。但馬玉儀自是很明白，況且這幾天以來他們的種種醜態老早就證明他們一定是男人了。

她湧出晶瑩淚珠，卻不敢坐着不動。當下慢慢起身，又慢慢先提起一隻腳踏上椅子，但不論動作如何的慢，她終於站在椅子上了。

兩個男人坐着仰望着她，發出種種可怕笑聲和說話聲。

不過，馬玉儀已經聽不見，她迷迷糊糊如在雲端。祇覺得兩個男人的眼光好像刀劍一樣刺得她遍體鱗傷。

唉，天啊！我的災難甚麼時候才過去，才完結？我祇要能夠躺回那炕上我已經心滿意足了，老天爺請幫幫忙吧……

一陣冷風使她近乎赤裸的全身起了鷄皮疙瘩。這種情形似乎有人掀開厚厚的棉帘進來，所以帶入寒冷。

她還未曾轉動眼珠瞧看，忽然腰間一痲，也忽然耳目失靈而且全身僵木。

所以她仍然保持站在椅子上的直立姿勢。

她自然不會無緣無故變成木頭般沒有知覺的塑像，如果有機會有時間給她想。她一定想得出是因為有人點了她穴道之故。（她本來全然不懂武功，但後來總算因沈神通之故而學會了一點，另外也具有相當廣博知識）。

點她穴道之人不用說也可以知道決不是來富和玉成。這個人掀帘進房之時帶來一陣寒冷，當時連馬玉儀都發覺，來富和玉成自然也發覺了。

他們看見一個斯文中年人站在幾步之外，眼睛盯住馬玉儀玲瓏浮凸的曲綫，甚至還在她身體最隱秘部位多看幾眼。

來富玉成居然很沉得住氣，等了一下來富才站起身，聲音冷冷：「你是誰？」

中年人微笑地收回欣賞女體眼光，轉向來富：「我是誰？你們難道猜不出？」

來富道：「應該猜得出，除了沈神通之外，誰能追查到這兒來？」

中年人道：「其實這個地方並不算得如何隱秘，就算不是沈神通亦找得到，聽你們口氣好像認為我不是沈神通？」

來富道：「你不像，如果你是沈神通，你絕不會點這女人穴道，還讓她高站椅上讓我們仍然看得見她。況且這女人既然是你的，你又何必急急欣賞好幾眼呢？」

中年人以激賞口吻道：「猜得好，又快又準。無怪呂夫人派你們負責這個任務了。」他態度從容，極有氣派。神色也很溫和，一直帶着微笑。

來富玉成實在很難把他當作敵人，尤其不能將他猜想為沈神通。

「我告訴你們一個秘密，」中年人又說：「你們最好小心點聽清楚，我就是如假包換的沈神通，這女人是我的妻子。」

來富玉成一齊暴退，不知道從牆邊那裏各各抄出兵器，都是形式長短相同的長刀。

但來富顯然還不相信。

「你不可能是沈神通，」他說：「如果你是沈神通。你應該第一步就是搶救女人。你怎肯讓她仍然留在我們能夠威脅控制位置？」

「但現在呢？」沈神通反問：「現在你們還能不能威脅她？」

現在當然不能夠，起碼他們必須過得沈神通這一關。

「你們既然不想做糊塗鬼，我不妨告訴你們，」沈神通聲調更悠然更溫和了：「你們兩個若想一舉殺死我，你們祇有一個機會。那就是當我搶救女人之時才有空隙可乘。我必須承認你們思慮週詳嚴密之至。你們故意要脫掉女人衣服，目的就是使我一瞧之下情緒就衝動起來。」

他這時徐徐伸手將馬玉儀抱下來，又從容不迫地把她放在炕上。

「我若是心情波盪，又急於搶救她的話，行動時自然有許多破綻可供你們進攻，其實這女人對你們毫不重要，你們根本不必傷害她，所以如果我不急於救她，她反而安全百倍，你們看我現在不是已經把她弄回來了麼？」

來富玉成都祇有瞪大眼睛份兒。因為照沈神通這樣一分析，一切情況都簡單明瞭之至。

「老實說，你們多看她幾眼或者不看她根本已不重要。你們已看了許多天，我如何還要為此着急？換言之我何必急急遮

掩她的身體？如果換了你們是我，也一定會有更好更妙的方法。」

「什麼方法？」來富簡直變得不會思想。在這個人面前，他覺得自己好像是傻瓜。

「說出來似乎很傷感情。」沈神通笑一笑說：「祇要殺死你們，一切都變成過眼雲烟，你們曾經看過她的身體又有什關係呢？」

這個道理非常正確，任何活人決不至於跟死人爭風呷醋，尤其是對方之死是你親手做成的，你還有什麼可以抱怨呢？

沈神通站在炕前，右手不知如何忽然多出一條金光燦然的鎖鍊，簡直像變戲法一樣。

「我出手的話一定先攻擊你。」他左手指指玉成。「因為你雖拙於言詞卻擅於行動。所以你的刀法一定側重於進攻。」

沈神通向來擅長測度敵人武功，也向來未曾錯失過一次。

所以玉成不禁變色：「你怎知道？」

來富卻問他道：「你先攻他有什麼好處？」

沈神通答得很乾脆：「玉成一死，你來富必是第一時間逃走，這樣我可以省很多手腳。」

來富顯然更為迷惑，又問道：「既然如此，你又為何告訴我們呢？為何不立刻出手？」

沈神通笑道：「你忽然變得愚蠢起來，其實你應該老早猜得出的。」

來富呻吟聲大有苦惱之意：「唉，我確實猜不出來。這種沒頭沒尾的事我根本無從猜起。」

沈神通面上溫和笑容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冷肅嚴厲表情，有這種表情的人一定敢殺人而且很想殺人。

「因為我不是一個人前來的。你們算來算去認定公門中已沒有什麼人有實力能幫我對付你們。你們沒有算錯，我另一個副手彭璧武功雖是不錯。但碰上了遼東黑道高手鐵背雕方滔就最多只能自保了。他決無餘力可以同時纏住另一個黑夜神社的殺手。那廝叫什麼名字？」

來富聽得又驚又入神，不覺應道：「他叫田邊太郎。」

「很好，這田邊太郎才是偷襲夾擊我的主力。所以我就算搶救女人得手，就算能躲過你們合力猛烈攻擊。但一出此房反而糟糕。請問你我手中抱住一個女人怎能逃過田邊太郎的突襲呢？」

來富只覺大量極冷之氣冒上心頭，然後又遍佈全身，因為他發現面對的敵人簡直不是有血有肉的「人」。

不過如果沈神通不是「人」的話。他又怎會遭遇慘澹兇險的失敗？他的妻子又怎會被迫在別的男人眼前赤裸身體任由侮辱？

「幸而我還有別的人帮忙。」沈神通同時發出冷笑聲：「嘿，嘿！這個人大概可以纏得住方滔和田邊太郎，至少我希望如此。現在看來我的希望好像沒有落空。否則他們已經應該現身了。這是因為你們如果一共四個人都能出手的話，你們已可以擺明陣勢與我決戰了。」

× × ×

鐵背雕方滔和田邊太郎果然無暇分身，任何人若是本身也在生死關頭掙扎之際，別人的事就只有暫時拋開一邊了。

鐵背雕方滔在遼東橫行多年，手中一對四尺長的板斧極是沉猛兇悍，果然不是徒負虛名之輩。

田邊太郎在中原武林自是不見經傳的人，但他長劍射出的殺氣，以及淩厲眼神和兇毒架式，實是足以躋身高手之林而有餘。

他們的對手是丰神如玉非常俊美而又年輕的劉雙痕。

這個年輕人果然很不簡單。不但橫劍凝立就已迫使兩個強敵一直不敢輕率魯莽出手，更難得的是他仍然微帶笑容，好像大家只不過是鬧着玩而已，並不是置身於眞刀眞槍也眞個會要了性命的決鬥場面。

他柔和寧靜的劍式跟他的態度表情非常配合。

只不過身在局中的方滔和田邊太郎，以身經百戰千錘百煉的經驗卻感覺得出，在風和日麗晴空萬里的表面之下，已蘊聚蓄滿了海嘯地震以及橫掃千萬里颶風的可怕威力。

這一點使得他們不禁心懷鬼胎，誰都想由別人先點燃觸發戰火，先抵擋那頭一陣好像莫之能禦的威力。

總之，只要有你先試探先嘗過無法測度的第一招，事情就好辦了，而我肯定一定不會吃虧的。這是他們的共同想法。

不過情況發展卻又大出方滔田邊太郎所料。那是因為對峙局勢維持了好一會兒之後，劉雙痕忽然首先發難攻出一劍。

這一劍絕對是離經叛道的方式，第一點自古劍訣都強調「劍如飛鳳」。但劉雙痕這一劍不但沒有飛鳳的靈翔，簡直拖泥帶水有如蚯蚓一樣，而且看來散漫得很。第二點內家劍法講究「敵不動我不動，敵一動我先動」。然而劉雙痕既然出劍先攻，便與內家劍法要訣大相刺謬了。

不過離經叛道是一回事，這一劍的效果又是另一回事，因為所謂「經」與「道」，本意就是正確途徑，你若是循正確途徑自然做任何事都省力和容易成功。可是如果正確途徑卻因其他原因而變成不正確，例如人家知道你一定會從這條路走過來，於是預先埋伏堵截，這時候正確途徑便變成不正確了。

所以劉雙痕一劍攻出反而使對方疑惑不定，不約而同迅快閃避而不敢反擊。哈，劉雙痕這小子卻得理不饒人，鋒快長劍驀然由蚯蚓變回飛鳳，霎時劍光如潮湧浪翻，輕輕易易就把方滔田邊太郎一齊捲入劍光網中。

田邊太郎劍架正眼，但並不出攻反而退卻。他下盤極是紮實，所以退後時發出「突突」的步聲，一轉眼間他退到牆角，已經退無可退了。

此人應變時眞是極盡「快穩辣」之能事，現在劉雙痕除了還堵住他去路之外，劍式威力就只能罩住方滔。不但如此，他甚至有時還不得不讓後背暴露於田邊太郎劍刃之前。

那方滔一雙板斧凶猛決盪翻飛，帶出銳烈風聲，不久已經攻拆了十五招之多。看來方滔居然是攻的多，似乎反而搶佔了

主動優勢。

田邊太郎動也不動，宛如石像一般。雙眼射出銳厲的光芒，緊緊盯住劉雙痕身形。

任何人一望而知田邊太郎除非不出劍。一出劍必定是有十足把握能立刻斬殺劉雙痕。

不過縱橫遼東的黑道高手，鐵背雕方滔內心絲毫不輕鬆，也沒有絲毫佔得優勢的得意。原因是他雖然悍猛砍劈迫住對方，而事實上也眞個是「迫住」而已，並非當眞取得主動優勢。

相反的他好幾次想退後一些，才重整旗鼓發動更凌厲攻勢。可是劉雙痕採守勢的劍法却有一股無法抗拒的吸力，使得他根本連一步也退不開。

方滔明明認得劉雙痕劍招是使出「飛龍引鳳」，於是他左斧搶先劈落壓制劉雙痕由下撩上的劍勢，右手利斧同時斜砍頸子。

誰知劉雙痕撩上來的劍勢不但距離尺寸剛好縮短了那麼一點點，所以不會被他左斧壓住，同時也剛好來得及挑開他右手利斧，迫使方滔不得不改爲「金風掃地」之式猛砍脚脛。

當然劉雙痕一跨步就消卸了這一斧的威脅。上面所述的僅僅是許多招其中的一招，總之方滔外表上不斷猛攻，其實却自知已陷身於苦海，簡直沒有一點辦法可以退出劉雙痕的劍圈。

他不明白的是劉雙痕何以有四次機會可以刺傷甚至刺死他，却又輕易錯過了。莫非他劍法雖然奧妙，但功力經驗都有所不足，所以不能夠及時把握時機。

答案很快揭曉，方滔馬上知道錯了。這是因爲牆角裏的田邊太郎忽然向劉雙痕後背迅速如電一劍攻出，這一刹那間方滔才明白劉雙痕眞正用意——他要田邊太郎攻擊這一劍。

毫無疑問田邊太郎確是上當中計了。祇見田邊太郎劍勢忽然歪斜向空無人影之處刺扎，顯然他也陷入「吸力」陷阱中，所以劍勢方向和部位都已不由自主。

跟着，又看見田邊太郎胸口衣服割裂一道長長裂痕，鮮血像噴泉般迸濺。

方滔已無暇瞧一眼田邊太郎倒地之後的情形，所以究竟田邊太郎一倒地就僵仆不動呢？抑是還扎掙想爬起身？他一點都不知道。

他猛然震驚得幾乎成癡呆的原因，便是他兩柄利斧忽然向左右兩邊盪開，因而完全敞露前胸要害，也因而他沒有法子再瞧着田邊太郎的情形了。

方滔祇感到胸口一疼，然後就看見雪亮劍刃從胸口拔出，也看見鮮血噴冒。

唉！早就聽說「大自然劍法」乃是中原數千年秘傳絕學，也聽說向這門絕學爭鋒鬥銳的人，等如向大自然的颷風雷電地震等等的威力挑戰一樣不智。

方滔深深歎口氣，聽見雙斧墜地時發出「叭達」「叭達」兩下聲響。可是一切了解或覺悟都已太遲了，既往的固然不諫，而來者亦不可追。

蓬勃活潑燦爛跳躍的生命，有時脆弱得使你不敢相信，但却使你發現一切終必歸於毀滅，接續而來的是重生，然後又是毀滅……

×　×　×

溫暖而又明亮的寬敞房間內，兩個赤裸上身，下身也僅有一條短短內袴的持刀壯漢，像傻瓜一樣望住沈神通。

渾身上下祇有一件薄薄短袖上衣的馬玉儀，仍然躺在炕上。雖然她不言不動，但那起伏豐滿的曲綫和雪白映眼的肌膚，却仍然使得房間氣氛旖旎溫柔。

女人自開天闢地以來就有這種本領和好處，任何場面中祇要有女人，就一定可以使氣氛不至於太硬性太陽剛。

沈神通大概也感染到炕上赤裸女體的溫柔，所以他還未出手，神色安詳聲音也很平和：「方滔和田邊太郎就算未死，祇怕也無法抽身來帮助你們了，我知道這是你們最最遺憾的事，但很抱歉，我對此完全無能爲力。」

沈神通的態度語調絲毫沒有揶揄譏嘲意味，因爲他很會替別人設想，假如他本身就是來富或玉成，當然很不幸很遺憾，任何人都有權要求活下去，故此如果他們感到活不下去的痛苦，無疑會遺憾會怨責會痛恨命運不公平。

至於來富和玉成，當他們握着別人生死大權，他們會不會替別人這樣着想？這一點可就不得而知了。

他們忽然又看見那條金鎖鏈，本來是軟軟垂下，但沈神通好像是來自印度弄蛇者或魔術師，鎖鏈垂近地面那一頭忽然翹起來，像長蛇昂首一直昇高，閃耀出燦然金光。

假如沈神通這一手的幻術或者是障眼法，來富玉成他們就不會驚懼得全身冒出冷汗了。

顯然金鎖鏈上佈滿了精純强勁無匹的內家眞力，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竟能够將內力修練到這種地步，凡是他的敵人眞是想不恐懼也是萬萬不行了。

只見金鎖鏈閃電吞吐掃抹，「鏘鏘」兩聲地上多出兩把精光閃亮的短刀。

來富玉成看見沈神通表演內力時，一身武功已因爲驚駭而減退兩成，而現在短刀落地，手中已沒有武器，當然情況又更糟些。

但其實他們最不妥最麻煩的原因是：他們一身武功根本就遠非沈神通敵手，所以現在根本變成大人跟小孩子打架一樣。

沈神通雖是扮演大人角色，却也絕不大意，仍然施展獨步天下武林的「天龍抓」奇功抓住那兩人，只不過通常都一抓必定在小腹要害抓個大洞，使腸臟鮮血迸流而死，這回他只抓住兩個壯漢的頸子。

來富的確反應較快，頭腦聰明，他昏迷前一瞬間居然還發現一個使他迷惑的問題——沈神通只用一隻手何以能够同時抓住兩條粗壯的頸項呢？

沈神通放開手，讓那兩人摔跌地上，另一隻手中金鎖鏈也忽然消失不見。

他轉身半側着身子坐在炕邊，眼光落在那豐滿雪白誘人的女體上，巡逡一下。

他竟然沒有趕快替她解開穴道。

對於深心摯愛的荏弱無力的女人，沈神通向來硬不下心腸，何況闊別這許久，由天南到地北，其間不知經歷嚐嘛了多少苦難侮辱，但他爲何竟不趕快解開馬玉儀

穴道，把她擁抱在懷中細加呵慰互訴離衷呢？

沈神通自然知道自己正在做什麼，他找出一些衣服先替馬玉儀穿好。在她好像熟睡而又極爲美麗的臉龐和櫻唇，溫柔吮吻。

我知道當妳回醒之後，妳會爲了沒有和我見面說話而十分痛苦，沈神通歎氣忖想：可是如果我現在弄醒妳，我就一定不能獨自回到野趣園了，所以我們還是暫不見面暫時分開的好。等到掃平妖氛祛除苦難之後，我們才歡聚不遲，如果我永遠回不來，那是命運如斯，那樣的話，我們這一面見不見還有什麼關係呢？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聲，步聲直到他背後才停止。

劉雙痕望望馬玉儀，又瞧瞧沈神通，尋思一下才開口：「也許你這樣決定比較好些。」

沈神通聲音有點沙啞：「我在天津衞南面佈置了一個地方，不算遠，只有一百二十餘里，大概不至於累壞你。」

「如果你一切不順利，又如果我還能見到她，我應該告訴她一些什麼？」

如果一切順利自是不必多說。但如果不順利？

「請告訴她，我曾經每日每時每刻都想念着她。」

「我從沒有見過男人流淚，更想不到像你這種當了『强人』也有眼淚的。」劉雙痕聲音也充滿驚奇和同情，「唔，說來好笑，我也幾乎陪你流淚了。」

「她醒來時，固然發覺已脫離惡人羅網，但既見不到丈夫也不見兒子，我不知道你到時怎樣離開她。」

「我會在路上好好考慮這個問題，我明白你的意思，她實在無法再担承風險也不能再忍受苦難打擊。」

如果從未有過丈夫孩子，她的愛情和關懷還未付出仍然藏在自己心中，自然就沒有憂慮、沒有打擊了。

「她的確不能再承受風險打擊，所以你此去侯橋鎭，半路有個地方叫范家莊，你必須小心避開，因爲陶正直既然落脚在那裏，何同很可能也在，陶正直未見過她認不得她，但何同却認得出。」

「我老早就想到這一點了，我會小心的。」

這是因爲沈神通曾經把陶正直落脚地點告訴過他。

沈神通覺得奇怪地觀察劉雙痕，這個丰神如玉深藏不露的美男子何以凝望着馬玉儀而皺起眉頭呢？

但他不提這一點，却又道：「其實風險打擊還不一定能擊潰她，我只担心的是如果你不提到我，她在絕望之下等你離開了，可能到處亂闖亂跑，但你若是提起我，情況就十二分麻煩了，希望你知道你了解我在說什麼？」

「我明白。」劉雙痕仍然皺着眉頭，「她決不諒解你爲何不跟她見面不跟她說幾句話。她可能會爲此變成瘋狂？」

沈神通起身揪住來富玉成兩人胸口衣服，像提起兩個稻草人一樣毫不費力捉了出去。劉雙痕跟在後面，不久，他們就來到另一個厮殺過的地方。

「我在想如果能够讓她覺得自己正在替丈夫替兒子出一分力，她一定會變得很堅强。」

沈神通一面說，一面把來富和玉成分別放置在鐵背鵰方滔和田邊太郎的屍體旁邊。

他先把短刀插在方滔胸口傷處，再讓來富的手握住刀柄，稍後，再搬動方滔還未僵硬的手，使他的兵器——一柄利斧切斷了來富喉嚨。

鮮血湧濺間血腥味更濃了。

劉雙痕深信這種佈置是必要的，這樣可使金算盤呂驚鴻以爲這些人是自相殘殺同歸於盡，至於武功强弱方面，也就是說來富玉成怎能拚掉方滔田邊太郎的大大疑問，看來只好由得別人去傷腦筋了。

雖然如此，劉雙痕仍然移開眼光，對於殺人流血之事，他並不害怕，却深感厭惡，所以他唯有繼續談馬玉儀：「你說的不錯，如果能使她相信正在替你們出力，她當然肯乖乖躲在隱秘地方，但我只怕她會忽然跑到野趣園去，因爲我們找不出說服她使她乖乖聽話的理由。」

「我也是害怕這一招。」現在沈神通動手處理玉成。田邊太郎之長劍很鋒快銳利，毫不困難就插入玉成心窩。

「所以我剛才問你到時怎樣能離開她？你好像並沒有給我答案。」

「我答應過你，等我在路上慢慢去考慮。」

沈神通拍拍雙手，好像這樣就可以拍掉手上的血汚。

他們慢慢走回燈火更爲明亮的房間。

「命運就是如此曖昧迷茫，既險惡可怖而又有希望之興奮期待。」

沈神通歎口氣，又說：「天下任何行業的『强人』有時候戰勝命運，但有時候却是失敗者，甚至就算你戰勝命運，也可能在命運圈套中，它祇不過故意做出讓你擊敗的樣子而已。」

「你想的太多了，何況不管怎樣，我們還是要盡力戰勝命運，至少也要盡力掙扎。」

「普通人不錯是這樣的，可是强人怎能失敗，怎能陷入命運圈套？我好想知道刀王蒲公望，血劍嚴北，大自在天醫李繼華，風鬟雨鬢南飛燕，還有家師孟知秋，他們都是名震當代天下無雙之士，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强人，但他們現在命運如何？會不會已遭遇了陶正直暗算而死於黑暗深壑？」

他想一下，大概沒有答案，又說：「命運究竟佈了怎樣一個圈套？命運何以差使陶正直經手辦這件事，憑陶正直一個人力量，眞能够毀滅這五位天下知名的强人高手？」

劉雙痕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關於陶正直這個人絕對不可存有絲毫疏忽輕視之心。

然後他眼光又落在馬玉儀面上，她長長睫毛閫上呈現出安詳神態，老天爺，但願她回醒之後仍然能保持安詳冷靜，但看來恐怕決不能够，任何女人都會可能遭遇喪夫失子之痛，但如果是丈夫兒子只是失踪，如果有一點綫索的話，你豈能希望她端坐屋子裏，豈能希望她不要奔走找尋？

「她很漂亮很動人。」劉雙痕看沈神通一眼，目光又回到馬玉儀面上。

「我好像從未見過這麼美麗的女人。」他又說：「以前我比現在還年輕得多的時候，我在一個湖邊小樓上看見過一個美女，她樣子跟呂驚鴻簡直一模一樣。可是我現在還記得她沒有那種放肆放蕩冶艷的逼人熱力，她的神情很寂寞，好像十分自憐而又却已經覺悟，她的眼光澄澈而又深邃。」

「你究竟想說什麼呢?」

「我想告訴你，她比當年湖邊小樓上的美女還漂亮還動人，至少也不遜色絲毫，但我却奇怪何以來富玉成這兩個精壯年輕男人，竟能夠抵抗她的誘惑抵抗她的魅力?並且她還幾乎是赤身裸體?」

這類問題竟向身爲丈夫的沈神通詢問並索取回答，劉雙痕難道不覺得難爲情?難道不知道沈神通會很尷尬?

沈神通微微苦笑一下，這也是「命運」吧?我好像註定要替人解答和解決各種各類的疑問困難，而且我偏偏就能夠很容易解答或者解決，但我自己的疑問困難，却又偏偏至今都束手無策。

「我猜想你已經很清楚地看過她的身體?」

「是的。」劉雙痕直到這時才歉然望他一眼。「我並非故意看她，也沒有很多時間。但當時我却已經想到這個使我迷惑的問題，因爲你是沈神通，所以我只好向你請教。」

劉雙痕連聲調中也有歉疚之意，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你若是看了朋友妻子的裸露身體，却還跟他討論，向他詢問這具女體的魅力等問題，你會不會覺得自己太過份了一點呢?

「我並沒有怪你的意思。」沈神通說得很誠懇，態度也很洒脫。「老實說她被何同擄劫後直至今日，若是有人光是瞧瞧她的裸體，恐怕已經是最微末最不足道的事了。」

劉雙痕忽然感到一陣莫名刺激，不由得深深吸一口氣寧定心神。

「我寧可相信她在這些日子裏在間關輾轉旅途中，已經被很多人觸摸佔有蹂躪過。」

劉雙痕又爲之深深吸一口氣。

「我寧作此想的原因，是我一定要原諒她也一定要更愛她。所以我這樣想了之後就問自己，我到底能不能很洒脫地忘記她這一切不幸?命運的撥弄能不能使我屈膝投降?如果我對她無力抵抗的污辱耿耿於懷，我豈不是已經被命運擊敗了?」

沈神通無疑是個奇異的有獨特見解的「强人」。劉雙痕心中激起無限尊敬，一個人如果能夠在人性上最偏狹最自私的題目，還能夠從容洒脫冷靜，又能夠不變初衷。

這個人，自然是稱得上是特立獨行之士了!

「提到命運，人類爲何會被它擊敗?其中有一個因素，那是人類與生俱來的弱點。例如馬玉儀，如果她一醒來發現我已經在她身邊，當然她會狂喜一陣，但不久接着就會想到兒子，此時她的痛苦絕不是剛才那種狂喜所能夠抵消的。」

「這是人情之常。」劉雙痕說：「你絕不可能期望她不爲兒子失踪而痛苦。」

「當然，當然。」沈神通連連點頭。「但你却又可曾想到，假如馬玉儀懷疑丈夫兒子都可能死了，你猜她會向蒼天怎樣祈求?」

「我不猜，請你說下去。」

「他會祈求上天垂憐，不論是丈夫或兒子，祇要還給她一個就心滿意足了。」

馬玉儀這兩種反應(當然是假定而已)其中距離甚大。前者是得隴望蜀，如果得一失一，她痛苦得甚至想死。但後者却僅僅希望隨便得回丈夫兒子任何一個，她就謝天謝地心滿意足了。

劉雙痕搖搖頭。「我還是不多想這些問題的好。」他說：「我馬上要送她走，並且留些氣力找尋妥善脫身之法。」

「如果你也想不出辦法，我也不必白費精神氣力了。」沈神通好像對他很倚重信任。又道：「我們剛才把話題扯遠了。現在我回答了你的疑問，我立即就要回野趣園。」

劉雙痕的疑問就是以馬玉儀之美麗迷人，何以來富玉成兩個精壯小伙子忍得住不狂暴她不侵襲她?

「以我猜測。」沈神通說道：「第一點時間還不久，來富玉成還有自制力量。第二點，馬玉儀絕對不可能有一絲一毫挑逗誘惑意思，此所以他在一般人眼中，自然遠遠比不上練過『搖魂奪魄』的呂驚鴻了。」

「是的，是的。我看這兩點已經足夠了，金算盤方面的禁令已有足夠壓力，可是，我看你樣子好像還有別的理由未說出來?難道還有第三點理由。」

「我正在想桌子上那副牌九，這副賭具可能就是第三點理由。」

沈神通拿起一隻牌，看了看丟回桌上。「我看見他們賭得十分認眞，但桌上並無金銀等賭資，這個世界上除了財之外，還有什麼是男人最重視最垂涎的呢?」

「當然是女色了。」

「對。所以我敢推斷他們的賭注正是馬玉儀，綜合上述兩點理由，加上他們尙未賭出馬玉儀誰屬的結局，所以馬玉儀就暫時沒有被他們污辱了。」

「很對不起，這種話題本不該使你不斷提起的。」

「我走啦。一切仰仗你了。」

× × ×

仍然是那個溫暖得可以不穿任何衣服的房間，燈光也明亮如故。而馬玉儀也仍然躺在炕上，唯一的不同是來富玉成永遠不會再出現，而現在坐在炕邊的人就是劉雙痕。

他那張俊逸秀麗的面龐映入馬玉儀眼簾時，馬玉儀幾乎不敢相信他是個男人。

但馬玉儀終於歎口氣，輕輕道：「你是誰?」

「我姓劉名雙痕，我現在心裏很緊張，你看得出看不出來?」

「是不是來富或玉成讓你來的?其實以你的容貌，你何須靠別人介紹?」

「你講話一向都這麼尖銳率直?」

「那倒不是。」

「妳有沒有看一看自己身上那兒不同

了?」

馬玉儀看看自己，一時測不透他意思。「我不知道。」她說：「好像沒有什麼不同。」

「有，不但有，而且有很大不同。」劉雙痕微微而笑，看來更漂亮迷人了。

「那就是剛才妳沒穿衣服，還高高站在椅子上，但現在却穿上衣服了，妳居然沒有發覺這一點?」

馬玉儀坐起身，臉上現出迷惑神色。「你替我穿的?爲什麼?爲什麼特別告訴我?」

「我用這方法表明我不會侵犯妳，等會我帶你去親眼看見那幾人的屍體，你一定更相信我。」

「你爲何要我相信你?」

「因爲沈神通仍然陷在困難中，妳相信我之後，妳就不會做不利於他的行動，換言之，我們都在暗中帮助沈神通。」

天，這個人的名字何其熟悉何其深刻?馬玉儀眼中一陣迷濛，珠淚已奪眶而出。啊!沈哥，祇要對你有利，我就算死一百次也沒關係。

「我們馬上就走，到一個安全地方。但半路上經過一處，何同那狗賊可能會在那兒，所以你心中一定要有準備，如果有人攔阻，你切勿露出破綻。」

馬玉儀跳落地，美麗面龐流露出堅決意志。沈哥，沈哥!她心裏輕輕叫喚，只要我能夠不再變成你的負累，只要我對你能有少許帮助，就算刀山油鍋我都敢走一趟。

劉雙痕抓起一把天九牌，丟回桌上時發出一陣清脆響聲。「來富玉成都是輸家，他們自己一定想不到。」

「他們究竟賭些什麼呢?」馬玉儀聲音圓潤柔和，非常悅耳動聽。

「賭妳。」劉雙痕忽然笑了笑。怪不得沈神通特別提起這件事，原來他早已猜到馬玉儀可能會問及此事。「他們都輸了，連性命也輸掉，目前沈神通是贏家，你和我一樣，都要盡力使沈神通贏下去。」

馬玉儀現出奕奕神采，眼光之銳利堅定眞可以駭退一頭猛虎。

當劉雙痕抱住她躍上馬背(馬是來富玉成等人的)。她雖是偎伏在那漂亮男人懷中，却一點不怕，也沒有想到男女性別問題，她腦中心中只有一念——盡力帮沈神通贏下去。

× × ×

馬並不是晝伏夜出那一類動物，所以白天時馬的視力良好，但黑漆夜裏牠就看不見什麼東西，正如人類視力一樣，夜晚應該是睡覺而不是看東西的適合時候。

所以劉雙痕必須全力以赴，一方面他必須利用他苦修多年的夜眼，帮忙坐騎看路，另一方面必須仗恃精妙武功提防摔跌的可能，他的騎術只不過過得去而已，故此特別費神費力。

還有第三個問題來自馬玉儀。

她整個豐滿香滑的胴體完全由他抱住，否則她老早摔下馬背了。

雖然她畢竟安然尚在馬上，但劉雙痕由於厮磨接觸以及時時用力摟抱她的關係，使得他感到極之刺激和誘惑，又由於他有時摟住女人身體上重要甚至最重要部位，任何男人都會爲之心猿意馬胡思亂想起來，劉雙痕既然也是男人，所以他的反應跟別人也差不多。

上述種種原因之下，速度有限實在是合理不過的事，其實他們沒有摔跌過一次已經很了不起了，換了別的男人，可能老早就躺在青紗帳裏並且在熊熊慾火中迷失瘋狂了。

青紗帳就是北方種植的高粱，不但又高又密，而且往往面積遼闊一望無際，故此盜匪出沒其間根本就像魚兒在大海裏，也因此如果一男一女在青紗帳裏成其好事，外面路人根本無法發覺，說得嚴重些甚至女人不肯而拚命叫喊，多半也是沒有用處的。

「我們好像連一半路也未走到。」馬玉儀話聲在靜夜中更爲悅耳迷人。「而且你好像有點不安。爲什麼呢?」

還問爲甚麼?當然是因爲妳竟然如此美麗，魅力又如此强烈，如果我早知道，我決不答應沈神通替他跑這一趟。

「請原諒我多嘴好麼?」她又說：「我認爲如果你肯告訴我的話，說不定我也有點辦法。」

這話不能說沒有理由，既然魅力誘惑是從她那兒來的，則她有辦法減少或消滅亦未可知。

「我告訴過沈神通。」劉雙痕微微苦笑，倘如沈神通知道我居然有受不了誘惑的難爲處境，他會怎樣想呢?呂驚鴻會不會比馬玉儀更厲害呢?

「我告訴他，妳是我平生所見過最美麗的女人。」

馬玉儀芳心泛起劉雙痕俊美面容，不禁暗自歡喜了一陣。

如果不是劉雙痕而是別的男人，例如來富玉成這類人說這些話，她不但不會歡喜，反而會噁心。正如一個很平凡的人讚美愛恩斯坦是天才，愛恩斯坦當然不爲所動，但曹操推許劉備是當世堪相頡頏的英雄之時，劉備可就禁不住會大吃一驚連筷子也掉落地上了。

「我很感謝你，因爲你使我恢復信心。」馬玉儀說得十分溫柔，「但難道我長的好看也會令你不安?」

「爲甚麼不?」

「因爲沈神通親耳聽你講過。」馬玉儀在別人面前便不用「沈哥」的稱呼。「他一定明白一定了解你的意思，所以他一定認爲沒有妨碍，才會讓你送我。」

「你用了很多個『一定』，可是沈神通可能會出錯，當然我希望他沒出錯。」

「他大概不會出錯。」

「但我覺得他出過一次錯，幾乎連性命也錯掉了。」

「這種事情可一而不可再，請你相信他。」

「我意思是既然說你是世上最美麗最可愛的女人，因此我忽然抵抗不住妳的魅力也不是奇怪的事。」

「我早就明白你的意思。」

「但是，沈神通爲何還把你付託給我了?」

「我知道爲甚麼，可是現在我不想告訴你。」

「天啊!你這種含糊的說話，反而增

加了强烈誘惑强烈魅力。」

馬玉儀默默不語，但身體也沒有變得僵硬。任何男人都能體會得出她的沉默最多是不同意，却決不是拒絕。

幾乎可以用手掬起的溫柔，美麗得深入心坎的面龐，足以令世界焚燒的豐滿肉體，這一切現在都在劉雙痕懷抱之中，他可以獲得可以盡情享受——如果他想要的話。

他的確很想很想，但何以又不付諸行動，何以不佔有不享受？事實上他和沈神通關係根本還未達到知已朋友地步，何況這世上最美好的能震撼心靈能燃燒情慾的珍貴事物，任何人都有權爭取。

劉雙痕深深歎口氣說：「我希望世上還有一個像妳有深度而又美麗的女人，更希望我能遇到。」

「我和沈神通有一種奇異的超越凡俗的了解，」馬玉儀柔聲說，「如果你現在忍不住侵犯我、佔有我，那也沒有甚麼關係，將來沈神通亦不會嫉妒記恨，但我却極希望你不要這樣做，因爲你必須向你自己的良知負責，當然，如果我移情別戀，如果我愛上了你，你的良知就不必負責任了，可惜我還沒有移情別戀。」

關鍵是不是在此？如果有情的話，肉體上結合自然屬於完美表現，如果沒有「情」，這與豬狗在路上就交配有何分別？

「我和他之間，」她說的「他」當然就是沈神通，「存在着自然而然的愛戀。但爲了平衡感情，我們也有自然的自我抑制。你知不知道，抑制其實也是自然的一部份？」

馬玉儀聽不到劉雙痕的回答，她既不知道劉雙痕現在怎樣想？亦無須去尋找答案。

「大自然劍法」至精至妙奧旨就是任運自然，不假造作，如果有了人爲「抑制」成份，顯然就決不是「自然」了。

但假如抑制竟然是含攝於自然之中，竟然是天地間極諧和的秩序，又怎能堅持認爲自然之中絕不能存有抑制呢？

劉雙痕一時已忘記了懷中的佳人，心情也由極端波盪而回復平靜安詳。

唉，沈神通眞了不起，你眞是當世無雙的「强人」。

好多好多從前練劍時的艱難危關，忽然間豁然貫通忽然瓦解冰釋。

原因是馬玉儀幾乎無可抗拒之誘惑魅力（這是主觀的强烈的感情作用，換作別人，也許馬玉儀根本跟極普通女人無二無別也未可知），加上睿智深度的言語，竟然變成一把鑰匙，一把突破大自然劍法第四層境界之鑰。

沈神通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馬玉儀所產生的奇妙奧秘作用。對劉雙痕來說，一個馬玉儀眞是比天下經書典籍所說的道理還有效得多。

「我眞服了沈神通啦，」劉雙痕在馬玉儀耳邊說：「他毫無疑問是智勇雙全的一代强人。但我只願他能夠活過今年。」

馬玉儀雖然不甚明白，却也不發怒。

「今年已經賸下沒有多少時間，他若是祇能活過今年，好像太短命了一些，難道你想不到這一點麼？」

「他祇要活得過今年，就一定能長命百歲，這是我眞正的意思。」

馬玉儀身子放得更柔軟，使人抱住的感覺更爲舒服（正確說法應是更爲誘惑），但劉雙痕竟然好像不曾發覺，也竟然能够進入極安詳極和諧之冥思中。

漫漫長夜，即將消逝，晨曦即將降臨大地。祇不過距他們的目的地還有一半路程。

右邊平野稍遠處有燈光點點，顯然是一個鄉村或小鎭。劉雙痕知道那是陶正直落脚的范家莊，但他已經不加注意，因爲他知道自己可能已經不必到范家莊去了。

×　×　×

曙光使大地呈現灰白迷濛景象，開始時也使人目光不能及遠，只讓人知道天快亮了，所以空氣特別清新。

不過大路邊兩行駿馬，以及每行六個，一共十二個熊腰虎背全身銀灰勁裝的騎士，却仍然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尤其是以劉雙痕的眼力，雙方距離這麼近，就算沒有曙光也可以看得見。

兩行銀衣騎士分列大道兩邊，當中賸出一條四五尺左右的通道。

他們看來並沒有攔阻妨碍劉雙痕的意思。但劉雙痕一看爲首兩邊的兩個騎士，就勒住坐騎，微微皺起眉頭。

他們大約都有四十來歲，左邊的人長得比較清秀，背揹長劍，鞍邊掛着大弓和長箭。

右邊的人虬髯繞頰，氣度豪雄，腰間佩刀，右肩扛着一把六尺鐵槍。

他們都靜默望住劉雙痕，既不作聲也沒有絲毫攔阻之意。

但這兩列銀衣鐵騎却湧出來森嚴凌厲氣勢，若是普通人貿貿然通過當中的通道，一定會忽然感到莫名其妙的驚懼和寒冷，以至於跌墜馬下。

所以劉雙痕勒馬不行大有道理。

他拍拍馬玉儀的後背，說道：「娘子，你敢是睡着了？」

馬玉儀的頭臉埋在他胸中，所以聲音有點模糊。不過在靜夜曙色中，人人仍然聽得一清二楚。「我醒着，但我爲何忽然覺得很冷？」

「別怕，那只是因爲有些凶悍得如獅如虎的人剛好在我們馬前。」

馬玉儀慢慢抬起頭，由於他們對答人人聽見，所以全部銀衣騎士的目光都集中她面上。

她的面龐慢慢露出來，明亮的眼光也含着驚訝和溫柔，徐徐掃視十二騎士。

她美麗明艷的臉龐和眼光，有如能够解凍的春風，忽然使周圍氣溫昇高，使人感到安詳和溫暖。

「他們是誰呢？他們並沒有阻住我們去路，劉郎你爲何停馬不去？」

老實說，劉雙痕的苦笑竟然如此漂亮迷人，也實在足以令人心軟的。

「因爲我知道他們是關外大牧場的執法鐵騎，我更知道當中這條通道很不好走，除非我們想去找閻王爺報到。」

馬玉儀輕輕啊一聲：「你別瞎疑心好不好？人家沒有一個提刀按劍，我意思說根本沒有人有出手樣子。」

「你的話很對，但也不對，原因是帶頭的兩位老兄，左邊大概就是『天涯海角

』徐奔。他近身肉搏的比『奔雲十二劍』固然厲害不過。但如果你想飄然遠颺的話，他的『穿楊十二箭』大概會使你覺得很痛苦，而且會忽然醒悟忽然後悔實在不應該遁逃的。」

馬玉儀道：「我還是不很明白。」

劉雙痕道：「那麼你聽聽右邊這位領隊的外號吧，她姓孫名忍，這名字很好，也使人覺得他好像是容易寬恕別人的人，但他的外號却不怎麼好至少令人害怕。」

「究竟是甚麼外號呢？」

「江湖上稱爲『玉石俱焚神槍手』，這外號其中一部份意思是說，如果他的鐵槍脫手擲出，那時不管你是敵人，是自己人，大概都要一齊喪命。所以就算我們安然通過這條路，其實最不安全的事還在後面。」

「劉郎，他們爲何要對付我們呢？」

「我不知道，眞的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們殺氣森厲騰湧，所以現在我不敢往前走。」

馬玉儀說道：「你難道不可以猜一猜麼？」

「唉，就算我敢猜，但如果我猜的結果是他們不會加害我們，我敢不敢相信這個猜測？敢不敢當眞驅馬穿行過去？」

所有對答的內容，都饒有趣味，例如是這個俊美得是如美女的青年何以一眼就可瞧得出對方來歷？他講了半天到底敢不敢從兩列鐵騎間穿行過去，他究竟有沒有奇怪不可測度之目的？

「天下好像只有一個人有能力猜測，而且我敢用性命支持他的猜測。」

對方終於開口了，是「玉石俱焚神槍手」孫忍，聲音宛如悶雷隱隱震耳：「這人是誰？」

「是沈神通沈老大。」劉雙痕馬上回答，却感到馬玉儀聽到沈神通名字時，身體震動一下。

「如果沈老大在此，如果他認爲可以穿行過去，我敢用性命保證他們的猜測絕不會錯。」

徐奔口氣表情都很森冷：「你居然那麼相信他崇拜他，我能不能見到他？」

「當然可以。」劉雙痕已經對他作過銳利大胆的觀察，尤其是現在的態度反應。「沈老大一定會跟你們碰面，如果你們要到野趣園去的話。不過當你們見到了他，千萬別提到我，因爲我跟他全無關係，甚至連朋友都談不上。」

徐奔疑道：「連朋友都不是？但你却敢用性命證實他的猜測一定不錯。」

「對，可惜我們沒有機會試試。」

現在馬玉儀有點知道劉雙痕的用意了。起碼她知道劉雙痕絕對不想動武不想拚命。

「不過就算你們眞想試試沈老大的神通，只怕也來得太遲了，因爲沈老大這一兩天很可能會死在一個神秘東洋高手的刀下。我呢，也許亦是一樣的結局。」

徐奔道：「你是誰？」

劉雙痕報出姓名時，徐奔和孫忍果然對他露出特別注意，而且特別觀察一下的反應。

「但是你半夜三更趕路，還抱着一個女人，你從數千里之遙的揚州來到此地，難道一直這種樣子？難道一直弄那麼多累贅在身上？」徐奔一邊說一邊搖頭，顯然認爲不能置信。

「當然不是，」劉雙痕覺得爭殺危機似乎消減了很多。「事實上這個累贅根本就是我目的之一。換句話說，我跋涉數千里之遙，又準備動刀動槍拚命，原因之一是爲了奪回她。」

「原來如此。」孫忍說：「她的確値得。」

徐奔也同意地點頭。

但她是否値得已是題外話，劉雙痕却的確已使大牧場這支力量强大隊伍相信他眞有摸黑連夜趕路的理由才最要緊。

如果你是大牧場十二鐵騎之一，你趁黑夜悄悄摸到野趣園附近（以大牧場騎隊速度來說，此處距野趣園不算遠），你爲了甚麼？當然決不是失眠散步，更決不是操練馬匹，所以如果劉雙痕沒有很好而又令人能够相信的理由，你豈肯輕易放過這個行動可疑之人？你豈肯不把他抓起審問一番？

黑夜神社之人據說行動詭奇神秘，總是黑夜活動的多！而鼎鼎大名的金算盤究竟是不是僅止於「傳話」？如果不止於「傳話」，金算盤目的居心何在？黑夜神社中他是甚麼身份？

要解答這些疑問，自然最好出其不意來到野趣園附近，也在黑夜行動。如果碰上黑夜神社之人自是上上大吉，就算只抓到金算盤有關的人查問一番也是好的。

不過劉雙痕顧慮的還不止如此，他很担心大牧場十二鐵騎其中沒有人跟春風花月樓有過仇隙嫌怨？雖然他早已探悉領隊入關的特級高手是徐奔孫忍，也知道跟這兩人沒有仇怨。但大牧場最喜歡收納有問題的人，只要眞有本領就可以了。

所以在十二鐵騎中，會不會另有特級高手？此人從前會不會跟江北春風花月樓有過過節？這一點不可不防！因此劉雙痕也必須盡力爭取一些時間觀察對方隊伍所有的人，也必須用言語探測一些反應才敢判斷才敢決定。

「可惜我騎術比不上諸位。」劉雙痕又說：「而且這匹不問自取的坐騎好像脚程也不怎麼好，所以天都亮了，我還是跑不了多遠。」

「你想趕快逃回揚州？」孫忍問。

劉雙痕歎口氣搖搖頭：「如果她是我唯一目的，我可能有趕緊逃回家的想法，但答案既然不是，我只好想法子找個安全地方把她藏起來。不過安全地方很不好找，因爲黑夜神社和金老板一共有四個人死在我手裏。」

徐奔一定很感興趣，所以眼光中閃出光芒。「武林世家派出來的高手終究不同凡响，」他先讚捧一句，然後又問：「人家都還不知道？」

「當然不知道，」劉雙痕答：「我覺得這是小小一點優勢，所以我極力想保持而不想失去。」

「你已經住在野趣園？你用甚麼方法能查出這位小姑娘的下落？」徐奔又問。

「你別誤會，我只不過很佩服，而且我也想暗中查問一些秘密！你若肯賜告，也許對大家都會有很大的好處！」

「我可以告訴你們，但好處在那兒我看不見，至少我就擱這一陣巳損失了很多里路。我騎術雖然不濟，雖然也沒有好馬，但我還是可以趕個五七里路。你們聽過龜兔賽跑的故事沒有？」

「其實你的馬匹還過得去。只不過騎術却不敢恭維了。」仍然是徐奔說話：「我們當然知道龜兔賽跑的故事。如果你忽然變成隻善跑的兔，你認爲是不是有好處呢？」

「關外一定不是荒凉貧窮使人難以生存的地方，否則怎能留得住你這種風趣機智之士？」劉雙痕聲音顯出很眞心。

徐奔只微笑一下，並不改變話題：「你究竟想不想得到那一隻跑得很快的兔子呢？」

劉雙痕道：「我當然想，但我騎術有限，你就算給我最好的馬，恐怕也帮不了甚麼忙！」

徐奔搖搖頭道：「不，我希望你能及時回到野趣園，以免破壞暗中偵查的機會！你帮忙我們這一件，我們負責送走那小姑娘，送到任何你指定的地方！這才是眞正的兔子。」

他想得不錯，果然是兩全其美之計。只不過馬玉儀若是讓別人護送，那時她才眞正變成肥美可口的兔子了。

幸而徐奔一眼就瞧出他的顧慮，立刻又道：「我可以派兩個穩當可靠的人，一個抱持她，一個準備開路或應敵，這樣就萬無一失了。」

這樣才是萬有「兩」失。劉雙痕心中咕嘀，也不知不覺微微搖頭。

徐奔微笑又道：「這兩個穩當的人不但騎術武功在江湖經驗都够，而且他們是夫妻。你意下如何？」

既然是一對夫妻，當然很穩妥！天下沒有那個做老婆的會讓自己漢子强暴侵犯別的女人。

但正因如此，劉雙痕忽然覺得徐奔既可愛又可惡。

他爲何故意最重要的部份留到最末後才講出來？

他同時記起沈神通月上柳梢頭用黃金買到秘密的有趣經過。

他祇要把沈神通換成自己，保險徐奔他們千拜託萬拜託請他代爲買些秘密。

有兩騎忽然從隊伍中出來，看來都是男人。

但其中一個拿下皮帽和面具，馬上露出長長頭髮和一張頗爲清秀面孔。他果然是個女人。

不過我若是將馬玉儀付託給李政夫婦，沈神通會不會同意？他若不同意，必定又担心又生氣。

這樣豈不是反而影响他鬥志？如果我是沈神通，現在應該怎樣決定呢？

劉雙痕皺起長長眉毛，雖是表示困惑的表情，却很是好看。連馬玉儀也看得呆了。

祇聽徐奔聲音送入耳中：「李政是敝大牧場執法主力，平生一絲不苟，誰的帳都不賣，所以外號叫做『四方木頭』。但他還不算甚麼，最要緊的是李嫂子，她外號是『貞烈夫人』，當然有些故事，不過現在似乎不是講故事的時候，你說是不是呢？」

× × ×

沈神通皺起眉毛的時候，劉雙痕不禁爲之一陣心跳。

但劉雙痕仍然一直講下去：「當時我曾經假設我是你，你會怎樣做怎樣決定呢？很奇怪的事發生了，本來我極之猶疑不決，但一旦假設我是你，我就馬上有了確切答案。」

「答案已經知道，當然不必說了。」沈神通苦笑一聲，又道：「請你坦白回答我另一個問題好麼？」

劉雙痕道：「當然可以，我有對你不坦白過？我記得好像沒有。」

「那很好。」沈神通銳利目光徐徐巡視所處身的寬敞而又佈置雅緻的軒堂。

軒外淙淙流水形成的天籟幽韻，悄然持續地傳入屋宇深處以及人心深處。

「我的問題你祇須回答是或不是。第一個，你認爲馬玉儀幾乎是世上最美麗的女人？你現在還這樣想麼？」

「是。」

「若是如此，便可證實崔家姊妹跟你某種特殊關係。所以不論她們長得多漂亮，根本與你無干。」

「換言之，她們對你完全沒有男女關係的意義存在，是麼？」

「是。」

「最後一個問題。你決定將馬玉儀付託大牧場李政夫婦！你可有從色慾誘惑中脫身的如釋重負之感？我不妨講得明白些，你是不是仍然覺得馬玉儀很吸引你、很誘惑你？」

「是。」劉雙痕雖然有點尷尬表情，口氣却堅決清楚，毫不拖泥帶水。

他尷尬原因自是來自沈神通，你怎可以在她丈夫面前提到他妻子美麗魅力的話題？何況剛才敍述情形時，老早已講過馬玉儀使他觸發强烈慾念之事？這種話豈可再三提及？

沈神通却反而舒眉微笑：「如果你相信人性中應該存有美色慾念，也應該不易忘記情慾衝擊後的影响。

「這就是大自然之奧理，而抑制或者節制也含攝其中！這樣大自然才是圓滿無缺。你看，山有高的矮的，水有深的淺的。人類能思想能抑制，豬狗根本不會想也不會害羞，這種種不同都包含於大自然之中。

「大自然並不是一個或若干個樣板，而是無窮盡的不同。」

他的聲音，主要可能是聲音所表達的內容，不知何時巳與淙淙流水之天籟合而爲一了。

× × ×

流韻軒四下淙淙流水蕭蕭樹濤的天籟，以及楓紅柏綠幽深雅靜的景色，的確能隔絕塵俗。

但可惜人間煩惱仍然悄悄侵入。

沈神通劉雙痕聽到步履聲之後不再交談下去。不久，他們就看見想不到會見到的人！

這個人就是呂鶯鴻。

她身上罩着一件黑色絲絨披風，由粉頸直到足踝都包掩得嚴嚴密密。

不過，她只要沒有連面孔也遮起來，

就足以使男人心蕩神搖了。

「聽說你們在這兒談天。我反正無事，就跑來了，希望你們不介意不討厭我參加。」

她不但面孔美得很，連聲音也充滿迷人魅力。

她既然已經來了，就算介意或討厭也沒有用，何況她面孔聲音確實使男人們願意多看多聽，尤其沈神通腦海中不禁浮現那具在輕紗霧縠裏的女體。

關於這一點，沈神通並不驚慌也不懊惱。雖然這具女體印象老是出現腦海，老是拂之不去，但既然他沒有修習過「動心忍性」功夫，做不到過目即忘地步，便變成很自然現象了。

所以沈神通立刻微笑道：「妳以前一定很少碰到這種場面，否則妳絕對不會這樣說。我個人的看法是：凡是男人都一定歡迎妳參加。」

「啊，我一直以爲你是冷如冰利如刀的可怕人物，我現在才知錯了。」

軒內本來清凉得近乎寒冷，但呂鶯鴻美妙旋轉身軀，黑色披風不但順勢掀起，最後還飛落兩丈外。

由於呂鶯鴻現在身上只有一件簡直透明的薄衣，而薄衣裏面却又甚麼衣物都沒有。故此她忽然變成熾熱的火（至少在男人心目中），也因此軒內立時溫暖如春。

「只有三種男人可以看見我的身軀，」呂鶯鴻特地向瞪大眼睛的劉雙痕說：「一種是我尊敬崇拜的男人。」

她話聲停歇一下，所以沈神通可以插嘴評論：「有道理。如果我是金算盤，我也不會反對的。」

「第二種是必定很快就死的男人。他既然死了，看過不看過都沒有分別。第三種是我眞心愛戀的男人。這一點你們當必同意，所以毋須舉例解釋吧？」

「完全同意，」沈神通說：「不過我仍然希望妳還有別的話告訴我們。」

「當然囉。」呂鶯鴻拉一張椅子在他們對面坐下，大家相距最多只有三尺，所以不但她全身曲綫肌膚全暴露於兩個男人眼中，甚至香澤微聞如蘭如麝中人欲醉。

「巖島健明天就到，你最好小心準備一下，我只知他的斬風刀流可以在一瞬間將一片樹葉斬成八片。」

劉雙痕居然由於驚訝而恢復常態，不再是目瞪口呆那種失禮樣子：「這一瞬間他要揮斬多少刀？」

呂鶯鴻道：「當然是三刀。」

她笑一笑，又說：「你一直不開口，我還以爲你不喜歡跟我講話。」

「我剛才實在傻住了。這世界那有這麼美麗迷人的身體？我好像很土是不是？但如果以妳的身體來說，我當眞是沒有見過世面的土包子了。」

呂鶯鴻很欣悅地嫣然而笑，顯然這些話使她芳心甚是舒服受用。

沈神通從旁提醒劉雙痕：「你本來想說的話好像不是關於呂夫人的玉體。」

「啊呀，我眞是又土又蠢。對了，剛才呂夫人說到三刀就可以把一片樹葉斬成八片，我算來算去似乎不可能。」

任何人若是在生日宴會中切過蛋糕，就很容易明白劉雙痕的意思了。

呂鶯鴻輕輕歎口氣，顯而易見她這一聲輕歎是爲了面孔俊美，但腦袋却魯鈍而發的。

她說：「你只要先把樹葉剖開，變成兩片跟原來面積一樣的樹葉，然後劃個十字。那就等如你把兩張樹葉疊成一片，跟着十字兩刀，那不是就變成八片了。」

她又說：「我本來勸過你快點回揚州。但你大概捨不得貴重值錢的三件珍寶，所以，仍然留下，仍然要對付黑夜神社的人？」

劉雙痕點頭道：「是的。」

「那麼我不勸你了，因爲你的事最遲後天就可以了斷，當然花月樓兩位美麗小姑娘的事也是一齊了結。」

沈神通道：「如果我是金雲橋，我一定不捨得與你片刻分離，金雲橋何以捨得呢？」

呂鶯鴻一點不認爲他輕浮，反而覺得很高興說：「因爲有兩撥客人來到。一撥是關外大牧場的人。另一撥却只是一個代表，這個人名叫陶正直，代表某一個人參觀明天的比武。」

原來大牧場的人和陶正直都來了，尤其是陶正直沒有跑掉，沈神通不禁暗喜而點點頭。

「呂夫人，」沈神通說：「陶正直我見過，這個小伙子好像很喜歡殺人，因爲他殺人不需要任何理由，淨意和尚就是被他刺傷，如果我不是剛好走過，淨意老早死掉了！」

呂鶯鴻水汪汪眼睛連眨幾下，才道：「原來如此，我會特別注意這個人。」

她那具曲綫誇張起伏，肌膚白皙滑嫩無比的胴體忽然隱沒於黑絲絨披風之內。於是男人們就不必再極力注意不讓口涎流出來了。

「明天，」她說：「上午第一場是大牧場人馬上陣，你們都是座上客，場地就在西北角有一座圓形茅屋旁邊。第二場就是沈神通你了，這流韻軒很寬敞，大概已經够你們盤旋施展了。」

沈神通流覽四下一眼，不覺微微澀笑。你這個女人眞會糟塌地方。他想：如此清幽雅緻軒堂，你却要將它變成肉搏濺血之地？唉，這麼可怕的女人……

× × ×

他們慢慢走近那間圓形茅屋，遠遠巳聽見狠犬羣獰惡懾人的叫吠及咆哮聲。

沈神通後面跟着淨意和尚，還有李紅兒。

李紅兒才三兩天時光却巳好像長大了許多，已經變成明眸皓齒的少女。

稍前一點還有三個人，那就是劉雙痕和崔家孿生雙姝。

後來他們站攏在一塊兒，一齊打量着圓形茅屋旁邊新奇陌生的環境。

本來在圓形茅屋四周老遠都是曠地，但現在却有一座簡陋却堅固的高台，至少有兩丈高。台前則是一片最少有數畝方圓的平地，却是用加上鐵絲蒺藜的拒馬圍繞住。

由於拒馬都是雙重的，所以馬上的騎士要躍過這一圈障碍還不算太困難，但任何駿馬都絕對跳躍不過。

換言之，如果大牧場的十二鐵騎走入

這個拒馬圈內，又如果不撤開缺口通路的話，人還可以出得圈外，但馬匹却是一定被困無疑。

拒馬圈側有一條短短的通道直達圓形茅屋，既然屋內有犬羣，不問可知這條通道是留給犬羣用的，假如犬羣都受過訓練，那就非常容易命令犬羣由閘口衝入拒馬圈內，並且向馬匹兇猛地攻擊。

那座高台顯然是作爲觀戰之用，在台上不但可以一目瞭然，還不必提防健馬惡犬萬一會衝到你身上。

六個人交談數語之後，已肯定了此地種種佈置的用途。

這處戰場雖然佈置得大有風雲險惡氣氛，不過大牧場派出來的都是硬手，他們自然也有一套應付這等場面的方法。

所以崔憐花立刻提起茅屋大鐵籠裏的兩個裸體女人。

「我希望現在就救她們脫離苦海，就算因此得罪金算盤也顧不得那麼多了。」

劉雙痕問她：「救了她們之後，把她們安置在那裏？莫非我們甚麼都不管，儘快遠離天津衞？」

崔憐月也反問他：「大哥哥，難道你不想管？」

劉雙痕搖搖頭，態度聲音都很冷靜沉着：「我意思暫時仍然把她們寄放茅屋內。看來目前這是她們最安全的地方。」

「但明天就不一樣了。」崔家姊妹其中之一說，由於她們今天沒有絲巾標示，所以根本誰也不知道那個是「花」那個是「月」。

「因爲明天大牧場人馬和黑夜神社殺手在這兒拚鬥，」她又說道：「狠犬羣必定是黑夜神社的可怕武器之一，那兩個女人除非也變成狠犬。否則就一定十分麻煩了。」

沈神通道：「我們不妨用人命的多少來評判事情的重要性。如果我們下手救出兩個女人，我們就救了兩條人命，但如果我們忍耐一下，有可能救出多少人命？」

劉雙痕立刻道：「花月樓還有三個女孩子，她們是我們想援救目標之一。」

沈神通慎重地道：「那麼，我們小心點，最好一共救回五條人命，假如不能够，至少也以三條人命爲優先。」

崔家姊妹好像已經沒有話說，她們激於義憤，所以想不顧一切先搶救茅屋狗籠中兩個女人，但論到私情，當然花月樓三個女孩子性命更爲重要。

沈神通聲音又昇起傳入大家耳中：「金算盤倒是大有明人不做暗事的風度。他居然讓大牧場人馬來觀察戰場地勢。」

人人也都聽見蹄聲，又看見黑衣騎士們矯健雄姿。

一共是十二騎，沈神通暗暗舒口大氣，他實在爲馬玉儀安全担心得要死，祇不過表面上不露出來而已。

大牧場十二鐵騎仍然是分作兩行，整齊迅快馳到場邊。

誰也沒有跟誰打招呼，雖然金算盤方面根本沒有人在場，但這些老江湖就是喜歡將事情弄得無懈可擊，所以沒有一個人洩露見過劉雙痕的表情。

十二鐵騎迅快繞行戰場一匝，又在茅屋外面停歇查聽過犬吠之聲之後，忽然齊齊整整馳到衆人前面停住，十二對嚴厲眼睛全部集中於沈神通面上。

「沈神通，」「天涯海角」徐奔首先開口。當然聲音不會溫柔動聽。「咱們的賬巳經擱了許久還沒有算清。」

沈神通身爲一省總捕頭，又是孟知秋門下，曾經得罪或修理過這些半黑道高手不足爲奇。

「想不到在這兒會見到徐奔兄，看來你的伙伴都很支持你。這一位是不是『玉石俱焚神槍手』孫忍？」

孫忍抱拳欠身：「我是！」

沈神通這時才看見最末後的兩個騎士都舉手挑起大拇指。這兩個一望而知必是李政夫婦。也一望而知他們是通知劉雙痕巳經將馬玉儀平安送到侯橋鎭。

沈神通一直吊在半空的心倏然落實。由現在開始，一切榮辱苦樂都變成次要的事了。最最重要的是能够活着離開野趣園，去侯橋鎭接回馬玉儀，然後一齊返回江南。

「諸位的義氣我很欽佩，」沈神通說：「不過目前黑夜神社是我們公敵，我不想帮助我們的公敵減輕任何壓力任何威脅，你們呢？」

徐奔身子傾前望住沈神通，道：「我知道你絕不是怕事絕不是怕人尋仇的人，既然你這麼說，我們的事等以後再說。」

他停歇一下，又說：「有個叫做陶正直的年輕人，我不喜歡他，大概你也不喜歡，所以他一聽說你在此地，他就暫時不來，你大概認識這個人吧？」

「只見過一面，」沈神通說：「這位仁兄很有點本領，最可怕的是他可以無緣無故樹敵殺人，就算你們大牧場赫赫威名也不能使他變成講理的人。」

陶正直的可怕的確不容易說明，總之他是那種隨時隨地可以給你背上插上一刀子，而又不需要任何理由那種冷血殘酷人物。

這些話出自沈神通口中，當然非同小可。徐奔孫忍都神色凝重地點點頭，也都向部屬打手勢要他們注意記住。

人世間的恩和怨，朋友和仇敵，愛和恨等等。確實會隨着時間空間之轉換而發生變化，只是大牧場和沈神通本來是仇敵對頭，但現在却又成同一陣綫的盟友了。

話語滔滔說　黃金滾滾來

黃澄澄的金塊使李嫂粗陋面龐閃動着狂喜光芒。

她面前桌子上巳堆積了二十八塊金塊，不過在沈神通面前還有一大堆。看來最少也有六七十塊。

本來沈神通面前就算堆上一千塊黃金也不關她的事，可是如果這些金塊都有可能會移到李嫂那邊，當然，這就跟她大大的有關了。

甚至以李嫂這般平凡鄉下婦女，也有她自己的秘密願望和未來憧憬。也許她想要一座房屋，也許是幾頃良田，也許是車水馬龍生意滔滔的店舖！無論她想得到的是甚麼都不要緊，總之有黃金就可以達成願望，就可以使夢幻變爲眞實，這才是最重要的事。

金塊堆放在桌上，比起收藏在肚兜或口袋裏，自是誘惑力强大無數倍，可能因這種原因，所以沈神通這次不許她收藏起來。

但那皮膚黝黑，面孔扁平寬闊的婢女小瑞何以如痴如醉地望住沈神通？眼光居然並不移到誘人的黃金上？

連沈神通也不覺爲了小瑞的奇異神情而微皺眉頭，任何人都很容易明白了解沈神通的心情，如果你被一個青春煥發傾國傾城的美女看中，你就算確知自己絕對不能接受她的感情，至少心裏並無窩囊之感，也不會起鷄皮疙瘩。

但老實說一個既無才又無貌而又是婢女身份的女孩子，她即使愛得你要死，你却很可能痛苦與她底愛成正比例增加。

沈神通終究不愧是沈神通。他絕對不會粗心大意地傷害別人，尤其是少女的心靈。

「你看着我想起了誰？」他問，神色很眞誠而又溫柔。「不必想到我這句問話又會使我損失一塊金子！我希望你能回答我。」

李嫂却老實不客氣趕緊撥一塊金到她那一堆。沈神通愛問甚麼她都不在乎，老實說今夜沈神通問的好像都是廢話，但廢話也好，有用的話也好，總之問一句就是一兩黃金，也總之越問得多就越好。

「我想我爹爹！他樣子雖然不像你，但我却覺得好像跟他在一起講話一樣。」

有父母以及能够常常聚首的人也許心裏從沒有想起父母的音容笑貌，甚至有些人還會覺得父母很惹厭。但失去父母或者難以相聚的人，却一定不這樣想。

這種悲涼孺慕之情，祇怕並不僅僅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這等情懷所能够包含的。

「我爹爹一直想贖我回家，」小瑞說：「但是他沒有錢，但我覺得你好像我爹爹那麼好。我覺得你一定肯贖我回家。唉，我爹爹是我爹爹，你並不是我爹爹，但你却一樣好心腸……」

她的話雖然不甚合乎文法，却能赤裸鮮明表達心裏感情和感想。

「這件事慢一點再談，」沈神通極力使自己冷靜如常，不過眼眶還是微微紅了，聲音也稍稍變得沙啞。

極想依賴父母却又很諒解父母無能爲力，這種赤子心情誰能不悲憫？誰還能譴責呢？

李嫂忽然道：「老爺，我不知道你到底想知些甚麼，但我却知道我們提起過來富玉成之後，他們忽然變成短命鬼。」

「妳究竟想說甚麼？」

「我忽然想到大概有些比較奇怪的話你會有興趣，當然是老爺或大人說的。」

看來顯然連十分貪婪愛財的李嫂，却也被小瑞赤子心聲感動了。正因爲她被感動，所以趕緊找別的話題，以便冲淡這種令人掉眼淚的氣氛。

「我非常非常有興趣，」沈神通說：「而且我還有一種本領，那就是我絕不會估錯那些話的價值。若是值二十兩，我一定會只付十九兩。」

「有些話是今天才聽到的。我不知爲甚麼耳朵忽然變得很尖，也不知爲何不但聽得見他們每一句話，而且還記得清清楚楚。」

「這種轉變對你的口袋很有益處，又如果你能够記得和講得詳詳細細，就可以帮助我決定那些話值多少黃金。」

「早上老爺夫人在談天，我聽見老爺笑着說：殺人和流血有甚麼好？爲甚麼你們都很喜歡這種方式？」

「夫人怎麼回答呢？」

「夫人說：喜歡就是喜歡，我們沒有甚麼理由，我們覺得比起折磨人有意思得多。」

「夫人說了不少『我們』，但顯然不包括金老爺在內，那麼會是誰呢？」

「我不知道。」

小瑞忽然接口道：「會不會是那個病得要死的男孩子呢？」

「不知道，我們最好別亂講，」李嫂說：「那個男孩子是呂夫人帶來的。他一直有病，好像快要死掉，恐怕不會喜歡殺人和流血吧？」

沈神通想一下，撥了十塊黃金過去。

李嫂精神更是爽利，說：「後來又聽到他們提到一個女道士。」

「你詳細說，」沈神通柔聲說：「越詳細對你越有益。」

「他們在流韻軒殺死那女道士，他們就是穿黑衣服又用黑布蒙臉的人，聽說是什麼神社殺手。」

「很好，再講下去。」

「老爺問：那女道士到底長得怎樣？是不是很年輕很漂亮？要不然爲什麼不但替她戴上面具，連我和你也都躲在一邊不能露面？」

「是這樣麼？那女道士一定是龍門派的！但爲何金老爺呂夫人都躲起來？爲何都不能露面？這個主意顯然是呂夫人出的，她爲何要這樣做？」

沈神通這次撥了二十塊黃金過去，使李嫂面前的金塊堆起老高。

李嫂望住黃金，眼中神采奕奕。「我記得夫人又說道：你瞧，大牧場五大高手之一的徐奔不是趕來了麼？不過你最好別把女道士巳經死了的消息告訴他，要不然徐奔一聽必定加倍拚命。」

李嫂仔細回想一下，又道：「老爺說：難道大牧場的地底秘密建築總圖還比不上一個女道士重要？夫人說：對徐奔來說，當然是凌波仙子那個女道士重要得多，老爺說：如果徐奔還有孫忍他們贏了，我們却交不出凌波仙子怎麼辦？夫人笑笑說：那時你我都只好出手了。」

沈神通把剩下三十餘塊黃金全都撥到李嫂面前。

「還有沒有奇怪的話？如果還有，不必担心黃金的事，我可以用黃金壓得你站不起來。」

「好像沒有了。」李嫂倒是很坦白。大概她也明白如果胡言亂說的話，人家一伸手把大堆黃金都撥回去，她的確一點辦法都沒有。

事實上這麼多的黃金，加上前一晚賺的，她巳經感到十分滿足了，因爲她究竟不是胃口很大的人。

沈神通道：「我們談到這兒爲止，小瑞，我會爲你想法子贖身，但如果我被殺

死那就沒有辦法了，你們知不知道那女道士葬在什麼地方？」

小瑞竟然知道，由於她對沈神通的感情已不是黃金之誘惑所可以比擬。

於是她馬上搶着說：「我知道，在呂夫人住的『同心樓』後面，有間石屋，裏面有四具石棺材，她就在裏面。」

「四具石棺材？在她住的地方後面？那多可怕？」沈神通現在才露出欣然的笑容。

顯而易見他口中雖然說可怕，其實根本不認爲可怕。「我知道『同心樓』在那裏，我只希望其他三個石棺內邊還沒有屍體。」

棺材只有一種用途，就是裝載死人，通常棺材都是用木材製造，故此用石頭或銅鐵五金質料製造棺材就必定是有特殊意義。

呂驚鴻不但準備了「石棺」，而且一共有四具之多。

這已經是很耐人尋味很特殊的情況，何況四具石棺都擺放在她居住的「同心樓」後面？石棺雖然是罕見獨特之物，但既然存放在石屋裏，卻又不能構成人人可見的獨特景色了。所以呂驚鴻顯然又不是爲了使「景色」增添奇特趣味，而弄來石棺的。

別人也許心中叫聲「奇怪」，甚至認爲呂驚鴻已經瘋狂就算數。可是沈神通反應卻不如此，他不但想了很多，而且，也立即有所行動。

× × ×

高樓上不但笙歌早歇，連廳房內或長廊上銀燈也全都黯然無光。

這是不足爲異的現象，因爲現在已經是夜深沉的四更時分了。

也許城裏最繁華的酒家或者妓院樓閣，現在仍然亮如白晝，仍然笙歌沸耳。

但這座樓閣卻是「同心樓」。樓上儘管華麗之極，但除了金算盤和呂驚鴻之外，就只有一些婢女，所以當然不可與酒家妓院的熱鬧相比。

不過有時一些事情往往會使你大感意外的，例如同心樓上黑沉沉了好久，如今卻忽然燈火輝煌。

溫暖如春的廳子裏明亮如白晝，富麗精美的佈置使灰色的和尚便服顯得很土氣很不調和。

還有那輕紗霧縠下粉光緻緻的女體，那玉面朱唇之嬌靨，更使淨意和尚看來土頭土腦。

淨意和尚苦笑着向金算盤說：「她一直這樣子打扮，你居然也受得了？」

金算盤微微而笑，好像憐憫這個和尚必須抵受誘惑的痛苦。「你雖然是和尚，但你也是男人，所以你應該知道男人若是得到充分發洩之後，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欣賞任何誘惑而又不必煩惱，也不必流口水了。」

「是的，這點我知道，而且老早就知道。」

淨意搖搖頭，儘量不去看眼前那具令人爆炸的肉體。「可惜我不是金算盤，只是一個窮和尚。窮還不打緊，但又是和尚那就麻煩了。」

金算盤笑笑：「你很風趣。這眞是使我想不到的，所以我雖然從熱呼呼被窩裏爬起來，好像也還值得。」

呂驚鴻搖動一下身子，使得她身上有些很突出的部份搖顫得使人懷疑是火山爆發。她說：「小師兄，你半夜三更跑來，難道只不過想告訴我金哥哥這幾句話？」

淨意垂下目光，說：「當然不是，不過我實在也很想見見金施主，我記得好像從未正面見過他，也沒有正式談過話，所以既然我決定要走，見見他同時談幾句話也是好的。」

「你要走？」呂驚鴻訝道：「爲什麼？上那兒去？」

「你們這兒明天開始就要打打殺殺，我趕快走一定沒有錯。」

淨意仍然低着眉毛垂着目光。「我特地來告辭，並且把解藥的方子和煉製秘訣告訴妳。」

「我們小幻天家派目前只有你識得煉藥。這是你使我一直不敢太放肆的本錢，你何以忽然肯教我呢？你不怕我變成荼毒天下無人可制的妖狐？你曾經這樣說過是不是？」

「是的，我說過這話，而且我更記得當年我們小幻天家派耆舊猶存，人才濟濟，煉藥秘訣有幾個人諳通。」他歎口氣又道：「我想不通的是何以十年八年下來，卻只剩下我一人還懂得這門秘訣？」

呂驚鴻走近淨意，而由於淨意是坐着的，所以呂驚鴻高聳酥胸簡直快要碰上他鼻子。也由於這種形勢，所以淨意和尚垂下目光，已經不能避開她誘人的肉體了。

不過她似乎沒有蓄意引誘淨意和尚，看來只不過由於她一向動作大胆一向全無忌憚而已。

她說：「我有時也想到這點，但如果會煉藥的人通通死了，誰得到好處呢？」

淨意和尚道：「我前幾天也差點死了，我想如果你改變一個想法，那就是如果會煉藥的人通通死了，誰受害最大呢？」

呂驚鴻點點頭，由於這個動作，淨意和尚鼻子便碰觸到她的乳尖。

她說：「唔，這個想法很有意思，我知道我是受害最大的人，所以只需要查出誰在幕後主使要害死你，很多事就可以明白可以了解啦。」

金算盤插嘴道：「那麼你快點說出秘訣，我不想驚鴻的命運竟是掌握在你手中，你連人家想餓死你也不能反抗，我看你實在很不中用。」

呂驚鴻笑道：「別對他這麼兇好嗎？他好歹是我的小師兄，如果不是他而換了個別的男人，恐怕那人早已撲到我身上醜態百出了。」

淨意和尚不慌不忙唸出秘訣。

在他來說，世上最秘密最珍貴的事物，其實只是鏡裏的花水中之月，根本是空幻而不是實有。

所以他並沒有覺得絲毫惋惜，何況這兩人全神貫注地聆聽和記住秘訣時，却也正是沈神通大肆活動的時刻！

× × ×

「世上一切最珍貴最美麗的人或物，其實只是鏡花水月，其實只是變幻的不永恒的虛影現象。」這種理論雖然佛家常常提到，但卻不是佛家創造出來，而是宇宙

內的的確確已有了這種現象存在，然後由睿智者以及覺悟者指出來罷了。

沈神通瞧瞧手上所戴着極薄的火蝠翼膜製成的手套（跟呂驚鴻的一樣），由指尖開始已經變成紫黑色，這種可怕的顏色一直蔓延到掌心才消失。

本來黃色的火蝠翼膜手套自然不會無緣無故變成紫黑色，沈神通剛才却只不過掀開一具石棺蓋之後，指尖碰觸過一具女屍面孔，原因是從她面孔撕下一層人皮面具而已。

如果沒有這幅火蝠翼膜手套隔阻了劇毒，沈神通現在大概一定是橫着而不是豎着，任何人當然也了解劇毒的作用，如果金算盤暗暗開棺驗看女屍的眞面目，那麼他就算看見了也等如沒有看見一樣了。

棺內那張面孔雖然沒有絲毫生氣，但沈神通仍然吃了一驚，因爲假如他不是已知道淨意和尚正在跟呂驚鴻講話的話，他一定以爲這具女屍就是呂驚鴻。

女屍已可肯定不是呂驚鴻，而是龍門派的凌波仙子，這位仙子究竟是誰？爲何不但像極了呂驚鴻，而又殮藏於石棺？

凌波仙子面具上何以附有劇毒，爲什麼呂驚鴻不許別人看見女屍眞面目，如果劇毒是她施放的話？

呂驚鴻本是極冶艷迷人的絕色美女，所以這個很像她的凌波仙子，當然也很美可惜香消玉殞紅顏已逝，她在世間上只不過是一場幻夢，她從前的悲歡離合當時雖然也眞實存在過，但現在來說，却不過是虛幻的現象歷程而已。

其他三具石棺都是空的。

這兒一共四具石棺無疑必有特殊意義。只不知道另外三具石棺打算給什麼人使用？

沈神通悄然而又迅快將人皮面具恢復原狀，吹熄了火摺，他的人也同時溶入黑暗中。

× × ×

犬吠之聲從圓形茅屋傳出。

靠近茅屋用拒馬圍成的圓形廣場內，悄靜無人。

大牧場十二鐵騎來得最早，他們列隊在木搭的看台左側，每一隊眼睛都凝神觀察戰場以及四周情形。

這一塊可供健馬馳騁（拒馬圍起來的範圍內）的戰場，昨天已看過，但今天卻又有些許不同之處。

那是在中心二十餘丈方圓之內，草地上豎着三十多根短木樁。

每根木樁只突出地面兩尺不到，看來既不是梅花樁等陣法，亦不是打算絆碍馬腳，後者是因爲木樁太矮之故。

人人都微露困惑神色，因爲這些短木樁必有作用，可是他們的坐騎無一不是千中選一的龍駿，根本不必騎士指示，這些一流好馬就能自動閃過或跨過，所以這些短木樁有什麼作用呢？

世上有些事情是只要用心就可以想得通的。這句話其實也指另一個可能性，那就是有些事情就算想破腦袋不明白就是不明白。

那些短木樁不但矮短，相隔又甚稀疏，對於馬匹及騎士全然不構成威脅，然則對方多費這些工夫難道因爲太空閒不成？

有幾個人走近看台，最前面的是沈神通和侍婢裝束的李紅兒，稍後一點是劉雙痕和崔家雙姝，最後面還有一個人，長得挺漂亮俊拔的，這人就是陶正直。

陶正直雖然在後面，但因爲沈劉等人都停步在大牧場十二鐵騎旁邊，所以他後來先上，獨自躍上兩丈高的木台。

沈神通發出驚訝聲音：「這些木樁是幹什麼用的？那一位能解我心中疑惑？」

沒有人接口，過了一會，沈神通又說：「我就算騎一頭笨驢，也不怕木樁會絆着驢腳。何況是大牧場的追風快馬？」

劉雙痕發覺陶直正凝望着自己。這個男人居然不瞧崔家雙姝而直着眼睛看另一個男人，就算是低能兒童也知道不大對路，何況劉雙痕早已得過沈神通警告。

他的反應並不是躲避，而是向陶正直笑一下，眼光中，甚至也露出讚賞陶正直年輕英俊之意。

「我叫劉雙痕。」他說：「我知道你是陶正直，你能不能猜出那些短木樁的用意呢？」

陶正直欣然露齒而笑，話也答得很快：「沈神通居然也瞧不透麼？這眞使人難以置信的事。」

崔憐花立刻反駁：「笑話，假如這是東瀛秘術，沈先生不知道何足爲奇？」

陶正直搖頭道：「姑娘妳錯了，只要是眞的道理，不論是東瀛西土或者中國，總歸是一樣的，譬如石頭就是石頭，絕對不會由中國帶到西方就會變成黃金。」

劉雙痕馬上接口問他：「然則這些短木樁到底是怎麼回事？陶正直你知不知道呢？」

陶正直道：「這些木樁看來沒有太大用處，不過如果有些很長很細如頭髮的鋼絲繫縛在木樁間，而對方卻又站立在最中心位置，我看就算大牧場的追風快馬，只怕也很難發揮攻擊力量，相反的對方卻可以不斷地向馬匹和騎士進攻。」

大牧場十二鐵騎都爲之面色大變。

這本是絆馬索變化出來的埋伏，但由於很少發生在固定場所內鐵騎和徒步者決戰情形，故此誰也沒有見過這種埋伏方式，也因此誰也想不到竟是如此簡單有效的埋伏。

世上任何追風快馬，縱是日行千里，但若是腿脚碰上細鋼絲，便不斷了腿脚也一定躓蹶跌倒。

遠處已出現一些人正向這邊走來。

陶正直瞥視一眼便又迅速道：「如果我帶着長兵器，我一定先不攻人而對付木樁，照我看法這些木樁並不十分堅牢。」

沒有人肯立刻相信他的話，因爲那些短木樁有一截深埋土中，而突出地面那一截也都比碗口還粗些，即使用長桿大刀能劈斷一兩根，只怕也得費去不少時間。

陶正直很快就變成木頭人一樣不再開口，這是因爲不久就有人躍上看台。

金算盤跟所有的人都認識，所以不斷點頭招手的打招呼。他身後有個由頭到脚都裹在黑絲絨裏的女人，面上也用黑紗遮起。

這個女人自然就是呂驚鴻了，但她身邊一頂軟轎，轎簾深垂，裏面却不知有什麼人？另外還有一個全身黑色勁裝，斗笠

直壓到眉毛使人看不見面的大漢。

其中一個黑衣大漢忽然躍下看台，嗖一聲竄入拒馬圍內，迅即奔入木樁中心。

此人無疑就是黑夜神社殺手之一，却不知為何只有一個人出陣，難道他準備一個人對抗大牧場十二鐵騎？

沈神通等人也都上了看台，金算盤才向大牧場衆人說道：「在場中的人就是黑夜神社高手石田弘一。你們若是贏得了他，黑夜神社的首領瀨川半藏對我說過。你們大牧場可以獲得十萬兩白銀賠償金。」

「天涯海角」徐奔據鞍冷冷道：「我們昨天已經講好，除了十萬兩白銀，還要一個人。」

金算盤連連頷首：「啊，是的，是的。我已把話傳過去。首領瀨川半藏雖然病得很重，但他仍然很爽快，他答應把那凌波仙子女道士交給你們。」

徐奔目光中閃動着熾烈奇異光芒，聲音也很不悅耳：「可是我沒有看到凌波仙子。」

金算盤不但毫無表情，而且用那種置身事外的音調說：「我也沒有看見十萬兩白銀。通常來說瀨川半藏是很有信用的人。所以我敢担保銀兩部份，但『人』這部份，我却不敢担上責任。」

「如果你金老板不保證的話，我怎知瀨川半藏到時會不會賴賬？」

「我也不知道。」金算盤說：「銀兩我可以墊付，只要是成色十足的紋銀，張三李四拿出都一樣。但『人』就沒有法子代為墊付了，你說對不對？」

道理當然是對的，但徐奔並不是來研究道理，所以對與不對跟他完全不相干。

徐奔眼中射出駭人的光芒，那是既熾熱而又冷酷的殺機，使他那張還算清秀的臉龐忽然變成森冷嚴肅。

「金老板，你的道理很對。」

人人都露出驚訝神色，而且眼光也都離開了金算盤和徐奔而轉投向沈神通，因為這話是他忽然插嘴說的。

沈神通走前幾步，位置換到看台左前方最邊緣處，大概這樣可使十二鐵騎都更容易看見他吧？他接着說：「只不過如果話不是你傳的，而是大牧場方面又很相信你之故，我猜大牧場一定不會直接公開前來貴府。他們其實也可以暗中行事，至於誰的手段高强些那就要等事實證明了！」

金算盤皺眉不悅，道：「我替雙方傳話難道就錯了？」

「暫時還沒有。」沈神通說：「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事情超出你能力範圍之外。」

他還有話說，所以只停歇一下，又道：「但人人既然是衝着你的面子前來赴約，假如對方失信的話，人家除了找你之外，還能够找誰理論呢？」

金算盤冷冷道：「我只管傳話，而且這裏是野趣園而不是大牧場，也不是浙江杭州。」

十二鐵騎忽然像一陣風一樣退開兩丈，動作既整齊劃一而又居然沒有聲響。

他們排成一個半月形，正面向着看台。這種陣勢有何用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們絕非鬧着玩，絕非虛張聲勢，一定有某種特殊威力可以攻殺台上之人。至於他們將會攻殺的目標，當然不會是沈神通而是金算盤無疑。

陶正直忽然大聲道：「等一等，大家不要衝動，我跟這些事情扯不上關係，等我走開你們再談下去。」

他却忽然移動不了脚步，那是因為他碰到劉雙痕的眼光，劉雙痕那對明亮漂亮眼睛中露出鄙夷之意。

陶正直做了一件使自己後來也覺得奇怪納悶之事，因以他無賴自私又唯恐被人佔便宜的性情，他應該立刻躲到一旁看熱鬧。但他現在却忽然又道：「我眞正的意思只是希望大家保持冷靜，假如金老板理虧的話，連我也一定站在大牧場那邊。」

要知道這種話別人講出來不算希奇，但以陶正直喜歡隔岸觀火的性格，以及他目前代表何同的身份，實在不必要搶先表明立場態度。

如果沈神通不是已經觀察到他和劉雙痕目光相觸剎那間的表情，一定會懷疑自己對陶正直為人所下的判斷了。

劉雙痕欣然笑道：「我也跟陶兄一樣，金老板，你須得負起多些責任。」

陶正直馬上接口說：「對，對，至少也得答應告訴大家，那黑夜神社殺手們的巢穴何在。」

此人終究不愧是一代奸人，輕輕淡淡接上一句，就使得雙方都對他發生莫大好感。

在大牧場這邊的想法十分明顯，只要能找到眞正仇人拚命，別的還有什麼可計較的？在金算盤這一邊，則只不過說出一個地點，不論眞也好假也好，總之目前不必決裂不必以生死相拚。

金算盤朗聲大笑，伸手指住戰場中心黑衣低笠的石田泓一：「好，你們先殺了他再說。」

獵獵秋風中肅殺之意彷彿如霜如電，不但刹時傳遍衆人心頭，還使得全場氣氛忽然增添了無限殘酷，無限森冷。

雖然戰圈內木樁中心的低笠黑衣人一望而知來自異國，但他仍然是一個生命，並不因國籍而變成非生命的木石。

我們甚至可以想像得到這個名叫石田泓一的異國人，他也有夢寐難忘的故鄉田園，也有魂縈夢牽的親人和朋友，也有他的願望憧憬……

他跟我們其實並沒有分別，只不過人類用國界或其他界綫做成種種限制障碍。教育有時使人類更愚蠢，因為你若是揮刀砍殺一個異國敵人之時，你不會內疚，反而自以為很對，自以為很英雄，這就是錯誤的教育的後果了。

不過現在却不是研究和平共存理論的適當時機，因為如果石田泓一不死，徐奔他們不但拿不到十萬兩銀的賠償金，同時也不能救回凌波仙子，雖然事實上他們贏了也已救不回凌波仙子，可是在表面上大牧場之人確實有理由火辣辣拚這一仗。

大牧場十二鐵騎忽然分為兩隊，每隊六個人。

一隊是由「玉石俱焚神槍手」孫忍率領，倏然從缺口馳入戰圈內，而護送馬玉儀的李政夫婦也在這一隊之內。

拒馬缺口馬上就有僕人迅快搬移堵塞住。

徐奔沒有抗議或阻止，却縱轡當先帶隊循繞拒馬綏走。

這樣一來他便與戰場內的孫忍可以互相遙遙呼應。此是傳統上最正宗的馬戰之術。

不過六匹坐騎碎步小跑之時，帶頭的徐奔居然心神並不十分集中。

那是因為劉雙痕已將凌波仙子死訊用暗號通知他。

人死已不能復生，不過未死的人，除了報仇雪恨之外，還有甚麼辦法呢？

凌波仙子的音容笑貌浮現於他腦海中，她的確很漂亮秀麗，可是命太苦了。

妳不能與眞正的心上人結合，我也從沒眞正得到妳，因為我不是妳的心上人！

徐奔惘然尋思和歎氣，其實在目前情況下，他不該分心亂想，更不該歎氣的。

但他仍然悵惘遙想。凌波仙子，妳不得不托跡玄門力求解脫，但妳的薄命並非到此為止，妳最後仍然死在一些莫名其妙的人手中，命運為何對妳如此殘酷？

戰場上傳來孫忍六騎馳驟蹄聲。徐奔不但馬上警覺，而且深深吸一口氣鎮靜心神，立即全副心神投入戰場裏。

孫忍當先綽槍繞着木樁奔馳，由於這時石田泓一已經在不少木樁近頂端處繫上彩色繩索，正確的說法是他在每兩根木樁繫上彩索，所以雖然每兩樁變成一個單位，因而每個單位之間尚有缺口通路，但看起來却已好像是一個八陣圖了。

因此孫忍等六騎沒有魯莽衝入去攻擊石田泓一，表面上已有足够理由。

何況陶正直已經提示過，很可能另有細如髮絲的鋼綫，那才是最可怕才是致命的埋伏。假如兩個單位之間竟有細如頭髮的鋼絲連結着，而你却貿貿然催馬衝入去，後果如何不問可知，尤其馬翻人仆之時，實在很難躲得過精光雪亮的東洋長劍。

在看台上幾個人之中，最忙就是沈神通，忙碌並不要緊，至多勞累一點而已，但是沈神通的「忙」却與旁人大大不同，那是因為他的忙碌關係到不少人的生死，所謂不少人當然包括了他自己在內。

所以他的忙碌還必須不許出錯，老實說，這種條件眞是使人高血壓胃潰瘍的條件。

沈神通雖然站在台邊一步也沒有稍動過，但他忙碌的是「觀察」，並不是燒開水端茶拿東西等等。

由於他必須小心地不着痕跡地觀察金算盤呂驚鴻以及在台上團團圍住那頂轎的八名黑衣低笠大漢，這本來已經足以使眼珠滾動得沒有片刻停止。何況另外還有一個可怕可疑人物——陶正直。

這個人絕對不能不小心監視，因為他有能力無中生有弄出很大麻煩，更可能的是今日的兇殺場面他已經暗中參與了。

李紅兒挨在沈神通背後，驚惶神態使人生憐，也因此看起來她好像是沈神通的女兒而不是婢女。

她聽到沈神通用低微如蚊叫但却十分清晰聲音說話，她當眞有點奇怪為何人類竟能用這麼低細聲音說話。

幸而她雖是一面奇怪，一面却仔細聆聽一字不漏。

沈神通告訴她：「妳帮我盯住陶正直，這傢伙長相還算英俊，妳是女孩子所以妳時時看他不會引人注意疑心，陶正直說不定會向妳笑笑，但妳可別着迷才好！」

末後那一句分明是開玩笑的話，但在這種緊急險惡形勢之下，沈神通還怎能說笑呢，他的神經難道是鐵鑄的。

沈神通不但要注意觀察台上的人，還不能不知道戰場內外的情形。

只見孫忍率領鐵騎繞着數十根木樁馳轉數圈，六騎忽然散開，分從四方八面向中心處的黑衣人急驟衝殺。

他們各從單位之間（每兩樁繫有彩索者）的缺口攻入，六匹鐵騎宛如奔雷掣電，大槍長矛一齊集中指向正中心的石田泓一。

駿馬鐵蹄敲出扣人心弦震耳急響，還有槍矛鋒刃閃映出的寒光，沒有人能够不屛氣凝神等候一刹那之後的結果。

六匹鐵騎居然沒有受到任何阻碍。「細如頭髮的鋼絲」的想法似乎已是洪荒古老時代的神話一樣荒誕不經。

石田泓一像一縷黑烟貼地飛閃，他顯然也企圖反擊，並且以砍斷馬脚為主。但大牧場六鐵騎來去如風，六支長矛大槍一擊不中，各自交錯馳出木樁範圍。

六匹馬撥轉頭再度猛攻，聲勢之威猛迅急宛如狂風暴雨。

但那些短木樁在第一回合中，已顯出奇異用途，原來石田泓一像四脚蛇一樣貼地竄繞於木樁根部之時，悍猛强勁的長矛大槍攻勢大受阻碍，就像要鞭打困於鐵屋內的狗，雖然那隻狗已被困住，但鞭子却也同時失去鞭打的效用一樣，除非把她趕出來，或者走入屋內，否則最多「困」住牠而已！

大牧場第二回合攻勢眨眼間無功而退，第三次攻勢立刻又出現，沈神通望住戰場，此時却聽到李紅兒悄聲說：「他忽然露出很奇怪的笑容。」

李紅兒口中的「他」就是陶正直，既然陶正直忍不住露出奇怪笑容，當然必有問題發生，這個問題也自是與他講過的話有關。

果然那馳驟於木樁範圍內的六匹鐵騎，忽然有兩騎連人帶馬直仆落地，白刃精光連閃，却是石田泓一鬼魅似地掠過，當他掠過倒地人和馬之時，長劍掃掠如電，所以光芒連閃。

跌倒的兩匹馬前腿都已斷掉，她們前腿之斷正是躓蹶原因，但跟着馬首跟身軀分開，便却是東洋長劍所做成的了，事實上不但駿馬身首異處，連兩個騎士們都一樣，祇見兩顆腦袋帶着血箭滾開老遠。

陶正直果然沒猜錯，祇要木樁繫上頭髮般鋼絲，就可以收到這些駭人效果了。

六騎已剩下四騎，領隊的孫忍怒叱如雷，嘩啦啦蹄聲響處，竟然獨自向石田泓一衝殺而去。

崔家雙姝首先驚叫出聲，因為世間有很多事情固然必須有不怕死的勇氣決心才辦得成，但却又不可不知也有很多事情絕對不是匹夫之勇能够解決的。

那孫忍單騎猛攻之舉，勇則勇矣，無奈太使氣孟浪了，所以如果他忽然人仰馬翻，忽然腦袋和身體分家，實在不算奇怪之事。

連劉雙痕也忍不住大大歎口氣，不過他耳邊馬上聽到陶正直的聲音，是用內力聚成一束送入耳中，故此十分清晰。

「不必歎氣，」陶正直說：「因爲孫忍已經相信我的話了。」

話聲未竭，只見孫忍大槍挑處，四根木樁隨槍飛上半空。

孫忍跟着猿臂一伸掣出佩刀，劈中像閃電般攻到的東洋長劍，他這一刀勢猛力沉氣度豪雄之極，顯然是正宗少林六合刀法。

雖然石田泓一身子歪了少許，以致稍稍失去重心，但孫忍已沒有機會趁隙再攻他一刀了，那是由於他坐騎速度太快，故此一掠而過，又由於孫忍必須急急綽槍對付細如髮絲的鋼綫，他也實在騰不出手騰不出時間殺敵。

只見又是四根木樁（每兩樁算一個單位）被大槍挑上半空。

陶正直的預測完全正確，人人都已明白石田泓一先以奪目的彩索做絆馬索，然後於眞正交鋒時才使用鋼絲做暗的絆馬索，石田泓一果然一舉殺死了兩名敵人。

但問題却出在何以那些木樁如此不堅牢？何以大槍一挑就飛起四根之多？

話說時囉嗦，其實這時已經另有一騎先挑向兩個單位之間。

只見這一騎也襲用孫忍的方法，長矛宛如飄風掣電般向石田泓一衝殺。

長矛矛尖在朝陽下閃閃生光，故此人人看得格外分明，但見矛尖微微一沉，顯然已碰到鋼絲形成的障碍。

緊跟住那銀衣騎士大喝一聲，兩膀使勁往上猛挑，可惜這一次却有了變化，沒有人看見木樁飛起，相反的却是那銀衣騎士呎嘡摔跌地面，而跟着就是那匹嬌健駿馬，前膝處忽然斷掉於是也仆倒了。

當這些變故發生時，石田泓一好像鬼魅般飄閃掠過，劃出兩道電閃劍光。

人和馬一齊少了腦袋，鮮血噴濺中隱隱聽到有人發出嘔吐聲音，想嘔吐的人不止一個，在沈神通背後以及崔家兩個極美麗的孿生女都捧着胸口伸長頸子，咀吧發出「嘔嘔」聲音。

殺人固然很不容易（你不信就不妨親手殺一隻狗試試看，如果你不是行家，保證你殺了半天弄出一身臭汗也還未曾殺死那隻狗）。從另一個角度說，即使「看見」殺人而要保持鎭靜亦極之不易，通常的反應是十分噁心而引起嘔吐，也有些人根本就大叫一聲便昏倒了。

沈神通聽到嘔吐第一個反應就是：李紅兒已經失去監視陶正直能力了，其次是：除了陶正直之外，別人的表情如何？

他所關心的「別人」其實只有兩個，那就是金算盤和呂驚鴻，他絕對不肯放過這個視察機會，所以他的頭和身子馬上超過九十度直角，他的眼光當然也立即掠掃過這些人的面孔。

首先是陶正直，他雙眼和咀角都流露詭譎以及開心意味的笑容——可見得他根本是故意隱藏了一半危機。

其次是呂驚鴻，由於她面上有黑紗遮掩而看不見表情，不過現在觀察她的人是沈神通，當然大有分別，所以呂驚鴻隱藏於面紗後面盡是刺激滿足的表情，已經在身體各部份細微動作中告訴沈神通了。

第三個人是金算盤，他不但沒有刺激滿足表情甚至還稍稍露出不甚耐煩之意。

金算盤既不滿意，亦無憐憫，他只有不耐煩，然則他等候的是甚麼？究竟甚麼場面才可以使他覺得刺激和滿足。

這些人似乎都已經瘋狂，沈神通惕然尋思，普通人若是變成瘋狂已經十分可怕也已經十分不易制服，何況是這些一流高手。

還有最麻煩的問題是：朝廷律例明文規定，凡是心神錯亂者，任何行爲不負責任。

所謂「任何行爲」，自是包括了傷人殺人在內。

換言之，如果有人能證明金算盤呂驚鴻陶正直乃至黑夜神社殺手們都是心神錯亂者，則不論多少人被他們殘殺虐待而死，也都不能像待正常人一樣審判和制裁他們。

這種法律在受害人及親友看來，當然是不合情理之至，那有殺傷人家强姦人家甚至殺死人家的犯罪者可以受懲罰的？

不過話說回來，若從另一個角度觀點來看，「懲罰」，「制裁」對於心神錯亂者其實已失去意義，法律本來就不是爲「報復」而設，所以受害者以及親友也只好自認倒霉了，誰叫你不是心神錯亂呢？不過如果有權選擇的話，相信你也決不肯自願變成一個心神錯亂者，雖然你明知可以獲得法律上若干特權。

總之沈神通攷慮到就算能够把這些人統統抓起來，但如果他們到時一表現出心神錯亂徵象，情況馬上會轉變，轉變成法律完全失去了效用。

但這還不是問題，眞正問題出在這些人似瘋狂而又非瘋狂，除了某些情況之下，他們比任何人都清醒，更爲理智。

所以對付這種人怎樣能大公無私地依法辦理呢？

上述種種觀察以及結論也是說時囉嗦，其實却有如電光一閃就掠過沈神通心頭了。

沈神通一回頭已看見戰場中形勢的變化，那是石田泓一忽然如鬼魅般飄忽迅快動作，離開了木樁範圍。

任何人憑常識也知道石田泓一若是沒有木樁以及細鋼絲的幫助，一定擋不住大牧場猛急如風火的衝殺攻勢。

劉雙痕驚訝得不覺大聲道：「他想幹嗎？難道他活得不耐煩了。」

他大聲說話這一點使沈神通萬分激賞，因爲此舉顯示劉雙痕果然智慧過人，原來劉雙痕不但發現陶正直對他生出「可怕」之情感，並且還知道陶正直必會回答他的疑問，於是就馬上利用這種奇異的（或者可以稱爲嘔心）條件。

「他絕不想死。」陶正直果然回答：「我猜他大概要利用那些狠犬……」

石田泓一身形又飄忽又迅快，一眨眼間已經到達圓形茅屋。

屋內數十頭狠犬急躁獰惡的咆哮吠叫聲聽來十分森厲刺耳，但他却好像聽到仙樂一樣，因爲牠們不但可以救他一命，而且還一定可以咬死一些敵人。

本來這是最惡毒的秘密武器，在預計

中出到這一招，必可一舉殺死所有敵人。

誰知大牧場的鐵騎不但個個武功高妙，大是超出了事前估計，而且那些極堅牢的木樁，却也忽然十分作怪，竟會被孫忍大槍挑折了八根之多。

所以大牧場雖然只分出一半人馬，而這半人馬也已死了一半，但石田泓一却的確已支持不住，不得不發動最後的秘密武器，雖然這一來秘密已洩露，還有六個大牧場的人已不能再用這個方法對付，但石田泓一已經顧慮不得這麼多了，究竟性命是自己的，如果失了這條唯一的性命，就算大牧場人馬全部死光，這種戰果實在也跟他毫不相干毫無關係了。

石田泓一一下子就掠到圓形茅屋，並且能依照預定路綫躍上茅屋頂中心位置。

這時他的身體已經掉轉變成頭下脚上，好像「插水」一樣向茅頂插下去。雖然姿勢變成如此，但石田泓一自已却知道並不是迫不得已，他不但不吃驚憂慮，反而十分高興。

因爲他疾插下去的位置由頂層直到地面，都沒有阻隔，茅屋內本來有個巨大鐵籠，但這個位置却開了個圓洞。不過如果地面仍然是地面的話，石田泓一就算不至於撞昏，也一定仍然處身狗籠裏面不會覺得愉快。

由於他知道有一個地洞，他可以很容易就躲入那還算寬敞的地洞內，因而犬羣既對他不能構成威脅，而且若是另有別的的災害，他也只不過是隔岸觀火而已。

他下降速度極快，霎時已穿過茅頂，也穿過鐵籠上的圓洞，當他抵達地面時，一隻手也已經扳開一支鋼門（沒有武功的人自然做不到這一點）。於是他的人順順利利從輕巧翻板一個洞口掉下去。

他還聽到翻板打個轉之後「卡達」鎖起的聲響。這是使跟踪而來的狠犬羣不至於也掉在地洞裏的精巧設計，上面雖然下不來，但他知道可以隨時出去，故此十分放心。

可惜突然有一件不在計劃之內的情形發生，使他一切高興與放心都化爲烏有。

那就是當他提氣輕身想打個觔斗，以便雙脚落地之時，頂門忽然一陣疼痛，那是被針刺的疼痛而已。可是頂門却不是別的地方，頂門就是天靈蓋，亦即是嬰兒出生時頭頂軟凹微微跳動那一塊。

人類全身許多地方若是被針刺入，那怕二三寸深也最多不過是疼痛而已，可是天靈蓋位置若被針刺中一下，簡直就如心臟被刺中一樣。

故此石田泓一「咕咚」一聲像死豬一樣掉在地上，便不足爲怪了。

圓形茅屋的茅頂和板壁忽然有三十幾個大火頭冒起，因此，轉瞬間就變成火海一般。

別人不去說他，沈神通却及時看見金算盤對於這一切（包括石田泓一倒插入茅屋，以及茅屋起火）完全沒有絲毫驚訝神色，因此不問可知，這一切情況他早已知道。換言之金算盤即使不是這些事件的主角，也必定是支持以及介入得很深。

茅屋做成的火海使狠犬羣瘋狂吠叫奔竄，這時鐵籠有一扇門忽然打開，犬羣當然沒命狂奔疾衝出去。

牠們衝出火海，却還未可以自由逃走，因爲牠們也被拒馬圈住，而此時，大概牠們早已受過攻擊馬匹的訓練，所以一有機會就自然而然會施展悍猛攻擊了。

孫忍雖然能够一槍挑飛兩隻狠犬，但馬腿仍然被另外兩隻狠犬咬中，登時跌下馬來。

其餘還有李政夫婦兩人亦是如此，僅只是一照面間就被犬羣弄得摔在地上。

孫忍和李政夫婦一躍起身，反而精神抖擻掣出刀劍，現在他們已不必顧及馬匹，反而揮洒自如。

很多人常常被習慣支配，因而有很多顧忌，他們更常常被這些顧忌弄得束手縛脚，弄得連性命都丢掉。

大牧場的人就是太過習慣保護坐騎，所以木樁細鋼絲和狠犬羣都構成莫大危險威脅，這種習慣不是不好，在關外遼闊無垠的地方，加上他們的職業，坐騎的確萬分重要，可是換了地方這種習慣就顯然變成累贅了。

現在孫忍以及李政夫婦被迫棄騎步戰之後，情形反而立刻改善，只見他們刀劍齊施，有時加上拳打脚踢，那羣狠犬迅即有一半以上被殺死或無法行動。

他們當然不是站着等候惡犬攻擊，而是迅快竄躍追殺，這種戰術一方面爲了心愛坐騎之死而洩憤，同時又準備石田泓一出現而能够主動圍攻追擊，他們無一不是經驗豐富的武林人物，一看茅屋的火起得古怪，就知道石田泓一必定會再度現身襲擊。

但是石田泓一好一陣還不會出現，反而有三個黑衣人從地底鑽出來。

他們顯然有某種方法可以使狠犬不攻擊他們。所以在他們牽制之下，狠犬羣攻擊力量馬上增加許多倍。

沈神通一直不停注意金算盤表情（他佔取邊角位置便是爲了便於觀察）。直到這時才發現金算盤疑惑而又驚訝，還用手碰碰呂驚鴻，低聲說兩句話，呂驚鴻也有回答，不過由於相距稍遠，所以沈神通聽不見說話內容。

但沈神通已經有很多資料可供推測了。何況李紅兒居然又能够再度盯住陶正直，悄聲向他報告說：「他瞧着金老板，他笑得好像很得意。」

她這個報告使一切混亂情勢馬上給於澄清。

顯然現在的局面很使金算盤吃驚。因爲那石田泓一應該早就及時再出面領導攻擊行動。而埋伏在地底的人也不應該只有三個，因爲大牧場一共有十二鐵騎之多，假如全部投入戰場，以這麼少人手和犬羣，絕對沒有必勝之理，由此可知埋伏地底的人手就算沒有十個也至少有八個。

可是其餘的人爲何不現身助戰，石田泓一又因何故至今踪跡杳然？難道他眞個葬身火海中？

那陶正直得意笑容洩露了答案，他是機關埋伏之學天下無雙的「巧手天機」朱若愚嫡傳弟子，所以茅屋裏以及戰場內任何古怪他必能一眼瞧穿，同時亦可以肯定他必能輕輕易易就予以相當程度的破壞。

故此情況就變得古怪不合理，而且使得金算盤等人十分驚訝疑惑了。

若以合理情形推測。那石田★一應該緊跟着狠犬羣出現，再加上十個八個殺手配合行動，則孫忍等人墜馬之時，必定沒有一個人能够不身首異處。

大牧場另一個領隊高手「天涯海角」徐奔已經施展出他看家本領，人人才聽見弓弦勁響，拒馬圈內已有一名黑衣人和一頭狠犬齊齊翻倒，此外，還有一個從看台躍下的捧刀黑衣人被阻，暫時停止向戰場躍入的企圖。

他這一手神箭絕藝實是非同小可，人人僅聽得弓弦響了一聲而已，但事實上却是不同方向的三處地方都同時遭受威力絕强的攻擊。

戰場內武功較弱的李政夫婦在極險中各自得到勁箭之助，不但反危爲安，還連殺了四頭惡犬，可是武功最高的孫忍反而糟糕之至。

孫忍並非武功方面不如敵人而糟糕，而是他那把特別厚特別重的利刀劈出之際，本來有足够的時間可以砍死一頭惡犬然後才招架黑衣人的東洋式長劍。

問題却出在他的眼睛，因爲他眼睛忽然看見刀下那頭惡犬根本不是狗而是人。不但是人而且是個乳房相當巨大搖搖幌幌的女人。

至於這個女人長得漂亮不漂亮？是年輕的或者年紀已老？孫忍就沒有法子分辨了，因爲她四肢着地匍匐爬行如狗，一時可看不見面目。

在孫忍那種情況之下實在也沒有時間可以端詳觀察那個像狗的女人，他只不過猛一叫勁煞住刀勢，敵人白刃已經電般劃過他胸口，孫忍大吼一聲振腕一刀劈出，可是這一刀却被敵人揮劍架住，刀勢顯然已沒有力量，故此立刻歪滑一旁，對敵人絲毫不構成威脅。

這意思就是說，由於孫忍沒有斬斷那「女人」頸子，所以也不能及時封架敵劍，因此自已胸口便多了一道血痕，他魁偉的身軀只搖幌一下便摔跌地上，他永遠不會爬起來了。

如果有人現在去檢查孫忍屍體，一定可以發現他死不瞑目。

因爲他敗亡原因不是技不如人，而是一念的「惻隱」，如果他根本不理會是人是狗，總之一刀揮過立即回刀自保，現在肯定還生龍活虎追殺敵人無疑，他身爲當世高手，却死得如此窩囊如此不明不白，教他如何能够瞑目？

徐奔以及其餘手下當然不暇評論孫忍死得瞑不瞑目的事，他們六張大弓一齊施展，弦聲連珠暴響中，只見拒馬圈內三名黑衣人還有三頭惡犬一齊濺血跌倒。

其中有兩個黑衣人乃是因勁箭牽制失手而被李政夫婦劈死，但那個殺死孫忍的黑衣人却是被徐奔運珠快箭射穿了心臟而死。

拒馬圈內人和狗的大量死亡，使得鮮血噴洒染汚許多地方，也使人感到陣陣驚心動魄的慘厲氣氛。

茅屋火勢漸弱，石田泓一還不出現，不問可知他也永遠不會出現了，那兩個像狗一樣飛快爬行的女人則已顫縮於最遠角落。

徐奔現下全副心神集中於那個捧刀黑衣人身上，他已經完全忘記拍檔孫忍發生的任何事情，這是因爲他的穿楊神箭曾經被這個黑衣人隨手用刀鞘拍落地上，故此他已估計出這個敵人功力造詣精深之極，一定是平生第一次碰上可怕的强敵。

所以他忘掉孫忍而全神貫注那敵人身上，實在是很明智很正確的反應。

看台上還有八名黑衣大漢，却只有五個飛躍落地，排成一列站在捧刀黑衣人後面，這等陣勢就算是普通人也明白乃是六個人對付六個人之意。

另有一層深意則是，帶頭黑衣人打算獨力對付徐奔，所以命手下準備應付其餘的鐵騎，以免阻手碍脚。

這種方式大有古代驍將挑戰之風，從前打仗往往雙方大軍對壘結陣之後，雙方各派驍勇大將出陣交鋒，在彼此數以萬計或更多眼睛注視之下，先來一場決鬥，這一場決鬥的勝負當然對軍心鬥志大有影響，不過現在不必分析討論以免離題太遠。

總之徐奔方面的人也全部立刻明白對方意思，所以五匹鐵騎驟然退後兩丈，只賸下徐奔單騎匹馬凝立原處。

徐奔厲聲道：「本人是遼東大牧場徐奔，你請報上名來。」

那黑衣人微微擧手，自後一排五名手下便立刻退到台下。

他又擧手掀掉斗笠，露出濃濃眉毛和國字型臉孔，額上和眼邊一些皺紋則顯示出堅忍性格和風霜痕跡。

「我是岩島健。」聲音鏗鏘有力，一口北方話居然字正腔圓。「本來我也不過是旁觀者，我眞正的對手是沈神通，但我却很想知道石田泓一發生什麼事？還有七個埋伏在地底的人何以不現身也沒有聲音？他們發生什麼事？」

徐奔當然不知道石田等人發生甚麼事，但如果馬上回答不知道，好像也不大妥當，所以他先游目掃瞥拒馬圈內血腥冲天的戰場。

那李政夫婦已經躍出圈外，所以剩餘的七八隻惡犬也因失去攻擊對象而不再咆哮吠叫，另外兩個像狗一樣的女人還蜷縮於遠遠角落。

徐奔並不注意那兩個女人，只順便小心觀察一下李政夫婦，因爲李政的妻子「貞烈夫人」已經受傷。他想知道的是她傷的嚴重不嚴重，是不是需要馬上敷藥以及馬上先送走她？

李政娘子外表上看來像個男人，唯一不同只是身材矮細些，但男人中也有很多是矮細個子的，所以這一點並不成爲她喬裝男人的障碍。

不過她終究是個女人，所以躍出拒馬圈外之後，身子就不知不覺倚靠着李政，好像這樣便能够減輕她的痛苦。

徐奔一時觀察不出李政娘子傷勢如何，但無論如何他胸中仇恨憤怒又加强了許多。

他自己知道，「凌波仙子」之死（沈神通查出而由劉雙痕剛剛通知他的），已經足以使他怒恨得可以殺死黑夜神社和金算盤等一切人，而現在加上了孫忍等人之死和李政娘子之傷，更是使他有如火上添油。

但當前最重要之事却是如何使受傷無

力拚搏的李政娘子先離開此地？

所以他沒有立刻爆發仇恨憤怒，回過頭還向岩島健微微一哂：「我不知道爲什麼，但我就算知道，難道你認爲我肯告訴你？」

岩島健大聲道：「你肯，因爲我們兩個將是堂堂正正拚鬥，不靠人多也不靠暗算詭計。」

徐奔不禁肅然動容，點頭說：「你說得有理，可惜我不知道所以無法奉告。」

金算盤走前兩步，大聲道：「岩島先生，你是第二陣主角，你不應該介入這一陣的。」

岩島健遲疑一下，才轉身向台上深深鞠躬行禮，道：「是。」大步行開，一躍上台。

但台下還有五名黑衣大漢，却沒有跟他回到台上。

金算盤又道：「徐兄，那五人原都是第一陣對付你們的，所以如果他們不肯認輸還要掙扎，你這一場還未算贏。」

他的話其實已暗示那五名黑衣大漢都只是副選之才，所以才有「認輸」「掙扎」等字眼。而岩島健遲疑一下才肯回到台上的小動作，亦顯示他心中認爲這些黑衣大漢不會是大牧場鐵騎的敵手。

沈神通朗笑一聲，徐徐走向岩島健。

這時他帶在身邊的侍婢李紅兒可就派上用場了，因爲沈神通在發出笑聲前已經吩咐她幾句話，李紅兒裝出主人走開，所以驚惶地走到崔氏姊妹身邊，她聲音低微清晰：「請劉先生想法子通知徐奔，眞正殺手在那五個人當中。」

劉雙痕和崔家姊妹根本就在一起，所以崔家姊妹聽得見，他也聽見了，而他在百忙中還忘不了自言自語讚歎一聲：「唉，沈神通，眞不愧是沈神通。」

當然他不會躭誤沈神通的交代。故此，他也長笑一聲走出去了。本來人人注視沈神通，因爲這個人一向有鬼神莫測的本事，往往很平凡的一件事，到了他手中就變成詭奇多變，使人目不暇給。

但劉雙痕跟着一出來，連陶正直也爲之動容而跨前一步，這一步其實離中心位置尚遠，這祇不過是每個人的一種下意識反應，你若是想維護想幫助一個人，自然是離他越近越好。

劉雙痕微微而笑，那張秀麗俊美面龐散發出連男人也驚讚魅力。「沈神通，請你不要節外生枝好麼？」

沈神通皺眉說：「我節外生枝？你知道我想說什麼？你知道我想做什麼？」

劉雙痕仍然保持面上動人的笑容：「總之岩島先生已回到台上，你就不應該出聲了，假如你是爲了大牧場方面有人受傷，所以要先替他上藥包紮，甚至送他離開，這件事亦不能算是很好的藉口。」

金算盤連連點頭，道：「劉兄的話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劉雙痕又道：「若是因爲你或很多人都不適合做上藥包紮工作，我現在叫一個人去做，希望沒有人反對。」

目前自然無人反對，因爲他究竟派誰去做還沒有人知道。

陶正直挺身而出：「我去好不好？」

劉雙痕向他笑笑，却搖搖頭：「不太好。」

陶正直大爲訝異：「你信不過我？」

「完全不是這意思。」他口氣之斯文溫柔使人實在無法對他生氣。

崔家姊妹之一婷婷起身，她的動作已極明顯表示要去替人上藥包紮，另一方面她那嫻雅美麗純潔笑容竟使得所有的人都看呆了，也竟然無人開聲反對。

那清麗得沁人心脾有如百合花的面龐和婀娜身影飄落台下之後，劉雙痕這才解釋說：「她去比較適合，因爲傷者是個女人。」

許多目光回到他身上，驚訝中帶着諒解。既然傷者是女性，當然由崔家姑娘動手最妥，而且以她的身份似乎決不會偏袒任何一邊。

但後面這一點許多人都弄錯了，崔憐花根本就是去進行一件大大偏袒「大牧場



」任務。

這就是徐奔等人忽然個個向台上的沈神通劉雙痕等人投以感激一瞥的理由了。他們接着集中注意力在那五名黑衣人的身上。

徐奔現在自然能够很快找出最可怕的殺手了，那是在左邊第二個，身軀較爲修長，看來近於瘦弱，服飾裝束兵器都和其餘四人一樣。說到兵器，那五個黑衣人全都是左邊腰帶插着一長一短兩口利劍。

這個身形瘦長的黑衣人唯一與伙伴不同的，便是兩口劍的長度，他的長劍比別人長了三寸，而短劍則短了一寸有多。

老實說如此細微的不同，若不是得到提示而細加觀察，一定極難發現的。

天下兵器不管是東洋也好中土也好，種類形狀雖然極是繁多，但道理却總是一樣的，以「劍」爲例，那也一定跳不出「一寸長一寸强，一寸短一寸險」的定律。

由此可知道這個瘦長黑衣人比起伙伴們，無疑是殺手中的殺手了。

徐奔很有禮貌地詢問對手們姓名，由於美貌動人的崔憐花扶着傷者一步步走開，她們走得不快，儘有時間說話，所以雙方也就互通了姓名。

徐奔等人更確定那名叫大野豐前的瘦長個子必是沈神通要他們注意的人了，因爲他報出姓名之時，曾經有過那麼一下子遲疑。

只有沈神通一個人知道（除去金算盤方面的人而言），大野豐前就是黑夜神社第三把交椅人物，此人武功會不會高過岩島健不可得知，但可以相信至少也不會遜色。所以黑夜神社殲滅大牧場鐵騎的決心於此可見。

不過這個結論雖然明顯，却有點不合邏輯，因爲大牧場只不過派來十二鐵騎而已，就算全數殲滅仍未能動搖大牧場根本。那麼黑夜神社這方面有什麼得益呢？他們何須做如此費神費力之事？何須結下如此危險强大仇敵？假設殺盡大牧場十二鐵騎，對誰最有好處？

沈神通慢慢向原來位置走回去，但忽然停步轉而望住岩島健，「岩島先生，」他大聲說：「既然下一場輪到你我，所以我實在忍不住想比較一下我們的眼光。」

這個人一說話就使得全場矚目，沒有人敢漏掉任何一句話，或者形容爲沒有人「肯」漏掉似乎更恰當。

比較一下眼光既不妨碍眞正拚鬥，又能增添無限趣味，莫說應該無人反對，其實無人鼓掌贊成已經不大合理了。

岩島健聲音洪亮得很，應道：「我不大明白沈樣的意思。」

沈神通道：「請你說出你們方面五位好手那個最先敗亡？我來猜測大牧場方面是那一位，當然我不是大牧場的人，跟他們也不熟，這一點是必須事先聲明的。」

呂驚鴻發出銀鈴似的笑聲和話聲：「眞有意思。沈先生，天下只有你想得出這種主意了。」

岩島健一望而知由台上到台下沒有人不贊成的，他爲人亦有爽快和有魄力的一面。當下立即點頭，沉吟一下，說：「我方是清水次郎。」

沈神通心裏欣然微笑（他面上絕對不會露出任何會洩漏內心感情的表情，如果他不願意的話）。因爲岩島健這一開口，沈神通就有了收穫，也等如贏了這一場事前的小小戰役。

他有兩個收穫之多，第一個是他已能够確定岩島健此人是眞正或假的爽直。第二個收穫是他可以趁此機會告訴徐奔，指出黑夜神社費了那麼多功夫，那麼多的人力，眞正目標竟不是大牧場，而是徐奔本人，因此大牧場其他的人是死是活根本不重要，只要徐奔死了，一切都很快結束。而爲了擺平大牧場方面的樑子，金算盤甚至會付出十萬兩紋銀而不至於趕盡殺絕。

人人都在等候沈神通開口，所以他伸手遙遙指住徐奔：「你，是你，徐奔兄，是甚麼理由希望你自己知道，而我却只希望我這次沒有猜準，巖島先生也跟我一樣，這樣我和他就不分勝負了。」

他當然沒有把握敢說徐奔一定猜得出對方爲何渴想殺他之故，却敢肯定徐奔知道必須先殺死的人是大野豐前。

徐奔仰天大笑，接着大喝道：「清水次郎，你敢不敢出來和我決一死戰？」

表面上看來徐奔找上清水次郎爲對手似乎不合理，因爲巖島健認爲清水次郎是最先敗亡的人，而最先敗亡者當然就是最弱的人。徐奔是人所共知目所共見的領隊，他怎可向最弱之人挑戰？

但深想一層就不同了，這意思應該是因爲清水次郎是最强者，所以雙方一旦接戰之時，清水次郎自然會找上也是最强的徐奔，因此如果他技藝比不上徐奔的話，無疑就是首先敗亡的人。

所以徐奔向他搦戰並不會引起任何人驚訝奇怪。

五名黑衣人當中一個體格魁梧的大漢按劍大步行出，厲聲道：「我是清水次郎，你，八格野鹿，出來。」

徐奔左手高擧，身後五騎倏然又退了兩丈，動作齊整劃一，十分漂亮。

至於徐奔本人却忽然棄鞍落地，徒步向清水次郎迫去。

他棄馬之擧很多人都不以爲然，因爲現在徐奔身上只有一把長劍！他最可怕的箭術却因爲大弓長箭都留在馬鞍而等於沒有了，這一點可從金算盤巖島健面上細微表情變化看得出徐奔此擧大概眞的很不智。

兩人越行越近，迅即進入可以出手互攻的距離。只見雙方一齊掣出兵刄，那清水次郎雙手將長劍平擧，劍尖指住敵人，劍把則幾乎碰到自己眉心。

徐奔左手扔掉劍鞘，順勢平伸揑住劍訣，反手也向右方平直伸出，劍尖却垂向地面，左腳提起使出極平凡的「鶴立鷄羣」招式。

他的招式看來好像門戶大開，好像歡迎敵人殺入，但事實上當然不是如此！所以兩人對峙了一會，清水次郎雖然劍尖筆直擬指徐奔，却沒有吐劍攻去。

清水次郎決計不是謙讓客氣，而是不敢，因爲他感到敵人雖是門戶大開，可是全身上下沒有絲毫方寸的鬆懈空隙，尤其是雙方的「距離」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頭痛也感到迷惑。

清水次郎曾刻苦修習多年上乘武功，

他無論如何也不應該在「距離」上發生問題，這是因爲凡練武的人一開始就十分注意「距離」問題。比起常人，練武者的距離感是敏銳許多倍，更何況是武林高手？

所以清水次郎顯然很有問題，試想如果你運足功力一劍刺去，但事實上却根本還未能碰到敵人，請問你那時豈不是既尷尬丢臉而又危險之至？

幸而這時大野豐前等四人忽然快步衝上來，所以清水次郎聽到脚步聲之後暫時還可以按兵不動。

那大野豐前等四人脚步一動，大牧場五匹鐵騎也自驀地蹄聲如雷。只見這四騎好像有無形糖膠黏住似的，速度一樣，姿式也一樣，宛如狂風捲掃落葉一般，以稍稍有點弧形路綫，繞過了徐奔身形而衝向敵人援兵。

大牧場鐵騎名不虛傳，果然既勁厲又迅急無匹！一眨眼間已施展出長槍大戟衝鋒陷陣之威勢。那槍戟寒光以及雷動鐵蹄一瀉千里，登時將四名馳援黑衣人衝得四散。

此時清水次郎連退三步，徐奔也跟着迫前三步，但他目光四閃觀察，發現果然最靠近他們的一個黑衣人正是大野豐前。

唉，罷了。沈神通呀沈神通，你眞是當代奇才。我們的舊帳不必結算了，因爲我的確不是你的敵手，徐奔一面苦笑尋思，一面已收攏目光注視着清水次郎，裝出馬上就要全力出手攻擊的樣子。

思想的速度當然比動作快得多，以世上所知最快的光速比較，我們至少一下子可以想到太陽系外的半人馬座。但光速雖然快達每秒鐘十八萬六千三百哩，要到達半人馬座也要八年半之久，如果用現代的太空船走完這一段路，那就慘了。保證任何人都不肯做這艘太空船的乘客，原因是此船要花一百萬年的時間才能抵達半人馬座。

總之「思想」速度自然快過光綫，因爲思想本身其實並無速度，如果思想有速度，則天文學家不必爭論宇宙是有限或無限（如果思想有速度則宇宙當然有限，因爲我們的思想一下子就可以到達宇宙邊緣了）。同時由於速度突破了「光障」（即光綫速度是極限的速度），連相對論也就不能不大事修改了。

這兒忽然提起「思想」與「光綫」速度，原因是徐奔一方面想個不停，而另一方面又有動作。

當他繼續向清水次郎迫去之時，除了叨念自己不是沈神通敵手之外，居然還想到那眞正大敵大野豐前將會採取的戰術。

哼，這厮一定想利用清水次郎的生命，找出我會致命的一絲空隙。

在他感覺中不但大野豐前很刁滑惡毒，而那煽風撥火穿針引綫的岩島健也正是同一類可惡貨色。

這一場我大概不至於出問題了！因爲有你沈神通點破點醒，徐奔思想流轉得更快。我只希望沈神通你也過得岩島健那一關……

他的劍終於發出，是「奔雲十二劍」攻勢最迅猛的「無回勢」。

但凡是觀看注視着徐奔清水次郎戰況之人，無不爲之楞住，因爲徐奔這一劍並不是攻擊清水次郎而是相距六尺左右的大野豐前。

大野豐前不得不揮劍封架！他自認的確還沒有碰見過劍法以及身法都如此神速的敵人，他這時身子順勢飄向左側八尺之遠，但他已感到雖然使出最厲害的「魅隱」身法，却是八成還是未曾逃脫敵劍威力範圍。

所以大野豐前回手一劍硬斫，而他的人却忽然躺在草地。

自然他不是當眞躺在地上，而是躺在地平綫之下！原來大野豐前在衆目睽睽之下，居然不惜使出像穿山甲一樣的遁法，不知如何一下子就弄了一個坑洞，那坑洞不算大也不甚深，只能容他曲膝橫臥。

這一來徐奔一切劍式攻勢完全落空。假如他早知道會碰着這末一個敵手，他大概就會苦練一招可以攻擊地面以下的敵人的劍法了。

大野豐前當然也不是一直躲在地洞中就可以了事的，故此他一躍而起，也顧不得滿頭滿身的泥土便擧劍作勢指住敵人。

大野豐前形狀既狠狽又滑稽，可是全場那麼多人（包括雙方突然全部停手罷戰的部屬在內），竟然沒有任何人發出嗤笑聲。

這是因爲大野豐前長劍一擧，渾身上下都散射出一種慘烈的氣勢。使人人一看而知大野豐前不是砍下敵人首級，就一定是被敵人當場殺死，決計沒有第三條路。

這種既兇厲又邪異的武功，中土也不是沒有，只不過比較少見而已。事實上修習這種武功路數之人，死亡機會也比別人多得太多，所以大家很少見到也就不足爲奇。

不過大野豐前這一次却泛起一種奇異陌生的感覺。只因他身經百戰，斬下敵人首級無數。但在以往的經驗中，從無一人好像徐奔一樣使他强烈鮮明地感到恐懼。恐懼的由來並不是徐奔武功比他高强得太多，而是徐奔極其堅決的態度。

徐奔好像一點不把勝負生死放在心上，他顯出甘心情願赴死的意思。當然他絕不會像傻瓜一樣慷慨得無緣無故把性命送給大野豐前，他付出性命之時，一定有某種企圖可以實現。

但無論如何徐奔賤視自己性命的態度，已經對大野豐前形成奇異陌生的巨大壓力。

所以大野豐前的經驗中，向來必是由他首先出手的。但這回却恰恰相反，竟是徐奔揮劍先攻，而且氣勢更爲慘烈驚人。

事實上徐奔一點也沒有裝假！他的確不怎麼想活了。活在世上若是日子總是一片空白，若是未來已無憧憬已無希望！活着跟死亡有何分別？

假如他不是心底尙餘一些仇恨憤怒，他大概連大野豐前也懶得殺死！但既然凌波仙子已遭不測之禍，兇手又可能是大野豐前這些人，那又實在無妨盡力殺死他們，好歹替凌波仙子出一口氣。

他的劍勢平舖灑出，幻化作一片眩目光影，連徐奔自己也彷彿看見這片劍光竟是一大片粼粼微綠的湖水，他並非對湖水特別有情，只不過由於湖邊有一座小樓。而樓上還有一個明艷絕世的美女……

徐奔這一招「似水年華」在奔雲十二劍中，一向最弱最難發揮，但這一次却有霄壤雲泥之別，這一招居然使得比任何一招都更精妙更流暢。

那大野豐前像負傷猛獸似的吼聲，以及極之凶厲身劍合一的招式，却都溶化於烟波迷茫的粼粼春水中，然後又像是隨波逐流的枯枝，了無生氣躺下而不再動彈。

他們只不過一招就已分出勝敗生死，當下金算盤岩島健都不禁變了顏色。這是因爲他們都深知大野豐前武功造詣非同小可，如果徐奔百招之內能够取勝已經是極之可怕的事，何况徐奔僅僅只拚了一招？

若是由此推論，就算所有可用之人通通一齊上去，只怕也不够徐奔殺的，而且一定比斬瓜切菜還容易。

蒙着面孔的呂夫人嬌媚悅耳的笑聲，使得緊張氣氛立刻鬆弛和緩。

她並非笑完就算數，而是還有話說。她說：「徐奔，這一招好像叫做『似水年華』。在你們男人來說，年華老大光陰消逝並不是最要緊最可怕的事，所以是不是『水』使你想起往事，也使你挑起仇恨呢？不然的話，這一招怎能使得這麼精妙絕倫呢？」

徐奔冷冷道：「你是誰？」呂夫人道：「希望你並不是眞心想知道我是誰。這樣我要提出的事你才或者有興趣聽聽。」

徐奔的神色仍然冷如冰雪。呂夫人笑一聲：「如果你們能殺死那剩下的四個人，我答應你立刻還給你一個凌波仙子！」

在看台上至少有三個人暗中搖頭歎息，他們是金算盤、沈神通和劉雙痕。

這是因爲他們都清清楚楚地知道凌波仙子已經被殺，也知道呂夫人根本是瞪着眼睛說謊話之故。

徐奔胸中熱血被一絲希望燃燒得沸騰起來，當即長嘯一聲下令全力攻擊。

不但他自己以及五名鐵騎一齊展開凌厲迅快攻擊，連那李政也拔刀徒步疾奔投入戰場。

一絲希望總比完全沒有好得多了。

歸根結底有關凌波仙子的噩耗死訊，只不過是劉雙痕打探得到的消息而已，這消息若未證實，如何敢斷定一定正確。

陷落迷失於感情漩渦中的人，莫說是普通人，就算是一世之雄天縱聖明之士，下判斷時也往往有錯誤會有偏差。故此徐奔爲了一絲「希望」而熱血沸騰，而期待奇蹟出現，實在只令人同情而不忍心責怪他。

大牧場執法鐵騎果然名不虛傳，果然非同小可，爲首的徐奔固然一招「捕風捉影」就殺死一個黑衣人。其餘五鐵騎加上李政，都也是三招不到就將剩下兩三個黑衣人通通殺死了。由於人人奮勇爭先，個個急於求功，所以黑夜神社方面的人沒有一個不是血肉模糊的。而大牧場這邊也有兩人負傷，鮮紅的血染得衣裳和馬匹都紅了一大片。

慘厲之感籠罩在每個人心中，人的生命和鮮血有時竟然變得如此輕賤？這眞是使人不太願意接受承認的觀念。

殘忍無情而又眞眞實實的人生悲劇，使得北方寒意襲人的秋天更爲凄厲肅殺。

本來生死存亡在這些不甘寂寞的武林人物來說，只不過是司空見慣家常便飯。

本來不至於惹起許多悲愁感慨。可是徐奔等人仍然渾身透射散發出懾人心魄的殺機，所以，現在不像平時霜風凄緊的秋天了。

× × ×

徐奔雖然已經四十多歲，而且遍歷關外風霜，可是他面貌仍然很清秀，一點也不像曾是仗劍橫行殺人無數的武林高手。

這種形象只是剛剛發生，在不久以前，他仍然滿身殺氣橫眉豎目。

但當他一眼看見「同心樓」，便突然連連歎氣，殺機戾氣一時都消失不見了。

只有由頭到脚都裹在黑布及黑絲絨披風內的呂驚鴻陪着他，所以他這種巨大變化也只有呂驚鴻看見。

她在前面慢慢走，背後腰間有一支鋒芒閃閃的劍尖抵住，如果她想反抗或逃走，任何人都敢保證她一定快不過那把劍。因爲那把劍不但抵住她後腰要害，而且又是握在以快劍著名的徐奔手中。

呂驚鴻不再瞧他，帶他走到一間石屋門口，停步道：「你已看見這座樓房，你想起誰？」

徐奔覺得她聲音有點熟悉。但她當然不可能是凌波仙子，不過值得奇怪的是她剛才聲音跟現在顯然大大不同。

「我祇要見凌波仙子。」說完這句話徐奔就緊緊閉嘴，顯然，就算一句話也不打算多講。

呂驚鴻發出低低笑聲，奇怪，她的笑聲也跟剛才的不一樣，聽起來那麼熟悉，好像能刺入靈魂深處。

徐奔打個寒噤，祇有他自己知道多麼渴望多麼想念再聽到這種笑聲，但這個女人是誰？她當然不可能是凌波仙子，所以她一定是妖精，她喜歡鮮血，殘殺以及人世一切慘劇……

她也喜歡玩火，玩那種可以焚身之後還要涉及旁人的火，徐奔豐富的江湖經驗使他了解和暗自警惕，但她究竟是誰？

而且最奇怪的是這座「同心樓」，爲何與昔年湖邊那座高樓一模一樣？

難道「她」就是凌波仙子？

這個猜想大胆得連徐奔也極之震驚。

幸而徐奔不但頭腦清醒冷靜，同時又是人生經驗十分豐富的人，所以他儘管因大胆幻想而震驚，却不曾迷亂，看來一定還受得起更大打擊。

如果徐奔受了刺激便亂了方寸亂了步驟，他一定老早就被詭譎江湖和殘酷現實所淘汰。退一萬步說就算他僥倖活下來，却也可以肯定絕對不會是關外大牧場五大高手之一，高手其實就是强人的意思，能够稱爲强人的人，當然就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了。

他的劍一直輕輕抵住全身裹在黑色迷霧中的女人。所以他劍上內力和殺機一傳出，那黑女巫似的女人立刻知道。

在通常情形之下，這個女人應該心胆俱寒哀求饒命，另一種反應則是豁出性命破口大罵。

徐奔雖然沒有在這個女人身上看到任何一種反應，但是他並不覺得奇怪，亦沒有意思再加追究，反正他知道這個女人和凌波仙子被擄刦甚至可能被殺之事必定有

關。

所以這個女人必定是個禍胎，他豐富的江湖經驗告訴他，上上之策就是馬上殺死她，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所以他的劍毫不遲疑亦毫無憐憫，尖銳冰冷的劍鋒刺穿黑色絲絨披風，也刺穿呂驚鴻非常嫩滑雪白的肌膚。

鋒利無匹的劍尖好像刺入豆腐一樣毫無阻滯，直到這時呂驚鴻才輕啊一聲，聲音中盡是驚異疑惑以及疼痛的意思。

徐奔的劍祇刺入兩寸就忽然停止，因爲已經足够了，以他們這等高手來說，僅僅殺死或殺傷對手還不算，必須恰到好處才算高妙境界。

不過呂驚鴻居然還沒有死，她身體搖幌了兩下，終於靠在石屋敞開的門框而穩定。

「你居然下毒手，爲甚麼？」

徐奔劍已回鞘，目光穿過屋門落在那四具石棺，他回答時聲音很平靜：「因爲我猜想妳一定也替自己準備了一具石棺，當然其中有一具已裝載了凌波仙子的屍體無疑，雖然這祇是我猜想，但我深信一定不會錯。」

「假如我就是凌波仙子，而你問關萬里趕來却殺了我，你會不會後悔？」

「你不是她，所以我連想也不必想這個問題，如果你是她，我這一劍根本傷不了她。」

原來如此，無怪徐奔堅持要用劍抵住呂驚鴻要害，當時金算盤雖然激烈反對，可是呂驚鴻自己願意，她語氣中堅强的自信終於使金算盤讓步，但現在看來她却是大錯特錯了。

不過，她竟然指責徐奔：「你錯了。你難道從來有有想到我會願意死在你劍下麼？」

其實任何理由都比不上她的聲音那麼有份量，徐奔實在無法不相信她的聲音就是凌波仙子的聲音，還是一樣的腔調，一樣的語氣，老天，她會不會眞的是凌波仙子？

相當寒冷天氣中，徐奔一點不假額上冒出熱汗。

金算盤冷冷聲音傳過來：「徐奔，你居然殺害一個不能反抗的女人，我替你感到慚愧。」

他等一下，直到徐奔回身面對着他，才又說話，不過聲音已不復是冰冷而是極之惡毒憤恨：「我要親手殺死你，但還不够，你所有的親人朋友我都要一個個親手殺死。」

徐奔目光除掃過金算盤之外，又看見他右邊捧着刀匣的岩島健以及陶正直，另外左邊稍遠一點則是沈神通、劉雙痕等五人。

他心中剛泛起疑念，沈神通已經出聲解答：「大牧場七人（連負傷的李政妻子在內）都相信我們可以做公證人，所以暫時不跟黑夜神社忽然出現的廿二人決裂拚鬥，這就是他們沒有跟來的原因。」

這裏面當然尚有曲折尚有文章，例如人家有二十二人之多，大牧場却祇有七個，看來就算不答應祇怕也有所不能。

徐奔仰天長歎一口氣，那李政等七人看來祇怕要受我連累而不能生還關外了。

我對他們實在很慚愧，但却決不是對金算盤，因爲如果我不下毒手，我們這些人其實也一定不能活着回到大牧場的。

「我本來有一個人可以稱爲親人，也可以稱爲朋友，但這個唯一的人已經死了，而且是死在你們手中。」徐奔一點也不掩飾內心的悲傷，甚至眼角已出現淚痕。

這種景象出現於一個歷經風霜飽嘗憂患中年人身上，的確令人愕然不敢置信。但也因此之故而特別使人同情感動。

崔氏姊妹和李紅兒三個女孩子美眸中立刻就湧出淚水，以至視綫都模糊不清了。事實上，她們根本並不如何清楚徐奔的事，但她們感覺得到，她們知道那一定是最純眞深摯的感情，她們甚至知道徐奔本來並非一定要佔有，祇要他心中的人安然無恙他就滿足了。

但由於呂驚鴻等人害死了「她」。所以徐奔不但出手報復，而且無法掩飾他深心中的沉哀悲痛，他自己也因而不怎麼想活下去，在這種心情之下，當然一些江湖武林的規矩，他根本不必遵守了。

金算盤冷冷道：「你有，你還有親友，你投入大牧場十幾年，那幾百人當中一定還有你關心的人。」

徐奔並非驚懼或屈服，不過他凄然的笑容却很易令人生出誤會。「死已並不怎麼可怕。」徐奔說：「何况你今天殺得死殺不死我還是未知之數。」

金算盤聲音仍然保持冷冷味道：「我一定能够殺死你，祇可惜我們已經不能打賭。」

邪得使人意外的是陶正直忽然插嘴，而且他居然帮着徐奔。他大聲說：「金老板，我跟你賭。」

陶正直祇要不表現出貪婪怕死阿諛奉承樣子，他實在稱得上美男子的，現在他當然有一種軒昂意態，所以崔家姊妹李紅兒等三個少女都瞧着他而感到眼前一亮。

不過陶正直只瞧瞧劉雙痕，他發現劉雙痕的表情是既欽慕而又推許，於是又道：「金老板，我的賭注是一顆夜明珠。」

他掏出一顆鴿卵般大小晶瑩潔白而又十分圓潤的明珠，托在掌心讓人看見。「我敢說此珠價值連城，連海龍王雷傲侯也這麼說。」

海龍王雷傲侯是鑒定天下珍寶第一法眼，他的評語那是決不會錯的，問題只在於雷傲侯有沒有下過這個評語？

不過現在沒有人有閒工夫追究這個問題了，祇聽陶正直又說：「我輸了的話這顆夜明珠自然屬於金老板，若是我贏了，金老板，我可要帶走狗舍那兩個女人。」

老實說陶正直這個人根本不知「憐憫」「惻隱」爲何物，他之所以提到狗舍兩個女人，祇不過知道劉雙痕很關心很在乎她們而已。

沈神通輕得別人聽不見地嘆口氣，因爲他知道自己現在已不能不開口，而開口的話，却是使陶正直得到令名美譽，但無論如何徐奔的性命自然更重要些，所以他爲了不能不這樣做而輕輕嘆氣。

「大家且慢開口！」沈神通不但說話，而且走前幾步，使自己變成最突出的主角。「你們打賭也好，亮兵刄決戰也好，我一點興趣都沒有，我祇想徐奔你在永遠

不能開口之前，告訴我爲何你那一劍竟不當場殺死呂夫人，爲何祇刺斷她眞氣脈絡使她永遠不能施展上乘武功就算數?莫非你認爲她還有一綫可能是凌波仙子?」

任何推測任何理由以及任何答案都比不上一件事實——呂驚鴻不會死，她祇不過受傷而已。

換了別人也許仍然堅持自己的諾言，但金算盤却不是這種人，祇要呂驚鴻不會死，他就認爲絕對沒有拚命更沒有將一切實力立刻暴露的理由。

他運足眼神査看呂鴻驚一下，便立刻乾脆痛快宣佈：「陶正直兄，你贏了，那兩個女人你隨便處置。」

陶正直道：「承讓，承讓。」他望向劉雙痕：「喂，劉雙痕，你人手比我多，所以那兩個女人現在已是你們的了。我等着瞧沈神通巖島健這一場的戲，請原諒我不能分身，所以把她們交給你們。」

沈神通將與擁有「悲魔之刀」的巖島健這場決鬥，當然是極之吸引刺激的大事。人人覺得陶正直大有沈神通之風，因爲他一開口往往就使得形勢大變，有時甚至會天下大亂，總之人人覺得他也具有改變或導演局勢的魔力就對了。

× × ×

「時間」永遠是一秒一秒的走，既不會加快脚步，但你也休想他走得慢些。

跟時間牽纏在一起的無數事情，也必須隨同時間脚步而進行實現，然後，一切又變成過去。

那沈神通與岩島健的一戰是緊接而來的大事，當然會隨同時間消逝而變爲事實。不過在此之前，金算盤必須決定一件事，那就是「大牧場」這宗公案如何了結?

目前的形勢已很顯明，在牧場方面處於劣勢，如果金算盤不肯放過他們，則有沒有人能逃得活命甚成疑問，不過話說回來，就算金算盤肯放過他們，但大牧場的人肯不肯就此罷休呢?

雖然大牧場方面處於劣勢，可是任何人想活不一定辦得到，但不想活却幾乎一定可以辦到。如果大牧場的人都不想活，誰也無法制止這場兇殺慘劇發生。

「十萬兩銀子，我願意付，」金算盤望住一個人的面孔說：「但凌波仙子的問題就很複雜了。」

他所望的人居然不是主角徐奔而是沈神通。

沈神通頷首嘆口氣：「我很明白，而我也認爲你們不可以原諒。」

他的話使得氣勢一時非常緊張沉重。

但沈神通果然就是沈神通，你永遠不知道他會有些甚麼主意而使得整個場面所有的人心情發生劇烈變化?

「不過，事到如今，我只好提出一些建議。」沈神通聲音很清朗，所以，沒有人會聽不見。也因此有些人本已像點燃藥引的火藥，却忽然間被冰水弄濕而不能爆炸。

「既然大牧場已贏了這一仗，」沈神通很快說出他的分析和建議：「金雲橋，你自應該送上保證兌現的銀票，金額是十萬兩紋銀，關於凌波仙子這一節，徐奔兄你可不能不接受現實，這個現實就是以金雲橋目前的實力，大可以翻臉不認賬，等到殺個日月無光，天昏地暗之後，那時只怕徐奔兄你再也不會爭執這些問題?」

事實的確如此，假如徐奔等人全部喪生，那時叫誰斤斤計較這些問題?

沈神通又說：「徐奔兄，我的建議是你拿了銀票，還帶一個人質，馬上率隊離開!當然你還得先向金雲橋保證雙方過節從此一筆勾消才算公平。」

在徐奔方面，無論願不願意接受，却顯而易見此是唯一能够安然率隊離開的途徑。

金算盤聽了却抗議道：「人質?甚麼人質?」

陶正直插口解釋，一派輕描淡寫口氣：「人質就是把一個相當重要的人物放在徐奔手中以保證他們撤退時不遭受伏擊。這本來是很平常的事，古代戰國之時，連皇太子也常常變成人質押在別的國家。」

他一面解釋一面望住呂夫人，顯然他還沒有見過她的眞面目，不過他却敢肯定，金算盤對這個條件必定極之頭痛甚至不知道應該怎麼辦才好。

極少人知道現在根本正在進行一場可怕的無形戰爭，表面上風平浪靜，人人都斯斯文文交談，其實大大不然。

例如沈神通若是算錯了一點，血肉横飛的場面保證馬上出現了，也因而他下一回合對岩島健之時，將會少了一些勝算，這是因爲呂驚鴻，這個近乎瘋狂的女人若是在塲，不知道局勢會發生甚麼變化?

總之若是能够使大牧場之人安然撤退，而又暫時帶走呂驚鴻的話，沈神通就等於拔了先籌，等於贏了第一局了。

金算盤沉吟了好一會，才道：「我沒有意見，如果呂夫人肯做人質，那就趕快走。」

他不叫徐奔快點滾已經算是很客氣了，事實上他已是被迫訂城下盟，如果他不是以「傳話人」身份出現，他一定不肯接受這種屈辱條件。

不過在徐奔這方面其實也沒有佔到便宜。大牧場十二鐵騎如今只剩下七個，雖然得回十萬兩銀的賠償，但凌波仙子却也變成行方不明的人了。

徐奔心中再三計算過這筆賬，他本不肯接受，因爲他的確不怎樣在乎自己的生死。可是爲了六名手下着想，無論如何也只好含恨忍辱離開。

「好，我們走。」

氣氛登時完全鬆弛，徐奔望住沈神通又道：「沈神通，你我雖然不是朋友，但你却是值得尊敬的人。」

沈神通既謙虛又瀟洒地微笑擺手。「如果我活過了今天，也許我有機會請你喝酒。」

徐奔歎口氣，但左手却快如閃電横伸抓住呂驚鴻右臂，他五指佈滿內力，重如山岳，堅如鋼鐵，呂驚鴻就算全身武功猶在，也一定掙脫不了，現在就更不必說了，所以她只好放軟身子，並且完全死掉溜入石屋內的心。

徐奔雖然已掌握住人質，但仍然長長歎口氣，話聲也黯然無力：「凌波仙子果然死了。」

崔憐花（或者是崔憐月，誰也弄不清楚，誰是花誰是月）高聲問道：「你怎麼

知道?」

這答案甚至連金算盤也想聽聽，所以應該沒有人出聲作梗才對，但偏偏有人插口：「廢話，都是廢話，」聲音居然很悅耳好聽，原來是呂驚鴻說的。

「徐奔你到底走不走?」她又說：「其實你可以再留一陣，等看完沈神通岩島健這一場精采決戰才走也不遲，你想不想留下?」

她的話馬上使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轉到沈神通岩島健的決戰上面，如果她用心果是如此，則顯然非常成功，因爲不但徐奔，連沈神通也立刻露出沉吟忖想的神情。

呂驚鴻身子微微顫抖，她乃是由於恐懼而顫抖，因爲她忽然極之清楚的感到自己竟然站在生與死的界綫上，她從來沒有這種經驗，但使得別人站在生與死關頭之間，看人家驚悚汗下股搖身顫的事却常常有之。如果他知道凌波仙子才是眞正的呂驚鴻的話，我自然也死無葬身之地，她目光射向金算盤，她心中所想的「他」也就是金算盤。

天啊，呂驚鴻雖然已死，但我現在才知道殺不死她，因爲她仍然活在這些男人心中，但如果是我死了，我會不會還活在他們心中?到底還有沒有男人像想念呂驚鴻一樣想念我呂素情呢?

强人顯神通　更上一層樓

本書前文也曾提起過，呂素情就是比呂驚鴻小好幾歲的妹妹，至於呂素情爲何如此妬恨她姊姊?甚至設法加害了她?其中種種原因詳情此處暫時擱起不表。

她身子繼續微顫，而思潮亦一直推捲沒有中斷，唉，她歎息一聲，姊姊對我一向實在很好，但爲何我還要搶她的男人，還要害死她?

啊呀，莫非我投入小幻天家派得傳心法之後，却反而變成瘋狂了。

呂素情現在的確神智清醒，所以會想到自己從前可能是「瘋狂」，很可能這是因爲身處生死關頭的强大刺激使然，我國自古也有迴光返照的說法，據說縱然是神智昏迷了許久的人，但瀕臨死亡的一刹間，他會忽然恢復清明神智。又據說那是跨越生與死界限時，生命僅餘潛力完全發揮之故。

不管理論上怎樣解釋，反正現在的呂素情神智非常清明，情緒極之正常，所以她相信自已以前那段時間一定是瘋了，然而在那些挽回不了的光陰裏，她一手做成的許許多多的錯誤和慘劇，也已像光陰一樣無法挽回。

現在只要徐奔一說出他何以能肯定凌波仙子已死的緣故，金算盤也必定馬上知道凌波仙子其實就是他最深愛難忘呂驚鴻。於是連金算盤也會搶着要親手殺死她。

如果金算盤竟然不忍親自出手，但至少呂素情已經完全失去「人質」的份量。

故此沈神通仰天長笑一聲，接着又朗聲說道：「徐奔兄，祝你一路順風，同時希望你們在路上會碰到龍門派的道爺們，那樣你們就可以把呂夫人付託那些道爺們帶回此地。」

徐奔當然看得出沈神通很想他們快點離開的心情，所以他立刻答應，取過銀票便押着呂素情迅速離開，他確信這樣做絕對不會錯，因爲這其實是沈神通的意思。

六匹鐵騎加上李政夫婦就是八個人，如今再加上一個呂素情（她與徐奔合乘一騎）一共九個人，他們在颯颯秋風微暖秋陽之下，鐵騎發出響亮齊整聲音，徐徐經過同心樓。

沈神通知道徐奔特意用這個方式向他道謝和告別，事實上這一別之後，由於世事波譎雲詭變幻無窮，所以彼此將會發生甚麼事?將會有何種結局?沒有人能預先知道，正因如此，徐奔才特地繞經同心樓，特地向沈神通告別。

六匹精選鐵騎都曾受過嚴格特殊訓練，所以雖然騎乘的人有九個之多，可是每一匹駿馬依然矯健如故，步伐極之整齊，六匹馬成單行縱列式穩穩行過樓前。

帶頭的當然是徐奔，他左手勾住呂素情，同時又以食中兩指夾住韁帶，當他經過沈神通前面，右手拔出長劍，斜斜直指天空。

其他的騎士們包括李政夫婦，都跟着一齊拔出刀劍，也都一式斜指天空，這麼多刀劍出鞘，但聲音却祇有鏘的一响。

除了蹄聲和秋風颯然之聲之外，再沒有別的聲音了。

長刀利劍的閃閃寒光，其實就是無限尊嚴和無限敬意，這些縱橫江湖馳騁天下的驍勇之士，一生之中（包括從前和以後）恐怕也很少機會用這種方式向一個人表示如此眞摯尊敬。

女孩子們的美麗眼睛都盈滿熱淚，但却使她們來看更爲美麗動人……

× × ×

最先進入流韻軒的是那頂軟轎!

由於軟轎四面都幾乎密不通風，故此誰也不知道轎裏有沒有人?如果有的話，這人是誰?

其後入軒的人一共有八個，那是主人金算盤，主角岩島健和沈神通，其後就是沈神通的侍婢李紅兒，春風花月樓的劉雙痕和崔氏姊妹，還有陶正直當然不會缺席，因爲他不但是何同代表，深心中同時也熱切希望岩島健能够一刀殺死沈神通。在陶正直想來，祇要沈神通戰死，天下立刻太平無事。

陶正直雖然在那破廟初遇沈神通時大大吃癟，但他那種惶恐畏懼態度其實有一半是裝出來的，這個人向來擅長以卑恭屈節姿態鬆懈敵人，然後等機會突然予以致命一擊，他對沈神通亦是用這種手段!

所以事實上他對沈神通的戒懼並非十分厲害，然而剛才大牧場徐奔等人肅凜致敬的場面，別人都爲之讚歎感動，只有他眞眞正正大驚失色，也感到奇寒澈骨。

因爲直到此時，他才恍然大悟原來徐奔能早一步知道凌波仙子遇害，而其後在惡劣情勢下還能取得銀子（十萬兩可不是小數目），掌握人質，帶着手下們安然離去。這一切功勞都歸於沈神通，因此徐奔才會向他致最眞誠最崇高的敬禮。

說來說去根本這些場面完全已置於沈神通無形的控制之下，像沈神通這種敵人，你豈能不爲之而全身出冷汗?

停在軒堂東邊角落那頂轎子之內，究

竟是什麼人？何以沈神通連一眼都不瞧？難道他已知道是什麼人？但轎裏到底是不是沈神通的愛妾馬玉儀？

關於這個疑問，陶正直暫時只能悶在心中，而他現在最關心最希望的是，金算盤還沒有說出他就是何同代表之事，這樣沈神通便大概不會太注意他，更不會分心分力準備對付他。

看來跟沈神通爲敵，恐怕比惹上神探「中流砥柱」孟知秋還可怕，也許這就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的眞正意義了！

軒堂內地方極之寬敞，即使有數十人竄躍廝殺也不會阻手阻脚。

故此沈神通和岩島健兩人往當中一站，人人皆知決戰立將展開，但誰也不担心地方不够施展的問題。

所有的人都躲在矮矮屏風後，每人有一扇，所以毫不擠迫。他們站着時頭面可以超過屏風，但如果有暗器或兵刃速度必定很快，可是如果連縮一下頭的本事都沒有，那就根本不會有資格進入「流韻軒」屋內。

岩島健面上沒有絲毫表情，他屈曲雙膝跪坐地上，將刀匣放在面前，然後除掉身上的黑色長袍。

他所有的動作都很有板眼節奏，既不太快亦不太慢，任何人不但由此都感覺得出他極之自尊自信，同時也隱隱感到他這些動作絕對不會沒有意義。

然後，岩島健穩而慢地抽開刀匣木蓋，雙手捧出一把連鞘長刀。

這把刀看來很古樸，却又因爲刀鞘上鑲嵌的金剛鑽和各種寶石而華麗貴重。

「沈樣，這就是『悲魔之刀』了！」

有些人現在忽然明白岩島健爲何花了不少時間於脫衣取刀等動作上面？敢情在一板一眼很有節奏動作中，已經隱隱出現海嘯天崩似的强大無形壓力。

沈神通屹立如山，眼光銳如鷹隼。但答話聲音却沒有一絲火氣霸氣：「我知道，我不知道的祇是這口悲魔之刀有何好處？要落在什麼人手中才有好處？」

莫看祇是短短幾句話，但這話既是從沈神通口中說出，便大大不同凡响。

試想如果你不知道「悲魔之刀」的妙用好處，如果你不知道應該由何種人使用才發揮得出威力，則這把刀跟最普通平凡的刀有何分別？

岩島健可能答得出也可能答不出，他當下祇以雙手按膝，深深躬身。「沈樣，希望事實能答覆你，但却恐怕那時你知不知道都沒有分別了！」

岩島健身上所穿的緊身短衣完全是中土式樣，他徐徐起身（刀仍然在地上），解開腰帶，被敞衣襟，於是人人都看見他衣服裏面有一件皮背心，前面密密麻麻綴着許多小裝飾。

當然任何人都知道那些東西絕對不是裝飾，至少其中有三種每個人都看得很清楚，一種是又短又薄的小刀，由頭到尾祇不過三寸長。有一種極像是輪船上的舵盤，但本應是圓鈍舵柄現在却變成尖刀，當然體積也比舵盤小了不知多少倍，這種暗器在東瀛稱之爲飛鏢，却和中土的完全不同。第三種則是兩枚銀光燦爛的流星鎚，每一枚只有寸半直徑，鏈子極幼細，分掛兩襟下端。

除此之外，襟上有很多口袋鼓突起來，但由於看不見，所以誰也猜不出岩島健還有些什麼稀奇古怪物事？

人人都非常注意觀察岩島健身上那些零碎奇怪却又顯然十分危險的東西，只有陶正直却一直計算雙方的距離以及重心位置。

假如我是沈神通。陶正直腦子飛快轉念尋思，由於勝敗存亡最重要關鍵就是悲魔之刀，所以我一定全力想法子先奪得此刀，但爲何岩島健將寶刀放在地上？他一點不担心沈神通會突然出手奪走？

不過看來岩島健和寶刀之間的距離比沈神通有利，而且他身體重心起碼比沈神通低三寸，所以他變換任何姿勢都一定比沈神通快一倍，如果我是沈神通，我怎麼辦？

事實上他一時眞想不出怎樣做方是萬全之策，可是他馬上就在心中大笑數聲，哈，哈，我既然不是沈神通，所以根本不必傷這個腦筋，而且由於我是陶正直，所以我有我的方法，我的手段，這些方法手段換了沈神通就不容易施展了……

但沈神通施展的手法大概陶正直也不容易使得出。

沈神通笑容一直保持瀟洒斯文，他說：「岩島先生，請先拿起寶刀。」

岩島健默默蹲低一點取刀在手，然後站直，如果他把寶刀放在地上是一個陷阱，顯然這個陷阱已經失效。

他又默然向沈神通彎腰鞠了一躬，誰也不知道岩島健的鞠躬是什麼意思？但反正東瀛武士甚至普通人都極之多禮，鞠躬根本就是家常便飯，故此誰也不會深究！

「在中土的武林同道，」沈神通說，「一定不會先把自己的暗器亮出來，因爲我們認爲暗器就是暗器，雖然事先亮一下相，但仍然是暗器而不會變成明器。」

岩島健用純正的北方話說：「我們那邊也不是人人都是把暗器亮出來的！」

沈神通道：「但不管我贊成與否，我仍然是很欣賞你的風度。」

他後退兩步，使雙方距離更遠一點。因而現在祇有岩島健可用種種暗器遠攻，而沈神通却無法施以任何突襲。

看來這才是表示有實質內容的風度和敬意的方式，如果祇是虛情假意做作一番，那算什麼眞正風度？

不過兵不厭詐，這句話也沒有錯，沈神通似乎也並不是特意表演風度，祇聽他大聲道：「紅兒，拿酒來。」

躲在一扇屏風後面的李紅兒應聲而出。她居然托着一個銀盤，盤中有一個銀壺，兩隻銀盃。

她一直走到兩個男人之間，神色很是冷靜，斟酒時那隻手雖然藏在袖內，但顯然十二分穩定，這意思是說她毫不情虛心怯。

銀盃並不大，但酒香濃冽撲鼻，酒香中雜有些許藥香，使人一嗅而知那一定是據說能使女人嬌艷男人强壯的著名天津五加皮美酒。

不過目前似乎沒有一個人有工夫去考究酒的好壞，人人大概都禁不住泛起滿腔的訝疑，他們所訝疑的是，沈神通忽然命侍婢捧酒出來，而酒壺酒盃以及香冽美酒都是事先準備好的，那麼這盃酒會不會有古怪？如果有的話，是什麼古怪？以沈神通的身份名望，當然決不至於弄一盃酒暗算對方，但如果不是下毒，那盃酒有何作用？若能令人一盃即醉自然也可以算是用毒了。

岩島健心中霎時掠過正正反反的猜測達數十次之多，可是結果連稍爲肯定一點的答案都沒有，換言之，沈神通這一盃酒會不會有古怪？若果有古怪，是什麼古怪？岩島健簡直摸不出半點頭緒。

所以他額上忽然出現好幾點汗珠便不足爲奇了。

據說智力越高的人，往往比別人多了很多痛苦，現在看看岩島健的例子似乎有點道理，因爲換了一個傻楞勇猛之人，他最了不起的辦法大概就是跟對方換一杯酒喝，而最乾脆辦法就是根本不喝，他若是不喝，那怕你的酒有千般妙用也就等如沒有了。

却見人影閃動，原來有兩個人從屏風後走出來，一個是黑衣佩劍中年大漢，粗厚巨大手掌中提着一支祇有一丈左右長度的鐵矛。

這個人從未現過身未露過面，大概早已隱藏在軒內，他無疑是黑夜神社之人，也一定是高手，故此他預早隱藏此地的用心自是不問可知，因此劉雙痕發出不滿哼哈聲，而陶正直一看劉雙痕大是憤慨，便立刻也呸一聲表示他强烈憤慨意思。

另一個人却是如花似玉的崔家雙姝之一，她和那提矛黑衣人差不多同時走近沈神通和岩島健他們，但她却忽然加快脚步走到李紅兒旁邊，右手很自然地搭住李紅兒肩膀，清麗明艷的臉龐綻出燦爛奪目笑容，柔軟清脆口音也使人無法遺漏任何一個字：「紅兒，我來帮你，別害怕。」

李紅兒訝道：「我可沒有害怕呀。」

崔家美女（因爲誰也分不出她是憐花或憐月，故此祇好含含混混稱之爲崔家美女了）又笑一笑：「妳好傻，如果人家不肯喝酒，而另外剛剛出來那一個傢伙又忽然拿長矛扎妳，妳怎麼辦？妳能躲得過那傢伙的長矛麼？」

李紅兒現在才眞的很驚訝，道：「那傢伙會用長矛扎我？爲什麼？」

提矛黑衣人一口北方話甚是純正，聲音威嚴有力。他說：「我不是傢伙，我是會津簡一。是黑夜神社的二當家。」

崔家美女馬上笑着道歉一聲，接着又道：「我想請問一聲，貴國的武士是不是都像你們這麼神氣這麼威嚴的？」

會津簡一立刻面色緩和了很多，點頭道：「大部都是，因爲我們那兒階級區分得很嚴格，武士是相當高的階級，而女人的地位却很低賤，所以我們在女人面前，更要注意保持尊嚴。」

崔家美女笑得很溫柔很可愛：「你何必這樣謙虛呢？其實我們這兒，女人也不見得有地位，說不定比貴國還糟糕些，你當然也知道，中國男人愛娶幾個女人都行，而且女人還有很多很多拘束，許多事情不能做，許多地方不准去……」

會津簡一也不覺透出少許笑容：「我們雖然不是準備談男女地位問題，但我以一個局外人身份的看法，我不妨順便告訴你，你們貴國女人其實很有地位，生了兒子固然地位很穩固，就算沒有兒子，有些女人還是極有權力，所以十分可怕。我有一次幾乎殺死一個女人，只因她極之會呷醋，把丈夫整得死去活來。」

他當眞沒有虛構或誇大，事實上中國婦女的地位自古都有相當保障，如果你不相信不妨找本醒世姻緣看看就知道了。當然那時所謂「地位」確實比不上現代婦解運動火辣辣的宗旨，不過比起外國，不論東洋或西方，都顯得文明很多倍，這却是眞的。

酒香仍然瀰漫軒堂內，加上那燦爛銀盃等精美酒器也使人無法忘記「敬酒」這回事。

「紅兒，你可以敬酒了。」崔家美女說：「如果有人襲擊你，我一定可以替你封擋三招，但如果三招之後，你仍然不趕快逃開，仍然站在這兒，那我就沒有辦法了。」

「大小姐，你放心。」李紅兒還作了吐一下舌頭的表情：「我一定連爬帶滾逃得遠遠的。」

崔家美女露出震驚神色，却轉眼望住沈神通，問道：「她怎知我是大小姐？」

人人都覺得她向沈神通詢問而不問李紅兒的確太對了，因爲這正是沈神通拿手本事，如果沈神通猜不出來，他就幾乎等如吃一次敗仗了。

老實說連亟想出手一矛刺死李紅兒的會津簡一，也被强烈好奇心壓倒而隱忍不發。

沈神通道：「如果我是紅兒，我至少有十種方法可以認出你們姊妹。可惜我不是她，所以我不能使用女孩子的手段。」人人都覺得極有道理，雖然，沈神通根本沒有說任何具體方法。

沈神通又道：「總之她一定已在你們姊妹身上做下手脚，所以很容易就識別出來，現在我只想知道岩島先生喝不喝這杯酒？」

岩島健被這些突發情況弄得七葷八素，思想根本不能集中，所以一直呆住不會回答。

幸而會津簡一還能作主。他沉聲道：「我代喝一杯，崔姑娘請你也喝一杯。」

只見鐵矛一伸一挑，一隻斟滿美酒的銀杯已經穩穩隨着矛尖縮回去，落在會津簡一寬厚手掌中。

崔憐花（大小姐就是憐花）拿起另一杯高高舉起，接着翻手傾倒出美酒，那杯美酒化爲一道晶光注入她檀口中。

會津簡一亦仰頭喝乾那杯酒，又用矛尖將銀杯送回銀盤內。

李紅兒再斟滿兩個酒杯，現在才眞正戲肉上演。岩島健若是喝下這一杯酒，會不會有事？沈神通難道眞會在酒裏下毒？

但是有一點却是極之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銀盤裏這兩杯美酒如果沈神通眞有古怪要使手脚下毒的話，一定是在這兩杯酒裏。

金算盤大步行出，朗聲道：「誰出來陪我喝這一杯？」

他祖護黑夜神社之心，比寫自白書悔過書還明顯得多。

劉雙痕一挺胸走出屏風，陶正直也跟着走出，搶先道：「我來，你犯不着去冒險。」

陶正直本是萬萬沒有理由會偏帮沈神通的，所以可能性只有一個，那就是因爲劉雙痕使然。他「喜歡」劉雙痕幾乎人人皆可看出，雖然這種喜歡並不正常，但奇怪的是那時候中國人對同性戀並不如何大驚小怪，最正式的史書上都毫不忌諱記載這種事，現代的人如果認爲這就算是文明就算是進步的一種表現，那恐怕其實是在開倒車而已。

不過劉雙痕並不領情，搖搖頭道：「你不可以。」

陶正直訝道：「你說甚麼？我有沒有聽錯？」

「你沒有聽錯，我保證你耳朵好得很。」劉雙痕大聲回答：「我從未聽過沈神通煉有下毒本事，但假如他竟有下毒之能，那麼陶兄你和金老闆一齊出去嘗酒就眞是愚不可及之事了！」

這番話可能連沈神通聽了也有點迷糊不懂，所以他問道：「請問愚在何處？」

「因爲下毒是另一種絕學，跟武功完全不同，所以今天如果你使用武功以外的手段，自是對你盛名大有影响。」

這種解釋現在連陶正直也覺得糊里糊塗了。由於他向來極少極少會被人弄得糊里糊塗，所以他聲音中透露出敬畏之意：「劉雙痕，你說得明白一點行不行？」

劉雙痕的俊美笑容不但女孩子意亂情迷，當眞連男人也爲之眼睛發直。他說：「陶正直你怎麼這麼笨呢？你身份不明和金老闆好像是同一陣綫的，如果我是沈神通，又如果我會下毒，我當然會下手毒死你們再說，雖然仍舊有損盛名，也還值得。陶正直，你若不是與金老闆同一陣綫，那麼你告訴我吧，你是因何緣故來到野趣園？你何以能成爲金老闆的貴客？」

陶正直瞪目結舌，呐呐道：「這些話咱們私底下才談好不好？」

劉雙痕道：「總而言之，我個人却深信沈神通絕對不會使用下毒手段，所以我用行動證明我的想法，但另外一個更强烈的想法，就是希望快點看見快點知道沈神通究竟敬這一盃酒有何用意？我絕不相信憑這盃酒就能使岩島健回心轉意不再找他麻煩。你們呢？」

五加皮雖然是美酒，但的確絕無可能產生這麼大的作用。

金算盤首先道：「岩島先生，這盃酒你喝是不喝？如果你決定喝，我就不必出來不必阻延時間了。」

岩島健洪聲道：「我喝，沈樣這盃酒若是不用下毒手段，却仍然能擊敗我，那就等如我用兵刃以外的忍術一樣，我就算失敗死亡，但我仍然佩服他尊敬他。」

所有的男人都非常乾脆，立即退回自己的屏風後面，這兒特別用「男人」這個名詞，意思就是說「女人」並不乾脆，這個女人就是崔憐花，她仍然用右手搭住李紅兒肩頭，仍不走開。

她底明艷美麗笑臉使男人眞不好意思跟她斤斤計較，所以不但會津簡一，金算盤，陶正直等都不哼聲，連岩島健也不以爲意，大步上前伸手取酒。

岩島健粗大手指還差數寸才碰到酒盃之時，忽然一楞，因爲他看見捧着銀盤的一雙手（本來被衣袖遮住的）。那對手並沒有露出很多，只不過幾隻手指和一部份手掌而已。

他實在也不是沒有見過這麼白嫩優美的手，但這一對却大大不同，因爲他忽然由小腹底部湧起一股熱流，熱流湧上中丹田（雙乳當中）時，整個人都情思飄忽心意迷惘。

這雖是一種極之蝕骨銷魂的滋味，但普通人反而可能時時經驗得到，然而在岩島健這等窮畢生精力修習忍術的高手而言，却是從未嚐過也因而心靈更爲震撼，也因而神魂爲之飛越九霄上。

他粗大的手指居然偏差少許，所以沒有碰到酒盃，却反而先碰到美麗的手指和手掌。

李紅兒的手事實上也完全沒有「毒」，所以雖然連岩島健自己也不明白何以明明伸去取盃的手，却沒有拿到酒杯而碰到了她的手？就算碰到了，岩島健亦全不在意，只不過感到心神動盪了一下而已。

但岩島健棋差一着（甚至其他的人如金算盤陶正直都可以算上）就在這一點。李紅兒的手沒有毒是對的，然而她的手却已是天下扒兒手都極之尊仰崇敬的神手帮的三寶之一——銷魂手。

這銷魂手不但能令任何男人及女人看了，都驚異讚歎得眼睛發直，而且如果被摸上一下，就算大羅天仙也禁不住有那麼一陣子魂飛魄散全身失去感覺。

問題就出在這魂飛魄散的刹那了，以神手帮高手的本事，這一瞬間連內褲都可以扒走了。

前文提過由於崔家花月樓的內功至陰至柔，所以可帮助李紅兒闖過煉功過程的險關，而現在崔憐花大小姐也正以本身深厚功力，帮助李紅兒發揮「銷魂手」魔力，此所以崔大小姐沒有退回屏風後面，而是還用一隻手搭在李紅兒肩頭之故。

沈神通當然也喝乾他那一盃酒，等李紅兒收回兩隻銀盃隨同崔憐花退回之後，才朗聲說道：「岩島先生，既然你認爲我是值得尊敬的對手，所以我不想欺騙你，你有一個必定會戰敗身亡的秘密，如果你相信我的話，那就請你給我一點時間，然後我將秘密告訴你，希望你認爲是公平的交易。」

「給你一點時間？」岩島健可又糊塗了。此人既是掌握勝算，爲何還要討取一點時間？「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沈神通說：「我想先向二當家會津簡一先生請教，假如我僥倖贏了一招半式，會津先生須得馬上離開中土，若是我落敗身亡，那時連岩島先生你也不必再探究那秘密了，我想你們一定明白我的意思？」

由於他講得好像事情非常簡單顯淺，所以事實上雖然岩島健以至會津簡一金算盤等人都迷迷糊糊並不明白，却沒有一個人肯承認不明白不了解。

在我們現實經驗中每每不乏這種例子，我們有時候裝出非常了解極之明白地連連點頭，我們自知表演得全無瑕疵，但事實呢？我們根本茫然不知對方講甚麼話！

幸而這不算是罪惡，祇不過是要面子

的一點小小僞裝，所以誰也不會認眞去計較！

會津簡一又從屏風後大步走出，手綽鐵矛，氣勢慓悍之極。他大笑道：「好，沈神通，我們先決一勝負。」

金算盤大聲道：「會津先生，你應該是明天才出手的。」

會津簡一理都不理他，脚步一停，身形便如淵停嶽峙，雙手把矛指住沈神通。

劉雙痕大聲道：「金老板，如果明天之戰是會津先生和我決鬥，其實提早到現在也沒有甚麼不可以。」

金算盤道：「一場一場來不是很有意思麼？你急甚麼呢？」

陶正直插咀道：「對，對極了。劉雙痕你實在不必急的，如果你怕明天不够熱鬧，怕辛辛苦苦贏了不够威風，我可以去請二十個武林高手來觀戰。」

總之陶正直的態度表情言語通通表示出不希望劉雙痕現在多事出手，陶正直的算盤很簡單，如果會津簡一是對付劉雙痕的主力，那麼若是沈神通贏了，劉雙痕明天豈不是沒有對手了？就算退一步說，那沈神通不幸輸敗，但至少也可以窺見會津簡一的殺手鐧，這樣明天應付之時，自然比較容易和比較有把握得多了。

金算盤大聲說：「崔家兩位美麗小姐，你們說句公道話，我有沒有偏袒任何一方呢？」

崔憐花把頭伸出屏風，盡量伸高，所以人人都看得很清楚。她說：「我們不知道，但沈神通一定知道。」

她的眼光本來已經十分動人，但現在却更進一步比春水更迷離更溫柔，後果當然是更加動人了。

沈神通心中秘密地湧起溫馨旖旎之感，可惜馬玉儀的花容玉貌使他馬上回到殘酷可怕的現實。

馬玉儀現下還在禍難之中，雖然身體上的拘束和痛苦已解開，但禍難却依然巨大如故。

是的，馬玉儀現在一定憂心如焚地等候丈夫的消息，我身爲丈夫，却竟然對另一個美麗的少女泛起旖旎情思，我是不是太無情太沒有心肝了一點呢？

他對自己搖搖頭表示不滿，然後才開口說話：「劉雙痕，啊，甚至會津先生，你們知不知道金雲橋陶正直都阻止戰局次序掉亂變化是何緣故？」

沈神通一開口總是能使人泛起强烈好奇心，像崔家雙姝甚至還進一步尋思研究沈神通腦筋是怎樣轉的？他如今究竟想把局勢弄成一個甚麼樣子呢？

「我告訴你們，陶正直很聰明，他已經看出金雲橋的用心和步驟，所以他極力帮助他控制局勢，那麼金雲橋是怎樣想呢？事實上並不複雜，他並不在乎誰贏誰輸，他用盡他的方法務求每一仗都勢均力敵，希望都能够殺得天愁地慘。希望每一場雙方都有精采表現。」

劉雙痕訝道：「若是如此金老闆好像很公平。難道你要他偏袒對方才滿意？」

「表面上他相當公平，正如圓形狗舍中那兩個裸女，她們應該早就被呂夫人殺死，因爲她們就是金雲橋天下聞名那座黃金台上的艷姬。但她們居然能够不死，這就是金雲橋極力維護的功勞了。」

崔憐花忍不住問道：「你究竟要說甚麼？狗舍那兩個女人就是妙擅歌舞的李沉香和薛羣玉？她們能够苟活偷生難道還不好？」

「不是好與不好的問題，而是金雲橋眞正心意並非要保存她們的生活，金雲橋不喜歡事情太快結束，他喜歡看到悲慘掙扎景象，越慘越好。而陶正直也是這類人，故此他也主張兇殘搏鬥場面一幕一幕地展開。」

軒堂內至少寂靜了幾分鐘。

金雲橋陶正直本已從心底不敢忽視沈神通的話，所以這時都在自問是不是這樣。就算他們自問結果確實被沈神通猜到，但他們當然也不會公開承認。

崔憐花向沈神通作一個最動人最美麗的笑靨，那是請求他回答之意。她問道：「沈神通，你仍然認爲狗舍內兩個女人能苟延殘喘能活到如今竟然不是好事？這樣竟反而拆穿金老闆其實是本性殘酷的假面目？」

「當然啦！李沉香薛羣玉她們自己可能不知道。但她們本是以艷色歌舞著名，如果沒有了美貌身材，也沒有了聲音以至不能唱歌，她們活下去比死了更慘百倍。而現在李沉香薛羣玉正是如此了。」

崔憐花又向他微笑，嬌艷絕世的笑靨使沈神通感到壓力强大之極。

她又問道：「李沉香薛羣玉現在怎樣了？」

「她們既不能說話，身材也變得一塌胡塗，而且臉上都是犬牙留下的疤痕，妳想想看，她們像狗一樣活下去幹嗎？她們目前雖然獲救算是回復自由。但我却不敢太樂觀，因爲如果我們通通敗於黑夜神社高手手底，她們仍然會變成母狗的。」

崔家雙姝還有劉雙痕等由於震驚之故，眼睛都睁得不能再大，沈神通的推論果然絕不是誇大，而是很切實的話，尤其是關於他們戰敗後的推論，簡直無可置疑。

金雲橋朗笑一聲，道：「陶正直兄，沈神通把我們都當作沒有人性的野獸，你有沒有話可以反駁他呢？」

陶正直突出屏風上的面龐，露出專心尋思的表情，人人都覺得他的答覆一定值得聽聽，所以軒堂內又出現長達幾分鐘之久的沉寂。

陶正直終於道：「金老闆，我已經小心想過，也有了答案，但我認爲不講出來比較好些，我相信你也會同意。」

金算盤笑道：「不，應該講出來，因爲我還有不同意的權利，如果你不說，你永遠在心中認定我是某種人，我豈不是永遠沒有申雪冤枉的機會？」

他的笑聲雖然很响亮清朗，但至少有三個人覺得不對而皺起眉頭，這三個人就是沈神通陶正直以及劉雙痕。

笑聲往往可以洩露內心情緒，例如開懷大笑和尷尬乾笑顯然區別甚明。

還有一點就是笑聲只代表情感以及流露情緒眞僞和變化，並不代表智力和推理能力，所以任何人不論是很開心大笑或者凄然苦笑，他的腦子仍然可以繼續工作。

這個理論可以擴大範圍，引伸到精神錯亂者方面。換言之，精神錯亂者一面狂

笑，但腦子也仍然能工作，不過差別在於他的腦子仍然依循錯亂路綫上工作而已。「正常」和「錯亂」差別的後果，影响之大自不待言。

所以陶正直面色忽然變得像泥土那樣了無生氣，又像白紙那麼蒼白，原因就很明顯也很合乎情理了。

我聽過瘋子的笑聲，陶正直一面流冷汗一面忖想：所以我敢用人頭打賭金算盤一定是瘋子，而我雖然是「野獸」，雖然很殘忍冷酷，但我至少還未瘋狂！

但現在他要我講出實話，我當然不可以當衆宣佈他是瘋子而我才是野獸！

陶正直腦子工作效率的確很好，因爲他刹時已知道唯一能使局勢恢復正常化的人就是沈神通，故此他求助的眼光向沈神通望去。

沈神通回敬的眼光亦已告訴他說，不但深知金算盤是怎麼回事，同時對陶正直求助的心意明瞭得好像看自己手指手掌一般。

假如金算盤的瘋狂發作得更厲害些，那麼局勢到底對誰有利呢？

答案是對黑夜神社方面有利（當然陶正直也想通這一點才會向沈神通求救）。而黑夜神社有利得勝的結果，自然就等如沈神通以及春風花月樓這一邊敗亡了。

盱衡局勢連沈神通也不能不輕輕苦笑一聲，但接着已抖丹田洪聲喝道：「金雲橋，且不管你用心如何，也不管你們是人或是野獸，現在我祇問你一句，你的身份是雙方傳話的人？抑是幕後操縱支使黑夜神社的人？」

他的聲音清朗強勁，大有震耳錐心之感，金算盤好像忽然被驚醒恢復理智，微微甩一下頭，便也大聲道：「我當然是傳話人身份。」

沈神通道：「很好，那我就仍然找巖島先生決戰，你意下如何？」

「當然很好。」其實沈神通這一問連別人也都覺得多餘，決戰次序這本來就是樣，金算盤怎會認爲不好呢？

「既然你同意，就這樣決定。」

看來一場無緣無故又沒有結果的風波就此了結，但沈神通不是一般武林高手，他怎會做些無聊無益之事？

不過他現在態度變得很心平氣和，口吻也很輕鬆，他說：「我馬上就要出手了，只不過到現在爲止，我只看見悲魔之刀，却沒有看見我的女人，金雲橋，你是不是把她藏在那頂轎子裏面。」

這猜測表面上合情合理，旁人祇有劉雙痕知道馬玉儀絕對不可能在轎子裏，所以連崔憐花崔憐月以及會津簡一岩島健等人，也都覺得沈神通這一回實是多此一問，實在是很無聊的廢話，轎子裏不是馬玉儀還會是誰？

金算盤聳聳雙肩，說：「如果不是她，你猜會是甚麼人？」

「我不必猜。」沈神通答：「假如轎裏的人不是我的女人，我知道該找誰麻煩。如果有興趣，不妨猜一下我會找誰的麻煩？」

金算盤果然露出大感興趣樣子，想了一下才道：「我，只有我，除了我之外，你還能找誰？」

「你猜錯了，我第一個對象就是陶正直，因爲只有他才有如此深沉可怕的心機，才有如此高明手段。」

陶正直怪叫一聲，道：「沈神通你爲何找上我？我甚麼地方得罪你了？」

「你沒有得罪我，其實你帮了我不少忙，例如你在狗舍做下手脚，使石田泓一像標槍一樣插入他自己佈置好的安全地方，却不料竟然插入黃泉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

沈神通停歇一下並且微笑一下，又道：「還有在拒馬圈內邊緣藏匿於地底十八個殺手，何以祇剩下三個出現？其餘的十五個殺手何以不現身出手？假如這些殺手都按照計劃出現，則大牧場孫忍率領的這隊鐵騎就絕對不會剩下兩人（李政夫婦）沒死，當然，連後來三當家大野豐前也不必出手而敗亡了。」

金算盤雙眉緊緊皺起，殺氣從眼中透出，不過他心中的殺機却不一定是要對付沈神通的，他問：「你的話有意思極了，但莫非你想告訴我，這一切情況都是陶正直擺佈的？他雖然很聰明也很有本事，但他能殺死石田泓一以及藏身地底的另外十五名殺手？」

「爲甚麼不能？如果你隨侍過『巧手天機』朱若愚，大概在別人挖的地洞裏裝點能殺人取命的埋伏便不怎麼困難了，陶正直跟過朱若愚學藝，現在你知道了之後應該怎樣猜測？」

金算盤固然楞住，連陶正直也駭得傻了，這是因爲他跟隨朱若愚學藝得傳心法之身世上無人得知，但沈神通怎會知道？

沈神通又道：「假如對付大牧場那批人手沒有遇害，我瞧大牧場方面別說孫忍那一隊會覆沒，大概連徐奔這一隊也通通活不了，於是局勢就大不相同，一來呂夫人不必變成人質被徐奔帶走，二來在那地底不明不白喪生的十五名殺手之內，一定還有兩個到三個超級高手，加上大野豐前以及會津簡一，這個陣容對付春風花月樓三個年輕人自是綽有餘裕了。」

會津簡一忍不住厲聲道：「你究竟想告訴我們甚麼？」

他聲音非常暴厲刺耳，但沈神通聲音却反而更平和清晰：「我只不過回到早先談過的問題上，陶正直既然如此沉潛多智也如此手段高明，那麼他做出這些事的動機何在？他既不會帮助我這邊，亦與金老闆方面沒有過節，他爲何這樣做，我現在告訴你們，他不歡喜戰局一面倒，他喜歡看見慘烈搏殺場面，正如金算盤一樣！」

極之寬敞的軒堂內一時寂靜得連繡花針掉在地都聽得見。

過了好幾分鐘，金算盤才冷笑道：「會津君，如果沈神通推測正確，恐怕你們第一個目標應該改爲陶正直了。」

會津簡一用力點頭：「對，我想請沈神通等，我們對付了陶正直，然後才輪到他們。」

崔憐花崔憐月由於心意相通，故此她們可以說是一齊傾心迷醉，那是因爲沈神通的奇異本事——他居然能在箭在弦上局勢中，單憑言語就使敵人鋒利矛頭轉了方向。

她們眞想挽住沈神通臂膀，最好是偎

依在他懷中，然後問他馬玉儀是怎樣一個美人？她那一點使得他付出深情摯愛？她們能不能也跟着他侍候他？

陶正直用呻吟似的聲音責備沈神通：「就算我做了這些事，但對你沈哥說來，總不是壞事吧？至少你已減少很多強敵，難道你希望他們都很健康？希望他們健康得可以握刀割斷你的喉嚨？」

沈神通忽然記起「何同」，那是因爲陶正直居然叫他「沈哥」，陶正直一定是聽何同講了很多很多關於他的事，才會記得這個稱呼。

陶正直向沈神通微笑，好像討好他，也像是求他不要發怒。

陶正直的笑容居然很有效力，這是誰也想不到的事，沈神通用手勢攔阻會津簡一出手，道：「會津先生，你們準備用來對付龍門派三位玄門劍客的高手，我猜想一定也在那十五個殺手之內，可惜他們全都在地底中了陶正直埋伏暗算而喪命，我有沒有猜錯？」

會津簡一粗豪率直地點頭，道：「你沒有猜錯。」

沈神通道：「若是如此，則龍門派劍客們現在忽然出現的話，你們恐怕很難分出人手應付了？」

「是的。」會津簡一說：「但他們決不會忽然出現，因爲我已接到確實情報，得知那三個道士昨夜本來落脚在范家莊，大概準備一清早就趕來野趣園，可是不知甚麼原因，他們忽然半夜就離開，我又剛剛接到有關他們行踪的報告，說是他們好像有病，所以只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侯橋鎭就歇下，還抓藥煎藥忙個不了。」

沈神通一點也不驚訝，輕輕點頭淡淡而笑，他雖然不能不承認黑夜神社的情報很準確很有效率，但他何嘗不是也已接到情報，如果身爲浙省副總捕頭的彭璧，連這一點也做不到，沈神通實在不必特地找他從數千里遠的杭州跑到天津衞來了。

所以他不驚訝絕非故作鎭定，而他此時沒有立刻回答，却是因爲心中又想起何同，老實說陶正直的笑容當然沒有任何可能會使沈神通心軟，完全是因爲陶正直非常巧妙地使他想起何同，你就必須保護我陶正直性命，原因極之簡單——死人絕對不會說話。

如果陶正直死了，自然無法供出何同下落，這就是陶正直微笑的眞正意思。

但更進一步推究，人人也不難猜想出何同的下落必是極之隱秘難覓，所以陶正直才敢用來威脅沈神通，如果沒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萬一沈神通已經偵查出來，陶正直豈不是反而死得快些？

沈神通使自己暫時不去想何同，聲音也淡淡的：「會津先生，你們知不知道陶正直住在甚麼地方？」

會津簡一搖頭道：「不知道也不認識他，我更不知道他會來觀戰。」

沈神通道：「他住在范家莊。」

金算盤插口道：「他剛才提起龍門派三位道長住在范家莊，你現在又特地提到陶兄也住在那兒，是不是暗示其中有些關連？」

沈神通道：「龍門派的道長們修習的乃是玄門正宗內家劍法，就算吃錯東西，又受風寒侵襲，但他們大概還不至於生病，更不至於連夜倉惶遁走。」

「是的，是的，」金算盤連連點頭：「可是如果這是陶兄施展的手段，顯然他偏帮着黑夜神社那些人？」

沈神通道：「我能够回答你，但不是現在，如果我過得岩島先生這一關而那悲魔之刀也插在我腰帶上，我才回答你。」

既然陶正直也曾施展手段對付龍門派，使那三名道士倉皇遁走，這一來會津簡一大感混淆疑惑，眞不知應不應該把陶正直當作敵人看待？

不過他却知道一點，那就是目前不妨忍耐一下看看情形再作打算。因爲在「恩仇」上立論，陶正直對他們黑夜神社究竟恩多或是仇多？這個是極不容易回答的問題。

若是在「利害」關係上立論，則陶正直既然無聲無息殺死不少黑夜神社殺手，又能使龍門派三位劍客狼狽而逃，此人的手段本事自然不差，如此强敵又何必現在招惹？留待以後才對付豈不是更好。

顯然沈神通已替陶正直做到了他所要求的事了，但劉雙痕等人却感到非常困惑，沒有人想得通沈神通爲何這樣做，他何必帮忙陶正直？他們之間有甚麼牽連有甚麼關係？

岩島健雙手捧刀踏前一步，他的移動吸引了所有的人的注意。

只見他用幾乎超過九十度的點頭向沈神通行禮，而且長達三秒鐘才抬起頭恢復畢直挺立姿勢。

「沈樣，你說過我必定會戰敗身亡，我直到現在還想不出理由，莫非你見過我的斬風刀流心法，你認爲還不够辣不够快嗎？」

「不，恰恰相反，以你的眼神以你的氣勢，還有手腕那一圈突起的肌肉看來，你的確已達到刀一出鞘，就可以把一片落葉劈爲八片的地步。」

岩島健駭然色變，唉，沈神通到底是人還是妖怪？如果他是人，他怎知我斬風刀流無上秘奧？怎知我已達到此一境界？

「岩島健先生，我們中土卓然成家的刀法雖然很多，但如果只講究一個快字，恐怕就只有閩南連家秘傳的拔刀訣可以比美了。」

「我也聽過拔刀訣的威名，我一直希望有機會找到連家高手比比誰的刀快。」

沈神通微笑道：「僅僅是『速度』未必有用，因爲雖然你出刀快過對方，但如果只能迫退他或者傷而不重，這種速度就未必能取勝了，我不妨舉個假設的例子說明，我剛才看見會津先生手持鐵矛的威勢，我相信誰都瞧得出這位二當家步伐雄健之極，矛勢有霹靂之威，但若論速度，他的矛一定不够你的刀快，可是如果你們交手拚鬥的話，你能一刀殺死他麼？」

岩島健有點尷尬，他既不可當衆自誇必能以快刀殺死會津簡一，但亦不願當衆承認辦不到，總之他現在覺得沈神通既可恨又可怕，因爲不論任何時候，沈神通都能够弄個小小的陷阱使你掉進去，使你哭笑不得。

「我的看法是，」沈神通只讓他爲難一下就接着說：「你用最快的，一刀最多

能殺傷會津君，但他還敬的一矛却一定可以要了你的命，原因是他的矛勢已封閉了本身任何會致命的空隙，但不致命的部位，便無法照顧周全了。」

當下有人讚嘆地搖頭擺腦，有人甚至輕輕喝采，因爲，如此精警奥妙的上乘武功神髓居然淡淡數語就分析得明明白白。

岩島健既佩服又惕凜，問道：「這就是你說過我一定會敗亡的秘密？」

沈神通的回答又大出人意料之外。他說道：「不，當然不是，因爲你只要你不貪功躁進，天下有誰能够一招擊敗你殺死你？」

連岩島健自己很自信地點頭道：「沈樣這話甚是！」

沈神通道：「不過雖然一招不能擊敗你殺死你，但許多招之後就不一定了，尤其是當你施展忍者暗器門的『連珠六絕刄』之時（是連番接續的六種暗器之意），當你使到第三種『火霧丸』之時。

「這種火器固然可以取人性命，但最大的功用還是障蔽迷惑對方目視和聽覺，於是第四種『鳥羽毒針』一出手幾乎就一定可以殺死敵人了。」

他停歇一下，再開口時聲音仍然很平和冷靜，好像只不過跟很熟的朋友談天而已，「只不過問題是你以極快極巧手法要摸出火霧丸之時，突然發覺連一粒都沒有，你大驚之下跟着轉手摸出鳥羽毒針，這是你苦練得萬分純熟的手法，所以一定依照次序去摸，可惜這次雖然摸出鳥羽毒針，却反而有三種情況發生，而使你立刻落敗身亡。」

人人都看見巖島健當沈神通話聲一停頓時，不知不覺伸手去摸皮背心上的小口袋。

實在情形如何誰也不清楚，但至少可從巖島健劇變的面色，看來，可以猜到極可能少了那麼兩樣。

沈神通又道：「你將會發生的三種情況第一就是你雖然摸毒針，可是數量不對，應該一共有八支而現在祇有四支，這樣施展時當然不能得心應手，第二種情況是你忽然記得這種鳥羽毒針其實不是眞正暗器，雖然毒性劇烈可怕，但祇能够在火霧丸做成的迷濛混亂場面下才有用，否則人家容容易易就可以擋住。」

他透一口氣，同時歎了一聲道：「唉，我還用不用把第二種情況說出來呢？」

巖島健道：「不必了，我連續震驚之下，當然門戶鬆散露出空隙，而你也當然不會放過機會，這就是第三種情況。」

「既然你已知道，我們這一場決鬥還需不需要擧行呢？」

巖島健眼中射出銳厲光芒，冷笑道：「當然要，我已經查過，祇失去火霧丸和一半鳥羽毒針，但我還有別的暗器，我相信一定可以斬下你聰明的腦袋。」

沈神通摸摸頭顱，苦笑道：「如果這顆腦袋被你斬下，怎麼還能稱爲聰明呢？唉，看來我的腦袋實在不算聰明。」

他話聲甫歇，右手像變魔術一樣忽然多了一條金光燦爛的粗鍊。

人人一看而知這是公門捕快抓人之時專門用來套在犯人頸子上那種鎖鍊，祇不過沈神通這一條好像是純金打製的，如果眞是純金，那當然比捕快的鐵鍊名貴千倍都不止了。

事實上巖島健寶刀已經出鞘，還學中土武林一樣將刀鞘扔到一邊。

悲魔之刀一出鞘，軒堂內那麼大的地方登時全部氣溫劇降，刀尖那兩顆淚形金剛鑽閃動着奇異的光芒。

陶正直首先低低呻吟，他又一次感到心寒胆裂的恐怖，這一點正是他決計要把此刀丢到黃河或渤海中的原因，可惜他來遲一步，所以此刀已經到了巖島健手中，這也是他暗中對何同非常不滿的一件事。

不過陶正直總算是過來人，所以他還能够勉强忍熬，也還能够迅即轉眼觀察所有人的神情。

沈神通的神色毫無變化，使他大大增加了壓迫感，雖然他早已知道此刀對大奸大惡之人發生奇異作用，你沈神通絕對不是奸徒之人，所以他不受影响不算奇怪，只是若是此刀落在沈神通手中，問題就萬分嚴重了。沈神通會怎樣運用「悲魔之刀」，講出來也很簡單，事實上他也已經透露過，他將會將悲魔之刀送給一個人，而這個人却一定會天涯海角的找尋陶正直，直到誅了他爲止。

陶正直又看見劉雙痕崔家姊妹等都不過訝疑皺一下眉頭而已，但金算盤却大不相同，他好像是蜈蚣見了雄鷄，那種驚懼畏縮的神情眞是難以形容難以描畫。

那會津簡一全無惶悚之意，可見得他也不是奸惡之輩。

沈神通的金鍊實在出現得極之及時。在場所有高手都看得出，假如沈神通慢了一綫亮出獨門兵刃，那巖島健手中的悲魔之刀，一定已經向他頸子砍出，就算一刀仍未砍一下沈神通聰明的腦袋，但最低限度也能使沈神通十分狼狽而處於劣勢。

現在沈神通這一手至少已證明他的腦袋果然很聰明，巖島健最後縱然能够把它砍下來，但大概也不能不付出相當代價。

不過換了另一角度看，便也有另一種答案，這答案就是沈神通因爲有「聰明」腦袋，所以能够反過來殺死巖島健了。

這時大概沈神通的金鍊出了空隙，故此岩島健大喝一聲，不過他的刀光比聲音還快，先看見刀閃耀然後才聽見喝聲。

祇見沈神通上半身已經向後仰彎，這種姿勢一望而知乃是被又快又利的寶刀迫成的，因此，所有的人忽然一齊泛起相同想法：「啊呀，沈神通輸了。」

巖島健的刀法快得當眞可以「斬風」，祇在這一瞬間，斬劈了十刀。

斬出第十一刀之時，岩島健那雄健身軀已經向前上方躍起，因爲沈神通雙脚雖然沒有移動，但身子向後仰彎姿勢自然使雙方距離拉長，因此巖島健重心必須向前移動，也因此巖島健騰身撲躍閃電般越過沈神通頭頂。

他們的動作招式雖然快得難以形容，可是在場差不多都是一流高手，故此仍然看得非常清楚，正因爲看得清楚，於是岩島健第十一刀開山裂石一擊砍斷了沈神通的金鍊，登時使人泛起空氣凝結時間停頓之感。

第十二刀將會出現怎樣的景象已經連想都不必想了，唯一不知的祇是沈神通那

顆聰明腦袋會滾到誰的前面而已。

高手決鬥一旦分出勝敗，絕大多數便是分出生死之時，所以必定會有極慘烈氣氛，另一方面觀戰的如果也是高手，那就更能够感覺體會得出這種慘烈味道了。

崔家雙姝想閉上眼睛不看，她們當然不是害怕看見殺人場面的嬌弱女子，事實上她們也敢親手殺人，祇不過既然沈神通已等如同一陣綫的朋友，而且他既有風度又瀟洒，再加上智慧風趣，實在是令女孩子暗暗傾心的人物，如果這樣的一個男人的腦袋滾到你脚尖前，你會有甚麼感想？

可是岩島健出刀之快，竟然使人連閉上眼睛的時間都沒有，他身軀僅僅越過沈神通少許，第十二刀反手砍到沈神通後頸偏左之處。

人人不眨眼也有好處，因爲大家都看見沈神通也是同一時間反手扔出金鍊，他的金鍊原本很長，但現在祇賸下兩尺左右，所以如果不脫手扔出，根本沾不到在他腦後空中的敵人，更不要說擊中要害了。

事實上沈神通扔出的金鍊雖然剛勁如短棍以及迅疾如閃電，可是方位似乎略略偏低和偏斜，所以如果這是玉石俱焚同歸於盡的打法，那就差以毫釐謬以千里了。

幸而沈神通腦袋眞的極之聰明，故此，巖島健「悲魔之刀」剛剛閃泛出極强烈又奇異光芒，使得人人皆見那閃耀精芒中出現兩大滴淚珠之時，却又忽然光消淚散，那是因爲沈神通左後頸出現一支短棒，悲魔之刀必須先砍斷這支短棒才能够砍斷沈神通頸顈，由於悲魔之刀雖然能斬斷五金之精鑄煉的金鍊，却不能斬斷這根黑黝黝的短棒，反而刀棒相觸時爆射出一片眩目五彩光芒。

總之沈神通不但頸子沒斷腦沒掉，反而挺直身子之後，徐徐轉身瞧看岩島健。

原來現在却是巖島健問題嚴重之至，因爲他第十二刀不但不能斬殺敵人，竟然還由於四肢痲痹一下而震歪了身形。

這麼一來剛好讓要害碰上沈神通扔出的金鍊。那條金鍊上佈滿內家眞力，簡直就像被眞的金屬短棍撞戮於大穴上。

所以巖島健落地時雖然還能够保持垂直姿勢，雙脚先碰到地面，可是他根本身在空中就已經魂歸天國，所以連維持站立一下的姿勢都辦不到就跌倒了。

如果岩島健知道那根黑色短棒，就是神手帮三寶之一「電棒」，他大概就死得沒有甚麼疑惑不滿了，因爲「電棒」就是具有强烈電流那樣的棒子，凡是使用金屬兵刄碰到電棒，就會像觸電似的全身痲痹一下。

在平時觸一下電，祇要不是高壓電，實在沒有甚麼關係，可是當此兎起鶻落生死一髮的兇險決戰之時，觸這一下電就變成大得無可再大的問題了。

沈神通過去拾起寶刀以及刀鞘，左手電棒在巖島健身上碰觸一下，就像你要引起一個人注意以便向他說話的動作一樣。

「岩島健，其實這根連寶刀也斬不斷的棒子，才是我要告訴你的第三種情況，可惜你自作聰明，根本不讓我講完。」

「悲魔之刀」歸鞘之後，寬敞軒堂內氣溫馬上恢復正常，同時陶正直跟着也正常了。

沈神通的金鍊雖然已毀斷，但他聰明腦袋幸而還在頸子上，並且還得到一把寶刀，這次險惡交易自然算得是有賺而不是賠本。

他本該最先向金算盤說話，就算不是金算盤，也應該是陶正直才對，沈神通偏偏不是他，最先講話的對象是會津簡一。

會津簡一頷首道：「公平，你雖然利用別的方法偸去了他的暗器，但事先你已經告訴他，何況忍者所用的忍術和暗器，以我的看法並不光明磊落，總是屬於詭邪門道。」

在東瀛本土無數眞正武士，都有會津這種想法，忍者雖是使人驚懼，却總不能使人尊敬。

沈神通道：「會津君，你果然是眞正武士，怪不得我去拾刀時你根本沒有絲毫留難我阻止我的意思，既然你和劉雙痕他們之戰定在明天，那麼，我希望你暫時不要介入我的事情裏面。」

會津簡一極之爽快，大聲道：「可以，但如果過了明天而我還活着的話，我仍然要找你替岩島報仇。」

沈神通笑容有點苦澀，因爲雖然會津簡一之約已經是將來之事，但問題是這種江湖仇殺就是具有這種糾纏不休的特性，遙望前途，幾時才可以完全擺脫「仇殺」呢？

當然沈神通絕對不是害怕，祇不過看穿看透江湖中的人生，所以湧起了厭倦乏味的苦澀。

可惜他還不能放下担子也不能擺脫責任，假如可以的話，大概要他爬着離開野趣園他也肯幹的。

×　×　×

金算盤從矮屏風後走出，他面貌身材都沒有變化，然而他硬是看來沒有從前那麼有風度。從前的瀟洒味道不知爲何突然消失了？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他望住沈神通的目光暴戾銳利。「沈神通，你的女人我交不出來。我也不知道她到底爲何會失蹤的？」

陶正直面色變得最厲害，因爲如果沈神通相信金算盤，那麼他要找痲煩的人第一個自然是代表「何同」的人了！

其實他內心並不是很怕痲煩也不是很怕沈神通。陶正直這個人連「血劍」「刀王」等一流的高手都敢碰（雖然使的是暗算手段，但胆色仍是非同小可），當然決非胆小懦弱之輩，祇不過他向來裝慣孫子，做慣了卑恭懦弱動作，所以習慣成自然，馬上就表現出恐懼害怕。

沈神通可能看見，但亦可能沒有看見，不過李紅兒却瞧得清楚。

她爲人似乎有點死心眼，由於早先沈神通交待過她密切注意陶正直，所以直到現在她只要有空就一定「注意」他。

李紅兒碰上崔家姊妹，祇呶起嘴唇示意，崔憐花立刻發現並且立刻怒聲叫道：「一定是他搗的鬼。」她遙遙指住陶正直，「要不然他何須那麼害怕？」

金算盤頭也不回，厲聲道：「陶正直，你是何同代表，是不是不看好岩島健，所以趕快暗中又把姓馬的女人刦去？」

陶正直擧起雙手作出表示投降姿勢。

「天地良心，我絕對沒有做過這一種事。」

崔憐花怒聲喝道：「哼！你有個屁良心！」

金算盤接口道：「如果你沒有做，為何一聽見人失踪了就變顏變色？」

陶正直哀鳴似地分辯：「我一聽就感到麻煩必會落在我的頭上。別人我或者還惹得起，但金老板你再加上沈神通，我怎能不驚？」

自古以來都說：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可是這話對金算盤好像不怎麼管用。

金算盤聲音仍然維持極之凶戾狠厲味道：「陶正直，呂夫人老早勸我殺你，你知不知為甚麼？」

陶正直這回的驚訝大概是出自眞心了，他用力搖頭：「不知道，為甚麼？她為何勸你？她覺得我這個人很不順眼？我一共跟她才不過講了十幾句話，她有甚麼理由想殺死我？」

現在情勢忽變，那是因為忽然扯上呂夫人，而產生不少使大家都感到興趣的疑問。

金算盤道：「正因為你跟她見過兩次面之多，但話說得那麼少，而且居然沒有在她面前失態，所以她要殺你。」

陶正直的苦笑大概也是眞的：「她就算生氣，也不該叫你對付我呀！難道連你也認為我應該失態？連你也允許我希望我對呂夫人做出很不禮貌的事？」

這世上男人對女人做出很不禮貌的事，自然不外有關「性」這一種了。

「我希望怎樣是另一回事，但呂夫人覺得沒有面子，覺得很恥辱又是另一回事。」金算盤漸漸比較沒有那麼浮燥凶戾了。他又說：「你如果被人侮辱，你心裏怎樣想？你會不會再有報復念頭？」

陶正直攤開雙手，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答道：「當然會啦，但她怎可以叫你報復？」

金算盤道：「她可以叫我求我，但我也可以不答應，對不對？請問我殺了你沒有呢？」

陶正直道：「當然沒有，可是你現在提醒這些事幹甚麼？」

金算盤道：「因為呂夫人說過，凡是她施展小幻天派秘傳神功時，若有男人能夠無動於衷，這個男人不是大忠大烈就是大奸大惡之士，陶正直，你總不至於自認是大忠大烈之士吧？」

這句話陶正直心中可以承認，但口中卻不便回答，或者沒有旁人在塲的話，他有可能承認的，現在自是不便親口承認，所以他避重就輕，問道：「所以她就要你殺我？我是好人也好，壞人也好，好像不碍着她的事，她為甚麼管那麼多閒事？」

金算盤冷冷道：「這正是最重要的一句話，她預測你會弄出很多詭異古怪，包括姓馬的女人在內。看來已證明她看法不錯，黑夜神社不少高手已經不知不覺中遭了你的毒手，所以他們今日一敗塗地。」

會津簡一聽了這話，翻翻滾滾湧出殺氣，遠遠就使陶正直感覺到，這時他眞的相當懼駭了，假如金算盤沈神通加上會津簡一這三路人馬聯手的話，祇怕今日難逃一死，而且死無葬身之地，因為這三大高手以及其他一些手下齊齊出手，他陶正直大概免不了會被剁成幾十塊。

如果他已經死了，就算屍身剁成一百塊也沒有一點關係，但問題是他還未死，所以就有很大關係了。

也因此他必須以出奇制勝手段，使三路人馬不會聯手對付自己才行，幸好他腦袋之聰明不亞於沈神通（這是保存腦袋最重要最可靠的保證），當下已有了對策。

對陶正直來說，這是生死一髮性命交關的大事，所以他的對策馬上就施展而不是收藏在腦子裏。

他所想出的對策老實說除了他陶正直之外，別人萬萬想不出，就算想得出，相信也一定不能付諸行動！

那是因為他第一步就是從矮屏風後走出，這本是很勇敢的行動，可惜第二步卻變成矮了半截的人，原來陶正直居然當衆向會津簡一跪下。

自古以來有數不清的人下跪哀求饒命，可是情況絕對不同，你若是要任何人跪下求饒，起碼具有必能殺他的權力或能力，其次他至少有萬一希望才肯下跪，如果保證他不論怎樣都非死不可，恐怕誰也不願自動下跪的。

人人都為之楞住，包括會津簡一亦不例外，故此會津那股暴烈強大的殺氣一時消失了一大半還不止。

「會津君，我知道你非常生氣非常憤怒。」陶正直大聲說，聲音既清晰而又冷靜，這種聲調極不配合他跪下的動作，所以令人覺得詭奇可疑。

陶正直又說：「如果我有本事在無聲無息中加害了貴社一級殺手多人，我請問你，在我們之間這一段距離，我能不能設下埋伏？如果有埋伏，你還能殺死我？」

高手決鬥的場面就有這點好處，有許多情況不會逐一解釋說明，例如剛才以會津簡一擺出的凌厲態勢，鐵定是一出手就有如犀牛一樣持矛衝刺，這種兇猛衝刺方式當然要步步脚踏實地，所以若是地上忽然出現一個坑洞，或者另有其他古怪，試問會津簡一怎能一鼓作氣殺死陶正直呢？

陶正直的確問得有理。會津不覺又怔一下，搖搖頭才道：「當然殺不死你。」

「那麼你和我若是迅即同歸於盡，誰的益處最大？」

會津又搔搔頭皮，然後老實回答：「我不知道。」

他雖然回答不出，卻敢保證得益之人不是金算盤就是沈神通，因為既然他和陶正直都死了，死人還會有甚麼得益可言？故此得益者當然就是還活在世上的人！

現在幾乎所有的人都注視着陶正直。也很顯然由於陶正直還跪地未起，所以人人都禁不住露出對他鄙視輕蔑的神情。

但仍然有一個人的眼光沒有被陶正直吸引住，這個人就是沈神通，他極隱秘小心地運足眼神查看地面。

可是由陶正直到會津簡一之間的地面，完全沒有異狀，棗紅色地磚平滑齊整，磚塊之間連一道小隙縫都沒有。

以沈神通的眼力和無比豐富經驗，再加上有關這方面的專門學識。他實在沒有看不出有否設下陷阱埋伏之理，除非根本沒有，那當然看不出了。

然而陶正直若是沒有古怪，他何以當衆跪下？跪一下還不打緊，還可以說得過去，但為何一直跪着不起身？

沈神通只是從旁推測觀察而已，因為目前的主角仍然是簡一和陶正直，那會津簡一用很不屑很看不起的冷笑聲表示心中不滿，接着長嘯一聲，嘯聲未歇，宏敞明亮的軒門已出現兩個全身黑衣勁裝壯漢。

他們身材不高，却極之結實健壯，兩腮下巴雖是剃刮過，仍然一片青黑色。從他們樣貌看來，很可能是兄弟。

最應該驚恐畏懼的人，自是非陶正直莫屬，因為一個簡一看來已不好應付，何況忽然又增加了兩名高手？尤其是這兩人兵器都一式一樣，左手一面狹長盾牌，反手一支馬牙刺，那馬牙刺兩邊都是倒勾鋒刄，形狀可怖。

任何人若是被這對兄弟堵住，外加會津簡一鐵矛一衝，大概已不必希望還能夠活下去。

不過世事實在難料得很！因為震驚的人居然不是陶正直而是崔家姊妹！她們必定已看出這對兄弟的武功路數以及所用兵刃，正是恰好能够尅制崔家花月樓陰柔的「多情簫」。所以如果明天之戰，她們的對手就是這對兄弟，情況定然極之嚴重糟糕。

這對兄弟姓蒲生，本來各自另有名字，不過，既然他們是兄弟，所以同伴都很簡略稱哥哥為太郎，弟弟稱之為次郎。

蒲生兄弟姿勢凶猛如虎豹，眼睛則銳利如鷹隼。他們的目標無疑是還跪在地上的陶正直。這一點從他們看也不看旁人一眼便可得知。

這對兄弟必定極凶悍極難應付，每個人心中都這樣想！這是因為「武功」跟「文事」一樣，到達某一水準境界，外表總有徵象，文的方面必定有清秀斯文的書卷氣，武的方面則是不怒自威或者悍猛懾人的氣勢。

若以蒲生兄弟的氣勢看來，任何人都不敢認為他們武功弱於金算盤沈神通，所以陶正直在這三大高手聯手夾攻之下，其實就等如被金算盤沈神通以及會津簡一圍攻一樣。

陶正直以可憐兮兮姿態站起來，攤開雙手向沈神通道：「沈哥，我好像已陷入四面楚歌的惡劣形勢中，我希望你還沒有忘記我這個人總還是有一點用處的。」

「沈哥」的稱謂就是要沈神通記起何同，如果陶正直被當塲殺死，何同的下落自然難找之至，沈神通對何同的胃口當然大過陶正直百倍。

所以陶正直好像很篤定，沈神通絕對跳不出他的手心，除非他已不想抓到何同了！

沈神通向來清癯嚴肅面龐上，居然浮現出笑容，聲音也很是溫和：「你外號叫做『人面獸心』，你只有一種好處，那就是害人！如果我有仇人，我一定請你去害他。」

他的聲音稍稍停歇，目光却出人意外飛快掃瞥金算盤一眼，剛好看見他出現驚訝尋思的神情。

現在一切已無疑惑了，因為根本上這許許多多的仇殺風波，表面上是金算盤被呂夫人（呂素情）以艷色魅力迫使不得不如此做！但其實連呂素情也不過是傀儡。她被金算盤玩弄於股掌上却絲毫不曾覺察！根本就是金算盤的變態心理已趨於瘋狂，根本就是他須要奇異的刺激。

正因為金算盤已變成這種可怕的人，故此當他聽見陶正直的唯一好處就是用來害死仇人，他立刻情不自禁想到要收買利用陶正直。

沈神通幾句話達到第一個目的（觀察金算盤反應）之後，立刻反道：「可是如果我請你去害死一個仇人，但你為人善惡不分，親疏也不分，所以你居然先把我害死了，就算後來你仍然害死我的仇人，但那時對我又有甚麼用處呢？」

金算盤一聽面色立刻變回原狀，也就是不再打算收買利用陶正直，因為金算盤雖然近於瘋狂，却不是已經瘋狂。所以利害得失他仍然計算得極之清楚。

當然他的表情沒有逃過沈神通眼睛。

沈神通又道：「陶正直，我並沒有很多仇人，甚至連金雲橋雖然交不出我的女人，但我另有辦法解決，所以他也算不上是仇人。」

「總而言之，你對我並無用處，祇是相反現在是不少人把你當為仇人，他們覺得上上之策莫如先殺死你，這樣既可以報仇洩恨，又可以除去未來禍患！為了別人着想……」他聲音雖歇，都舉起一隻手，表示他祇不過休息一下，但還有話要說。

「我其實也不是完全不帮你，我意思祇是說除了現在要對付你的三位之外！啊，當然還有金雲橋亦要除外，他是主人，我應該尊重他！但以我猜想，金雲橋大概沒有出手的機會了。」

金算盤話聲立即昇起接上：「沈神通，你已經就擱了不少時間！此地除了會津先生以及蒲生兄弟，還有你我二人也加上之外，還會有誰向陶正直出手？難道春風花月樓的人有可能出手麼？」

他也學沈神通一樣舉手表示話未說完，所以沒有人插口或行動。

「沈神通這些話根本就不大合理！但沈神通決不是那種思路不清的人。我這句話大概天下沒有人敢駁斥的，因此沈神通必定有某種理由，這一點祇看陶正直表情變化就知道了。」

所謂陶正直的「表情」就是當沈神通宣佈不帮他之時，他好像毫不意外。但後來沈神通表示有限度帮忙，他反而現出古怪的驚畏神色。

照道理說陶正直得不到沈神通帮助，應當驚懼，而獲得沈神通帮助，雖然是有限度的，但也應欣然才對。何以陶正直的反應竟然是掉轉相反的呢？

整件事令人最感疑惑最感興趣正是這一點。

看來沈神通和陶正直都完全沒有解釋的意思，所以金算盤祇好冷笑一聲，道：「好，咱們再看下去！也許讓事實解釋更好。」

他這話即使不是下令，至少也是攻擊的強烈暗示。

會津簡一持矛低吼，蒲生兄弟馬上跨步入軒。他們兄弟彼此相距五尺左右，「哧哧」脚步聲沉重緩慢，十分整齊劃一。

這陣步聲加上他們兄弟驃猛神態，形成極强大堅凝節奏，而簡一殺氣重重湧出，也是助長蒲生兄弟氣勢原因之一。

這來自東瀛的黑夜神社三大高手，看來一身武功造詣實是非同小可！其實在當中隨便挑出一個，也一定足以使任何武林名家高手覺得極難應付！陶正直自然亦不例外。所以絕大多數人心中都泛現整個軒堂的地形和建築格式，猜測陶正直應該用甚麼身法甚麼路綫逃走？

逃走乃是不敵時唯一最上算方法，當然還可以不顧生死使出同歸於盡的搏命打法。能拚掉一個敵人就算一個。可是陶正直這個人無論從正面看從側面看，都沒有一點點像是胆敢搏命的人，所以他除了逃走還有甚麼法子可想？

不過大家又發現會津簡一蒲生兄弟的合圍攻勢極之嚴密，看來陶正直除非有遁地之術，可以從地底安然遁逃。否則就算是背上忽然長出一對翅膀，恐怕也很難飛掉。

因此大家對陶正直情況非常悲觀，除非陶正直能變成一隻穿山甲，才有不必接戰便遁出邊圍的希望。

會津簡一的步聲也融匯於蒲生兄弟步聲之中，一時節奏更見鮮明，氣勢更見强大。

那劃一齊整的步聲，其實就等如兩軍交鋒能够摧裂肝胆的戰鼓聲，如果你居然有本事將敵方大軍中無數鼓手突然一齊殺死，敵軍定然立刻陣脚大亂不戰自敗，祇不過自古以來，所有戰史中好像沒有這種例子。

但現在那陣步聲却忽然紊亂，於是立刻出現奇怪情形。

步聲紊亂的原因，是最左邊的蒲生太郎忽然加快多走了半步，本來這也不算甚麼。

但正當他們三人所有心靈肉體力量全投入雄渾節奏中，而節奏却忽然擾亂，就變成極之糟糕麻煩的大事了。

首先至少另外兩人必須查看蒲生太郎發生甚麼事？其次心神亦因節奏之亂而亂，那本來强大得可以壓死敵人的氣勢霎時冰消瓦解。

而第三點才是最重要的，那就是陶正直突然掣劍出鞘，連人帶劍化爲一道眩人眼目精芒如閃電飛出，他攻擊對象不是蒲生太郎而是次郎。

蒲生次郎正是弱點，因爲他當然比會津簡一更關心蒲生太郎的情形，所以那時心神最分散的便是他了。

因此他成弱點極是合情合理，而陶正直一出手就攻擊他也顯示陶正直早已預料有這種情況發生，由此可知陶正直都算得很準確很有效。

所以，蒲生次郎雖是盾牌馬牙刺一齊施展封架，但是陶正直却一劍就斬斷他右臂，登時血光四濺，陶正直第二劍化爲「丹鳳點頭」之式，劍尖「叮」一聲刺中盾牌。

蒲生次郎的盾牌絲毫無損，但敵人劍尖却透出一股內家眞力，那强大推湧的勁道好像要把他推出軒外。

蒲生次郎這瞬間一心數用，第一點是斷臂形成的劇痛，使他知道右手已經完蛋，第二點是沉重馬牙刺落在磚地上清脆却又可怕的聲音！第三點是感到敵人要一劍把他推出軒外。

斷臂固然可悲，兵刄墜地聲亦使人心魂皆顫，但比起被敵人一劍推出軒外之恥辱，前二者好像又不算甚麼事了。作爲一個武士，可以受傷可以死亡，却絕不能忍受恥辱，此一觀念在蒲生次郎來說，那是有如富士山一樣絕不動搖。

故此他唯一反應就是運集全身一切所能動用的力量，抗拒敵人內力。

陶正直劍上內力源源透出，這股內力雖是受到强大抗拒，但似乎另有妙用，因爲蒲生次郎斷了的手臂傷口，鮮血好像箭一樣激射出來，起碼噴出六七尺之遠才洒佈地上。

巨大的軒堂內，忽然十分靜寂，那鮮紅的顏色和撲鼻血腥味雖然慘厲可怕，却還遠遠比不上蒲生次郎寧死不退之恨烈氣氛。

此刻，人人都爲之心房收縮，也暗暗替蒲生次郎用力，也在心裏大叫蒲生次郎加油。

雖然無論你暗中用了多少氣力，無論你心中怎樣大叫鼓勵，對於蒲生次郎當然全無實質帮助，但人們往往就是這樣子情不自禁耗費許多氣力。

蒲生次郎忽然感到眼前景物模糊，而心裏富士山那白皚皚峯頂亦好像比任何時候離得更爲遙遠。此生恐怕已永遠沒有機會再看見它了。

唉，那美麗幽寂的故鄉，那芬芳甜蜜的國土！我竟然不能死在你懷抱裏……唉，還有許多熟悉可愛的臉龐，無數歡笑夢想和壯志，一切都有如灰燼有如塵土了……但我爲了這一切，却祇能向前仆倒而決不能後退……

他果然沒有後退，連半步也沒有退。奮盡餘力衝退敵人最後一波推壓力之後，蒲生次郎身子向前仆跌，便再也不會動彈了。

陶正直退後了幾步，甚至連他這種人也忍不住歎道：「好漢子，眞是一條好漢子。」

大家都很同意他的話，所以全無非議反對聲音。

會津簡一的眼光跳到蒲生太郎那一邊，祇見到他已經蹲坐在地上，面色又青又紫。

在他身軀稍後處的地面上，有塊一尺見方的紅磚的四邊縫隙中，每邊都突出小針。

看了這些小針，誰都猜得出那是陶正直的傑作。

蒲生太郎自是踏中小針而至於步伐錯失，也因此使他弟弟身亡而成爲敗局，很可能這些小針都淬有劇毒吧？所以蒲生太郎才會變成這副模樣？

× × ×

縱然是普通人平凡的一生，也不是容易過的。

像沈神通這種「强人」，自是比常人倍覺人生之苦。本篇「身無彩鳳雙飛翼」正是指出這一點。

仍然發展未了的故事，請閱下一篇「化作春泥更護花」。

現代技擊偵探推理小說／

唐龍・文
盧令・圖

藍色的褲子（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譚方新到菲律賓旅行，在馬尼拉，他乘車去百勝灘觀光，在那裏剛巧遇到同機來的旅行團，該團張領隊邀他坐旅遊巴士同回市區，同時並邀他晚上去冶遊，張領隊是識途老馬，晚上帶着他乘車到各處耍樂，當他們盡興乘車回酒店時，到了半路，司機突然停了車，說是車子機件壞了，要下來看看。誰知就在這時，陡地冒出三名持槍持刀的菲籍青年迫近車旁，以刀槍指嚇他們，聲言要打刼。譚方新奮不顧身，衝出車外，眼明手快，踢甩刼匪所持的槍，大顯身手，將匪徒打跑，回到酒店，譚方新又想起前此不久在香港經辦的一件案子……

殺人圖滅口　法網終難逃

（七）

我睡到了半夜便醒了，有點頭暈，便起床喝了杯茶，跟着點燃了一根香烟，此際我頭腦空空洞洞，毫無所思，也毫無興趣思索。

我捺熄了烟蒂，到厠所小解，腦海漸漸清晰。「那小子眞令人氣恨！」我心中罵了梅漢威一聲，我忽然又升上一個念頭，「他絕對有問題！他的態度有問題！」

可是這能入他的罪麼？我突然變得異常固執，便打了個電話給曾國强，電話响了好久才傳來一個粗暴的聲音：「誰？」

我聽出是曾國强的聲音，便道：「我是譚方新，對不起，想問一問你，仙樂貿易公司的趙先生的情況。」

他的態度立改，客氣地道：「原來是譚SIR，對不起，我還以爲是誰了，我剛從酒店回來，才睡下呢。」

「哦，不好意思，情況怎樣？」

「那些遊客看來都沒有嫌疑人物，而趙先生也證實了梅漢威的口供，不過，他說那次梅漢威開的價錢高得離譜，而他也是第一次跟他相識。」

我陡地提高聲浪道：「什麼？初次相識，他怎會做他來港的担保人？」

「我也問過他了，他說是一個生意上的朋友相託及介紹的，那人叫孔正道。我也查過了，也是做出入口生意的。」

「孔正道？」我脫口呼道：「你沒聽錯？」

「沒有，譚SIR，你認識他？」

我冷靜了一下，道：「沒什麼，你睡吧。」我收了綫，了無睡意，隱隱約約覺得這案件頗爲複雜，可是却說不出個所以然來。

當我換好衣服時，突然生了個念頭：「葉飛星被人去勢失血過多而死，是不是兇手故佈疑雲，令查案者產生錯覺。如果眞如所料，此刻我不是巳上了當？」

我連忙下樓準備上班，我決意盡快把此案弄個水落石出，當我坐上車子時，才驀地發覺忘記帶烟，此刻商店早巳關門，

購買無門，於是只得又上樓。

到了門口，突然聽到屋內響了「叮」的一聲，我心裏陡地一緊，急忙把鎖匙插入鎖孔一扭動，門便打開，我開了廳中的燈，却沒一人，到房間一看，美美睡得正酣，發出輕輕的鼻鼾聲。

我無暇細想，取了香烟便下樓。

× × ×

我坐在警署內不停地把玩那個都彭打火機，腦海中又不停地盤算着。

這案件若不是情殺，那是什麼，難道是仇殺。

於是我決定對葉飛星的一切再進一步了解。

次日上午我趕到利園，突然對張小姐及一個姓劉的導遊道：「請你們吩咐旅客把行李交到領隊房中，用個藉口要他們不要上鎖。」

吃早餐的時候，導遊對他們道：「我們今日下午回台灣，剛才接到航空公司的電話，說機場的X光機壞了，恐怕一兩天之內不能修理好，所以，要我們在行李箱上不要上鎖，否則，因此會阻延不少時間，是以，叫我們提早把行李送去機場。

「等下吃完飯，請大家把行李拿到張小姐的房間。」

做導遊當眞要有點急才，像這樣的「故事」，在一時之間叫我講，眞是編不出來，我乘他們吃早餐的時候，跑去櫃台打了個電話給葉飛星的太太。

我約她來建國酒樓見面。

× × ×

我跟葉太坐在建國酒樓的一個角落，我肯先道：「葉太太，我希望你能把葉飛星的一切照實講與我知，不論他以前做過什麼事，他已死了，即使有什麼事情，自不會追究他，但如果你不說，我們却沒法把兇手找出來。」

她喝了一口茶，沙着聲道：「譚先生，你要我說些什麼？」

「我想問你葉先生以前有沒有和人結怨？」

「怕沒有吧，我沒聽說過。自從他當了導遊以來，每夜三更才回家，早上一早便出去了，這幾年錢雖然賺到一點，不過夫妻間却好像陌生了，他很多事我都不知道。」

「他外面另有女人？」

「不會有，他幾乎每晚都回來睡覺，他雖然風流一點，不過還重感情。」

我想了一會，又道：「葉先生有沒有去過台灣？」

「有，去過幾趟，都是他自己去，說是去應酬。」

「你們來香港多久？」

「七三年來的。」

「你們在鄉間結婚。」

「是。是七二年結婚的，因爲他沒有親戚在香港，結了婚才可向政府申請。」

「剛才你說他這幾年賺了錢，不知賺多少？不知他當導遊有多久？」

她想了一想，道：「詳細情形我也不知，他每月給我兩千元家用，大概當了三年導遊而已。」

我有點奇怪，不禁再追問下去：「兩千元家用夠用嗎？他還有母親及兒子。」

「夠的，他母親還未來香港時，他拿回家的費用更少，不過，我們不必付租金的。」

「哦，樓是自己的？」

「是的，是去年頭買下的。」

「去年的樓價已不便宜，那時他才當三年多的導遊便能賺這麼多？」

「我也不清楚，他是買了樓才告訴我的，當時我也很奇怪，也因此問他，他說，反正是賺來的，叫我不要多問，我也就安心住下來。」

「你知不知道他平時有沒有人經常找他？」

「去年有個姓孔的經常打電話來，今年却沒有了，不過最近有一個人找他，但又不說姓什麼的，其他的人除了公司同事之外，便是鄉下的朋友及親戚打來，但是都很少。」

我聽了這話心頭又是一跳，姓孔的，會不會是孔正道，今年這個不留姓的人是不是孔正道的人，還是另有其人？我脫口問道：「那人是男還是女？」

「男的！」她肯定地道。

我叫她跟我去聽電話，她默默地跟着我，我撥了個電話到孔正道公司裏，接聽的是一個小姐，我對她說：「我找孔經理。」她說了聲等等，電話便被擱下。

一忽，聽筒傳來孔正道的聲音，我道：「孔老闆，我是譚方新，希望你未曾忘記我。」

他哈哈地笑道：「你是CID，我豈能忘記，老譚，有什麼事，我知你是無事不登三寶殿的！」

「那裏，我做厭了想改行，想你替我找個工作。」我一說完立即把話筒放在葉太太耳邊。

隔了一會，才拿到自己的耳旁：「眞的，希望你不要忘記往日的同僚！」

「笑話，我聽說一羣SIR贊你近來表現不錯，看來加薪升職爲期不遠！」

我連忙搪塞幾句，然後匆匆收綫，回到座位上，我道：「這聲音跟去年頻頻打電話到你家裏的那位孔先生，是不是一樣呢？」

她想了一想，道：「有點像，不過我不敢肯定。」

「我想再問一句，葉先生有沒有BB機？」

「有。他今年申請了一個，」她驀地提高聲音道：「怎麼他，他的遺體上沒有BB機（傳呼機）留下？」

我也是心頭一跳，爲什麼？兇手取走？兇手要那個傳呼機不是件很危險的事？因爲，那樣很容易暴露身份。

——那麼，兇手是爲了消滅掉一些綫索。

想到這裏，我心頭再一跳，綫索還未斷，香港一共只有十餘間傳呼公司，要查並不太難。

我立即又去撥了個電話給金雲詩，囑她替我找人去傳呼公司查詢，並希望能夠查出，什麼人最多打電話給葉飛星。

我收了綫之後，便與葉太太分手，跟着趕去利園酒店。

到了張小姐的房間，那裏已堆滿行李箱，我把梅漢威兄妹的行李箱找了出來，

隨手把它打開。

梅碧珠的行李頗多，都是些時裝、化粧品及牛仔褲等物，還有些中藥材及冬菇之類的東西，我找不到想找的東西，有點氣沮，幸好還有個梅漢威的小箱子。

不料，梅漢威的箱子更簡單，除了一些藥品之外，只是三四條內衣褲，一件上衣如此而已，我長長吐了一口氣，坐在沙發上，怔怔地瞪着那箱子。

過了好幾分鐘，我幾乎已可以把他箱子裏的東西一一默念出來了，突然，發現了一件奇怪的事。

梅漢威的行李雖然少得有點奇怪——起碼跟別人的比較就不成比例，但最奇怪的是箱子裏只有一件上衣，而沒有褲子。

這是大悖常理的事，一個男人即使如何不修邊幅也不會在出門六天的時間之內只帶一條褲子（這條褲子就穿在梅漢威身上）。

即使有這種人，那人到了香港也必定會買下一兩條準備替換，這個發現使我精神一振，立取思索下去。

這是什麼原因？難道這人有不換褲子的習慣？而且，現在已夏天，平常人兩天也要更換一次了。我抬頭望一望張小姐。

「張小姐，你有沒有見過梅先生穿過別的褲子，他今日是穿一條淺啡色的西褲。」

「有，我前兩天見他穿了一條深藍色的。」

我吸了一口氣，接問一句：「他有沒有去澳門？」

她搖搖頭，說：「他說他已去過了，所以沒有跟團去，因爲去澳門要另收費用的，所以我們也不勉強。」

「他有沒有跟團體活動？」

「上午有，下午去買東西時他說不用買，所以在吃了午飯之後便獨自離開，因爲，他是個人簽證的，所以我們對他放心一點，要是團體簽證的，我們便不會隨便讓他離開，以免萬一跑掉一人便影响成團人的離境。」

「哦，看來他來了香港不少次。」

「當然，他能說幾句簡單的粵語單詞，自不會頭次來香港。」

我心想他可能經常來往台灣，沉默了一會，我便又不由自主地繼續思索他只帶一條褲子出國的問題。

半晌，我假設梅漢威可能不只帶一條褲出來，因爲這大悖常理，那麼，另外的褲子去了那裏。

我又大胆地假設，那條褲子說不定他在殺葉飛星時因爲染上了血跡，所以把它丟掉了。

對，一定是這樣，梅漢威那天二時多才回酒店，一定是有人用車子送他回來，剛巧碰上葉飛星，所以，他把他殺了，然後再用車子把屍體送去座落在法國醫院後側的棉花徑處。

我想到這裏，一顆心登時加速跳動，那個用車子送梅漢威的是不是孔正道？

我這樣懷疑是有根據的，孔正道去年不斷打電話找葉飛星，這表示他兩人關係密切，今年之所以不打去他家裏（或是以不留姓的方法，或是叫人打去，那是另一件事），只因爲今年葉飛星有了架傳呼機，他已可以隨時找到葉飛星，而用不着再打電話去了。

那麼，孔正道跟葉飛星是什麼關係？

孔正道跟梅漢威可能已是舊相識，（如果仙樂公司趙先生口中的孔正道，就是我的舊同僚的這個孔正道的話。）爲什麼美美詐稱孔太太叫她把梅漢威介紹給孔正道？

這裏面又有什麼關連？美美在這中間又扮演什麼角色？

還有，我此時才想起，昨夜當我回家取香烟時聽到的那「叮」的一聲，就是電話話筒擱在機上的聲音。

美美在那個時候打電話給誰？莫非是孔正道？她又爲什麼要假裝熟睡？她說了些什麼話不能讓我知道的？

我心中突然升起了一股怒火，這是丈夫被妻子欺騙及出賣的凌辱感所造成的，剎那，我突然覺得與美美竟是如此的陌生，又如此的不了解。

一個不祥之念又迅速翻襲上心頭：我跟美美的關係可能自此之後再難以如前的了！

張小姐見我臉上神色晴陰不定，她默默無語，只用大眼睛瞪着我。

我想了一會，道：「張小姐，梅漢威跟梅碧珠兩兄妹還不能離開香港。」

「但梅碧珠是團體簽證的！」她憂慮地道。

「不必担心，你立即通知勝利旅行社的老闆到銅鑼灣警署找我，我會派人陪他去移民局辦理手續。」我說了之後便開門出去。

當我入到梅漢威房間時，他正坐在沙發上抽烟，我對他道：「對不起，梅先生，請你跟我去一趟警署。」

他神色大變，霍地站了起來，跟着把烟蒂狠狠抛下。「譚先生，你有什麼權利扣押我？你懷疑我殺人？有人證沒有？有物證沒有？」

我心中冷笑一聲，道：「我沒說要扣押你，只要求你跟我去警署一趟而已！」

「去警署幹什麼？我犯罪麼？」他粗暴地說。

「這是案情的需要，我沒有說你犯罪呀。」

他一捋衣袖，大聲道：「如果我不去呢？」

「你不能不去，梅先生，我知道你學過幾天功夫，不過，我也學過好幾種不同派別的功夫，動手，對你更不利，何況我還有槍！」我冷冷地對他說。

他神態稍斂，狠狠地道：「你不要來台灣，否則，我要你好看！」

我冷笑道：「到時再說，請吧！」我把房門打開，他恨恨地跟在我背後。

（八）

當梅漢威在雜差房錄口供時，勝利旅行社的李老闆已趕到，我匆匆引他坐在一旁交談。

「李先生，你知否葉先生有沒有與人結過怨？」

「不知道，他不是那種好勇鬥狠的人嘛。」

我笑了一笑，道：「現實世界中很有仇怨的不都是好勇鬥狠的人，或者愛情，又或者利益都會造成仇恨！」

李先生想了一下，才道：「他這個人是風流點，以前我亦曾從其他職員中聽到一點風聲。不過，因為是私生活，公司不好管他。」

「會不會因風流而惹下仇恨？」我試探地說。

「不會吧！」李先生道：「這方面台灣女人比香港的女人甚至還開放，再說，這都是你情我願的事，應該不會引起太大的麻煩。」

他頓了一頓續道：「譚先生你也知道，全世界的導遊，只要他有興趣，自有不少艷遇。」

我遞了一根香烟給他，他為我點燃了火，我長長吸了一口，又深深自鼻孔中噴出來，好像要把心中的煩惱連烟霧一齊噴出去。「那麼，葉先生會不會與別人有利益上的衝突？」

「同事間是絕對不會的。」他也吐了一口烟，「不過，他好像與朋友做『走水』的生意，會不會因此而與人結怨，就很難說！」

我看一看腕錶，道：「李先生，你先去移民局辦理手續，然後請你下午再來一趟。」

「好。」他站了起來，我叫了個人陪他一齊去。

剛送他出去，曾國强已帶了梅碧珠入來，我先請她坐下，曾國强却拉一拉我衣袖，我跟他到了一角，他輕聲說：「譚SIR，果然不出你之所料，她哥哥被你帶走後，她便打了個電話去給個姓孔的。」

「說些什麼你都聽到？」我心頭大喜，趕問一句。

「她告訴姓孔的說她哥哥被捕，叫他想辦法，姓孔的說不要緊，警方沒有證據最多四十八小時便會釋放。就只這些！」

「這樣說來，姓孔的跟姓梅家兄妹的關係是異常密切的，否則在正常的情況下，姓孔的在聽到她哥哥被捕，第一句應該問：因何被捕，如今這樣，表示什麼？」

曾國强也是臉帶興奮地道：「表示姓孔的跟他是一丘之貉，假如說梅漢威是兇手，那麼，姓孔的若不是帮兇，當時也在場！」

他的說法正符合我的推想，我再問一句：「電話是打到那裏的？查到沒有？」

「正在查，等一下，電話公司便會來電！」

我大為興奮，看來這件案已漸有眉目，我伸手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隨後，我便跑去梅碧珠面前，道：「梅小姐，很對不起，我們認為你兩兄妹可能與葉飛星的被殺有點關連，說不得要請你在此屈居兩天，希望你能合作，這樣對你只有好處而沒有壞處。」

她臉色雖很不好，但是態度倒還鎮定。她冷冷地道：「你有證據嗎？三十一個旅客，為何只懷疑我們兩兄妹？」

「梅小姐，」我臉色一沉，道：「你要清楚香港的警務人員不會無端端扣留任何人，尤其是遊客，這一定是你們先有值得懷疑的事及行動。」我用凌厲的目光足足瞪住她三四分鐘，她漸漸有點慌亂。

此刻我才再沉聲道：「你哥哥帶幾條褲子出國？」

她一怔，隨即換上一副怒容：「譚先生，你要清楚我與他是兄妹，不是夫妻，我怎知他帶幾條褲子出國？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你怎能用這種話來侮辱我？我可以告你的！」

好傢伙，看來她也不簡單，這却是堅決了我的信心。我厲聲道：「梅小姐，你不必撒野，在這裏我不怕你無理取鬧。」

她悻悻然地道：「那你到底想問些什麼？」

「你這幾天都有見過你哥哥了？」我待她點了頭才續道：「他今天穿的藍色長褲你應亦看過？除了這條褲子之外，你還見過別的沒有？」

她想了一想，道：「我只記得他有條藍色長褲，至于其他的我沒有印象。」

我微微一笑，跟着臉色立即一沉，道：「梅小姐，你哥哥今日穿的是淺啡色的西褲，還有一條是藍色的，現在不見了，到底去了那裏？」

她臉色立即大變，一陣青一陣白，再也坐不住，站了起來，但迅又坐回椅上。

「我不知道！你用話來……你好卑鄙！」

我哼了一聲，道：「我卑鄙？比起殺人兇手還差得遠哩！梅小姐，老實告訴你吧，你哥哥的那條藍色長褲，因為染滿鮮血，所以他把它拋掉，我們已找到了，現在正在化驗室內鑑定褲上血跡的血型，只要鑑定出來之後，你哥哥當然不能回台灣了，而你呢——」我故意頓了一頓，「你想不想回去？」

「我……不可能的，不可能的，那條褲子老孔怎會讓你們找到……你，你說謊，你們沒有證據！」她攤軟地靠在椅背上，喃喃地說。

我心頭一跳，暗道：「果然不出所料！」我猛喝一聲：「說，梅碧珠。」

她吃了一驚，身子抖了一抖，隨即撇撇咀道：「算了吧，你拿褲子來跟我對證好了！」

我只得再騙她一下：「你只要再等一會兒，自有人拿來給你看。」說罷便走去曾國强處。

他抬一抬頭，歡聲道：「譚SIR，剛才電話公司說她的那個電話是打去港台貿易公司的。」他指一指梅碧珠。

「港台貿易公司？」我脫口道：「那人果然是孔正道！」隨即陷入沉思。跟着我推開一個雜差房門，閃身入內。

房裏一張桌子，對放着兩張椅子，靠牆那邊還有兩張。我對梅漢威道：「孔正道跟你到底有什麼關連？你殺人，他做帮兇？還是他殺人，你做帮兇！」

他臉色一變：「譚先生，請你說話小心點，東西可以亂吃，話不能亂說。」

我怒喝一聲：「說！還有你那條藍色的長西褲，是不是交給孔正道？」

他倒還沉着：「我跟他只是朋友，那褲子因為幾脚斷了交給他拿去補。」

「他為什麼不還給你？」我再追問一句。

「反正我要回台灣了，下次來香港才拿豈不方便？」

我冷笑一聲，道：「要是孔正道交不出褲子，我要你好看。」我出門時，金雲詩告訴我傳呼公司說有電話找顧客，他們

都是即時傳達，而沒有留底。所以他們不知道有誰打電話給葉飛星。

× × ×

吃了午飯，李先生又來了。我朝他笑笑：「不好意思，又要打擾你。李先生，你的職員之中，誰與葉飛星最熟絡？」

李先生想了一下，道：「一個姓許的及一個姓楊的導遊可能跟他們熟一點。」

「我想找他們見見面，不知現在方便麼？」

「他們都在帶團，嗯，你等等。」他取出一本小册子，掀了幾頁，道：「姓許的今天是自由活動，現在可能有空，他這團住在金堡酒店，我帶你去找他。」

「謝謝你！」我請他坐上我的車，便往銅鑼灣駛去。

到了酒店大堂，見一個矮瘦戴眼鏡的青年正在跟一個酒店女職員談笑。李先生走上去，跟那個女職員打招呼：「黃小姐，很忙啊！」跟着拖一拖那青年的衣袂。

我忙說：「我們喝杯茶吧！」推開銀月閣餐廳的玻璃門。

當三人都坐定時，我道：「許先生，我想請你先介紹一下你所認識的葉飛星，他是個怎樣的人？」

許先生想了一想，道：「他這人做事還能幹，胆子也大，脾氣很好，對同事很不錯。」

「只這些？」我望了他一眼，「你知道他其他的事嗎？包括私人的。」

「私人的？」他笑了一下，「很風流，他經常能吃到『免費餐』！」他大概是職業關係，說話不乏幽默。

我跟李先生都不禁會意地一笑。

「聽說他賺了不少錢，不過，他這人頗好賭，偏偏又是出名的『魚腩』！不知是他牌運差還是章法差，同事間打麻將他十賭九輸。因此，大家都很喜歡找他湊脚，有他在場，其他三人心情都較定。」他接着又說。

「除了玩麻將之外，他還賭其他的嗎？」我趕問一句。

「因為我們經常要帶團去澳門，而又例必去葡京，聽說他在那裏也貢獻了不少給他們。」

我笑道：「他輸了多少你知道嗎？」

「詳細數目我不知道，不過，有一次我也在場，那天他在短短的一個鐘頭之內，便輸了三萬多元。」

「哦，他不心痛？做導遊收入雖然不錯，但也是辛苦錢。」我覺得非常奇怪。

「我看他的樣子好像毫不在乎，不過，他跟一些朋友做『走水』生意，可能賺到不少錢。」

「可以請許先生說詳細點嗎？」

「大概是這樣吧，他的台灣朋友專門收購遊客來港賺買的貨品，然後再轉賣出去，利潤頗不薄，貨品大都是些大陸出的藥品以及藥油、玩具、韓國毡子等物，葉飛星負責供應貨源，他一方面說服遊客把東西交到他朋友開的那家公司去買，一方面若果人客携帶的東西未超過海關的規定，他便自己買了一些交給那人帶去台灣交給他的拍檔，他從中取利。」

我不禁道：「不怕那人回到台灣跑掉嗎？」

「我也曾經問過他，他說台灣那邊自有辦法。」

「他有很多錢做生意？」

「聽說香港另有股東，另外，他經常要去台灣取貨欵及利錢花紅。」

我聽到這裏，心中隱隱約約有了個大概。

葉飛星之死，很有可能不是情殺，而是生意上的問題，但生意的錢銀瓜葛，會嚴重至要用殺人來解決。

我不禁又猶疑起來。我吸了一根烟，盡量使頭腦冷靜，當我從金堡酒店走出來時，我決定回家去問問美美，說不定她對梅漢威有較深入的了解。

我一邊開車，一邊繼續思考。

但美美看來跟他及孔正道都有點關連，她會把眞相告訴我麼？當車子停在宿舍停車場，我決定了一件事。

我故意按了門鈴，美美來開門，她神色有點慌張：「今天這麼早下班？」

我解開恤衫衣扣，打開雪櫃，取了一罐凍啤酒出來：「我能不回來？」

「啊，莫非案子已破了？」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

「還未破，不過，已差不多了。我是在頭痛怎樣向上司瞞騙你跟孔正道夫婦及梅漢威兄妹的關係。」我故意看了她一眼，慢慢地說：「這件事我怕連自己的老婆也保不住！」

她臉色一下變得灰白，急聲道：「你是怎樣查案的？怎地把我拖進去？」

我把空啤酒罐掉在地上，就地長身而立。「你以為只我一個人去查？人家已經查出你與梅漢威早就認識，以前你與他交往甚密，而孔正道亦早已認識梅漢威，你還替他們圓謊，說他們兩人是你介紹相識的，你說這裏頭不值得懷疑麼？你又為什麼不把眞眞帶去？你知道眞眞與葉飛星的關係，因為眞眞告訴你，這裏面又有什麼秘密？你怎地把我的打火機偷偷拿去送給葉飛星？他媽的臭婊子，送綠帽給我！」

她身子像篩米般搖晃起來，舌頭好像短了半截，結結巴巴地道：「我我……」

「說！」我又猛喝一聲，「不然就要把你帶去警署落案！」

她突然像變了一個人似的，道：「孔太太的確是叫我介紹台灣的生意人給孔先生認識。我自眞眞口中知道梅漢威跟她一起來香港，便介紹給孔先生，我又怎會知道他們是早已認識的。而且，那夜他們也是裝作初次認識的樣子。」

我腦筋飛快地轉了一圈，道：「一定是你事先吐露給孔太太知道。」

美美想了一下，叫道：「對了，那天我跟孔太太打麻將曾經說有一個台灣朋友又來香港，他已來了好多次，不知是幹什麼的，如果香港眞的有金拾，他起碼已拾了幾十箱。」

「孔太太問我那人是誰，我便把他的名字說了，第二天孔太太便打電話說晚上請我把那個台灣朋友介紹給她先生。並約了時間地點。」她頓了一頓，道：「我只知道這些，我能算犯了法？」

我冷冷地道：「你們在夜總會散後去那裏？」

「孔先生開車送梅漢威兄妹回酒店，

我與孔太太叫的士回家！」

「那麼，你爲什麼把我的火機送給葉飛星？你一定也想殺他！」

她尖叫一聲：「我爲什麼要殺他？不錯，我在未認識你之前曾來過一趟香港，那時他也是我的導遊，我跟他……我想出國的願望幻滅了才會急急嫁你的！」

我怒火漸升，冷冷地望着她。

「有次我正要下樓，臨出門時看見你的打火機丟在門口，便拾了它把它放在手袋裏，不料下樓遇到小葉，後來……後來我便送給他！」

我怒不可遏。「小葉小葉，小你媽的屁！我打死你這臭貨！」我站了起來，揑緊拳頭。

她尖聲叫道：「誰叫你當差！你賺多少錢一個月？早班晚班的換個不停，你能經常陪我麼？你看人家孔太太，人家有個做生意的丈夫，多麼闊綽，穿金戴銀的！而我，打一兩塊的麻將，輸了還經常要欠人家的，你給我什麼好處？我不去做應召女郎巳是有良心的了，老娘怕什麼？告訴你，我以前在台灣就是做酒家女才認識梅漢威的，後來老娘騙了一個寃大頭一筆錢才回高雄，是你瞎了眼才找上我的。」

我一下子如跌下冰窖，連髮梢也像結了冰，良久才喝道：「賤貨，你再去做吧，看你有多賤！」

「老娘巳受夠，你以爲我會跟你一輩子？呸，別臭美！」

我恨往胆邊生，手一揚，狠狠地摑了她一巴掌：「你給我滾！滾得遠遠的，不要讓我再見到你！」我說罷便打開大門出去，我用力關上。

門關上之後，我却像虛脫了般倚在門板上，腦子裏空空白白，心中却說不出的難過，到底是悔是恨是妒還是怨，是酸是苦還是辣，我都分辨不出。

我好像昏沉了過去，一會突然聽見門裏响起一陣玻璃的破碎聲，我好像給玻璃刺傷般，突然因痛苦而「醒了」。剎那只覺得腦門陣陣的疼痛，只得咬牙拖着疲乏的身子下樓。

（九）

案子到此，孔正道巳脫不了關係，我與曾國强便聯袂去他公司找他。

港台公司在中環的一幢商業大厦之中，裏面面積不大，我們進去的時候，孔正道剛上班。他坐在一間小小的經理室，室內三張寫字桌對排。裏邊有個秘書模樣的小姐。

外面一個小廳，放着一張沙發一張茶几，另外兩張寫字枱，坐着兩個職員。

孔正道看見我及曾國强，有點驚愕，道：「啊，歡迎歡迎，老譚竟然大駕光臨！」回頭對那個女秘書道：「伊娃，你去買幾樽汽水來。」

我忙說：「不必客氣了！我們坐坐便走。」

孔正道道：「要的，要的，這是你第一次來。這位朋友面生得很。」他自衣袋中取出兩張卡片，一張給我，一張給曾國强。

「他姓曾，是新同僚。」我替他們介紹。

「失敬失敬，曾先生年靑有爲，將來前途不可限量！」

曾國强是個年輕的小伙子，剛工作不了多少年，他有點難以應付，正在支吾間，幸而孔正道說：「老譚，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

我只得單刀直入道：「有個嫌疑犯，他叫梅漢威，是台灣人，根據他的口供說你跟他早巳認識。」我故意頓住，看看他的臉色。

他臉色一變即恢復常態：「啊，那個計程車公司的老板？對對，叫梅漢威，是，見過幾面。」

「根據同團的遊客說，他曾經在上星期四及星期五，是穿一條藍色長西褲。後來不見了，梅漢威說那條褲子交給你，是褲管綫脚斷了，交給你拿去縫補，有這件事嗎？」

孔正道臉色一沉，道：「胡說，一條褲子值多少錢？褲脚破了丟掉便算了，豈有此理，他竟說拿給我補！沒有這回事，我今日是什麼身份？生意這麼大，拿一條破褲去補，像什麼樣子？」

「哦，老孔，原來你生意還不錯，幾時請我當個伙計，老闆賺大錢，伙計也賺小錢吧！」

他哈哈地笑道：「老朋友了，不瞞你說，我這辦公室雖小，可是，台灣、日本、新加坡、泰國都有生意來往，不敢說是大公司，不過，外頭的人都知道我老孔有點辦法，起碼生意不少。」

我故意露出羨慕的神色，道：「不知你老兄做些什麼生意發達的？」

「啊，什麼都做，有老頭子留來下的，也有我這幾年發展的！」

「眞令我羨慕，早知那時跟你出來闖闖，說不得現在也有點成績。老孔，希望以後關照一下。」

「可以可以，老朋友，沒問題！」他拍拍我的肩膊。

我說：「不過，現在却想請你跟我們去一趟警署，跟梅漢威對證一下。」

他一怔，隨即爽朗地道：「這是你的職責，我了解，你等等，我先交代點事才跟你們去。」隨即繞過我們，走到那個職員前，告訴他開什麼LC，發電報給誰，有人打電話來，叫他兩個小時後再打來。

我暗中鬆了一口氣，料不到孔正道竟然會一口應承。他交代後完畢道：「老譚，我去一去洗手間，你請等一等，先喝杯汽水吧！」

我見他毫無異樣，便道：「你去方便，我等你就是。」

「很快就回來。」他隨手開門，又點點頭表示不好意思，才離去。

恰好，那個叫伊娃的女秘書拿了幾枝汽水上來，她遞給我一樽，我謝了一聲，微張開嘴在飲管上吸了一口。

這女秘書十分清麗，身材又好，難得的是有一股清新的少女味。我心想老孔這個人倒會挑選，只怕他的眼睛沒有一刻離開她的身子。

我再望了她一眼，目光在她頸間移過，她後面牆上有個木箱，大概是電燈總掣吧，箱上有兩枚鐵釘，上面各掛一把鎖匙，箱子在鎖匙旁寫着男厠、女厠的字樣。

我把眼光再移開，移到她臉上。突然

想起一個問題，「二把鎖匙都在這裏，那麼……」我急忙把汽水樽放下，跟着叫道：「不好，阿曾，快跟我追他！」他像一頭出柙的老虎，向門邊撲去。」

長長的走廊沒有一人，我跑去男厠敲門，裏面响起一個聲音：「有人！」聲音很嫩，絕不是孔正道，我叫曾國强跟我分開從樓梯追下。

我心想躭擱了這許久，只怕會被他逃脫，我有點悔怨：「我怎樣沒有想起商業大厦都是使用公厠，他出去時不取鎖匙，我就應該發覺他在使詐。」

我飛快地從十樓跑下七樓，竟無發現，我心中又想道：「如果我是他，我會怎樣逃跑？上樓還是下樓？」

只一秒鐘，我便得出結論：上樓！別人會下樓，他曾是警務人員，必會上樓以逃避追踪。

我立即返身上樓，可是只走了幾步，我又停住了，除非這大厦跟別的大厦相通，否則我只須守在地下的大厦出口，他的詭計便無所施爲。

我心頭一動，從大厦樓梯的氣窗望出去，隣旁大厦的水管正有人在爬動，我認得他就是孔正道，這兩座大厦相距只六尺，憑他的身手要攀過去倒不很難。

我立即返身走回走廊，剛好一架電梯到，我閃身而入，電梯直落地下，我顧不得別人的側目，喝道：「CID捉賊，讓路！」一陣風般衝出去。

到了隔隣那座大厦，我望一望水管，沒有人，於是伏在大厦出口，果然不久立即傳來一陣急促的皮鞋聲，我屛息靜氣等待。

人影一閃，米色的獵裝，我連忙躍出，喝道：「別動！孔正道。」

來人果然是他，他連忙照我面門擊出一拳，我早知他是非常人，一直在警戒中，連忙一閃，讓過拳勢。左拳迅速往他小腹砸去。

他退了一步，我立即迫上一步，此際剛好在大厦出口的走廊上，這樣就不怕他能從我身邊逃去。

他一退之後，立飛一腿，我右手一格，他左腿連環飛出，踢向我的腰際。我想不到他來得這麼快，連忙側身一閃，他的脚就在我的腰旁穿出，我左拳再度朝他小腹狠擊而出。

不料，他左小腿一翻，曲着收回，足踵猛地撞在我後背上，「砰」一聲，我猝不及防中了一脚，由于勢猛，我的上身禁不住向前一側，我那一拳自然也打不着孔正道。

可是他的拳却奇準地擊在他的胃上，我只覺肚子一陣翻騰，難受莫名，幾乎喘不過氣來。緊接着，我胸口又中了一拳，我此時全身力量好像猝然消失了般，給他一推便跌在地上。

我背脊撞在地上，痛澈入骨，但神智却在此刻清醒過來。

孔正道見我倒下，立即在我身旁繞過，我倒在地上見個眞切，雙脚一抬，夾着他右脚，跟着一剪一扯，他應聲倒下。他一倒下，我左脚立即向上一踢，踢在他大腿內側，接着向他飛撲過去。

他忍着痛提起左脚向我蹴來，我雙手一格一翻，便牢牢抓住他的足踝。我便拖曳着他退向管理處。

我喝道：「我是CID，替我打個電給警局。」

那管理員看了我一眼，便依言去打電話。

孔正道屢次欲站起，都被我每次拖倒，他拚命掙扎，用左脚不斷踢我，我怒火大熾，覷個眞切，一脚踢在他膝蓋骨上，這一下，我自己清楚用了不少力，他痛得淚水直淌，我索性把他右脚向他身子壓下去，待距離差不多時，左脚用在他小腹上一踏。

他立即「啊」地叫了一聲，臉如灰水般白，黃豆般大的汗自臉上直淌下來，兩個鼻翼急速地煽動。

我飛快地在後褲袋摸出手扣，迅速地扣在他右手上。我看他仍在痛苦地抽搐，心頭至此才鬆了下來，精神一鬆弛，胸口立即覺得火灼般疼痛。

過了一陣，傳來一陣凄厲的警車笛聲，我吸了一口氣，揉揉心口，站了起來。

× × ×

孔正道的被捕，使案件急轉直落，在一步步的揭發之下，以及疲勞審訊之下，梅碧珠首先抵受不住，她終於把眞相供了出來。

關於殺害葉飛星的過程是這樣的。

當孔正道送梅漢威兄妹回酒店時，剛好碰到葉飛星送眞眞回酒店。孔正道便叫梅碧珠下車，向他勾搭，梅碧珠本也不是好東西，在台灣巳跟其兄幹了不少壞事。

當葉飛星見到梅碧珠時，心頭大喜，兩人便跟着恩平道走向禮頓道，孔正道把車子慢慢開過去。跟着梅漢威便下車，說朋友有車子送他一程，加上梅碧珠的半拉半推，他終於上了車。

孔正道及梅碧珠坐在前排，梅漢威及葉飛星坐在後排。葉飛星坐上車才發現孔正道，正想下車，孔正道巳把車子開動，向加路連山道駛去。

孔正道一邊開車，一邊道：「葉飛星，你欠我的那十萬港幣，什麼時候還？」

「你也知道了，那筆欵我全在葡京輸掉，我只能慢慢還。」

「不行，你還有一層樓，把樓按掉還錢給我，否則我不會放過你？」孔正道狠狠地道。

「沒這麼簡單，孔先生，我雖然來香港不久，但我當導遊的朋友還不少，我知道你做些什麼生意，咱來個交換如何？」

車子一慢，跟着又急馳而去，孔正道說：「我們做什麼生意？交換什麼？」

「哼，你以爲我不知你這幾年做些什麼？你是把那些被廉政司署扣留旅行證件的貪官暗中從水路送去台灣，每一人收二十萬港幣。」葉飛星洋洋得意地道：「我的條件是這十萬元就此拉倒，而我也不去向警方報告。」

孔正道冷冷地道：「小子，你自以爲很聰明，可惜聰明得太過份，你來了香港，一路順境，還不知天高地厚！」跟着向梅漢威說了句英語，葉飛星正在狐疑，刀光一閃，梅漢威巳一刀刺入他的下體，車座亦即被血水染紅。

當他們把葉飛星的屍體丟在棉花徑上

，便再轉回利園，孔正道把車子停在恩平道，然後把長褲脫下，給梅漢威換上，因爲梅漢威那條褲子已被血水濺污。

他們上了樓，梅漢威脫下長褲交給梅碧珠，然後梅碧珠再把褲子拿來恩平道給等在那裏的孔正道穿上。

× × ×

梅漢威在台灣表面上是計程車公司的老闆，實質上是負責那些從香港偷渡入境的貪官的上岸工作，這筆錢是由孔正道與他對開分紅。

因此，他便得經常來往台灣及香港，或交換情報，或交收欵項。

孔正道固然不能容得葉飛星再活下去，把秘密洩漏，梅漢威自亦同樣如此，所以當孔正道用英語叫他把葉飛星殺掉，他的刀子便毫不猶豫的插進葉飛星的小腹之下。

把案子造成是情殺的表象。

我看了梅碧珠的口供之後，深慶沒有受這個表象困擾過久，突然曾國强走了過來，道：「譚SIR，BOSS叫你，大概要提升你吧。」

× × ×

當我站在薛唐警司面前時，他用一個英國式的微笑對着我。「你好，譚方新。」他伸出手來。

我有點受寵若驚地跟他握了一下手。「你坐下吧。」他指一指旁邊的一張椅子道。

「譚方新，你好嘢，這次爲警方掙下不小的臉子，所以我一聽到消息之後，立即趕來，這次捉到孔正道，使我大大的有面子，以前ICAC那老頭一直攻擊我們，說他們辛辛苦苦查到貪官的證據，我們却讓他們跑脫。」

薛唐警司有點激動，邊說邊揮着手：「這次你的表現很好，我很滿意，我打算向上面提議升你爲探長，希望你繼續好好地幹，不要令我失望，現在這件案子已經七七八八了，你暫時放下，我另外有單CASE給你，就是最近搶刦金舖的案，你如果破了案，你就可以做探長了，我的意思你明白？但是，不准你像以前那些探長，爲了升職出錢買人認罪來『頂檔』，你知道麼？」

我立即站起身，雙脚一碰，敬了個禮，喝了聲道：「YES SIR，I SEE！」

「好。」他笑道：「今晚我請你吃晚飯，吃中國飯，你喜歡去那裏吃？」

我一時因受寵若驚而有點不知所措，「我請BOSS，我……我……不……不好意思？」

「NO！」他截口道：「這也算是我的命令，我要多謝你破了這件案，知道了麼？」

我連忙又敬了一次禮，立正道：「THANK YOU SIR！」

× × ×

我跟BOSS分手後，已近十一時，今晚喝得很多，頭有點暈，我不敢開車，截了計程車返回家中，自從那晚跟美美鬧翻之後，我一直都沒有回過來。

我巍顫顫地把鎖匙插入門鎖內，打開門之後，家裏烏燈黑火，我摸着牆上的電燈掣，一按之下，立即大放光芒。

室內的一切却使我大吃一驚，連酒也醒了一半，廳裏一地都是是碎玻璃及雜物，狠藉不堪，我踢開一個罐頭，嘟囔了一聲：「他媽的，臭婊子！」一股怒火立即又升上眼問。

我把房裏及浴室、橱房的燈都亮着，四壁蕭蕭只我一人，美美果然已離開。「他媽的，跑了更好，省得老子被綠帽子壓死！」

我打了個酒呃，打開抽屜準備取內衣、毛巾去洗個澡，不料抽屜裏一塌糊塗，美美的衣服全都不見，我再打開衣櫃，他媽的，也是一件不剩，倏然間，我好像打了枝痲醉針，腦子空空洞洞，神智也模糊起來……

事後我才知道，她連我放在抽屜裏的千多塊現欵也取走，這女人眞無良。

我經過幾個月的艱辛，終於把械刦金舖的刦匪逮獲。

最近我方自薛唐警司的手中接過了一張嘉奬狀，而我也被提升爲探長，我却連忙取了七天假期，準備到菲律賓散散心。

我雖然得到奬狀却失去了美美，兩者孰輕孰重？

（十）

電話鈴聲突然响起，我在床上伸了個懶腰，隨即伸手拿起聽筒。

「喂，你是譚SIR呀，我是張領隊，時間差不多啦，請你把行李拿下來，咱得乘車去機場了。」

我忙答了聲：「這就下來。」此時才想起七天的假期已屆滿，這幾天他們去蠔島，去碧瑤，去大雅地等地方玩，我仍留在馬尼拉，昨夜他們才再回來。

我到了樓下LOBBY，張領隊對我神秘一笑：「作夜那個荷非混血女郎怎麼樣？不錯吧？」

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謝謝你。」

「不必。」他正容道：「那次還虧你把刦匪打退哩！我都沒謝過你。」

說罷，我們便上旅遊巴士，車子再沿着馬尼拉灣駛去，過了菲律賓老牌的夜總會TO——DAY及TO——NIGHT，離機塲已不太遠。

我的心情跟着車子而跳動，這次來菲律賓，使我對某些的問題看法全改，雖然，嚐遍不少佳麗，可是次數一多，便味同嚼蜡，只覺得那些女人雖然有美麗的軀壳，却沒有靈魂及感情，即使能夠使我歡愉，但終於好像缺乏了一種什麼的。

因此，我決定把美美完全忘掉，另外再找一個好的，一個眞眞正正好的女人。

我不怕再被同僚譏笑：因一棵樹而失去整座森林，因爲我已找到了一個反駁的理由：十鳥在天，不如一鳥在手。

到了機場，我拿了伍拾元披索給那個導遊，作爲貼士，她露齒一笑，對我道：「沙納乜！」

「沙納乜！」我也對她說了句。這幾天，我只學了這句意即「多謝」的菲語。

× × ×

飛機轟轟地吼叫，嗚地一聲離地而起，當我想再望多一眼這美麗的島嶼時，它已一頭插入銀白色的雲層裏……

——全文完——

功夫傳奇小說

萬里傳・文
黃白石・圖

鐵頭功鬥蝦蟆功

半斤八兩　兩敗俱喪

「鐵頭功」，家鄉叫做「桐油甕」。又名「桐油灌頂」。

到底是何典故？迄今攪不清。但筆者却看過練「鐵頭功」及親眼看到鐵頭功的厲害處。

國際摔角界，有日籍的韓國某名家（一時記不清其名），好像是「金一」吧。就是以「鐵頭功」馳名國際摔角的。

但他那一份頭功，可以撞得對手發昏章第十一，看到他的紀錄片，他每天要把頭顱對着電綫柱或岩石「亂撞」，可知任何功夫都得下苦功，能咬牙吃苦，未有不可成的。

天下事都如此：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但金一的「功力」如果和筆者的一位母舅比較，就有如小巫見大巫，不足掛齒了。

× × ×

筆者還在穿開襠褲的時候，就聽到大人們說「四舅父快要成癲子了！」

「癲子」就是神經病——瘋子。

當時小小的心靈十分恐懼，但從沒見過這個母親時常提到就嘆氣的「老四」——「四舅父」。

我小時見過癲子，好可怕。

如果這個沒來過我家的「四舅父」也是這麼瘋瘋癲癲的，多可怕呀！

後來，斷斷續續的聽到大人們說四舅父是個「酒桶」，如比賽喝「燒酒」，恐怕天下沒有一個人是他的對手了。

當時筆者大爲好奇，曾問：「詩仙也是酒仙的李太白可以勝過四舅父了吧？」換來大家一陣哄笑，父親叱斥：「小枒子去唸書，懂得什麼？」

我仍不服氣，但不敢開口了，低頭脹紅了臉，乖乖去唸「人之初」與「幼學瓊林故事註解」去了。

我常幻想：李太白加上「酒中八仙」，以及張飛、典韋等和四舅父拚酒，誰會贏呢？

因爲，聽大人們講到他的酒量時，說他喝酒是連酒罐抱起來，對着嘴和牛喝水一樣，一天可以喝下三大罐，每罐是十八斤。

那種「燒酒」，是老家自己以土法釀造的，酒性猛烈，後勁更大，一般人在逢年過節或宴客時，燙一小壺，可以把全家喝得變成紅面關公。

筆者五歲那年「春節」時，被二伯「逗」着喝了一小口，約幾「西西」，燙得喉嚨如火燒，當場大哭大叫，倒地亂滾，慌得大姊抱住，連灌了幾口冷茶，又嘔又吐了半天才算太平。

就是牛喝水吧，也不可能一天喝下三大罐水的吧，何況是下喉如火燙的「燒酒」呢。

我十分不相信，除非是會法術的茅山道士，或者活神仙才可以。

心內老是想見到這個四舅父，看他如

何喝燒酒，到底可以喝多少？……

× × ×

筆者七歲那年，已讀小學三年級了。那年臘月，大姊出嫁。

我是大姊抱大的，我家是個大家庭，大姊爲了帮助母親照料我與小弟、小妹，一直延誤婚期。到她廿三歲時才出閣，在家鄉早婚的風俗來說，男人是二十歲娶親，女人是十八、九歲就出嫁了，她是遲了幾年。

大姊很能幹，分担了一半家務，是母親的臂膀，加之她是女師範畢業高材生，能寫能算，父母也捨不得她早嫁。

她在吉期前三天，把我拉到花園亭子內，拍着我的頭說：「三弟，你知道四舅父嗎？」

我忙點頭，又搖頭——因我聽大人說過他，却沒有見過他來我家內。

大姊溫柔地拍我肩頭：「三弟，四舅父有一身好功夫，他的頭比鐵打的還要硬呢……」

我驚奇的：「是什麼東西做的？」

大姊笑起來了：「阿弟，這是打比喩，因爲四舅父從小就練鐵頭功。」

我忙說：「好呀，他教我多好。」

大姊笑笑說：「他就要來了，住在西莊。」

「西莊」，就是「大屋」的西面倉庫——專門堆放百貨布疋與各種貨物之用，另有一間是專門放稻穀的倉庫，我曾去「偸」過冰糖之類的食物。

那裏面又沒床，怎麼可以住人呢？

大姊又說下去：「四舅父愛喝老酒，脾氣又不好，他來了，你不可以去和他亂講話，懂了嗎？阿弟。」

我茫然點頭，因爲那時我實在不懂爲什麼不能和四舅父講話？我在家最得長輩寵愛，人見人愛的叫我「小皇帝」，爲什麼我不能同這位四舅父在一起「玩耍」？

大姊又叮囑：「阿弟，一定要記住，由現在起，不要去西莊玩了，是娘叫我告訴你的，若不聽話，就是不乖，娘會打你屁股，爹會叫你跪錢板。」

這眞把我嚇着了，直點頭。

大姊高興地連摸我的頭，說道：「阿弟乖！聽話，姐姐好喜歡你。」

× × ×

我眞是好悶氣，大人們到處在忙來忙去，很少有人逗我，也沒人同我玩，連大姊也好像不見了影子，在後院和舅母、姨娘、堂姐們不知忙什麼？

第二天早上，我練完了「早課」八段錦與體操，因正好是禮拜天，不用去學校上課，一個人不知怎的走到西莊去了。

「西莊」與「東莊」、「南莊」、「北莊」就環繞在我家「大屋」的四面，我們住的大屋前後有七進，房子好多，還有大花園，由花園的四面側門，可以到四個「莊子」去玩。

× × ×

「西莊」距大屋約半里。那時正當隆冬臘月，很冷，又是雪後初晴，我的手指也凍得發痲，不住地凑在嘴邊呵熱氣。

剛經過幾排大樹下，距西莊大門十丈左右，突然後頸一陣涼，直打冷戰，不由伸手去棉襖後領掏摸，沾手冰凉，竟是一個蠶豆大的雪團。

我不由抬頭向頭頂的樹椏看去，知道是樹上積雪掉下來，但爲何團得這麼緊而硬？

這一抬頭，嚇了一大跳！

只見一個大毛猩猩似的好大個子，穿了一身黑獐皮爲底子的長袍，下擺全部可以看到毛絨絨的掛在半空，這個大個子竟是和扁担似的橫空一字，頭枕在樹椏間，脚跟擱在另一樹枝上，整個身子懸空，一字橫躺向天，正在抱着一個大肚酒罐在對着嘴灌，下喉咕嚕有聲。那是窖藏在酒窖內好多年的大號罐，聽說是和浙江紹與「女兒紅」一樣，在女兒出生那一年釀酒入窖，女兒出嫁時取出宴客，那麼，一定是我家「南莊」的地下酒窖內的貨了，因爲我有一次和二哥去看過。

據說這種大號罐是三十斤裝。

我本能的向後退，想掉頭跑回家去。因爲，這大個子正抹着下巴的酒漬，歪側着頭對我咧嘴而笑，好濃好長的大鬍子，巴掌有蒲扇那麼大，那披了長髮的頭，和巴斗般大，多麼怕人。

我還當作是大人們說古時的「强盜大王」呢。

「嗨！小枒子，別怕！你叫什麼名字呀？」

好大的喉嚨，聲音震得我耳朵發悶。想起了喝斷長板橋的燕人張翼德，也不過如此吧？

我壯大着胆子，說道：「我叫『小皇帝』！」

他哈哈大笑，把大肚酒罐往樹椏上一放，脚下一縮，人已落下地來了，又嚇得我想跑——因爲他高大得和鐵塔一樣，少說也有七尺多高，我的頭，只到他膝蓋上那麼高呢。

他的大巴掌竟撫着我仰着的頭，不住晃着他的大腦袋。

「是你，你就是你娘的三枒子？大家叫你小皇帝的那枒子？」

我茫然地直看着他，脫口說：「你——就是四舅父？」

他十分高興地連叫：

「是——是嘛，枒子，好乖，你阿姊要嫁去陳家了？四舅來喝喜酒嘛，眞過癮，你家的這個燒酒料子好，眞好喝……」

我似懂非懂的接口問他：「四舅父，你是這樣睏覺的？」

「是呀，這樣睏最好不過了，要舅父教你嗎？」

「好呀！」

「枒子好志氣，你還小，再長大三年，舅舅就教你了……聽說你已在學把子了？紮個馬給舅舅看下。」

我就有興頭了，因那時年紀小，對「學打」比去唸書更有趣味，馬上坐個子午馬給他看。

他歪着大頭，瞄左右看了一下，伸出大手，把我的屁股向前推一推，扳住我肩頭扶正一點。

「唔，就這樣，可以了。枒子記好，後面不能向上拱，肩頭要挺直，打出的拳頭才有力氣，也好起脚踢人，懂了嗎？」

我收了勢子，點着頭。

他摸着我的頭：「枒子，你開架了沒有？」

「開架」就是師父開始教打拳。

我點頭。本來心內十分害怕的，這時一點也不怕了，只覺得這個四舅父很好玩嘛。

「開架是那一路拳？」

「四門斬。」

「唔，一定是老董敎你的。」

我點頭。董師父是「南少林」嫡傳弟子。

「枒子，你演一遍給舅舅看下。」

我就踏開馬步，演了一套「四門斬」給他看。

他大手不住摸着下巴大鬍子，歪頭說：「枒子，好囉，你的左脚在右拳翻擊時應當先彎下二寸膝蓋彎，可以加快一倍，老董太馬虎了。」

我忙搖頭，但說不出話。

因爲董師父已這樣敎了幾次了！我老是不記得這個「秘竅」。

他伸開大手，揑拳作勢，說：「枒子，舅舅打一拳給你看下，好不好？」

我忙不住點頭。

他把右拳向腰間一收，又再向前面伸出。

只聽「轟」的一聲巨响，由他拳頭打出，一丈多外的一棵碗口大的柳樹就不住地猛烈搖晃個不住。

我正在奇怪，隔了這麼遠，他怎麼可以打得樹身亂搖，還有他把拳頭伸出，爲何這麼响？

突然，「格咯」响着，那丈餘外的柳樹竟會向排水溝歪倒，由腰部折斷了！

我不禁呆住了，直縮舌頭又伸出——小時有這個怪習慣。

他又向我咧嘴笑道：「枒子，這樹存下半段也不好看，阿舅再給你看下——」

他突然一低頭，躬腰、頭向前衝，活像老水牛和對頭「衝門」？

他竟向那半截樹幹一頭碰過去。

又是震耳暴响。

還剩下六七尺高的樹幹，又被他一頭撞成兩段了。上一段一直飛彈到幾丈外，才落入林內。

我伸出的舌頭忘了縮回去了。

他又轉身回來，向我微笑：「枒子，你看到了？」

我不住點頭，對這位舅父奇怪而又尊敬得不得了。

他瞇着好大的眼睛：「枒子，你再長大點，舅舅教你幾下功夫……」

我連忙說道：「好呀，現在就請舅舅教——」

「不行，等阿舅先和你爹說了，再帶你去舅家，至少，你得等放暑假再說。」

「阿舅，現在快要放寒假了——還有七八天。」

「好吧，枒子，你先回家去，吃過了喜酒，快要過年了，正月初，你到阿舅家裏來頑耍，阿舅先敎你一手好功夫。」

「眞的？」

「當然是眞的嘛，小枒子怎麼可以對長輩不相信？」

「好呀！阿舅，你爲什麼不到家裏去玩？我們一同去嘛。」

「不行，枒子，你乖乖回家，不要和你娘說，等阿舅先和你爹講好了，再告訴你。」

「好。」

「這幾天，你阿姊出嫁，你不要一個人亂跑，懂了嗎？外面會有壞人。」

他摸摸我的頭，向我笑着擺手。

恰好，聽到阿姊在喊我的奶名「曉得」，我忙掉頭跑了，沿着花園圍牆的小路繞到「北莊」，再進側門回到花園打秋千去了。

× × ×

阿姊出嫁了。

那一天，阿姊一直由早上哭到上花轎，又抱住我哭着說了些什麼話，記不清了，我也一直在哭，要打抬花轎的人，被二哥一把拉住，直往廂房推。

家裏一連三天，都大開筵席，叫做「流水席」——客來入座就上菜。不斷的吃完了一席的客人剛走，工人一清理杯碟，抹淨了桌面，換上紅布，又上菜了，不論是誰，只要去吃酒，只管坐下就吃。

那是有錢大戶才有的排塲，嫁女一向是不收賀禮的——只請客，任何人一去就是客。

在阿姊被花轎抬走的這一天，客人特別多。

由這頭望不到那一頭，聽說共有二千多桌。

我却被二哥「關」在廂房內，被他在門外反扣了，恐嚇我：「再敢哭或亂叫，爹就會把你手心打腫！」

我眞怕挨「巴掌」，一個人悶在房內，只能由窗縫看外面大吃，酒香與肉香，使我直吞口水，却不敢作聲，也不敢叫，只想着阿姊直流淚。

突然，外面人聲嘈雜，一陣大亂。

我聽出不是尋常事了，一定是有人吃醉了酒在發酒瘋了？凑近窗前，把手指挖破窗上糊的牛皮紙——因是大冷天，窗上都糊了紙，向外看熱鬧。

却不是有人發酒瘋。

而是四個叫化子，在大顯威風——地上躺倒了十多個「伙伕」與「長工」，一定是被四個叫化子打倒了。那四個叫化子正在大吼大叫，脚一挑，就把八仙桌與大圓桌連杯盞菜餚一概挑翻在地。

是有人來找岔子了，我眞想衝出去。好了，大表兄帶了十多位堂兄弟趕來了。

大表兄剛抱拳和四個叫化子說話，就被其中一個一記「冲天炮」打倒一丈開外去了。

堂兄弟們一齊呼喝叫打。

圍上了四個叫化子，拳脚齊上。

但那四個叫化子眞好厲害喲！人影交錯中，不到一盞熱茶時間，十四位堂兄弟，連同大表兄都倒下了，沒一個爬得起來再打的。

我也嚇呆了！

因爲，大表兄和堂兄弟們都是十八歲到二十多歲了，都「學打」好幾年了，有的還練過十幾年呢，爲什麼這麼多人打不贏四個中年叫化子？

爹和大哥、二哥在八位師父陪同下出現在大院了，走到四個叫化子面前丈許處，拱手說話了，却因隔開了七八丈，聽不

清講什麼？

那四個叫化不住冷笑，說的是外鄉土話，我也是山東人吃麥冬，一懂也勿懂。

有四位師父——包括董師父在內，向四個化子逼去，很快交上了手。

看得我眼花，約打了一頓飯的時間，先後有三位師父倒下去，還吐血呢。對方四個人中，也有一個仆倒在地，但很快又跳起身了，只剩下董師父一個人以一對四了。

另四位師父剛圍上去，猛聽一聲震耳大喝：「請退下，對手是湘南討天敎，不是丐帮中人。」

是四舅父來了！聲到人到，竟是由大屋頂上飛撲下來，活像老鷹抓小鷄。

董師父和另外四位師父退回了爹身邊，同時，順手將倒地的三位師父扶起來，把從腰間取出的藥餵入他們嘴裏。

只聽那四個叫化子不住嘰哩咕嚕的在叫，走馬燈似的在四舅父身邊亂轉。

四舅父雙手箕張，不時握拳出擊，「轟轟」巨响不斷。

那四個叫化子手忙脚亂，有的一退就是一丈多外，有的還不時在地上亂滾一陣，又跳起身來。

只聽四舅父哇哇怪叫：「狗養的，有胆上門來生事，怎麼不敢接招，丟盡了討天敎的面子了，還不快滾？」

四個叫化子突然有二個抛出了長索。一條繞住了四舅爺的脖子了，一條套住了他的左臂膊，用力猛拉。

我眞是給急死了，四舅父這下會打輸了！

果然，在那個用長索套住四舅父脖子的叫化子雙手猛收之下，四舅父被拉向那叫化子。另一個的長索套住四舅父左臂的叫化子也飛快地繞到另一面，雙手握緊長索猛拉。

眼看四舅父已被長索猛勒陷入脖子肉了，在對方猛收之下，越勒越陷得緊，非斷氣不可了！

在對方猛拉之下，眼看四舅已經被拉得撞到對手面前去了。

董師父等五位師父巳經大步搶出，却被另外二個叫化子抖起兩條長約丈二的軟鞭擋住了。

我差點大哭出來！

却看到四舅父在那叫化子一手收索，一手巳經斜揚作勢向他劈下刹的那——

四舅父陡然一躬腰，頭一低，閃電般一頭撞向那個叫化子。

那叫化子驚叫一聲，向後疾退，劈下的一掌，正劈在四舅父的後腦瓜上。

那叫化子却被四舅父一頭撞中了胸前，仰跌一丈多外，仰倒在地，口中不住噴血，身子挺了幾下就不動了。

另一個的長索纏住四舅父左臂的叫化子，大約想救助同伴，雙手握索向他那邊用力猛拉。

四舅父又轉頭向他疾衝過去。

那叫化子大約因爲同伴倒地吐血，巳嚇慌了，猛地撒手丟下了手內長索，轉頭就向外面飛身騰空，落在圍場上，剛要向場外躍去，突然一頭栽在牆外——四舅父雙拳連出，隔了一丈多遠，打中了對方的背脊，我好像聽到那叫化子骨頭斷裂的聲息。

另二位叫化子厲聲怪叫，突然把腰間掛的細竹簍（用黑布罩住的簍子）抛向董師父他們五人，掉頭就向圍牆騰身躍去。

竹簍一落地，就聽到「絲絲」與「呱呱」像小孩子啼哭的聲音，冒出了十多條小蛇來，飛快的向董師父他們爬去，有的一鑽出黑布罩，蟠就成一團，把膨脹如拳頭大的蛇頭不住屈伸，吐着蛇信，直瞪着爹和大、二哥那邊。

只聽爹大喝：「長蟲有毒，各位師父小心！」

又叫：「四哥，你多小心！」

四舅父正把繞住脖子的長索拉開，一看二個叫化子向牆外逃，拖着兩條長索，騰身就追。

只見他躬腰如箭發，人在半空，頭一低，巳經向一個脚落圍牆的叫化子背部猛撞過去。

那叫化子猛冷笑一聲，翻腕一鞭。

「呼——嗚——」尖銳作嘯，是軟鞭劃破空氣的勁銳，四舅父追勢不變，但被對方一鞭掃在左腰間，「吧」地打實了，衝勢被阻，身形也下落，這一來，他的鐵頭也隨下落之勢，收勢不及，正好撞在圍牆頂的邊沿上，「轟」地巨响，圍牆倒下去了！四舅也竟衝到牆外去，把牆外的一排「萬年青」也壓倒了！

董師父和另外一位古師父，也巳掠身過牆，追截那二個叫化子，手揚處，喝聲：「打！」

發出了「鐵蓮子」與「鐵胆」。

那二個叫化子巳經掠過圍牆外四五丈了，一個向地面翻滾，一個猛廻身揚手，一鞭擊落二個鐵胆，一個空心觔斗，讓過了三顆鐵蓮子。

四舅父突然怪笑，甩開了兩根長索，正好那個滾地躲避暗器的叫化子剛站起來想騰身掠走，被一條長索纏住了腰間，被四舅父左臂一抖，就跌翻在地了。

另一個叫化子剛好翻落地面，又被另一條長索纏住了雙腿，一連猛躍幾次，竄出一丈多外，還是跌倒了，四舅父右手一收，就把他倒拖過來。

董、古二位師父冷笑一聲，上前一連劈掌，把二個叫化子打得滿地亂滾，鼻孔流血，嘴也溢血，由于滾動，連破衣上也都是血。

四舅父伸開雙手，一手一個，抓小鷄似的把二個叫化子後頸皮抓住，連抖了幾下，二個叫化子就不動了。

昏過去了！

我在窗孔內，因正對着倒坍的圍牆缺口，看得清楚。

那十多條蛇，在另外三位師父揮掌猛擊及不住騰空飛躍閃避之下，打得滿地扭動。

鄭師爺（帳房）和大批親友也趕來了，有人拿了幾把竹掃把，按住了受傷的小蛇，再加上鐵鍪、鋤頭之類一陣猛打猛砸，都打成爛蛇了。

爹吩咐大哥去請二舅父來，二舅父戴上一個皮手套，伸手把另二個昏死的叫化子腰間的竹簍摘下，說：「還好，仍是關住活門的，長蟲跑不出來！」他一手一個，提着二個黑布罩着的竹簍匆匆走了，後

來才知道二舅父是個捉蛇高手。

×　×　×

四個中年叫化子是「討天敎」的四大護法，到九宮山「尋寶」未得手，跑到我們老家一帶來，不知受誰的慫慂？說我家很有錢，每位叫化子可以拿到「喜錢」銀元千塊……

他們四人可能是想大撈一筆，上門來一開口就要「打賞」一千塊銀洋，一面入座大吃大喝，出言不遜，「長工」與「伙伕」們在忙着給他四人端菜送酒，他們四人反而把「長工」們一個一個的下了「暗手」，打昏在地。驚動了負責招待客人的表兄與堂兄弟們，趕來詢問，也被他們四個以重手打昏過去。

當我爹由後進大院聽到情況，和八位師父出來向他們道歉「簡慢」，請問來意時，他們又變了口氣，說每人要「借」盤川（路費）一千大洋（銀元），師父們認爲對方存心來生事，就和對方交手打起來了……

×　×　×

結果，那四個中年叫化子，二個因被四舅父以「鐵頭功」撞斷了胸骨與背脊骨，急救不及，傷重而死。

另二個，則經爹以治傷聖藥施治，躺在床上七八天，才能起床行動。

當地官府是我族堂兄輩，要把二個叫化子押去監禁審訊，爹說「情」，表示「私了」，不必追究了。

由爹與士紳們開過會，與官府交換意見後，買棺葬了二個死叫化子，並請和尚「超度」，另以二千銀元送給了那二個叫化子，他二人向爹叩頭道謝，認了錯，半夜走了。

有錢好辦事，那堵被四舅父一頭撞倒的圍牆，當天晚上就有泥水工人來趕夜工修復了。但四舅父一頭撞倒一堵牆的事，第二天就傳開了。

筆者是親眼看到的，不時去呆呆看着新補好的圍牆。它不是一般土築或紅磚砌的圍牆，而是特產的青岩石以糯米磨成漿，加石灰等灌砌而成的，堅固逾恒，大戶人家，稱爲「百年基業」——意謂用此建材與方法砌成的牆壁，至少可以保持一百年不會坍塌。

竟被四舅爺一頭震塌了，高約二尺左右，寬約三尺左右的缺口，實在叫人難以置信。

難怪那兩個中年叫化子被四舅父一頭撞實後，都骨碎而死了，事後，聽說那兩個中年化子都練有一身內外五門功，如「鐵布衫」、「十三太保橫練」等功夫，火候很高，但還是經不起四舅父這麼一撞，則其威力之巨，可以想像得到。

四舅父一頭撞倒岩石圍牆之事，迅即傳遍了各地，越說越玄，而四舅父却在第二天一早就不見了。那天我去「西莊」找他，由外叫喚了好久才知道他巳走了。

×　×　×

我那時幼稚的心靈裏，把四舅父當作神仙了，人如何會有這麼硬的頭呢？

多麼希望四舅父能教我，也練成這樣「帥」的功夫呀。

加上不見了大姊，心內酸酸的老是想哭。

娘突然叫我過去，把我拉到她的膝前，咬着耳朵說：「三枒仔，你喜歡四舅父嗎？」

我忙點頭，說：「好喜歡。」

娘噓了一口氣：「這是緣份吧？四舅父偏喜歡你，他要你去他那兒過年，你去不去？」

我連說：「去！去！」

娘笑了：「三枒子，看你們舅甥眞有緣份呢。」

×　×　×

在「出事」後的第三天，我就由「長工」用轎抬着，進入山區，翻了一山又一山，四舅父住在大山內，叫什麼「何家凹」？距離老家大屋六十里。

那是在山腰間平崗上一座大莊院。

四舅父一手抱着酒罐，哈哈笑着把我由轎門一舉起，舉上半空，一直這樣走進大院。外公、外婆叫他別嚇着我，四舅父笑得連屋瓦也似在搖動了。

他叫我住在他房側小書房裏，却盡是練武功的書，什麼「少林七十二式」，「崆峒八手」，「峨嵋伏虎拳」，「終南八卦游身掌」之類，少說也有二千多本，有的還是用砂礫毛筆與墨筆手抄的。

也有石印木刻的，圖像是手工畫的。

可惜我那時年紀小，十九看不懂是什麼意思，只知道全是練功夫，我們叫做「學打」的書籍。

後來，才知是歷代收集的秘笈，他化掉許多銀子與時間搜購得來的，這些都是絕傳的武功秘笈，不是一般人可有的，連大上海的書店也不易看到一二本呢。

×　×　×

我一開口，就「磨」着四舅父敎我「硬頭壳」的功夫。

四舅父摸着我的頭頂，眯着眼傻笑，但却叫我先看看他練功夫，過幾天再說。

據四舅父講：練「硬頭壳」功夫要特別吃苦，最基本的是要能强忍大小便，早上起床，不論如何尿脹、便急，不能上厠所。一定要先練氣，把全身力氣向頭頂「運聚」，不住撞碰練習——先是以頭去碰撞「棉花鼓」，再碰撞成叠表芯紙，再撞碰牛皮棚……一定要把全身氣力與潛在的意志集中到頭頂去，把任何撞碰之物當作强仇大敵。

如此不斷的苦練，頭頂自然逐日堅硬了——撞碰的東西也隨着不斷改變。

而碰撞之物乃必經依照書上或明師指點的秘法請巧匠製造，例如：「棉花鼓」、「表芯塔」、「牛皮棚」等等，要依照一定的尺寸、厚薄、寬窄與形式做好，由軟而硬，由柔而剛，循序漸進……

那些奇形怪狀的練功器具，什麼「棉花鼓」之類，至少有幾十種，除了練「鐵頭功」的道具外，還有練其他功夫的。可惜，那時我年紀太小，巳記憶不清楚了。

×　×　×

我確實想學「鐵頭功」，但四舅父却說我是唸書的「種子」，可以練練拳脚，他可以教我幾套最好的功夫，就是不適宜練「鐵頭功」，那因爲我是唸書的「學生仔」，不是「放牛仔」，如果學了「鐵頭功」，唸書就腦瓜子不靈光了。使我十分失望。

四舅父又形容「鐵頭功」好比「牛衝門」，帶我到山坡上去看水牛「角鬥」，十分猛惡，嚇得我雙脚發軟，以爲水牛看到我們，不角鬥了，誰知却向我們衝來。

四舅父哈哈一笑，把我抱起往大樹上躍去。

他一「跳」就二丈多高，把我放在一個四平八穩的老樹椏間，叫我「只看不動」，他又躍下地，大步向「角鬥」的二隻大水牛走去，他一點也不怕，一伸手，一手各執一牛角，向左右一分，一按，只見二頭大水牛的頭角先被他分開尺多，兩隻蠻牛的嘴被他雙手按到地面上去，只見牠們向四舅父衝擊。

但只是不住搖尾聳股，却連頭嘴也抬不起來，只聽到牠們「哞哞」的低沉怒吼着。

四舅父大喝一聲：「畜生，去——」

雙臂向左右猛分，好像開弓一樣，二隻水牛就一連後蹬暴退了幾步，頭又抬起了，但一看到是四舅父時，牠們尾巴一夾，低沉吼着，掉頭向側邊山谷奔開了。

我眞看得目瞪口呆。

× × ×

我一直在四舅父家過年，住到元宵節後，外公、外婆等都對我疼得不得了，甚麼好吃的都給我做出來，我一點也不想家，不記得回家了。因爲，四舅父在練功房內，教了我幾種小巧的絕招，甚麼「沾衣跌」、「燕青十八翻」、「鴛鴦腿」……之類，把我樂透了。

但寒假快結束。就要開學了，非回家不可，就在家中派來長工抬着轎子來接我的那天，我看到鄭師爺也是坐在轎內來了，只見他們神色凝重，平時像胖彌勒佛笑嘻嘻、露出金牙的一團和氣消失了，一下轎子，連招呼也沒一聲，甚至沒看我一眼就急匆匆往內走。

——使我委屈得想哭，因爲，平日他一見到我，就「三少、三少爺」或「小皇帝」的叫個不住，同我講古，又講他的「打流經」——跑江湖的故事，是和我最接近的一位「外人」……怎麼突然全變了。

外公、外婆與大舅……四舅他們在後進大院中不知商量甚麼「大事」？足足半個多時辰，才見鄭師爺匆匆走出，只有四舅一人送他出來。

外公又早已吩咐爲我另備轎子了！

鄭師爺叫了一聲：「三少，令尊、令堂叫我接你回去，就要開學了。」

一面拉住我的手，我還待「撒嬌」一下，四舅父已沉聲地說：「三枒仔，乖！你快上轎，我也同去你家。」

本是依依不捨的我，聞此言而一樂，興匆匆的進了轎子，可不是？四舅父竟已經上了那匹黑不溜秋，全身墨汁染過似的馬了。

而且，他當先一騎馳出，頭也不回。

× × ×

事後，才知道鄭師爺是專程送信給四舅父的。

而那一封信是爹具名，但內面却附夾了一張「桃花紙」套紅如血跡斑點的「拜帖」。

× × ×

那封拜帖，署名劉天任。

却是找四舅父「拜山」，並另致拜帖一份給四舅父。

× × ×

回到家裏，一片異常嚴肅與緊張的氣氛，我一進門就已感覺到了，但不明白爲甚麼如此？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娘把我拉到後進，我興奮地敍述四舅父教我學打與外公、外婆等如何喜歡我，怎樣疼我等等。

娘只是沉默地點頭，叫我洗了熱水澡早些去睡。我也實在感到倦乏了，很快入夢——却做着恐怖的怪夢，夢見四舅父已「死了」！

× × ×

當我在沉睡中，大家也在睏覺的半夜後——

四舅父却在土名叫「車輪盤」的山上去赴「死亡約會」。

據說：劉天任等一共四個人，指名向四舅父挑戰。

但限定只准五個人去——其中雙方各一個担任公正裁判人。

也是一對一的局面，勝三塲是贏家——輸家必須依照江湖規矩——一切聽令贏家。

而我們這邊限制四人出馬，除了四舅父是正主兒——此次對方挑戰的對象外，就是爹與另三位師父陪着四舅父去赴約。

爹被對方認定是裁判人——雙方各推一位裁判人，對方的裁判人據說是一位九宮山的全眞（道士），他非常滑稽，自稱是「沒穿卷的牛鼻子」。

由大人們口中的陸續談話中，綜合起來，就是那一夜的經過情況。

對方爲首的就是「拜帖」上具名的劉天任。

據說：這個姓劉的是名震三湘的人物，只是已記憶不清是甚麼「路數」了。

據說是「討天教」教主的拜把子盟兄弟。

也可說是爲了上次那四個中年惡叫化來生事受挫，二死二傷後，該教來了結「樑子」，爲交代「過節」，要找回「塲面」而來的。

當然來者不善，善者不來。

奇怪的是，來的這五個人中，除了九宮山那個當裁判的道士外，就是該教「副教主」及上次受傷後經爹治療養好傷後認錯溜走的中年叫化，却不是該教主親來，而是以這位姓劉的帶頭，據說是「教主」遠赴長白山採藥未回，全權由姓劉的「代表」該教，姓劉的也自稱是「教主」的拜兄，由該教請來做代表的。

他們先找到家父，交代了「門面話」，先明白清楚，向家父表示道歉冒犯，因那天該教四位「護法」喝多了酒所致，又受了別人利用，承認被人蠱惑了，向家父「負荊請罪」甚麼的。

繼之，開門見山的聲明是專找四舅父「討教」絕學的。家父雖然再三說明當日的事，應當由家父負其全責，表示息事寧人，引咎自責……

無奈對方堅決表示不論如何，非要和四舅父了斷一下不可。理由是四舅父對該教的人太過份了，不給該教一個面子——因四舅父明知他們四人是討天教的，却一

點也不留情，趕盡殺絕，造成該教四大護法二死二傷，若不扳回塲面，該教將無顏再立足江湖，勢非自行解散不可了……

那位甚麼「副教主」，也大言炎炎，咄咄逼人，家父已經了解此事已難善了，只好把事情經過，寫信給四舅父自行決定——由鄭師爺送信去。

四舅父接信後只說了一句話：「當然奉陪！」

× × ×

結果，是一場石破天驚的惡鬥。

過程十分精彩，那眞是武林高手的拚命相搏，據說：那位「副教主」練成「黑砂手」，雙掌齊腕如墨蘸烏黑，掌風所至，連樹葉也像火燒過一樣，好幾次，被他劈上了「虛招」，附近樹木遭殃，經他打斷，打折的樹木，斷口處也泛灰色。

雙方足足惡鬥了二個更次，由三更後直打到天色朦朧亮，東方魚肚白色時，還是四舅父技高一籌，以「韋陀杵」把對方右掌齊腕拗折。

但四舅父左臂也被對手的指尖劃破三道血痕，立時連血也變黑色了。

對方斷腕，加上內部受傷極重，當場昏倒了。

四舅父自行以匕首把左臂被抓傷的三道血槽的肉挖下三四吋長，二三吋寬，深可及骨，自行敷上金創藥，包紮一下，就再下塲叫陣，不論誰勸阻及代替他下塲都堅持不肯，聲言非打完四塲不走開一步。

對方「副教主」一栽倒，那二個中年叫化子本就是四舅父手下敗將，那敢言勇，大有怯意，不敢出頭。

姓劉的一聲不响，下塲了。

× × ×

據說這個劉天任，那時年已六十左右，生得矮矮胖胖，禿頂放光，保養得法，也許武功造詣深的緣故，看來只不過四十郎當歲，一張娃娃臉，紅得發亮，兩邊太陽穴，鼓起如二個跳動的鷄蛋……

他一下塲，就聲明因爲四舅父受了傷，可以改期再戰，如一定要出頭，他可以先讓四舅父十招。

語意比四舅更狂大，眞是癩蝦蟆打呵欠——好大的口氣。

但姓劉的確實厲害，功夫紮實，也眞的閃避了四舅父十招而未還手。

四舅父脾氣如火，暴怒之下，迸裂了的左臂創口，血流不斷，如果久戰下去，恐怕會把血流光。

四舅父爲了速戰速決，全力以赴，施展了「雷打三焦」絕招——以「鐵頭功」向對手連衝三次。

第一記，正撞在姓劉的小腹上，如擊敗鼓，只把姓劉的撞退三步。

第二記，撞在對手心口下，姓劉的退了七步，才站穩身形。

奇事出現在四舅父的第三次猛撞對方大肚皮……

撞中了，實實在在的一頭撞在姓劉的挺突大腹上。

這次，姓劉的並未後退一步——雙脚深深陷入岩石寸許——那是最堅硬的岩石——俗名「鐵岩」。四舅父的鐵頭却收不回了。

因爲，對手的大肚突然好像被四舅父硬生生撞癟了，突然向內收縮下陷。

而四舅父的頭，也正好深深陷入對方的中陷大肚皮裏了，對方越是收縮，四舅的大頭也越深陷，漸漸連雙耳也不見了。

對方的大肚皮，好像一把鋼鉗大嘴要把四舅的大瓜腦「生吞活剝」吃掉似的。

奇怪的是，力大無窮的四舅父，竟像失去了氣力，拳與脚都不能發力施威了，只不住地猛烈蹬脚，想把頭拔出收回，他的脚也把「鐵岩」踹得四分五裂，凡是他脚踏之處，石碎如粉屑。

四舅父突然發出悶雷似的吼聲，突然前弓後箭，以撩陰步，一脚踢向對方褲襠下，膝蓋猛向上頂去。

劉天任也猝發大吼，拳曲的雙手突然箕張，猛抓在四舅的後腦與「玉枕穴」之間。

於是，慘劇發生了。

只見劉天任全身抖動，終於面色大變，鬆了手，無力地向後倒了下去。

他的大肚皮也自然鬆弛張開了，四舅父也踉踉蹌蹌地撲在劉天任大肚上。

劉天任的「祠堂」（睪丸）爆裂了。

四舅父的大腦被壓擠得五官變了形，口、鼻、耳都在冒血。

好像比平時縮小了好多，但旋即腫脹得更大，又青又腫，變紫了。

× × ×

原來，劉天任的看家絕學正是蝦蟆功，是鐵頭功的尅星，才敢來找四舅父的麻煩，因爲突然而來，我爹等都未摸淸對方這一「海底」。

他先運氣硬挨了四舅父二次鐵頭衝擊，是存心佈下陷阱，使四舅父都不知他有「蝦蟆功」。

等到四舅父在第三次猛撞時，用足了十二成功力，劉天任才全力施展蝦蟆功，把四舅父的鐵頭夾住，陷沒「腹壁」中。

由於雙方都在全力施爲——四舅父功力凝聚在頭頂上，劉天任功力聚注于腹間，所以雙方都無餘力出拳動脚了。

劉天任一見四舅上當入阱，只想加力猛收腹壁，先使四舅口鼻不能呼吸而窒息昏迷，再下毒手把他擊斃。眼看就要達到目的了，不料四舅父大約已知自己大意輕敵，上了惡當，想拔出頭已無望了，頭如上了鐵箍鋼套，馬上就要窒息斷氣，竟拚着一死，放棄了頭部的掙扎反抗，憑一口眞氣，運足了全身功力，貫勁於「入襠撩陰腿」，把對手的「祠堂」頂擠爆裂了。

而他自己因爲頭部散去功力，全身功力，都集中在孤注一擲的最後一擊，被對方「腹壁」力擠之下，所以連五官也變了形，七竅溢血而死。結果，是兩敗俱死。

——劉天任雖經那二個中年化子急救，也只斷續地交代了幾句「遺言」，比四舅父多「活」了十多分鐘，也斷氣了。

不是因睪丸粉碎重創，還受了四舅父臨死前全力一頂，連小腹丹田也移位了。

我爹每述說這件慘事時，都手巾濕透，淚流滿面，我也是躲在書房一角偷聽到的，根本不敢過問半句……

爹每次都以感嘆作結尾：「瓦罐不離井口破，將軍難免陣上亡！老四練功成癖，『學打』一生，還是脫不了這一刦數！唉……」

（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奇不有樓的公平大廳中，正進行拍賣，許多江湖人物都來參加，在此拍賣的東西無奇不有，這次除了天蠶衣，百寶刀囊之外，竟然還有拍賣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武功師承的秘密，當賣出部份完成交易之後，買入部份競價開始，而第一件收購的對象竟然是活生生的風流娘子岑今珮，並限在十五日內交人，這奇怪的交易很快也完成了……風流娘子約請火種子唐漢和無眉公子張天俊在麥鄉喝酒，她是希望唐漢能帮她想個辦法，究竟是那一個仇家要「收購」她……

估他中毒死

唐漢接下去道：「大家都知道的，妳岑姑娘的仇家雖然不少，但仍活着的却不多，妳如今只須將那些仍活着的仇家一一說出來，讓我們帮妳過濾一下，差不多就該有點眉目了。」

無眉公子點頭道：「小唐這話果然有點道理。」

風流娘子却皺起了眉頭道：「你們說起來倒輕鬆，你們叫我去那裏一個個找出那些仇家？」

唐漢道：「難道妳的仇家竟多得連妳自己都數不清，記不完全？」

「恰好相反。」

「怎麼說？」

誰知又翻生

風流娘子又皺了皺眉頭道：「說了你們也許不相信，這幾個月以來，我除了血印子李八分，護花郎君朱奇，君山五毒兄弟等人之外，無論死的活的，根本就沒有跟誰結過怨仇。」

無眉公子怔了一下，喃喃道：「這就有點奇怪了。」

唐漢微微一笑道：「我猜想你們一定都沒有將另一種人計算在內。」

風流娘子也不覺怔了一下道：「另一種什麼人？」

唐漢微笑道：「女人！」

風流娘子瞪大一雙烏溜溜的眸珠道：「我風流娘子岑今珮會跟女人結怨？」

「是的，很多種女人。」唐漢笑道：「羨慕妳的女人，妒忌妳的女人，以及一些跟死在妳手上的男人有關的女人。」

風流娘子呆住了，這倒是個她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

無眉公子顯然也沒有想到這一點。

但這無疑是個有趣的援引。

如果男人沒有理由以高價收買一個活的風流娘子，女人呢？

女人有！而且理由很多。

男人恨一個女人，一定有恨的原因；女人恨另一個女人，則不須要任何原因。

對方容貌超過自己，或是才幹超過自己，都可以引發恨意。

有時甚至連男人多瞧了對方幾眼，而忽略了自己，都能造成切齒深仇。

無眉公子忍不住輕輕嘆了口氣道：「奶奶的，你這個火種子懂得眞多，也眞他奶奶的叫人佩服。」

門口屋簷上有人大笑接口道：「佩服火種子的人，又豈止你無眉兄一個？本少爺免費奉送情報一則：小唐猜對了，出價收買岑姑娘的主子正是燕京三鳳姐妹。」

無眉公子拔劍起身，沉喝道：「是朋友就現身說話，幹嘛這般鬼頭鬼腦的？」

唐漢搖頭道：「不必勞神，人已去遠了。」

無眉公子道：「這廝是誰？」

唐漢道：「從聲音上，難道你聽不出來？」

無眉公子道：「聲音聽起來的確很熟悉，只是一時想不起是誰。」

唐漢笑道：「除了多事公子高凌峯，還會是誰？」

無眉公子一楞道：「小子迷迷糊糊的，會有這麼一身上乘輕功？」

唐漢笑道：「如果你以爲這小子迷糊，你就錯了，我看你們五大名公子之中，就數這小子古怪精明。」

無眉公子思索了片刻道：「高凌峯這小子的品行雖然不怎麼樣，一向說話還算誠實。相信他小子絕不敢當着你我面前跟岑姑娘開這種玩笑。小子這個情報，可能不假。」

唐漢笑道：「這小子的脾氣，我比誰都清楚。小子除了賭起錢來，像個傻鳥之外，其它各方面，都還說得過去。我相信這個情報，不是可能不假，而是絕對假不了。」

他又笑了笑，道：「只不過這個情報就算百分之百的可靠，事實上也毫無價值可言。小子送的，只是個順水人情。」

無眉公子一楞道：「爲什麼？」

唐漢笑道：「那麼，你說它的價值在那裏？你該知道，我們如今要談的，是岑姑娘的安全問題。燕京三鳳，只是出錢的主子；得標動手的則另有其人，我們要能找出這個威脅着岑姑娘安全的人，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

風流娘子又有點發愁道：「那要怎麼辦？」

唐漢道：「辦法有兩個。」

風流娘子忙道：「兩個什麼辦法？」

唐漢道：「第一個辦法：妳今後行動如常，只當沒有這回事，我跟張兄則於暗中保護妳，只要那個想發横財的傢伙一現

身，我們就給他仁兄一個措手不及……」

無眉公子點頭道：「這個辦法不錯。古人說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就是這個意思。」

風流娘子遲疑道：「如果還有其它的辦法，我希望最好還是另外換個辦法。」

無眉公子道：「這個辦法，那點不妥當？」

風流娘子道：「十五天的時間太長了，如果勞煩兩位整天跟在妾身後面，實叫妾身過意不去。」

她雙腮一紅，微微低下頭去，又道：「而且也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她臉一紅，無眉公子一張面孔也不禁跟着紅了起來。

她的話沒有說錯。

一個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時候，固然是人見人愛；但是，女人也有見不得人，或是不願見人的時候。

這一類事情，無論女人男人，心裏都該有數。

只有唐漢一點反應沒有。

他正一手摟着香香，另一隻手忙着喝酒挾菜，好像風流娘子最後那句話，他根本就沒有聽到。

無眉公子輕咳了一聲道：「小唐，你不是說有兩個辦法麼？第二個什麼辦法，說來聽聽看。」

唐漢又喝了一大口酒，放下杯子，搖搖頭：「第二個辦法，不提也罷。」

無眉公子詫異道：「你小子是不是兩口酒就喝醉了？不提也罷，什麼意思？」

唐漢道：「因爲第一個辦法如果窒礙難行，這第二個辦法就更行不通了。」

無眉公子道：「爲什麼？」

唐漢道：「因爲這第二個辦法不方便的地方更多。」

無眉公子道：「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也不妨。」

唐漢轉向風流娘子道：「我巳經聲明過了，這第二個辦法，說出來也許更不像話，岑姑娘是不是也想聽聽？」

風流娘子嬌羞地道：「行不行得通，是另外一回事，聽聽又有什麼關係？」

唐漢點點頭，又咳了一聲，才慢慢的道：「我的本意原是，如果岑姑娘嫌第一個辦法不夠徹底，深怕萬一接應不及，仍有很大危險，那就不妨更進一步，由我跟岑姑娘像新婚夫婦般，暫時共住半個月，日夕厮守，寢食不離……」

無眉公子忍不住哼了一聲，冷笑道：「這種『妙』主意虧你小子能『想』得出來，『說』得出口，眞叫我們做男人的感到『榮幸』！」

沒想到，風流娘子居然跟着點頭道：「這個辦法妾身倒不反對——」

無眉公子一呆，突然撣衣起身道：「不才忽然想起還有一個重要的約會，兩位慢慢談，恕不才失陪了。」

他不等話完，人巳走出房門。

只聽身後房中，遙遙傳來唐漢親切的挽留道：「這麼豐盛一桌酒菜，張兄還沒動過筷子，怎不多坐一會兒？」

（三）

無名鎭上，只有閑人，沒有閑日子。

每個月雖然只有一個初五，但兩個初五之間，相隔的時間並不長，而且並不是每個人都將初五這一天看得很重要。

誰收買了火種子唐漢武學的秘密？誰想活生生的買下那位美艷如花的風流娘子岑今珮？那只是少數幾個人的事。

這一類事情，跟大多數人，都沒有切身的利害關係。

絕大多數人來到無名鎭，顯然只是爲了分享這些奇異交易的樂趣。

事後，大家談論這些交易，作種種猜測，靜觀事態發展，甚至以賭注助興，才是這些人來到無名鎭的眞正目的。

這是無名鎭繁榮的原因。

也正是無名鎭爲什麼過了每個月的初五，鎭上反而到處傳出管弦笑語，充滿一片歡樂氣氛，如迎新春的原因。

× × ×

大發財客棧後院一間客房裏，如今也擺了一桌酒席。

大發財客棧是無名鎭上三家客棧中最小的一家；像這樣一家以小販苦力爲招攬對象的小客棧，酒菜當然好不到那裏去。

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如今這桌酒菜居然豐盛精美異常。

就算讓鎭上醉仙樓的掌厨大師父看到了，相信都會嘖嘖稱羡；相信就是換了他本人下厨烹調，都不一定會有這份手藝。

這桌酒菜是誰烹飪出來的？

× × ×

酒菜巳經端上桌子。

人呢？

× × ×

一個像叫化似的破衣漢子，探頭朝房中張望了一眼，鼻翼不斷噏動，臉上隨即露出一副饞涎欲滴的笑容。

「先到的先吃，老子不客氣了！」

然後，這名破衣漢子，果然就老實不客氣的走進房中，拿起筷子，挾了一塊香噴噴的紅燒肉塞進口中，一面吃一面爲自己斟酒。

嚥下紅燒肉，跟着是一大口香醇辛烈的松花露。然後，筷子伸向老地方，又是一塊紅燒肉。

「老子就是喜歡二小姐的肉……」

這是什麼話？他就是喜歡二小姐的肉？他有沒有說漏了幾個字？

是「二小姐的肉」？還是「二小姐燒的肉」？

破衣漢子話尚未完，房門口忽然傳來一聲嬌滴滴的脆叱道：「滿口胡言，合該掌咀！」

從聲音和語氣上聽起來，來的莫非就是那位燒得一手好菜的「二小姐」？結果，出人意外的，進來的竟是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

這樣一個老婆子，當然不可能是什麼大小姐、二小姐。

奇怪的是，這婆子頭髮巳全白了，爲什麼還會有着像少女般清脆嬌嫩的聲音？

破衣漢子好像一聽聲音，便知道了來的是誰。所以，他連頭都沒有扭轉一下，依然將全副精神放在那碗紅燒肉上。

直到白髮婆子走近桌子，他才抬起一張冒油的面孔，嘻嘻一笑，道：「放心，妳婆子喜歡吃的荷葉清蒸魚，老子連筷子都沒動一下。」

白髮婆子少說一點，也要比破衣漢子年長二十歲以上。而破衣漢子居然對着白髮婆子自稱老子，冲着這句話，倒眞該掌嘴！

但說也奇怪，白髮婆子竟然毫不在意，好像她早巳習慣了破衣漢子這種不雅的口頭禪。

她在破衣漢子對面坐下，吃了一口清蒸魚，問道：「今天二小姐約我們幾個來這裏吃飯，你可知道是爲了什麼事？」

「不知道。」

「你沒有向那傳話的丫頭打聽？」

「沒有。」

「糊塗！」

「妳呢？」

「老身當時恰巧離棧外出，是伙計張七傳的話，否則老身當然會問個清楚。」

「二小姐請我們吃飯，這也不是第一次，有什麼好問的？我只聽說菜裏面有一碗蒜苗紅燒肉，我就來了。」

白髮婆子輕輕一哼：「除了紅燒肉，你什麼也不知道。老身瞧你總有一天會死在你這張饞嘴上。」

破衣漢子道：「妳也好不了多少。」

白髮婆子瞪眼道：「你說什麼？」

破衣漢子像被酒嗆着了似的，咳了幾聲，才含含混混的道：「我說，咳咳，今天這碗紅燒肉，似乎太鹹了點……」

門口忽然有人笑着接口道：「沒有關係，這一點我可以負責轉告二小姐，就說她燒的菜，火候還不到家，尚須——」

破衣漢子扭頭喝道：「你小子如敢搬弄口舌，老子不打落你滿口狗牙才怪！」

含笑走進來的，是個黃衣青年人。

這名黃衣青年，高高的個子，有着一雙大蛙眼，模樣長得還不錯，只是頭髮梳得怪怪的，看上去有點娘娘腔。

黃衣青年進房之後，笑着道：「我這意思就是要你明白，免費白吃人家東西，最好少批評。」

× × ×

這老少男女三人是誰？

二小姐又是誰？

× × ×

如果有人說出這賓主四人的身份，聽的人準會大吃一驚。

然而，不管你信或不信，目前房中這老少男女三人，的的確確就是江湖上有名的，黃山大俠向晚鐘，天台鬼婆子賴姥姥，以及武林五大名公子之一的多事公子高凌峯。

而尚未露面的主人二小姐不是別人，正是燕京三鳳中的銀鳳錢麗麗。

客人都巳到齊了，主人爲何還不見現身？

不過，女主人的姍姍來遲，並未因而影响三位貴客的食慾。

一大碗蒜苗紅燒肉，巳剩下沒有幾塊，一條斤半重的荷葉清蒸魚，也巳去掉大半條。

多事公子高凌峯雖然是個年青力壯的小伙子，吃起東西來，却文雅得像個小姑娘，這跟他那副娘娘腔的模樣，倒是十分配合。

他歡喜吃的，是一盤鹹酸菜辣椒炒豬心。

他吃了半天，盤子裏的菜還帶着尖兒，就好像完全沒有動過一樣。

× × ×

黃山大俠向晚鐘一碗蒜苗紅燒肉巳吃得差不多了，如今她抬起那張冒油的面孔，一雙貪饞的眼光，又移向一隻脆皮八珍鴨。

可是，他大概方才那碗紅燒肉吃得太猛了，這時忽然皺起眉來，唷了一聲，兩隻手同時去揉肚子。

他彎着腰站了起來，離座想走。

酒席吃至中途，肚子痛該去什麼地方，自是人人心裏有數。

天台鬼婆子厭煩地瞪了他一眼，喃喃罵道：「想不到名滿江湖的黃山大俠竟是這樣一副德性，眞是丟人到家！」

黃山大俠像掙扎似的苦着臉道：「老子，我——我——唷！」

一聲慘呼餘音未了，人巳撲通一聲倒了下去。

天台鬼婆子不覺一呆道：「這老小子怎麼回事？」

沒想到她剛說完這句話，她自己臉上也浮起一片痛苦之色。

「不好，菜裏有毒！」

這是這位天台鬼婆子接着喊出來的第二句話。

也是她這一生中的最後一句。

她喊完這句話，面肌抽搐，兩眼翻白，人便跟着從板櫈上栽翻下去。

多事公子高凌峯，東西雖然吃得少，但由於他吃的是一道女主人特意爲他準備的「主菜」，自然無法「倖免」。

他聽鬼婆子喊了一聲「菜裏有毒」，臉色一變，跳起來便想奪門而出。

但是，毒性巳告發作。

他只離座跨出兩步，便像轉陀螺般，往回打了個圈子，也跟着仆了下去。

× × ×

女主人終於笑眯眯的出現了。

× × ×

燕京三鳳，也是武林中有名的三大美人。無論容貌或武功，都不比風流娘子岑今珮遜色。

她們三姐妹跟風流娘子岑今珮唯一差異的地方，顯然只是名號上少了風流兩個字。

實際上，三姐妹私底下可能比風流娘子還要風流得多。

風流娘子岑今珮風流在言行舉止上，三鳳姐妹則風流在骨子裏。

尤以三鳳中這位銀鳳錢麗麗，一雙桃花眼，清澈、明亮、靈活，不笑也像笑，笑起來媚波如絲，男人只要承受了她那迴眸一轉，準會心旌搖曳，神魂出竅。

這位銀鳳是一個人走進來的。

× × ×

如果她的三位客人還活着，只要見了她此刻臉上那種迷人的笑容，相信她即使再遲到半個時辰，也絕不會有人生氣。

可惜他們現在什麼都看不到了。

銀鳳返身閂上房門，然後挪移着輕盈的脚步，首先走向躺在屋子中央的黃山大俠向晚鐘。

她俯下身子，開始爲這位黃山高人寬解上衣。

對任何男人來說，這都是個很銷魂的動作。

黃山大俠向晚鐘不僅是個男人，而且是個各種慾望都很强烈的男人，只可惜他如今已是個斷了氣的男人。

如今，無論燒得多香多美的紅燒肉，都已無法再引起他的興趣。

女人也是一樣。

上衣解開，裏面是一件閃閃發光的金色緊身內衣。

銀鳳又笑了。

「天蠶衣！嘻嘻。」她輕輕撫摸着那件金色內衣，像是在慰藉着一個疲憊的情人：「別人想取得這件天蠶衣，必須付出五萬五千両白花花的銀子，姑奶奶想得到的，代價只是一碗紅燒肉。嘻嘻！」

原來昨天無奇不有樓的買主，就是這位黃山大俠？

這一秘密，銀鳳又是怎麼知道的？

買下天蠶衣的目的，原是爲了保命防身，如果這位黃山大俠泉下有知，他一定很後悔自己浪費了那麼一大筆銀子。

他其實只要買一副口罩戴起來就可以了。

脫下黃山大俠身上的天蠶衣，銀鳳又走向天台鬼婆子賴姥姥。

銀鳳在鬼婆子身上搜得的財物，是一大疊銀票，以及一本武學秘笈。

最後，銀鳳帶着滿足的笑容，走向多事公子高凌峯。

她在高凌峯背上踢了一脚，笑道：「你小子實在死得很冤枉，以後到了閻王老爺那裏，切記別再多管閒事。你小子假獻慇懃，其實是爲了刺探我們三鳳的秘密，你以爲姑奶奶不知道？」

她慢慢的蹲下身子，又笑着自語道：「二姑奶奶雖然曉得你小子身上沒有值錢的東西，但爲了公平起見，也該抄上一抄，才是道理。」

黃山大俠和天台鬼婆子的屍體，都是面向上，仰天橫躺。

只有這位多事公子因爲死前打了個轉轉的關係，是背後向上，爬地伏臥。

銀鳳也懶得去將屍體翻轉，只隨便伸出一隻手，探去下面腰腹間摸索。

正如她所說的，這小子一有幾個子兒，就會轉得一乾二淨，順手抄上一抄，不過是意思意思而已，在這小子身上根本就不可能會抄出什麼東西來。

銀鳳一隻手，由上而下，正摸索間，耳邊忽然有人道：「癢死了，別摸那個地方。」

銀鳳大吃一驚，方想縮手，已告不及了。

明明已經中毒氣絕的高凌峯，竟像奇跡似的，身軀一翻一拗，居然坐了起來，一雙大蛙眼中，充滿了俏皮的笑意。

銀鳳那隻被他扣住的右腕，經他輕輕一扭，立即倒曲背後，動彈不得。

燕京三鳳的武功，也許並不在這位多事公子之下，但是，一旦喪失機先，受制於人，情形就不一樣了。

高凌峯瞇着眼縫，笑道：「剛才，妳一隻手上下移動，摸得我舒服極了！妳這套功夫，是什麼時候跟什麼人學來的？」

銀鳳魂飛魄散，原以爲難逃一死，如今看到多事公子高凌峯這副嬉皮賴臉的樣子，不由得又漸漸放下心來。

她對自己的姿色頗具信心。

一個男人，不管多大年紀的男人，只要這個男人還沒有對女人喪失興趣，她相信就有方法把對方侍候得服服貼貼的。

只要這個男人不在一照面之下就下辣手，她相信這個男人就絕沒有再下手的機會。

同時，她更懂得女人向男人施媚功，必須循序漸進，才會令男人着迷，才會使一個男人愈來愈不克自持。

如果表現得太過火便容易顯出虛僞。

她現在不急了，所以她問：「桌上的菜，你沒有動過筷子？」

高凌峯嘻嘻一笑，道：「動過了，只是吃得不多。」

「我這種毒藥處方特別，那怕只沾上一點點，也照樣有效。」她迷惑地問道：「你既然動過了筷子，怎麼沒有中毒的現象？」

「我有我的一套辦法。」

「什麼辦法？」

「這套辦法我是跟某一個人學來的，對方叮囑過我，不許隨便洩露出去。」

「這人是誰？」

「不能告訴妳。」

「火種子唐漢？」

「算妳聰明！」

銀鳳是值得誇獎的。

她能一下就猜中那個人是火種子唐漢，誰也不能說她不聰明。

只是這樣一來，這位多事公子是否够聰明，就很難說了。

銀鳳暗暗高興。

她不喜歡太聰明的男人。尤其這種時候，她更不喜歡。

她忽然輕輕嘆了口氣道：「想想還是大姐的話不錯，這次到無名鎮來，我實在第一個就該先去找那位火種子才對。」

高凌峯居然沒是聽出這幾句話的弦外之音。

他居然瞪大了一雙蛙眼道：「找那小子幹什麼？」

銀鳳嫣然一笑道：「你說找他幹什麼？難道你不覺得那位火種子英俊得令人着迷？」

高凌峯蛙眼又瞪大了一些道：「難道我不如他？」

銀鳳道：「至少你對女孩子不像他那般溫柔體貼，懂得風情。」

高凌峯道：「他怎樣對待一個女孩子，妳見過？」

銀鳳道：「像他對待風流娘好岑今珮，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高凌峯道：「這話怎麼說？」

銀鳳道：「前幾天在醉仙樓，就像今天我們這樣，風流娘子也是想毒死他，結果一樣被他發覺了，你看他們如今處得怎麼樣？」

高凌峯不得不點頭，因爲銀鳳此刻說的每一句都是事實。

銀鳳飛了他一眼，又道：「這件事是當時很多人都親眼看到的。請問：那位火種子當時有沒有像你這樣，緊緊刁住風流娘子一隻手腕不放？」

高凌峯又點頭，這也是實情。

同樣的，他現在如果還不放手，他的風度實在不能跟火種子唐漢相提並論。

可是，他並沒有放手。

「不行！」他搖搖頭道：「我沒有他那麼好的一身武功，這種地方我不能跟他學。」

銀鳳微嗔道：「那麼你準備還要把我這條手腕刁住多久？難道你看房門閂得牢牢的，如今房內又沒有人，想用强佔有我的身子？」

不够聰明的男人，有時是需要加以提醒一下的。

她現在就是在提醒他。

沒想到高凌峯果然不够風情，竟然搖搖頭道：「我沒有這個意思。」

銀鳳有點失望：「那麼你說你是什麼意思？」

「我只想問妳一件事。」

「什麼事？」

「問妳黃山大俠向晚鐘買下這件天蠶衣，妳是怎麼打聽到的？」

「這件事跟你又有什麼關係？」

「關係大了。」

「哦？」

「下個月初五，說不定我也會參加寶物買賣，我不能不提防自己也許會變成第二個向晚鐘。」

「如果我告訴了你，你會相信？」

「眞話我就會相信。」

「你又怎麼知道，我說的一定是眞話呢？」

「這就是我不肯放手的原因，我相信妳一定會以眞話換回妳這條手臂。」

「如果我說這是無奇不有樓一名管事偷偷賣給我的消息，你相信嗎？」

「相信。」

「可以放手了沒有？」

「我要那管事的姓名。」

「爲什麼？」

「因爲下次我說不定也會找他打打交道。」

「夏雨順。」

「謝謝。」

多事公子高凌峯，果然是個言而有信的男人。

他果然放開了銀鳳的手腕。

不過，另外有幾件事，並不在他們的條件之內，他做了也不算違背承諾。

他鬆開了銀鳳的手腕，却順手點上了銀鳳身上三處穴道。

然後，他伸出了自己的手，伸向銀鳳身上幾處令人景羨的禁地。

「妳摸了我幾下，我也要摸回來。」接着，他又摟着她親了個咀，笑道：「這是利息。」

× × ×

多事公子高凌峯心滿意足的走了。

銀鳳躺着，滿臉通紅。

「天殺的！」她差點沒咬碎玉齒：「姑奶奶以後要是放過了你這小賊囚，姑奶奶我就不姓錢！」

× × ×

在無名鎮上，風流子岑今珮就是一位風頭人物，如今這位風流娘子益發令人响往而敬佩。

因爲她居然還住在名流大客棧，好像完全忘記她已成了別人心目中的獵物。

風流娘子這種滿不在乎的態度，無形中爲名流大客棧帶來了不少生意。

一些本來不想在食宿方面多作無謂浪費的江湖人物，都不禁紛紛改弦易轍，住進這家食宿費昂貴得驚人的豪華大客棧。

大家顯然都不願錯過一飽眼福的機會，想看看究竟是那位仁兄財迷心竅，肯爲了十萬兩燙手的銀子，來活捉這位風流娘子？

這些人大部份都是爲了尋求刺激而來的，橫豎爲期只有十五天，即使多花費一點銀子，他們也還負担得起。

何況，在這一段時間裏，就算他們的期望落空，他們想像中的那個驚險緊張的場面不會出現，只要平日能多看上那位風情撩人的風流娘子幾眼，也未嘗不是一種額外的享受。

× × ×

金陵黑笛公子孫如玉、飛刀帮四大堂主、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等人也是名流大客棧的住客之一。

不過，這些人住進名流大客棧，跟棧裏住了一位風流娘子，則完全搭不上什麼關係。

他們所以住進名流大客棧，純因爲鎮上只有三家客棧，三家客棧中只有這家客棧才襯托得上他們的身份。

以他們的身份來說，大把銀子花出去，這種闊綽的行爲，本身無疑就是一種享受。

至於有人以高價收買風流娘子，以及有人願爲橫財賣命，當時也許曾一度引起過他們的新奇感，但他們見多識廣，畢竟不同常人，並不覺得這是一件什麼驚天動地的大事情。

他們來到無名鎮，已有很長一段時間，目前顯然仍無離去之意。

他們也許仍想留下來參加下一個月的盛會。

他們的生活方式，也無多大改變。

黑笛公子孫如玉喜歡漫遊荒郊，搜摘花菓，橫笛自娛。

飛刀帮四大堂主則終日聚飲，極少外出。

四人這次前來無名鎮，除了找回他們帮主的那副百寶刀囊，似乎尚有其他的事待辦。

甚至有人猜測，這四位飛刀帮的高手這次出現無名鎮，所謂找回百寶刀囊，也許只是一個幌子。

四人來此的眞正目的，也許跟百寶刀囊根本毫不相干。

此說是否可靠，當然只有當事人自己心裏清楚。

太原馬場主人，花槍金滿堂，則日夜沉緬於棧後不遠的一家賭場裏。他雖然也像風流娘子岑今珮一樣租下一座獨門獨院的上房，但十天八天之中，壓根兒難得回棧一次。

如今，棧裏的幾位知名人物當中，只有一個人的行徑較爲引人注意。

這個人便是無奇不有樓月會擧行過後才匆匆趕到的玉樹公子謝雨燕。

（未完）



美製AH-IJ（休依眼鏡蛇）武裝直升機

武器科技

美蘇專用武裝直升機積極在科技上大改進

成業·譯

美國

AH－1的主要改型

美國貝爾公司研製的專用武裝直升機AH－1「休依眼鏡蛇」（HUEY COBRA），是美國陸軍現役的主要裝備。六十年代的中期，美軍在越戰中急需一種高速而又裝甲特强的直升機，給CH－47A和UH－1等運輸直升機護航和提供火力支援。但是，一般由運輸直升機改裝的武裝直升機，却嫌速度慢，火力弱，載彈量小，於是向有關方面提出要求，研究一種新的專用武裝直升機。貝爾公司根據這些要求，便利用UH－1B／C的旋翼，傳動系統和動力裝置，重新設計機身，僅半年的時間，便做出了一種原型武裝直升機——貝爾二〇九，交由美國陸軍部鑑定，到了一九六〇年初，軍部批准了，命名爲AH－1G，隨即投入生產。繼後，AH－1有了以下的主要改型。

先說AH－IG，這是最初的生產型，它的動力裝置是一台一千四百軸馬力的TS3－L－13渦扇發動機。原型於一九六五年三月開始研究，九月首次飛行，一九六七年六月開始交出生產型，跟着在同年秋天，投入越南戰場。AH－1G一共生產了一千一百二十四架。除配備美國陸軍和海軍陸戰隊外，還出口給西班牙和以色列。

AH－1J－1G的雙發改進型，最初是替美國海軍陸戰隊研製的，又稱「海上眼鏡蛇」，（SEA COBRA）。動力裝置改爲雙發並車的T四〇〇－CP－四〇〇渦輪引擎。功率爲一八〇〇軸馬力。同時加强了尾梁，增加了尾槳弦長度，配有海上用的電子系統和設備，一九七〇年開始交付使用，一九七二年美陸軍也訂購了，至一九七八年巳生產近五百架，並出口給以色列、日本、沙地阿拉伯和伊朗等國家。

AH－1Q是AH－1G的反坦克型，可携帶八枚「陶」式反坦克導彈，配有頭盔瞄準系統。生產型於一九七五年交付使用。此外還將九十三架AH－1G改裝爲AH－1Q。

AH－1S是AH－1G／Q的改進型，改裝一八〇〇軸馬力的T53－L－703發動機，加大功率的減速器和傳動系統。一九七五年至七八年之間，將二百架AH－1G改裝成AH－1S。同時，一九七五年決定生產AH－1S型，生產型採用平板透明座艙蓋及其他工程改進。此外，爲了適應貼地飛行，改進了座艙設計。一九七九年又將九十八架AH－1S生產型加强了機炮的威力。目前，美國軍方又決定將所有改裝的和生產的AH－1S全部進行進一步的現代化改裝，增加了激光測距儀，激光目標探測器和自動跟踪儀，新型大氣數據系統，多普勒導航系統，平視儀，電子對抗設備等。到一九八五年，總共可改裝九百多架。到今天爲止，各型AH－1的總產量，巳超過二千架。

設計上的特點

爲提高這種直升機的最大速度，增加機載武器和空勤人員的能力，採用了流綫型機身，機師和副機師兼射擊手前後排列，提供了最大的視野。爲了容易僞裝隱蔽和在叢林中飛行，該機體積相當小，外部輪廓低而且窄。機身僅闊〇．九六五米，機身兩側有短翼，便於携帶武器和在巡航時帮助旋翼卸載，機上人員和直升機的重要部位，都有裝甲保護。

旋翼系統，採用兩片槳葉的五四〇型「門較鏈」式旋翼，弦長爲六九厘米，旋翼槳葉是全金屬膠接，前緣由不銹鋼保護，立旋翼轉速爲二九四－三二四轉／分。

在AH－1S現代化計劃中，爲改善性能和提高生存力，從第六十七架新生產的AH－1S開始，在不改變現有機體結構的原則下，旋翼槳葉改用由卡曼公司研製的複合材料旋翼槳葉，新槳葉壽命爲一萬小時，比原金屬槳葉增加九千小時，這種複合材料槳葉在二三毫米炮彈擊中後，仍可繼續飛行三十分鐘，在一二．七毫米槍彈擊中時，不易破壞。

武器方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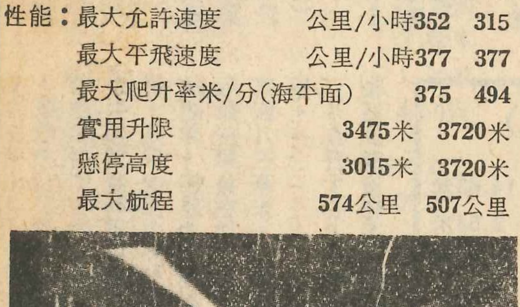
炮塔武器——AH－1G／Q型的：M－二八炮塔，裝一挺或兩挺七．六二毫米M－一三四「米尼同」機槍，或兩個四〇毫米M－一二九榴彈發射器，或一挺M－一三四機槍和一個M－一二九榴彈發射器。AH－1S型：M－二八炮塔，裝一挺二〇毫米M－六一A－「火神」機炮，或一挺二〇毫米M－一九七機炮或一門三〇毫米XM－二三〇鏈式炮。AH－1J／T型：二〇毫米M－一九七三管機炮。

掛架武器－AH－1G型：兩個M－一八「米尼同」機槍吊艙和兩個M－一五八火箭彈吊艙，或兩個M－一五八和兩個M－二〇〇火箭彈吊艙，或兩個M－一八和兩個M－一一八烟幕彈投擲器，或兩個M－一八機艙吊艙。兩個M－一五八和兩個M－二〇〇火箭彈吊艙，或四個M－二〇〇火箭彈吊艙，或在機身左側一門二〇毫米XM－三五機炮。AH－1S／Q型：兩個M－一五八和兩個M－二〇〇火箭彈吊艙，或兩個M－二〇〇火箭彈吊艙和四枚「陶」式導彈，或兩個M－一五八火箭彈吊艙和八枚「陶」式導彈，或兩個M－一八「米尼同」機艙吊艙和八枚「陶」式導彈，或八枚「陶」式導彈。AH－1J型：四個LAU－六八B／A火箭彈吊艙或兩個LAU－六八B／A火箭彈吊艙和兩個M－一八機槍吊艙，或兩個LAU－六八B／A火箭彈吊艙和兩枚MK－一一五炸彈，或四個LAU－六一／A火箭彈吊艙，或四個LAU－六九／A火箭彈吊艙，或兩個M－一八機槍吊艙和兩個M－一一八烟幕彈投擲器，或四個SUU－四四照明彈投擲器，或兩個LAU－六八B／A火箭彈吊艙和兩個MK－四五照明傘，又或者四個SUU－四四照明彈投擲器，或四個CBU－五五／B燃料空氣炸彈投擲器。AH－1T型：四枚「陶」式導彈，或八枚「陶」式導彈，或八枚「陶」式導彈和兩個LAU－六八／A火箭彈吊艙。

技術數據（AH－1）

尺寸		
尺寸：	旋翼直徑	13.41米
	旋翼槳葉弦長	0.69米
	尾槳直徑	2.59米
	尾槳槳葉弦長	
	AH-1G	0.21米
	AH-1S	0.29米
	翼展	3.15米
	機長(主旋翼前、後放置)	16.14米
	機身長	13.59米
	機身寬	0.91米
	機高	4.12米
	滑橇間距離	2.13米
	機寬(裝「陶」式導彈)	3.26米

		AH-1G	AH-1S
重量：	空重	2754公斤	2939公斤
	任務重量	4266公斤	4525公斤
	最大起飛和着陸重量	4309公斤	4525公斤 (帶導彈)
性能：	最大允許速度 公里/小時	352	315
	最大平飛速度 公里/小時	377	377
	最大爬升率米/分(海平面)	375	494
	實用升限	3475米	3720米
	懸停高度	3015米	3720米
	最大航程	574公里	507公里





「先進攻擊直升機」計劃

AH－64是美國休斯公司根據美國陸軍部一九七二年提出的「先進攻擊直升機（AAH）」計劃研製的武裝直升機，計劃於一九八二年交付使用，作爲陸軍的主要裝備，總採購量將超過五百架。

「先進攻擊直升機」的具體設計要求如下：

一：有良好的機動性，能在高度一千二百米，大氣溫度三五度C垂地效條件下，垂直爬升率達到一五〇米／分；在六四公里／小時側風條件下，能保持懸停並有〇．二五的側向加速度。

二：裝三〇毫米機炮，在二五〇〇米射程內方位角達一二〇度，俯仰角七十度，首發精度六－八密位，裝兩個一九發聯裝的七〇毫米火箭發射巢和八枚「陶」式反坦克導彈。

三：配有羅蘭導航系統，白天及黃昏條件下用的低空飛行設備和夜間用紅外綫射擊瞄準設備。

四：巡航速度二七〇－三二〇公里／小時，載彈量六百公斤，有備用油的續航時間爲二小時，轉場航程爲一五〇〇－一八〇〇公里。

五：起飛重量在七噸左右。

六：旋翼和垂尾等收折後可用C－一四一A，C－5A或C－一三〇運輸機空運。

七：採用低反光僞裝塗漆和低反光透明材料，減少發動機排烟和噴焰，以改善

隱蔽性；採用多路傳力，多重系統，防彈裝甲，自封油箱等，提高生存力；防彈設計標準為一二．七毫米槍彈。

八：外界條件下，每飛行小時的維護人時為八－一三小時。

招標之後，通過九十天的方案競爭，美陸軍部於一九七三年六月選出貝爾和休斯兩家公司的方案YAH－63和YAH－64進行第一階段研製，即各研製兩架試飛原型機和一架地面試驗機進行對比評定。兩種原型機分別於一九七五年九月和十月首次試飛，隨後由陸軍部進行了八三〇小時的對比試飛和地面試驗。一九七六年十二月，美陸軍部正式宣佈選中YAH－64進行第二階段研究。一九七六年十二月正式和休斯公司簽定為期四年的第二階段研製合同，規定製造三架經設計修改的生產原型機，並把原有的兩架飛行原型機和地面試驗機也改裝成生產原型機，進行一二〇〇小時飛行試驗。此外，還要為該機研製先進的電子設備，電子光學裝置和火控系統，例如目標截護標識系統（TADS），駕駛夜視系統（PNVS）等，到第二階段發展計劃結束後，才簽訂生產合同。

第一架生產型計劃於一九八二年年底交付。

AH－64的四葉全較接式旋翼系統實際是在OH－6A輕型觀察直升機旋翼系統的基礎上的改型，採用了鋼帶疊層式接頭組件和彈性體擺動阻尼器。另外，每片槳葉均裝有兩個擺動阻尼器，槳葉根部裝有調諧減震器，槳轂結構簡單，四葉片的離心載荷由鋼帶疊層接頭承載環承受，槳轂只承受傳動扭矩和垂直剪功載荷。旋翼槳葉翼型採用經修形的大彎度翼型，槳尖後掠二十度。槳葉弦長五三．四厘米，扭轉角－九度。

為保證在一二．七毫米槍彈或二三毫米炮彈擊中後完全或基本上不損壞，旋翼槳葉採用玻璃鋼補强的多梁式不銹鋼前段和包不銹鋼蒙皮的諾美克（NOMEX）蜂窩夾心後段件。

在噪音和性能方面的考慮，AH－64選用四葉尾槳方案，把兩副雙葉尾槳裝在同一叉形接頭上，彼此間的夾角為六十度－一二〇度。

傳動系統為兩個裝在發動機頭部的齒輪箱，主傳動裝置，兩個尾槳系統齒輪箱和連接軸。

AH－64裝有一副懸臂式小展弦比短翼，高速飛行時，短翼能提供大部份升力，並可減輕旋翼載荷。

機體的設計為傳統的半硬殼式結構。生產型採用了把水平尾翼改裝在垂直安定面頂端的「T」形尾翼形式。後三點式起落架，為考慮降地的能量吸收問題，立起落架的設計，採用了液壓減震器位於外部的後臂式佈局。尾輪為全向轉向自動定心尾輪。

動力裝置為兩台通用電氣公司的T七〇〇－GE－七〇〇渦軸發動機，安裝在機翼上方的機身兩側，每台功率為一五三六軸馬力。兩個防摔油箱容量為一三六六升。

生產型採用了「里孔」排氣管。這種排氣管用休斯公司研製的低Q材料作墊裏，吸收來自發動機氣流的熱量，並將它緩慢地輻射到發動機艙周圍的空氣中，從而產生抑制發動機排氣火舌的紅外綫輻射作用。為減少阻力和使機師及射擊員有良好的視界，座艙內採用串列式的座椅。副機師兼射擊員在前，機師在後，後座比前座高四八三毫米。座艙地板和側壁有防護裝甲。

AH－64的機載系統及設備包括三軸短周期增穩系統和三軸指令增穩系統各一套，甚高頻，超高頻通訊設備，多普勒導航系統，電子姿態指引儀等。

AH－64的武器系統包括了三種軍械設備：「海爾法」激光尋的反坦克導彈（短翼下可掛十六枚），七〇毫米火箭發射巢四個，每個帶十九枚火箭，三〇毫米AH－二三〇EI鏈式機炮（設計射速五〇〇－七五〇發／分，載彈一二〇〇發）。主瞄準系統目標截獲標識系統。另外，兩名機員均備有頭盔瞄準具，以及夜視系統。

技術數據（AH－64）

尺寸：	旋翼直徑	14.63米
	尾槳直徑	2.54米
	機長	15.06米
	機高	3.83米
	短翼展	4.98米
重量：	空重	4657公斤
	結構設計總重	6650公斤
	最大起飛重量	8006公斤
性能：	最大平飛速度	309公里/小時
	最大巡航速度	293公里/小時
	最大垂直爬升率	878米/分
	使用升限	6250米
	懸停升限(有地效)	4623米
	(無地效)	3780米
	最大航程(內部油箱燃油)	611公里

蘇聯

米－二四武裝直升機

米－二四是蘇聯第一批專用武裝直升機，北約組織取名為「母鹿」（IDIND）。一九七四年初，有兩個裝備米－二四的直升機大隊進駐東德。從這時期起，米－二四便基於兩種互相補充的型號來發展。就氣動外形來說，一種型號適於作攻擊運輸型，另一種適於作武裝型，運輸則置於次要地位。據估計，各種型號的米－二四已交付六五〇架以上。

米－二四共有兩種型號，各個型號的機體構架，動力裝置和傳動系統都是相同的，只是武器，操縱系統和尾槳位置微有改變而已。

詳細情況如下：

「母鹿－A」武裝攻擊型。駕駛艙四名人員為正，副機師，射手兼領航員和前視觀測員。機身裝有一副梯形平面短翼，短翼帶一定下反角和安裝角。每側各有三個武器外掛點。機頭裝一挺一二．七毫米「卡特林」機槍。反扭短尾槳原裝在斜尾梁右側，後在改進型上移到左側，即艙門一邊。

「母鹿－B」，短翼無下反角，每側武器外掛點僅兩個。其他基本與「母鹿－A」相同，生產數量不大。

「母鹿－C」基本上和新型的「母鹿－A」近似，但機頭未裝機槍，機頭下方沒有天綫整流罩，翼尖沒有導彈發射架。

「母鹿－D」，外型亦和新型「母鹿－A」相似，尾槳改在尾斜梁左側。為增强空中格鬥和反坦克能力，重新設計了前機身。駕駛艙內座椅改為串列式。武器射手在前座，水平視界二七〇度。向前視界四五度；後座駕駛員的水平視界亦為二七〇度，但向前視界則僅得一五度。在錐形機頭的防彈風擋右上方有一探測器，和美國低空探測器一樣，能指示火箭彈最大散射面的最佳條件。機頭下方改裝一挺四管「卡特林」大口徑機槍，其方位角和俯仰角的變化範圍較前增大了，具有空對空和空對地攻擊能力。機頭下方有一組傳感器，包括雷達和低亮度電視。前起落架支柱加長了，收起後，半暴露在機身外部。

米－二四的設計特點，各型號均用了五葉旋翼和三葉尾槳。新型號的尾槳改裝在尾斜梁的左側。旋翼槳葉為玻璃鋼製造，中間設有鈦合金大梁。每片槳葉都裝有配平調整片和前緣電加熱防水裝置。垂尾稍為後傾，兼作尾斜梁。水平安定面的安裝角可以調動。

機身為傳統的全金屬半硬殼結構。駕駛艙上半部結構佈局隨所負任務不同而有所改變。

米－二四各型號均裝有懸臂式短翼。平面呈梯形，有明顯的下反角和安裝角。翼面為固定的。

起落架為可收放前三點式，前起落架為雙輪，主起落架為單輪。採用低壓輪胎和油氣式減震支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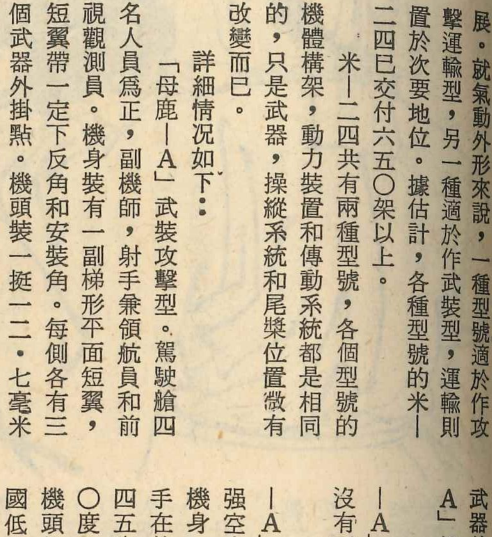
動力裝置為兩台一五〇〇軸馬力的TV－Z－一一七A渦輪軸發動機。

米－二四「母鹿－A」型駕駛艙可容四名機員，駕駛艙後有一大機艙，能容八名全副武裝士兵。駕駛艙前部為平直防彈風擋玻璃。重要部位都有防護裝甲。

米－二四各型均裝有包括三台發電機的雙套電氣系統和增穩系統。電子設備包括地圖顯示器的無綫電羅盤導航系統。

「母鹿－A」機頭裝一挺一二．七毫米機槍。翼梢外掛架掛四枚「斯瓦特」導彈，短翼內側有四個武器外掛點，能掛四個火箭發射巢，每個裝三二枚五七毫米火箭彈，重二五〇公斤炸彈或其他軍械。

（取材自九月號「國際航空」。）



技術數據（米－24）

尺寸：		
	旋翼直徑	17.00米
	機長	17.00米
	短翼展	7.20米
	機高	4.50米
重量：		
	空重	4700公斤
	有效載重	2900公斤
	起飛載重	8400斤公
性能：		
	最大平飛速度	257公里/小時
	最大巡航速度	225公里/小時
	爬升率	8.8-12.5米/秒
	懸停升限(有地效)	1830米
	(無地效)	790米
	活動半徑(正常)	390公里
	(最大載重)	90公里

金瞳魔姬

追魂劍客故事之四

曹若冰·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追魂劍客偷得金瞳魔姬的假「赤龍劍」後，急往封邱城奔去，突見附近林中站着不少武林高手，其中一名蒙面黑衣人竟被人誤認爲是「追魂劍客」，金瞳魔姬認爲假赤龍劍是他偷的，命烏長雄對付他，可是對方却一動不動的讓烏長雄一招得手，一看之下，却原來這蒙面黑衣人竟是四鬼之一的徐青，在烏長雄的鐵指下做了「追魂劍客」的替死鬼……金瞳魔姬手下四鬼又死去一鬼矮無常，接着綠鳳也遭人毒手，而眞正的赤龍劍也在此刻被人偷去，使她憤怒異常，忽然她在綠鳳屍身上抓下一塊白布，竟然是常鬼王向她打的「死亡約會」……

老尼受人托　禮下求解藥

金瞳魔姬雙眉一挑，目中寒芒電閃，道：「閣下是誰？」

觀內那陰惻惻的聲音道：「我就是我，妳進來看了不就知道了麼？」

金瞳魔姬冷冷一笑，身形電閃，已進入觀門內。

突然，大殿前的簷廊下亮起了一盞風燈：燈光黯綠，陰慘慘的。

風燈下，站着個面色慘白，瘦骨嶙峋，穿着一身黑衣，鬼氣森森之人，身旁左右蹲着兩隻壯如牛犢的西藏獒犬。這種獒犬不但力大無窮，能生裂虎豹，性極凶猛，善撲擊，而且縱躍如風，行動敏捷異常，比一個武林一流高手還難敵難鬬。

那「大力鬼王」常大雍跟手下的「幽冥」十二弟子，靜靜地站立在黑衣人的身後。

金瞳魔姬目光如電地瞥視了那黑衣人和兩隻獒犬一眼，回頭向身後的三鳳二鬼低聲囑咐道：「小心留神那兩隻畜生。」三鳳二鬼沒說話，只點了點頭。

金瞳魔姬囑咐過三鳳二鬼之後，立即回過頭來目視「大力鬼王」，冷冷一笑，道：「常鬼王，紅鳳猜料的果然沒錯，你果然是暗中約了幫手在這兒。」目光一瞥那黑衣人，又道：「只不知這位是那位高人？」

常大雍嘿嘿一笑道：「他是我師弟，外號『黑煞閻羅』向奎。他久仰苗山絕學蓋世，所以特地邀約妳崔山主來此領敎印證。」

「領敎印證？」金瞳魔姬淡笑了笑道：「我怎麼當得起，你們也太捧我了，苗山武學實在算不了什麼。只是，『黑煞閻羅』這麼個名號，似乎陌生得很，我好像並未聽說過。」

這話，聽來似是有瞧不起「黑煞閻羅」之意，可是事實上，金瞳魔姬因爲甚少離開苗山在江湖上走動，她確實從未聽說過這名號。

「黑煞閻羅」向奎腳下突然跨前一步，目射凶光地冷冷道：「妳就是苗山『金

瞳魔姬』崔瑤珍？」

「不錯。」金瞳魔姬道：「我門下弟子綠鳳可是你殺的？」

向奎點頭道：「大丈夫敢作敢當，正是我殺的。」

「那就好。」金瞳魔姬冷冷道：「殺人償命，你準備償命吧。」

「償命！當然可以。」向奎突然哈哈一聲大笑，道：「那就得要看妳有沒有本領了。」

金瞳魔姬冷笑道：「那是當然，我有沒有本領，馬上你就會知道了。」

她話聲一落，正要準備出手，「奪命無常」皮成剛突然跨前一大步，朝金瞳魔姬一躬身，道：「山主，弟子請令先一會高人。」

「黑煞閻羅」向奎武學功力如何？金瞳魔姬毫無所知，皮成剛出而請令，正合她心意，立即含笑點頭道：「也好，小心，不可輕敵。」

「弟子遵命。」皮成剛躬身應了一聲，大步而前，在向奎對面七尺之處立定，手中「狠牙棒」一擺，喝道：「閣下亮兵刄吧。」

向奎臉露輕視不屑地陰聲一笑道：「你算什麼東西，也敢逞能要跟我動手？」

皮成剛瞪目怒聲道：「你又算個什麼東西？也不照照鏡子，憑你那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樣子，也敢吹大氣。」

向奎陰陰一笑，道：「照鏡子那該是你的事，想找死你就動手吧。」

皮成剛心頭怒火上冲，身形倏然前欺，「狠牙棒」一招「毒蛇出洞」，直朝向奎胸窩搗去。

向奎身形凝立不動，直到「狼牙棒」已將近身，這才身軀微側，倏然出掌如電地拍向皮成剛腰肋。

皮成剛口中一聲冷笑，竟然不顧向奎拍向他腰肋的一掌。「狠牙棒」變搗爲劃，以棒身的「狠牙」順勢直朝向奎胸腹劃下。

向奎如不趕及撤掌避讓，皮成剛固然難逃他這一掌，必被打斷幾根肋骨，可是他自已也勢必被皮成剛的「狠牙棒」棒身的「狠牙」劃上，來個大開膛。

向奎當然不會不顧自己的性命，讓棒身的「狠牙」劃上，口中陡然一聲冷喝道：「你找死！」

掌勢一偏，猛朝「狠牙棒」棒身拍去。棒身「狠牙」顆顆均係精鋼打鑄，尖銳勝過狠牙，且淬有劇毒，皮成剛一見向奎竟然以肉掌猛朝棒身拍來，心中不由暗喜，不但不閃不避，反而力貫棒身迎上。

在皮成剛以爲，肉掌絕不可能與精鋼的「狠牙」爲敵，這一掌拍上，向奎的一隻肉掌必被「狠牙」洞穿，鮮血淋漓……

可是——

事實眞是如此嗎？

不。

向奎一掌拍實，「叭」的一聲輕响中，出人意外地，他的肉掌並未被「狠牙」洞穿，也無皮成剛想像中的那種鮮血淋漓的景象。

向奎只口中輕哼了一聲，脚下只微退了半步。

皮成剛却不同了，他手裏的「狠牙棒」竟被向奎這一掌的力道震得脫手落地，臉色泛白，身形踉蹌連連後退了五六步，搖搖欲倒。

「賽鍾馗」胡如海一個箭步上前，伸手扶住皮成剛，問道：「你怎麼樣？」

皮成剛吸了口氣，道：「還好！」

金瞳魔姬突然叱喝道：「沒用的東西，退下。」

胡如海與皮成剛這裏剛應聲退下，紅鳳那裏已擰身掠出，一振手中長劍，喝道：「姓向的，你且接你家姑娘幾劍看。」

話落招出，寒光如電，劍勢凌厲的直朝向奎面前刺到。

「苗山劍法」，雖不如「銀龍劍法」之精奇深奧，但招式詭異辛辣，威力也極不凡。

只是「黑煞閻羅」向奎一身武學功力高過紅鳳太多，她劍勢雖然凌厲，向奎却沒把她這一劍放在眼下，身形微側，右手倏伸，食、中二指已挾住劍尖，一聲冷笑，喝道：「撒手。」

紅鳳只覺得握劍右手虎口猛然一震，一股暗勁排山般撞向她的嬌軀，她心頭駭然大驚，只好鬆手棄劍仰身倒縱出丈外。

向奎右手二指挾着劍尖，左手曲指輕彈劍身：「嗆」的一聲，一柄百煉精鋼長劍應聲斷成兩截，後半截落地，上半截七八寸長的劍尖，仍挾在向奎的食、中二指之間。

只聽向奎突又一聲冷笑，道：「江湖傳說苗山武學如何高絕，看來也不過如此，眞是聞名不如眼見，實在沒什麼了不起，還妳。」

語落，一甩手，那七八寸長的半截斷劍，已勢如電射地直朝紅鳳射去。

紅鳳心頭一震，連忙擰腰閃身避開。

金瞳魔姬原是想先看看「黑煞閻羅」向奎的武學功力，沒想到皮成剛和紅鳳先後出手，只在向奎舉手投足間便已落敗。

至此，她已看出「黑煞閻羅」向奎武學功力實非泛泛之輩。

於是，她蓮步輕移，跨前兩步，冷冷一笑，道：「閣下武學果然高明，難怪敢不把苗山武學放在眼內，只是，苗山武學雖然沒什麼了不起……」

語聲一頓，抬手指了指那兩隻蹲在一旁的西藏獒犬，臉露輕蔑不屑之色地道：「苗山之人絕不會仗着那些形像凶惡的畜生嚇人。」

「黑煞閻羅」一身黑衣無風自動，他心中顯然已是怒極，突然一聲厲笑，騰身撲出，五指箕張，直朝金瞳魔姬當頭抓下去。

金瞳魔姬威鎭苗山，武學功力豈是凡俗之輩，她口中冷然一哂，左袖倏揚，拂出一股勁風，擰腰側身，右手閃電拍出一掌擊向向奎。

向奎撲出的身形剛被金瞳魔姬左袖拂出的勁風阻得一阻，一股凌厲强勁的掌力已經擊到，他心頭一凜，連忙出掌吐力，硬接了金瞳魔姬一掌。

「砰」然一聲巨响，向奎身形落地，脚下踉蹌後退了三步，金瞳魔姬也微退了半步。

看這一掌硬接的情形，金瞳魔姬的功力，似是比向奎要高一籌。

然而事實却不，向奎因是倉促出掌吐力，他腳下雖然踉蹌後退了三步，但二人功力修爲，該在伯仲之間。

金瞳魔姬冷冷一笑，道：「我還以爲你有多高的功力呢，敢情也只不過如此而已。」

語聲一頓，目射煞芒地望着「大力鬼王」常大雍，冷冷道：「常大雍，你和他一齊上吧，今天我要你們知道苗山的眞實武學。」

「大力鬼王」常大雍嘿嘿一笑，正要開口，向奎凶睛怒瞪地厲聲沉喝道：「崔瑤珍，憑妳也配說這等大話，也不怕夜風閃了舌頭。」

金瞳魔姬冷笑道：「我這是不是大話，動上手你就會知道，別廢話了，你動手吧。」

向奎沒再說話，沉神歛氣，雙目電射地逼視着金瞳魔姬，腳步緩緩朝前逼近。

金瞳魔姬眼見向奎這等神情，她乃久經大敵之人，深知向奎已被激怒非常，這次出手，必然是「鬼王谷」威猛凌厲無倫的絕學。

她雖然沒把向奎放在眼內，但對「鬼王谷」絕學可也不敢過份大意輕視。

因此，她立即暗暗運集一身功力，沉神靜氣，蓄勢戒備。

驀地——

一縷淡烟似的人影，自殿頂屋脊背後一閃即隱。

「黑煞閻羅」向奎緩步逼近金瞳魔姬身前七尺之處，目射凶光，慘白的臉上掛着凜人寒顫的獰笑。

「大力鬼王」常大雍手中九環大刀突然一揮，他手下那「幽冥」十二弟子，立時身如鬼影飄閃，圍成了一個大圓圈，將金瞳魔姬師徒圍在中央。

情勢很明顯，「黑煞閻羅」向奎只一出手，「幽冥」十二弟子必然立刻跟着撲向紅鳳等三鳳和「奪命無常」皮成剛，「賽鍾馗」胡如海，一場生死激搏，也立即展開。

突然，金瞳魔姬一聲冷笑，道：「姓向的，你是號人物不是？」

向奎一怔，雙眉倏然一挑，道：「我頂天立地，當然是號人物。」

金瞳魔姬冷笑道：「如此，我問你，你既然約有帮手，何不請他明着站出來讓大家見見，躲在暗中鬼鬼祟祟的豈是大丈夫行爲？」

向奎臉色一變，道：「崔瑤珍，妳休要胡說八道，我向奎約妳來此赴約，並未邀約一個帮手。」

金瞳魔姬轉向「大力鬼王」常大雍，道：「常大雍，那一定是你約來的了。」

常大雍沉聲道：「崔瑤珍，妳別含血噴人，我常大雍決未邀約什麽帮手。」

話落，他突然騰身掠起，直上殿頂，怪眼如電地四掃了一下，旋即飄身落地，嘿嘿一笑，道：「妳眞是疑心生暗鬼，這周圍數十丈內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金瞳魔姬冷冷一笑，倏然抬眼揚聲說道：「朋友，你是來看熱鬧的麽？別再躲着了，請現身出來吧。」

原來金瞳魔姬站立之處，正面對殿頂屋脊，那人雖然輕功身法高絕，身如淡烟，一閃即隱，恰巧爲她所見。

那人原是碰巧發現金瞳魔姬師徒行踪，乃躡踪身後而來，他本想隔山觀虎鬥看一場熱鬧，不料行藏竟被金瞳魔姬發現。

行藏既被發現，金瞳魔姬又已叫明，那人自是不能不現身了。

一聲朗笑劃空，一條人影倏自殿左簷椽暗影中冲天而起，半空中身如巨鳥迴翔，一式「平沙雁落」，電射瀉落院中，冷然傲立。

那是個臉蒙黑巾，腰懸長劍的黑衣人，正是那位新近崛起武林，煞威震江湖的「追魂劍客」馬英超。

金瞳魔姬臉色不禁微微一變，道：「原來是你！」

「追魂劍客」馬英超淡淡地一笑，道：「妳想不到吧？」

金瞳魔姬暗吸了口氣，道：「眞想不到，你來幹什麽？」

「追魂劍客」冷冷道：「我本隱身暗處，看一場熱鬧的，不料竟未瞞過妳的耳目。」

語聲一頓，目光如電地透過蒙面黑巾，掃視了圍立在四周的「幽冥」十二弟子一眼，轉向「大力鬼王」常大雍道：「你們鬼王谷的人就會倚仗人多，弄一些鬼玩藝兒，讓人看了實在不順眼得很，叫你手下的小鬼們退開一邊去站着吧。」

「大力鬼王」常大雍嘿嘿一笑，道：「你怕我這『幽冥』大陣？」

「追魂劍客」道：「笑話，我豈會怕你們這不成氣候的玩藝兒，我只舉手投足間，就能毀了你那什麽鬼『幽冥』大陣，你信不信？」

這話，常大雍當然不信，「幽冥」大陣是「鬼王谷」一絕，陣勢發動，不但有鬼哭神嚎，令人心顫胆寒，神魂迷亂之威，且「幽冥」十二弟子所使兵刃——「鬼頭杖」，全係特製之兵刃，杖柄中空，內藏硝磺毒火，只需一捺杖把機簧，鬼頭即能噴出毒火傷敵。

常大雍殘眉一軒，冷冷道：「耍咀皮子說狂話，我也會。」

「追魂劍客」冷冷一笑，沒再說話，身形倏如旋風般飄閃，一陣悶哼連連中，他身形已凝立原地，「幽冥」十二弟子竟有多半被點了穴道，手中「鬼頭杖」也被他所奪。

他雙手分握着六七根「鬼頭杖」，暗運眞力，互相一擊，只聽得一陣「叮噹！嗆啷！」激响，立時全都斷成兩截，他將斷杖往地上一丢，雙目電射地透過蒙面黑巾，射視着常大雍，冷冷說道：「現在你該知道我並不是耍嘴皮子說狂話了吧。」

常大雍眼見「幽冥」十二弟子於閃電間多半被「追魂劍客」點了穴道，毀斷了六七根「鬼頭杖」，心中不禁暴怒，一聲厲吼，手中九環大刀一揮，就要騰身猛朝「追魂劍客」撲去。

「黑煞閻羅」向奎突然抬手一攔，問道：「師兄，他是誰？」

常大雍道：「他就是我們當前的大敵『追魂劍客』，只要能將他料理擺倒下來，冰谷藏珍之事，便算成功一半。」

「哦，原來他就是『追魂劍客』。」向奎陰陰一笑道：「很好，他自己送上門

來那是再好不過，免得我多費手腳，師兄，你去拍解開弟子們的穴道吧，他交給我來料理好了。」

常大雍深知向奎已練成了「九陰黑煞掌」和「九陰白骨爪」兩項絕藝，一身功力修爲也比他深厚甚多，由他來對付「追魂劍客」，要比他自己强勝多多。

於是，他立即一點頭道：「好。」

話落，身形閃動，便去拍解那些弟子的穴道。

「追魂劍客」也不攔阻，却突然縱聲哈哈大笑，笑落，冷聲說道：「在下行走江湖以來，現在才知道武林中有個『九鬼鳩婆』，眞是增長了不少見聞，可惜『九鬼鳩婆』調教出來的弟子，竟是一個膿包，一個狂人，都是不成材的東西。」

金瞳魔姬聽得「追魂劍客」如此當面譏誚向奎和常大雍二人，心中不由大爲高興。

向奎那慘白如死人臉孔，立時氣得白中泛青，更形怕人，陰惻惻地乾笑道：「武林中，誰不知道『鬼王谷』三字，你算個什麽東西？也敢如此張狂，目中無人，眞是不知天高地厚得很。」

馬英超冷冷一笑，道：「在下雖然算不得什麽，不過像你這種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的東西，在下還沒放在眼裏。」

向奎目射煞芒，道：「就憑你剛才那一手？」

「哼！」馬英超口中冷哼了一聲，曲指暗彈，指風如箭，那蹲在向奎身後石階上的兩隻西藏獒犬，突然一聲慘嚎，身子在地上一陣翻滾，旋即寂然不動，死了。

向奎回首凝目看去，只見兩頭獒犬的腦門上各有一個血洞，他心頭不禁駭然一震，也暗感驚疑，因爲他沒看見馬英超出手，不知馬英超如何擊斃兩頭獒犬的。

他正心頭駭震驚疑間，馬英超倏又冷聲說道：「這一手如何？」

向奎吸了口氣，淡淡道：「這也沒什麽了不起。」雙目煞芒突然大熾，一聲厲喝道：「小子，殺我愛犬，我要你替牠們抵命。」

話落，探掌如電，五指箕張，直朝馬英超頭頂抓去。

馬英超本想出手封擋還攻，但心念一動，却身形一側，左掌斜引，竟施展「歸元神功」的引字訣，將向奎抓來的指力，引向一邊的金瞳魔姬抓去。

金瞳魔姬眼見向奎的「九陰白骨爪」，突然中途變向朝她抓來，心頭不禁猛烈一驚。

她深知「鬼王谷」這「九陰白骨爪」的歹毒厲害，因事出意外，來不及出手封擋，倉促間，只有嬌軀倏地後仰，平飛倒縱出丈外，險而又險的避過。

向奎自練成「九陰白骨爪」以來，出手從無虛發，他做夢也想不到，明明是抓向「追魂劍客」的一抓，在「追魂劍客」左手斜引之下，竟然生出一股古怪的力道，引得他的抓勢不由自主的變向轉朝金瞳魔姬抓去。

他一抓落空，立即收勢暴退，神色愕然地望着「追魂劍客」，道：「小子，你會使邪法？」

「邪法？」馬英超鄙夷不屑地一笑，道：「你眞是井底之蛙，見識淺薄可憐得很。」

金瞳魔姬對向奎那中途突然變向，朝她抓來的那一抓，心中本已生疑；可能是馬英超使的鬼。因爲她清楚地看到向奎的抓勢，是在馬英超左掌斜引之下，才中途變向的。

如今，她從向奎那愕然的神色上，與他和馬英超的談話口氣上，立刻明白了果然是馬英超使的鬼。

如黛眉不由一挑，目射寒電地望着馬英超，道：「你這是什麽意思？」

馬英超淡淡地一笑，道：「妳太聰明了。這本來是妳的事，妳却把我請出來替妳動手，我可沒那麽傻，所以我把他讓給妳，乃是當然應該的事。」

金瞳魔姬道：「你以爲我會怕他？」

馬英超聳聳肩，冷冷一笑，道：「我知道妳不會怕他，只是，凡事有個先來後到，妳不成，才輪到我，對不對？」

金瞳魔姬眸珠子轉了轉，道：「追魂劍客閣下，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鬼心思，哼！你別想打如意算盤，枉費心機了。」

馬英超道：「妳以爲我在打什麽如意算盤？」

金瞳魔姬道：「你還不是想讓我和姓向的先鬥個精疲力盡，然後你再落井下石，出手對付我和姓向的。」

馬英超冷冷道：「崔瑤珍，你要是認爲我是在打這種如意算盤，怕我落井下石，打你們的落水狗，那妳就和姓向的聯手和我一搏也可以。」

金瞳魔姬已知「追魂劍客」一身武學功力高不可測，詭計多端，而且已經在「追魂劍客」手下上過當，吃過虧，對「追魂劍客」實在深感頭痛、顧忌。

雖然，她明知眼前這個形如殭屍厲鬼的「黑煞閻羅」向奎，並不是個什麽好吃的菓子，也可能是個不太容易對付的强敵，但是在她底意識裏認爲，總比詭計多端的「追魂劍客」容易對付得多。

因此，她心裏倒很希望能與向奎暫時合作，先聯手對付了「追魂劍客」再說。

只是，以她苗山山主的身份，她心中雖有這種希望，却又不便開口明說，自墮身份。

她心念電轉，雙目同時微微一轉，立即抬眼朝「黑煞閻羅」向奎望去；希望向奎能主動向她表示，和她聯手對付「追魂劍客」。

可是，「黑煞閻羅」向奎也是個素極自負，十分驕狂之人，他雖明知金瞳魔姬朝他望來的意思，却故作不知的望着「追魂劍客」，嘿嘿一笑，道：「小子，你太狂了，就憑你剛才顯露的那兩手武功，雖然不俗，但還不在我眼下，更不配我和別人聯手。」

馬英超冷冷一笑，道：「崔瑤珍，妳聽見了沒有？『鬼王谷』的弟子，可比妳這位苗山公主有豪氣得多了。」

「哼！」金瞳魔姬望着向奎格格一笑，道：「姓向的，光說大話，徒逞口舌之利有什麽用？你們何不先打上一場，分個勝負高下再說呢。」

「好。」向奎陰笑地點了點頭，轉向「大力鬼王」常大雍說道，「師兄，你和

弟子們都退開遠一點去，免得別人說我們倚多爲勝，落人話柄。」

常大雍聞言知意，明白向奎是要施展他們「鬼王谷」歹毒全極的絕學——「九陰黑煞掌」。立時抬手向「幽冥」十二弟子一揮手，說道：「孩子們，咱們退。」

話落，他率先飄身後退出三丈以外。

「九陰黑煞掌」與一般武林「黑煞掌」不同，乃集地底腐屍屍氣練成，掌力發出，立有一股腐屍之氣，中人欲嘔，只要吸入少許，立感頭暈目眩，四肢無力，眞氣潰散，若無其獨門解藥，七天之內，臟腑必然腐爛而死，確實歹毒無比。

常大雍與「幽冥」十二弟子一退，「黑煞閻羅」向奎立刻嘿嘿一聲陰笑，喝道：「崔瑤珍，妳先接我一掌試試。」

話未落，掌已發，掌風中夾着一股中人欲嘔的屍臭，直朝金瞳魔姬湧去。

金瞳魔姬突聞屍臭氣味，心頭不禁倏然一驚，驀地想起這是「鬼王谷」歹毒全極的絕學——「九陰黑煞掌」，連忙閉氣停止呼吸，以免吸入屍毒，雙掌疾揮，迎向「黑煞閻羅」的屍毒掌風，同時轉頭朝身後「三鳳、二鬼」喝道：「速退。」

可惜，她「速退」二字出口出得嫌慢了一點，「三鳳、二鬼」已經吸入了少許屍毒；一陣頭暈目眩，身子一晃，立時全都倒在地上。

金瞳魔姬一見「三鳳、二鬼」已中屍毒倒地，心中不由又驚又怒，嬌軀一擰，陡然騰空而起，雙掌齊揮，直朝向奎當頭拍下。

她雙掌淩空下拍，不但勁勢如濤，力道足以碎石，而且施展了她苗山號稱獨門絕學的「血蠱掌」。

向奎身形一閃，橫飄五尺避開，雙掌連連揮拍，屍毒掌風綿綿不斷地發出。

金瞳魔姬一擊落空，身軀瀉地，正在那屍毒掌風迷漫中，足尖一點地面，忙又騰身斜掠出丈外。

這時，塲中空氣，在向奎雙掌連連揮拍之下，週圍丈許之內，充滿屍毒之氣、有如氤氳，越來越濃。

金瞳魔姬內功雖然精湛深厚，但却無法在屍毒迷漫的空氣中，停留過久而不換氣。

此刻，她心中又怒、又悔；悔不該沒有先發制人，致讓向奎搶得先機，使「三鳳、二鬼」全都中了屍毒。

向奎眼見金瞳魔姬爲其屍毒所逼，心中不禁大是得意，口中嘿嘿冷笑了兩聲，脚步移動，緩緩地直朝金瞳魔姬逼去。

金瞳魔姬身形凝立不動，暗暗運氣行功，「血蠱掌」凝聚雙掌，蓄勢作全力一擊，同時運起「金瞳」魔功，雙目中幻現出閃閃懾人的金光，盯視着向奎的雙目。

向奎本想逼近金瞳魔姬身前，突然出手，施展「九陰白骨爪」先將金瞳魔姬重傷手下，然後再全力對付「追魂劍客」。

因此，他脚下緩緩前逼，兩隻鬼眼却一直注視着金瞳魔姬的雙目。

俗語說：「眼爲心之神」，與敵搏戰，首要注意敵之眼神。

蓋因敵若動，眼神必先動；也就是說：敵人的心念動向以及出手攻擊的部位，皆可從其眼神中窺出，而得能以靜制動。

金瞳魔姬雙眼突然幻現出閃閃懾人的金光，他心神不禁一震，倏然想起這正是金瞳魔姬稱絕武林的「金瞳魔迷魂功」。

他心神一震之後，脚下連忙橫跨五尺，雙目不敢與金瞳魔姬的「金瞳」相對，也不敢再朝金瞳魔姬身前逼近。

他脚下橫跨五尺，倏然瞥見「追魂劍客」正站立在左邊距離五尺之處，心念不由一動，暗忖道：「這小子靜立一邊不移不動，可能已經中了我的黑煞掌毒，眼下正在運功迫毒，我何不且出手試他一試，如能一擊得手，豈不大妙……」

他心念一動，立即抬手閃電抓出。自然，他施展的仍是「九陰白骨爪」。

「九陰白骨爪」向無虛發，他突然出手，不但奇快如電，而且距離又近，按理，馬英超絕難躲他這一爪。

可是，理雖如此，事實却不然。

馬英超所習的「歸元神功」，講究的是閉氣導神，納一歸元。他一見向奎的掌風中夾着中人欲嘔的屍臭，金瞳魔姬門下「三鳳、二鬼」均已中毒倒地，已知是一種十分歹毒的掌功，立刻運起「歸元神功」，閉氣導神。因此，他雖身在屍毒氤氳迷漫中，却絲毫未受傷害。

向奎突然向他出手，他心中不由勃然大怒，連忙移步閃身，避開了向奎的一爪，右手倏揚，一縷寒光如電，直朝向奎射去。

向奎一爪落空，立生警覺，驀見一縷寒光電疾射來，知是暗器之類。他自恃雙掌堅硬如鐵，刀劍尚且傷他不得，何況是小小的暗器。

他立即功凝右掌，抬掌迎着那電疾射來的寒光抓去。

寒光入手，竟是一枝兩寸多長的小鐵劍，他手掌雖未受傷，但小鐵劍射來的勁道却是大得出奇，竟帶動他的身軀斜退了半步。

他身軀剛斜退半步，金瞳魔姬已朝他撲來；雙眼金光灼灼懾人。

他雖然自負一身武功高絕，「九陰黑煞掌」歹毒罕世，不懼金瞳魔姬，心中却畏怯「金瞳迷魂魔功」，不敢和她的金瞳相對。連忙一揚手，將手中的小鐵劍朝金瞳魔姬打去；同時身形疾閃，奇快無倫地飄了開去。

金瞳魔姬雙袖疾揮，立將那柄小鐵劍震落地上。同時雙掌突出，「血蠱掌」力直朝前面不遠處的黑衣人拍去。

她倉促出手，一時未加分辨，錯以爲這黑衣人是「黑煞閻羅」向奎，不意竟是「追魂劍客」馬英超。

馬英超自出道江湖以來，追魂小劍從無虛發，發必追魂，沒想到竟被向奎揮掌接去；心中不禁微微一怔。

也就在他心中微微一怔間，金瞳魔姬的「血蠱掌」力已經拍到。

他口中一聲冷哼，右掌倏抬，以歸元神功的引字訣，一引金瞳魔姬的掌力，掌心突吐，直朝向奎擊去。

向奎一見金瞳魔姬發掌拍向馬英超，心中正感暗笑，驀見金瞳魔姬的掌力在馬英超抬掌一引一吐之下，突然變向朝他擊來。

他心中不禁倏然一驚，疾地身形電閃

，橫五尺避了開去。

金瞳魔姬於雙掌拍出的刹那，目光一瞥地上那被她揮袖震落的暗器；認得是「追魂劍客」的追魂小鐵劍，她臉色一變，心中也立時勃然大怒，口中陡地一聲冷哼，雙掌突出，「血蠱掌」力分攻馬英超、向奎二人。

顯然，她又弄錯了；錯以爲這枝追魂小鐵劍是馬英超暗算她的。

這也難怪，追魂小鐵劍是馬英超之物，如不是馬英超用來暗算她的，怎會朝她射來。

她突然出掌分攻二人，立刻形成了一個以一對二的局面，展開了一塲勢如風車旋轉般，驚心動魄的激搏。

× × ×

三人都是當今武林絕頂高手，誰也無法以一對二。

金瞳魔姬一時怒令智昏，出手分攻二人，形成以一對二的局面，尙幸馬英超並未直接對她出手還攻，只施展歸元神功的引字訣，借力打力；引用向奎的攻招擊向金瞳魔姬，又引用金瞳魔姬的掌力攻擊向奎，他自己則身似魅影般地飄閃穿行在二人之間，飄忽、瀟洒、從容之極。

這時，塲中腐屍毒氣，在向奎「九陰黑煞掌」力不斷揮拍之下，更形濃烈。

金瞳魔姬內功雖然深厚，但如此閉氣出手搏戰，只能支持一時，决難持久。

馬英超所習歸元神功，雖以閉氣導神爲主，只是，他火候尙未臻達上乘，內元尙未練到生生不息的境界，如此閉氣與敵搏戰，也只不過能比金瞳魔姬持久一些而已。

前後不過盞茶辰光，金瞳魔姬的攻勢掌力已在逐漸由强轉弱，稍有力不從心之感。

可是，向奎掌中夾爪，越戰精神越見抖擻，出手招式也越見凌厲。

馬英超雖然仍是身如魅影般飄閃穿行在二人之間，以歸元神功引字訣，借力打力，間隙出手還攻一招，只是他心中已微感不耐。

金瞳魔姬的掌力攻勢雖已逐漸轉弱，稍有力不從心之感，她心裏很明白；必須在一刻辰光之內脫出屍毒圈外，換氣再戰，否則，再强撑下去，必然難逃身中屍毒之厄。

只是，此際她已勢成騎虎，以她苗山山主的身份，加上「三鳳、二鬼」全都中了屍毒，她必須擊敗向奎，取得解藥。

向奎已看出金瞳魔姬的攻勢掌力漸弱，他當然不會放棄這等良機；口中突然一聲狂笑，身形閃動，雙手「九陰白骨爪」齊發，凌厲絕倫地分向二人抓出。

馬英超心中既已微感不耐，一見向奎發爪抓到，立即猛提一口丹田眞氣，施展歸元神功的震字訣，一抬掌，迎着向奎的抓勢震去。

金瞳魔姬掌力攻勢雖已漸弱，稍有力不從心之感，只是由於長久閉氣之故，並非內力不繼。

向奎「九陰白骨爪」一發，她立即擰腰閃身，避開抓勢，左袖倏揮，猛朝向奎的左腕纏去，右掌同時疾吐，威力無儔地擊出。

向奎沒想到馬英超突然改變戰略，他「九陰白骨爪」發出，驀覺馬英超那一抬掌間，頓即有一股巨大絕强的反震勁道震撞過來，心中不由凜然一驚，連忙沉腕撤招卸力，身形左移以避。

他只顧閃避馬英超反震撞來的那股强大勁道，却疏忽了金瞳魔姬；微一疏神間，左腕已被金瞳魔姬的水袖纏個正着。

他心中不由又是一驚，疾地運力一掙，「嗤」的一聲裂帛輕响中；金瞳魔姬的一隻水袖，竟被他那一掙之力齊肩撕下。

就在這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瞬間，金瞳魔姬右掌那威力無儔的一掌，已實實地擊在向奎的背上。

一聲狂吼，向奎身軀竟被她一掌擊得震出丈外。

金瞳魔姬一擊得手，立即擰腰騰身，電掠撲去。

她自然不肯放棄這生擒向奎，逼取屍毒解藥解救門下三鳳二鬼的機會。

可是，馬英超却比她更快，向奎身形尚未站穩，他已身若鬼魅飄閃般跟踪撲到，口中一聲冷笑，閃電抬手駢指點出。

這一指，他滿以爲必能得手，向奎定是死數。

那知事實却出他意外，向奎挨了金瞳魔姬一掌，受傷雖然不輕，身手依然十分矯捷，當他一發覺指風襲體，突然一聲怒吼，竟不閃不避的兩隻鬼爪閃電抓出；一抓馬英超小腹，一抓馬英超英駢指點出的腕脈。這是一種置諸死地而後生，同歸於盡的拚命打法，向奎挨上這一指，固是必死，但馬英超只一挨上的鬼爪，亦必難逃死刦。

事實上，這時向奎的情形，非拚命絕難保命。

馬英超沒想到向奎竟會使用出這種不要命的打法，知他鬼爪上蘊有劇毒，絕對沾不得，心中不禁陡然一驚，疾地縮腕收指。

他應變雖然奇快，可是仍嫌稍慢了絲毫。

兵法有云：差之絲毫，失之千里。尤其高手相搏，更是絲毫差距不得，只絲毫之差，便足以變成一個死人。

馬英超縮腕收招，雖然只是稍慢了那麼絲毫，右手腕却已被向奎那寸許多的鬼爪指甲劃了一下，頓感微微一麻，不禁心頭駭然暴退。

此際，金瞳魔姬恰巧掠身撲到，她原本無意攻擊馬英超的，一見馬英超身形暴退，立時心念一動，突然出掌迎着馬英超後退的身軀擊去。

這是出人意外的一掌。

馬英超背後既沒長眼睛，又是變生意外。

「砰」然一聲，背上竟實實地挨了一掌。

金瞳魔姬功力深厚，掌力自是極重，馬英超雖有神功護體，也不禁被這一掌擊得胸中血氣翻湧，忍不住發出一聲悶哼。

他這一悶哼出聲，自是再也無法閉氣導息，那腐屍毒氣，立時乘隙而入，他腦中突然一陣暈眩，頓感四肢無力，倒地昏了過去。

金瞳魔姬一掌擊中馬英超，她身形絕

未稍停，强提一口眞氣，掠身如電地直朝向奎撲去。

向奎在負傷之下，一見金瞳魔姬掠身如電地撲到，他雖想出手迎敵，奈何已是力不從心了。

他身軀一震，氣兪穴已被金瞳魔姬一指點中，頓時雙眼一黑，昏迷倒地。

這時，金瞳魔姬强提着的一口眞氣，已經將洩，勢非換氣不可。

因此，她一指點頭向奎之後，立即騰身直上夜空，掠上了大殿的屋頂，仰首深深吐出了一口濁氣，並運氣調息，以待那屍毒之氣的消散。

片刻之後，塲中那薄霧似的屍毒之氣，已隨風消散盡了。

於是，她自殿頂上飄身落地，她身形落地，立即凝目朝那黑漆漆的山神殿內望去，只見殿內一片空蕩，已不見那「大力鬼王」常大雍和其手下幽冥弟子的踪影，不知何時竟全都走了。

她暗暗冷笑了笑，跨步走到向奎身旁，俯身伸手在向奎衣袋中搜出了一個小瓷瓶。

立即打開瓶蓋，倒出一粒藥丸在鼻端聞了聞，清香沁人心脾，神清氣爽，知是解藥無錯。

她這才將藥丸給「三鳳、二鬼」每人口中喂進一粒。

她將藥瓶收起，目光瞥視了那昏倒在一邊的「追魂劍客」馬英超一眼，心念忽然一動。

於是，她移步走到馬英超身旁，伸手揭開馬英超的蒙臉黑巾，入目一見馬英超那張英挺的俊臉，神情不由微微一呆。

她再也想不到，名震武林，武學功力高絕的「追魂劍客」，竟是這麼個人品俊逸的少年。

突然，她心頭不禁驀地一驚。

她看到了一雙脚，那是一雙穿着白襪雲履的脚，那雙脚就站在馬英超的身旁三尺之處。

她目光緩緩移動，由下而上，由那雙脚朝上看去。

刹那間，她完全看清楚了，那雙白襪雲履的主人，是一位慈眉善目，一臉祥和之色的老年比丘。

這老年比丘是誰？

怎地來到她近前五尺之內，她竟然毫無所覺，顯然，這老年比丘必是一位佛門絕世高人。

她暗吸了口氣，目視老比丘笑了笑，道：「老師太何來？」

老比丘雙手合十，喧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老尼特爲募化而來，女檀樾願與老尼結一善緣麼？」

金瞳魔姬雙目眨動了一下，道：「請問老師太法號如何稱呼？」

老比丘道：「有勞女檀樾動問，老尼法名白雲。」

金瞳魔姬心中飛快地轉了轉，她似乎從未聽說過這個名號，雙眉微皺了皺，道：「老師太要向我募化什麼？」

白雲師太目光瞥視了地上的馬英超一眼，道：「老尼請女檀樾將這位小施主交給老尼。」

「哦。」金瞳魔姬淡淡道：「師太原來是爲他而來。」

白雲師太點點頭道：「希望女檀樾結此善緣。」

金瞳魔姬雙目忽地一凝，道：「師太知他在江湖上的聲名麼？」

白雲師太道：「老尼聽說過，他外號『追魂劍客』，乃是當今江湖人眼中的煞星。」

「師太還知道他別的什麼嗎？」

「老尼只知道他這些。」

「師太既知他是當今江湖人眼中的煞星，爲何還要募化他？」

「老尼是受人之托。」

「受誰之托？」

「這……請女檀樾原諒。」

「不便說？」

「是的。」白雲師太點點頭道：「老尼曾答應過那位托請老尼募化之人，絕不說出他的姓名。」

「哦！」金瞳魔姬眨眨眼睛道：「追魂劍客中毒受傷，乃是剛才之事，那位托請師太募化之人，若不是有未卜先知之能，必然也在這附近了。」

白雲師太含笑說道：「剛才他確實是在這附近不遠之處，現在已經離去了。」

金瞳魔姬道：「他認爲我一定會答應師太的募化？」

白雲師太道：「他相信老尼的能力，也知道女檀樾生具一副菩薩心腸，必會與老尼結此善緣。」

金瞳魔姬雙目微微一凝，道：「如果我不答應師太呢？」

白雲師太道：「女檀樾！老尼受人之托，就必須忠人之事。」

金瞳魔姬道：「聽師太這口氣，我要不答應是絕對不行了。」

白雲師太喧了聲佛號，道：「萬望女檀樾慈悲成全老尼。」

金瞳魔姬默然沉思了刹那，微一點頭，道：「好吧，我答應師太了，師太將他帶走就是。」

「謝謝女檀樾成全，」白雲師太雙手合十施了一禮，道：「老尼還要向女檀樾募化一樣東西。」

金瞳魔姬道：「什麼東西？」

白雲師太道：「請求女檀樾賜給一粒屍毒解藥。」

金瞳魔姬雙眉微微一皺，道：「師太這請求不覺得過份麼？」

白雲師太道：「俗語說得好，送佛送上西天，女檀樾既然慈悲成全，還請成全到底，老尼當在佛前爲女檀樾上香頂禮祈福。」

「謝謝師太。」金瞳魔姬心念電轉了轉，道：「這是師太的最後募化請求？」

白雲師太點點頭道：「女檀樾請放心，事不過三，老尼不會再向女檀樾募化請求什麼的了。」

金瞳魔姬微微一笑，道：「師太既然這麼說，那我就看在師太份上，給他一粒屍毒解藥便是。」

「謝謝女檀樾。」白雲師太雙手合十，又施了一禮，雙目中充滿愛憐地看了「追魂劍客」一眼，喟然輕嘆了口氣。

金瞳魔姬心念忽然微微一動，道：「師太與他有何淵源吧？」

白雲師太心中不由一窒，暗吸了口氣，搖頭道：「老尼與他並無淵源。」

金瞳魔姬道：「那麼師太爲何出聲輕嘆？」

白雲師太道：「老尼是爲他的殺孽過重而感嘆。」

金瞳魔姬雙目一凝，道：「師太這是實話？」

白雲師太低眉垂目道：「出家人戒打誑語，請女檀樾相信。」

金瞳魔姬沉思了一下，道：「師太在那座名庵清修，可否賜告？」

白雲師太淡淡道：「老尼一向身如閑雲野鶴，從無固定住所。」

金瞳魔姬雙眉微皺了皺，道：「我請問師太的師承武學門派？」

白雲師太道：「老尼並無師承，雖然略通武技，那也只是作爲行走山野時防身之用。」

「師太太自謙了！」金瞳魔姬冷笑一聲，道：「以師太剛才來時那無聲無息的輕功身法，又豈只是略通武技？」

白雲師太微微一笑，道：「不瞞女檀樾說，老尼曾得高人指點，略通馭虛之學，但那也只是輕身之法，不同凡俗而已，至於其他武技，又豈能與苗山、武當相提並論？」

入耳「馭虛之學」四字，金瞳魔姬心頭不禁凜然一驚。

凌空馭虛，爲輕功中至高至絕的無上武學，放眼當世武林，還沒聽說過有人身懷這等絕高罕世的輕功身法。

這白雲老尼既然身懷這等罕世輕功，其他武學功力又豈是凡俗？

她心念電閃飛轉暗想：不知這白雲老尼是否知道「追魂劍客」除身中屍毒之外，也中了我的「血蠱掌」毒？若然知道，爲何只要屍毒解藥，不求取「血蠱掌」毒解藥，不言可知，必能解得「血蠱掌」毒無疑。

「追魂劍客」所學功力高絕，極是難鬥，他「血蠱掌」毒一解，豈會與我干休，必定找我報這一掌之仇……

她暗想至此，心中突然有點後悔了，剛才不該沒加上一掌，將「追魂劍客」斃於掌下。

她這裏心中剛生後悔，白雲師太那裏又開了口，慈目微凝地道：「女檀樾在想什麼？」

金瞳魔姬眼珠微轉了轉，吸了口氣，道：「我在想，不知師太知不知道除屍毒之外，他還中了另一種劇毒？」。

白雲師太點點頭道：「老尼知道。」

老瞳魔姬道：「師太可知那是一種什麼毒？」

白雲師太道：「那是女檀樾譽稱獨門，與屍毒幾乎一樣難解難救的『血蠱掌』毒。」

金瞳魔姬眨眨眼睛，道：「師太既然知道，那爲何只要屍毒解藥，而不要求『血蠱掌』的獨門解藥？」

白雲師太微微一笑，道：「老尼如是向女檀樾要求，女檀樾答應嗎？」

金瞳魔姬搖頭道：「師太剛才已經說過，事不過三，屍毒解藥是師太最後的募化請求，我當然不會答應。」

白雲師太道：「這就是了，老尼既明知女檀樾不會答應，又何必自討無趣，找釘子碰？」

金瞳魔姬笑笑道：「看來師太倒是個頗能自知，十分知趣之人。」

白雲師太道：「人應該自知，更應知足知趣。」

金瞳魔姬笑了笑道：「師太既知我那獨門『血蠱掌』毒與屍毒一樣的難解難救，當該知道單只解去屍毒，他仍將不能活命。」

白雲師太道：「這一點老尼也十分清楚。」

金瞳魔姬道：「師太既然十分清楚，何必還讓他苟延殘喘，多受活罪呢？」

白雲師太微微一笑，道：「對女檀樾那獨門掌毒，老尼自信尚能解救。」

金瞳魔姬雙目倏然一睜，道：「師太眞能解救？」

「是的，」白雲師太點頭道：「只要女檀樾賜下屍毒解藥就好了。」

金瞳魔姬默然了，心中不禁大感爲難起來，她實在不想讓「追魂劍客」活命，否則，她將睡難安枕。

她有心借故反臉毁諾，不給屍毒解藥，可是，白雲師太武學功力高深莫測，心中却又頗爲顧忌。

她心中正大感爲難之際，白雲師太突然又開口道：「女檀樾可是後悔了？」

金瞳魔姬心中暗暗一震，吸了口氣，道：「不錯，我的確是有點後悔了。」

白雲師太心頭不禁一緊，雙目倏然凝注，道：「女檀樾已經答應老尼之事，該不會食言毀諾吧？」

金瞳魔姬道：「那可很難說。」

白雲師太臉色微微一變，道：「女檀樾……」

金瞳魔姬抬手一搖，道：「師太先別緊張，我只是說很難說，並沒說一定。」

白雲師太道：「那麼，女檀樾的意思是……」

金瞳魔姬詭聲一笑，道：「我也想向師太請求一件事情。」

白雲師太道：「請求二字，老尼不敢當，什麼事情？女檀樾請說就是。」

金瞳魔姬微一沉吟，道：「師太既然身懷凌空馭虛上乘輕功，一身武學功力定必高絕罕世，我想瞻仰一點罕世奇學，師太能讓我開開眼界麼？」

白雲師太慈眉一皺，道：「這……」

金瞳魔姬道：「師太不願？」

白雲師太道：「老尼剛才說過，除輕功方面曾得高人指點外，雖然略通武技，那只是作爲行走山野防身之用，實在算不得是什麼武學。」

金瞳魔姬道：「師太過謙了。不過，我還是希望師太最好是答應我的請求，露兩手絕學讓我開開眼界爲佳。」

白雲師太道：「老尼要是不答應，女檀樾可是便要食言毀諾，不將那屍毒解藥給老尼了？」

金瞳魔姬笑了笑，沒說話。

不說話，那便表示默認，這道理，白雲師太自然明白。

白雲師太雙目倏然一凝，道：「女檀樾，這是條件？」

（未完）



浪子奇行錄

馬雲·文
盧令·圖

狙擊手

（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徐風找到胡子仲的踪跡，便和女友安安合夥，由安安向報社提供情報，索價十萬元，誰知安安竟然出賣了徐風，私吞了十萬元後不告而別，胡子仲也不知去向，徐風尋人不着，才知自己過於信任安安而受騙……畢基對徐風說安安死了，徐風大吃一驚，心緒慌亂，畢基決定伸手帮他查個水落石出，畢基開車找黑道中人——刀疤林，途中遭人狙擊，所幸畢基身手敏捷，才逃過大難，但畢基所坐的車子是徐風的，當警員趕到現場時，只見車身被亂槍掃射過，畢基又不在場，使警員又誤以為是殺手追殺徐風……

串同一損友　盜取家中財

畢基死裏逃生，却若無其事地走進了一間公衆浴室去。

當地人喜歡叫「上海浴室」，也許由於這是上海流傳到本地來的。

他要了一間私家房，召來一名相識的按摩師傅。洗了一個熱水澡，再按摩一番之後，吩咐侍應們不要騷擾他。然後他一連撥了幾個電話。

畢基是這兒的熟客，他以前多數會在此先睡一大覺才走。但今次却連修甲、捏脚等等一律取銷了。反正這位闊客的小賬給得最多，侍應們也就不敢嚕嗦。

現在畢基還是躺在那張小床之上，只是睡不闔眼而已。同時以前他是赤裸全身，只蓋上毛巾的，現在却穿好了衣服，隨時亦可以走，只是他故意未走。

不久，有個人來了。

侍役把那年青道友帶到畢基的房間裏來。

畢基給了賞錢，把那侍役摒退。然後問那道友：「查到那車子的下落麼？」

那名年青道友說：「那是東區一間租車公司租出去的，曾經撞壞了少許，租用人還賠了錢。你要不要那間租車公司的地址和電話號碼？」

「能給我當然好極了。」畢基於是伸手到口袋裏去取出他的銀包來！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畢基看得見房間門口的布簾子正在幌動着。一隻握住手槍的手已經伸了入來；畢基在那斗室之內，毫無選擇之餘地，急忙順勢一推！順手就把那年青道友推向前去！

與此同時，畢基整個人亦從那張僅可睡一個人的按摩床跳了起來，飛撲向前！

那當然是萬二分危險的事，因爲那突如其來的槍手已經扳動了機掣——畢基從發現那隻握槍的手的一刹那間開始，就知道那傢伙立刻就要開槍。

說時遲那時快，「砰」的一聲！

那年青道友「喲」的尖叫了一聲，他做了擋箭牌，給畢基拚命往後一推，他的人也身不由主地，從後面直衝出房門外！

那是無可奈何的事，若非如此，畢基可能會死在槍下。但是現在，他已乘機衝了出來！

那槍手顯然想不到有此一着，只開了一槍就回頭走；其實這時候畢基手無寸鐵，他只要冷靜點回頭再加一槍，畢基不死亦傷重。但是這時那槍手反而沿住走廊逃去，畢基卻亡命地去追！那槍手反而給他的胆色嚇怕了。

畢基就是有這一副不怕死的胆色，所以他先後在江湖道上不知道嚇壞了多少高手；現在，那槍手也嚇得忙不迭地逃向梯間。

畢基手上只有一條毛巾——一條用以遮住身體的大毛巾。這是公衆浴室中最常見的東西之一。顧客洗完澡就只用這種大毛巾蓋住身體，讓按摩師替他們按摩。畢基爲防不測，早已穿回衣服，但爲了欺騙一下侍役雙眼，（因爲侍役如果看見他穿回衣服的話，會把銀盤送來結賬，那間房就要讓給第二個人客了。）畢基仍在房內蓋上了一條大毛巾。剛才事出突然，所以這一條大毛巾還沒有掉去！

那名槍手聽到步聲匆促，回過頭去，手中槍也隨即轉了回來！

畢基一看，那敢怠慢？順手一揮，大毛巾本來是柔軟的，但畢基那一股勁力卻令到它變得畢直地力拍而下！

槍手的手指還未扳下，畢基的毛巾已經拍到了！「拍」地一聲响，手槍還未發射，已被拍到地上去。

但是，畢基卻不稀罕那支手槍，反而朝住那名槍手力衝而去！二人立刻扭作一團。

槍手是個年青人，氣力十分厲害；畢基也不是弱者，只是强中自有强中手而已。「蓬」一聲，畢基被對方摔開了，撞到接近梯間一幅木屏風之上。

那兒是二樓大堂，有許多用木屏風隔開的臨時房間，所以裏面的人也難免受驚了。

畢基來不及道歉，因爲當他自倒下的屏風爬起來時，已見到那年青人逃落梯階去了！

當畢基追到梯間中途時，對方已在梯間的盡頭處，假如他仍無法阻止對方的話，就功虧一簣，惟有眼巴巴看着對方逃出這間浴室去了。所以畢基必須作出決定。

畢基從不喜歡做令到自己後悔的事，所以他奮不顧身，自梯間轉角的空間，一躍而下！那位置剛好阻住了對方逃出浴室的去路。

那名年青殺手也怔了一怔！

也許是剛才第一回合的交手時，那殺手把畢基摔倒得太過容易，所以這時候他簡直不把畢基看在眼內。

那殺手「哼」一聲！人也迅速搶前，直撲向畢基，但畢基是什麼人？更强的對手他也見過，他也碰過了，怎麼會輕易認輸？

坦白說，畢奇只是個花花公子型的浪子，卻不是什麼武林高手；但是他這個人很聰明，學的東西也實在多得很，包括了柔道、跆拳道和中國各門派的功夫。至於氣力嘛，可能大部份化在女人的身上，所以只屬平平而已。不過，任何高手切勿跟他打賭，更不要跟他作第二回合的交手。因爲他很聰明，第一次可以敗給你，第二次他知道了虛實之後，隨時可以利用你的弱點，反敗爲勝！剛才他就是有了第一次的經驗，知道以硬碰硬，必會吃虧，所以立刻以柔制剛！

那殺手一經接觸，便知道遇上了高手，急謀脫身。但是，畢基又怎麼肯輕易放走他？再一摔，那傢伙整個人跌向走廊通道的另一邊；那是這間浴室樓下「大池」的入門處。

他痛得幾乎爬不起來。無奈畢基已迅速衝了過來，他即使折了腰骨也要勉强支持起來！

去路已經被封，還是什麼地方可以逃？也許這殺手根本從未入過浴室，他只跌得頭昏腦脹的，以爲那度玻璃門就是大門了，一爬起來就衝了入去！

畢基已殺得性起，自然不會放過他，亦尾隨而入；只見大池之內，烟霧瀰漫！這裏面的顧客與按摩師都是男性，而且一絲不掛。

那是浴室內「大池」之所在，那些「烟霧」實在只是一些水蒸氣而已！

「大池」亦即公衆池，供許多顧客一齊出浴用的地方，所以這時侯，這裏面連同按摩師在內，最少也有七八個人，而且全是赤裸的。

如果這是街上，「赤裸裸的」反而受人注目；但是這兒的情形卻剛好相反，穿衣服的才惹人注意。

因此，那殺手匆匆闖進後，那些男仕們無不爲之嘩然驚叫起來！

後來他們再看見浪子畢基也追了入來，赤裸裸的顧客們更加吃驚不小！

畢基一闖進來，那名殺手已是無路可逃，當他發覺這不是大門時，爲時已晚，惟有回轉身去，拚死與畢基一拚！

畢基有胆進入來，當然不會輕輕放過他。

剎那間二人又扭作一團；畢基有了經驗，對方的優點與弱點，盡在浪子心裏。

對方的優點是氣力大；弱點是不懂中國功夫。所以畢基借力出擊，以柔制剛，太極加上日本的柔道，對方便弄得手忙脚亂！

「撲通」一聲！一條人影被畢基一摔，越過雲石水池欄邊，直栽進了那一池熱水中去！

水花四濺，浴客們早已嚇得奪門而逃了！

那殺手墮進了水中之後，畢基卻跳上雲石堤欄之上，只是沒有跳下去！他只等對方上來！

那青年經過一再挫敗，不敢接戰，繞過另一邊想逃去！但是，畢基比他繞得更快！

他逃不了，惟有再硬碰！可惜他的弱點盡在畢基的掌握中，他使硬勁，畢基卻軟如棉絮；他要毆打畢基，反而被畢基摔得凌空飛了出去，直跌向高溫水池那邊。

眼看就要被熱水燙死，他卻只掉在一塊板上，幸好未墮入熱騰騰的滾水裏去！

一般上海浴室的大池，通常造成「品」字形，即一大兩小，兩個小池的水很熱，只有那大池的水最適中。大多數的浴客也集中在大池裏泡。

至於二個小池的熱水，有一個達到了沸點。平時很少人到那兒去，只有一些較特殊的浴客，例如有患香港脚的，他們最愛坐在沸水池上擱着的一條木板之上，讓四周的蒸氣蒸着，一邊以毛巾沾着池中的沸水，輕輕揉着他們的癢處。

當時那名殺手就是墮正在那條木板之上。還差一點兒就跌入沸水池裏去！

他驚魂未定，也不及離開那塊木板，畢基已匆匆趕到了，他揮拳相向，卻給畢基一手接住來勢，力握其腕，痛得他尖叫起來！

畢基再一反手，一條手臂已被扭向背後，那傢伙雙足一滑，頓然又失了重心，被迫跪在沸水池上的木板之上。差點兒又滑入池中去！

理基咬牙切齒地用力將他的手臂扭曲，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將他的頭面壓向沸水池的水面去，那殺手的鼻端還差半分就到了水裏；熱水的蒸氣卻薰得他把雙目閉上，想叫也叫不出聲來，因爲他的呼吸也感到困難，何況他此刻更加要掙扎着。

畢基故意讓他有喘息的機會。所以一手把他的頭髮揪起，一手仍扭着他的手臂，把他按在沸水池的木板之上，狠狠地問：「告訴我，你是誰派來的？」

那殺手也明知無可倖免，惟有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知道他給我錢。」

畢基一用力，那殺手的頭部又被按到水面之上，頭髮部份已到了沸水裏去。

「你準是活得不耐煩了。」畢基繼續施展壓力，「你再不說實話，我惟有先讓你額上起泡！」

那殺手忙又說道：「別這樣，我說了，我說了：……」

畢基手一提，又讓他抬起頭來：「說吧！」畢基道，「這是你的最後一次機會，我不喜歡拖延時間的。」

那殺手道：「他給我的錢，還在口袋裏，我好像在那兒見過他，只是一時之間又想不起來；不過你放心，只要我多些時間想想，我一定可以想起他是誰，請你給我一個機會吧！求求你！」

畢基終於把他由木板上揪起，放到水池旁邊，叫他雙手扒在牆上，讓他搜身。畢基果然在他的身上搜出一疊簇新的鈔票，證明他剛才並夫說謊。

那些本來赤條條的男仕們，這時候早已嚇得退回房內，匆匆穿回衣服，到上海浴室來，原是爲了舒筋活絡，想不到卻換來一場驚險。

浴室裏的人，早已致電報警，所以這時候警方的人員及時趕到，將浴室團團包圍。

畢基這一次卻沒有逃走，事實上也不到他再逃。

× × ×

霍克探長在他的辦公室裏，怔怔地瞪住畢基：「你到底怎麼攪的？車子被人放炸彈，怎麼你卻連人也不見了？現在卻又被人追殺到浴室去，嗯——我倒明白了，原來你不願帮我追查胡家大宅發生的奇案，卻是另有苦衷！」

畢基苦笑道：「我根本就沒有什麼苦衷，只是神推鬼遣的，身不由己。」他想想又問：「徐風呢？」

「對了，我差點忘記了你跟徐風原是好朋友。」霍克道：「你可認識他的女朋友安安？」

畢基覺得這一次不該再轉彎抹角了：「怎麼？你以爲他殺死他的女友？」

「你怎麼知道？不過，你放心，我未檢控他！」

「別寃枉他，安安不是徐風殺的。」

霍克探長怔怔地瞪住浪子畢基：「不是徐風殺的，可是你？」探長又輕輕一笑：「你在歡場上打滾，安安又是歡場中的女性，這次我倒想知道你有什麼解釋。」

畢基道：「別開玩笑了，如果你想知道兇手是誰，綫索已在你手上，但答案還待我去找。」

霍克探長又是一怔：「你這是什麼意思？」

畢基道：「我在浴室抓到的狙擊手，已經是一條現成的綫索。他口袋的鈔票都是簇新的，可惜你不信任我，否則，這些答案很快即可手到拿來。」

這時候探長的助手剛好入來，附耳說了幾句。霍克探長對畢基道：「假如你肯帮我們的忙，這件事能變得更加簡單。」

原來霍克探長也明知畢基雖然是個浪子，但爲人智勇雙全，做事很有分寸。當然，霍克更相信他不會殺人。所以便提出了交換條件。

但是，畢基卻故意瀨洋洋的：「這算是什麼？找不到一條適合的罪名控告我嗎？坦白對你說吧，我並不急，不過有件事你應該知道，目前那名被扣留在這裏的狙擊手，並非主犯，只是被人收買的，如果不及時問個明白，回頭他同樣會死得不明不白。」

霍克探長只好說道：「嗯……那麼，我們一齊去問口供如何？這樣你可滿意了吧？」

「其實，這件事可能非常簡單，只是我們多繞了幾個圈子。」畢基一邊與霍克探長走出了他的辦公室，一邊說道：「徐風知得太多，你們有沒有派人保護他？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批准他保釋出外。」

霍克心裏明白，他並非找不到一個罪名給徐風，只是一方面看在畢基的份上，另一方面不想令新聞界反感。但是，他並夫對畢基解釋什麼。

覊留所那邊，突然起了一陣騷動，畢基心裏暗叫不妙。

當霍克探長和畢基走過去時，只見幾名警方人員正忙作一團；有人叫道：「快些召醫生來！」又有人叫：「快些通知霍克探長！」

霍克探長和畢基根本就在他們背後，所以他們當時的緊張心情亦可以想見。

畢基排衆而上，只見有個人倒於地上，渾身瘀黑，他正是在浴室裏襲擊畢基的狙擊手。

霍克探長把衆人喝退，伸手一探：「他死了！」

畢基嘆氣道：「果然不幸而言中！」

霍克探長立刻下令封鎖現塲，包括正在值班的軍裝警員在內，一律被列爲可疑人物。

畢基卻向當值的警員問道：「剛才有

什麼人被扣押到這兒來？」他看看羈留室之內，就只有死者一個。

那當值警員道：「有個阻街小販，被押進來不到幾分鐘，就有人來替他付了罰欵，我們也只好依例把他放了。除此之外，並無其他人來過這裏。」

警局之內，一時之間，如臨大敵：醫官奉召到場。

畢基却對霍克道：「探長，我看也不必再查了，這傢伙明顯地是被毒針刺殺。那小販實際上是另一名狙擊手。快些派人按址去抓他回來。不過，相信他登記的住址也不會是眞的。」

「嗯──」霍克一時之間也亂了方寸：「這件事你以爲怎辦？這次你爲人爲已，必須澈底帮帮我！」

「可否讓我先撥個電話？」畢基問非所答，「我本來已約好了朋友，現在却非遲到不可了。」

霍克道：「你隨時可以走，但回頭必須給我交代。」

畢基撥了一個電話，然後匆匆離開了警局。

其實畢基並非約了別人，只是致電約了徐風出來。當時徐風也正急於要找畢基，所以他們都急於見面。只是畢基却十分担心徐風旳安全問題。

結果畢基却來到宇宙日報的資料室裏，徐風是故意約了他在此見面的。

原來徐風獲得自由後，內心也深感不安：那並非單爲了安安之死，而是爲了他和安安串謀騙了老闆那十萬大元。雖然那件事至今未被揭穿，但到頭來他不但得不到半點好處，還害死了安安。現在更加連「主角」胡子仲也不見了。

徐風本來就是個偵探迷，他所以能成爲畢基的摯友，完全因爲雙方有共同的愛好。但這一次他却做了一次傻事，那完全是由於太過信任安安的緣故。

現在安安死了，反而留下更多的猜疑，例如：誰殺死安安？爲什麼要殺死她？就是爲了那十萬元麼？

無論如何，有一件事却是相當肯定的，就是安安出賣了徐風。所以徐風現在就有如從夢中醒來一樣，痛定思痛，決心要與畢基携手找出全部答案來。

徐風一邊在翻查一些資料，一邊對畢基交代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不知道有沒有關連，但是我從舊資料中找到了一些值得參考的往事；現在就請你看看這一段的舊聞。」

畢基苦笑道：「你製造了新聞，却要我看資料室中的舊聞。」

話雖如此，畢基還是很認眞地去翻閱一本報紙的「合訂本」。通常這是供報紙編輯、記者和其他工作人員參考用的。

畢基發覺那段新聞描述一名富家子曾被警方人員傳訊，那是由於一些路人被神秘狙擊手射擊，大部份只是受了輕傷而已。警方據報，趕往現場調查，看見那些彈頭可能是由風槍射出的，那是一種外國入口的玩具來福槍，價值頗昂貴，只有富有人家的子弟可有資格購買。因此便由這方面着手調查。

終於警方人員發現出售該種玩具來福槍的玩具店紀錄中，有好一些富家子弟的姓名和地址。其中比較可疑的富家子弟之中，就有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在內，那就是胡子仲。

當時胡子仲的年紀只有十七八歲左右，警方後來終因缺乏證據而放過了他。

畢基把報紙合訂本還給徐風：「你的意思是：懷疑安安被胡子仲所殺？」

「嗯──」徐風道：「我想了很久，覺得安安失踪前後，以及──」他左張右望，顯然是担心他們的談話被人聽到。

但是，資料室之內，除了他們之外，這時候並無其他人在着。因爲現在還是日間，而報社的工作人員大多數是晚上才上班的；日間比較淸靜。

徐風看看沒有第三者在場，這才放心說：「我和安安的計劃，回憶起來，只可能讓胡子仲一個人知道。」

「對了。」畢基道，「我也想到了這點，他只是詐傻扮懵，故作不知。其實，他早已存心做賊阿爸。」

「可惜，現在他已失了踪！」

「不怕告訴你，我一直在懷疑他，也一直在找他，只是找不到。」畢基又說，「我急於找你，正是爲了證明一件事，如果這件事能够證實，殺安安的兇手已可以確定下來了。」

「什麼事？」

「我在浴室找到的狙擊手，那些殺人的代價──鈔票，全是直版的新鈔。我聽你講過，給安安帶走的那十萬元，大部份是剛由銀行提出來的新鈔，是不？」畢基又說，「那些錢正在探長那裏，你有沒有辦法確實的辨認一下？」

「我想可以的。」徐風道，「但要銀行方面協助。」

「那就易辦了，讓我致電探長。」畢基說着就去打電話。電話在資料室一角。

但被徐風阻止：「等一等。」他吃驚地瞪住畢基：「你要讓他知道那十萬元的事？」

「是的，事到如今，我以爲你必須聽我說。報社方面給安安十萬元，收購獨有消息，不算犯法。反正安安死了，你怕什麼？」畢基又說：「而且，再隱瞞下去，事情固然變得更加複雜，我亦担心兇手逃去。」

「但是，你有沒有想到我這方面？」徐風說這話的時候，望望外面，分明担心有人經過聽到了。

畢基安慰他：「放心，我一定維護你。只要你聽我安排，探長不會麻煩你。」

說完，畢基也不等徐風答話，已開始撥電話給探長。霍克探長有些意外地問：「你又有什麼綫索？」

畢基道：「有兩件事與你談談：第一，那些鈔票我已查得是由一間銀行提出的。第二，我要見一個人，就是在你手上的姜小姐。」

「兩件事有什麼關係？」霍克探長明知畢基這傢伙五花八門，辦法多多，就是有時太過旁門左道。所以他十分驚奇！

「我們交換條件：你讓我單獨與姜小姐談談，我告訴你，那些鈔票是由那一間銀行提取的。」

「好吧！反正那位小姐也太寂寞了！」霍克探長幽默地：「你就來見見她。」

掛了綫。畢基又對徐風道：「我先去警局一次，在此期間內，你必須小心。不知怎的，現在我反而爲你的安全而感到担心。」

「謝謝你，我不會有事的。」徐風又埋首翻資料，一邊又說：「你切勿出賣我啊，畢基。」

「放心，我不是那種人。」

畢基這邊才剛剛離開了報社，就有一個電話打到報社來找徐風。

他的同事知道他在資料室，所以電話就接到資料室裏來。可惜當時畢基已走了，資料室內只留下徐風一個人在着。

「你是誰？」徐風在電話中問道。

「你可是徐先生？」對方是個男子，「我是胡子仲，還認得我麼？」

「嗯──」徐風怔了一怔！他立即問：「你在那裏？我正想找你談談。」

「我就在你報社附近。」胡子仲問：「有什麼事？」

「嗯，我有些什麼重要的事，要見見你。」徐風說道，「我們約個地方見面好嗎？」

「好吧！在什麼地方？」胡子仲問。

徐風道：「我們這裏街口，有一間快餐店，叫即食快餐店，你找得到麼？」

胡子仲笑笑說：「我剛在這間即食快餐店借用電話。怎麼會找不到？」

「那麼，你不要走開，我立刻來。」

「要多少時間？」

「五分鐘左右總可以了。」

「慢着！」胡子仲又說：「你一定明白我目前的處境，我不想見警方的人，只想見見你，因爲我有些十分重要的事告訴你。」

「放心！我不是出賣朋友的那一種人。」徐風又說：「只要你是一片善意對我，我永不會惡意對你。你等着我，我即刻來！」

電話掛斷了。

徐風的心情萬二分緊張，他後悔讓畢基離去，否則這正是一個大好機會。但無論如何，他自己也要去一次。

徐風想想他那死去了的女朋友安安，再想起正在約他見面的胡子仲，就覺得這世界上有許多事情的確令人意想不到。過去他對一些有懷疑性的偵探小說有着濃厚的興趣，所以對一些命案的發生，亦往往主動地去協助警方偵查，但想不到這一次却做了故事中人。

離開報社，徐風在矛盾的心情下前進。他一方面担心胡子仲心懷不軌，一方面又不肯放過這大好機會。難得胡子仲親自找上門來，徐風本來就打算去找他的。

徐風由於從舊報紙中發現胡子仲少年時代有可能是一名狙擊手，所以懷疑他這次從醫院中逃出來另有苦衷；而不是像他所說的「爲了親自去找兇手」那麼簡單。再加上安安之死，有太多可疑的地方，似乎都跟胡子仲扯上了關係，所以胡子仲這個關鍵性的人物，就變得更加重要了。

徐風朝住街口走過去。那兒有一間快餐店。

年來這一類快餐店越開越多，爲了爭生意，除了在門前加裝一些專供借用的電話之外，內部裝修也力求美觀舒適。因此裏面也有不少座位供食客坐下來慢慢吃。

這時候可能午膳時間已過，下午茶時間又太早，所以人也不多。徐風到了快餐店門口，朝裏面張望，却找不到胡子仲的影子。

他記得不久之前胡子仲在電話中還說過他正在這間快餐店借電話，自不可能有「交通擠塞、因而遲到」等情。因此，徐風在這刹那間，立刻提高警惕。

他隔住那塊巨大的透明玻璃，朝快餐店裏面張望，只見食客僅有三數人；突然之間，徐風發覺玻璃的反映之中，出現了一個人影，那人的手中有槍！

「砰」的一聲槍响！說時遲那時快，徐風也是僅可俯伏下來！子彈已把玻璃橱窗擊至粉碎。

徐風不敢怠慢，立即就地一滾，乘勢竄進了快餐店裏面去。

由於子彈擊中了快餐店的玻璃橱窗，店內的食客被嚇得紛紛找地方躲避起來！

徐風一邊找地方躲，一邊透過玻璃橱窗往外望，希望可以發現兇手的踪影。豈料就在這時候，又是「砰砰砰」一連幾响槍聲！嚇得徐風退縮至牆角那邊。

「徐先生。」突如其來的聲音，在徐風的身後傳來；當時徐風正全神貫注地望向街外，想不到背後却忽然之間有人叫他，他當堂又嚇得一跳！

徐風回頭一望，一個似曾相識的男子向他示意道：「請快些跟我由後門走！」

徐風在這一刹那間終於也想起了，他正是胡子仲，只不過由於他化了裝，所以一時之間竟認不出他。

徐風正在猶疑，因爲他想得糊塗起來，爲什麼胡子仲會在這裏？剛才徐風還以爲自己中了胡子仲的詭計呢。現在他才知道正在店外向他射擊的人不是胡子仲，而是另有其人。

胡子仲已三步併作兩步的，往快餐店後面急急衝了入去！徐風也只好匆匆跟了過去！

胡子仲一邊走，一邊對徐風道：「走快些，那傢伙要殺我滅口。」他頭也不敢回，一口氣走向後巷！

徐風又是一怔！他本來懷疑胡子仲是個狙擊手，想不到現在他反而被人追殺！單看他那狼狽的情形，就知道他並非無中生有。何况剛才那些子彈，那陣陣刺耳的玻璃粉碎聲，當然都不可能會是假的。

衝到了後巷之後，徐風忽然之間又感覺得自己太過愚蠢，爲什麼他這樣相信胡子仲？假如他是殺死安安的兇手，眼前可能就是一項陰謀詭計。

徐風儘管懷疑胡子仲，仍抱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無畏精神，尾隨着胡子仲一齊逃到後巷。

胡子仲胸有成竹，一口氣由後巷轉出一條橫街，然後跨上一輛停在道旁的電單車，示意着對徐風道：「快上來！」

豈料話猶未完，「砰」一聲槍响！子彈擊中他們身畔一輛汽車的後窗玻璃，又是「嘩啦嘩啦」的，响個不停！

胡子仲這時候已從望後鏡中見到一輛汽車正由橫街街口那邊狂衝而來！他立刻開動電單車，徐風還好及時跨上了電單車後面的座位去，隨即伸出雙手，攔腰摟住

胡子仲。

一陣風似的，電單車有如脫韁野馬，在馬路中心繞了一個大圈！

又是大大地出乎徐風的意料之外，若照一般情況，胡子仲的電單車應該向北方駛向另一街口才對；因爲狙擊手的汽車正由南面駛過來！

但是胡子仲不知是什麼意思，竟及時繞過那輛汽車的前頭，朝南面街口衝出！

「砰砰砰」又是一連三响槍聲，嚇得徐風俯伏在胡子仲的背後；反而胡子仲冷靜得出奇！他有如一名英勇無比的戰士，正在戰場上衝鋒陷陣一樣，勇往直前！

一陣陣令人聽來毛骨悚然的車輪磨擦聲，表示那狙擊手的汽車正在拐彎掉頭，準備追來！

胡子仲只往後鏡瞥了一眼，巳加速駛入大街去！

徐風在這一刹那間想起許多事情，例如胡子仲表面是個文弱書生型，想不到有此胆色，於是他又想起了資料室得來的「往事」——胡子仲少年時代是個頑童。

轉眼間，後面那輛載住狙擊手的汽車又追了過來。

胡子仲揚聲大叫：「摟緊我！」話未完，電單車巳彎拐急駛進了一條小巷；那小巷根本不准任何車輛駛入，但胡子仲却巧妙地利用了它的「優點」；它的「優點」正是令後面追來的汽車無所施其技！

「砰砰砰」又是一口氣連發三槍！

「啲」一聲，人隨聲倒，胡子仲肩膊中了一槍，徐風的大腿也中了一槍，雙雙飛身跌了出去！

電單車去勢正急，所以二人中彈受傷後，完全失去了控制，跌得也重！雙雙昏迷過去！

胡子仲往前跌，徐風則往旁邊倒下，電單車自動衝了一程之後，倒臥一旁！

還好就在這刹那間，警車聲巳响個不停！

與此同時，巷口那邊，却有另一輛電單車急急駛了入來；電單車上的兩個人，一個是浪子畢基，他坐在後面，另一個是徐風的同事，記者呂明。

呂明這邊還未停好電單車，畢基巳跳了下去，先把徐風扶起來，只見徐風頭、手和腿部都受了傷，仍在昏迷中。

呂明也急急停好電單車之後，過去把胡子仲扶起來。

警車响起之後，狙擊手的汽車不敢久留，急急逃走；警車力追不果。惟有折返現場，這才知道有人身受重傷。於是立即將他們送往醫院急救。

但是，只到中途，徐風巳首先甦醒過來，只有胡子仲仍然昏迷不醒。

徐風看見畢基和他的同事呂明也在旁，摸摸他受了傷的頭，出奇地問：「你們怎會一齊來了？」

畢基道：「我剛出門口準備等候街車時，就遇上了一些事情，想不到這麼精彩！」他竟然笑了。

徐風很生氣：「他媽的！難爲你還笑得出，爲什麼你不阻止他們？竟然拿我們的性命開玩笑！嘿！」

畢基苦笑一下，解釋道：「這件事很巧合，我本來到街口等計程車，想不到却遇見你二位同事，就是呂明和攝影記者李強。呂明停下車來跟我打招呼，問我想到何處去，因爲你們的報館巳在望，所以李強自動說可以步行回去，讓呂明載我一程。我感到等了那麼久也等不到一輛街車，盛情難却，於是就坐上呂明的電單車後面，李强還把他的鋼盔讓給我戴。豈料就在這時候，我無意中往快餐店那邊一望，竟然見到了胡子仲，他正在打電話；於是我一邊叫住李强，教他悄悄用遠鏡頭拍下胡子仲打電話的情形，一邊靜觀其變。想不到不久之後，又看見你向快餐店走去。」

徐風插嘴問道：「爲什麼你們不招呼我？」

畢基道：「我們正想招呼你的時候，槍聲巳經响了起來，我們發覺一輛汽車之內，坐了二名男子，一人開車，一人開槍。因此，我惟有一邊叫李强致電報警，一邊叫呂明也開着電單車從後監視……」

「嘿！」徐風仍然很生氣，「虧你說得出，明知我們被狙擊手追殺，危在旦夕，還不出面制止！」

畢基道：「我們手無寸鐵，假如出面制止，只怕我和呂明首先做了替死鬼，而不僅只是受傷而巳。」

其實畢基只說出了表面上的理由，他當然不能直說一度懷疑徐風和胡子仲可能是一夥。因爲他剛離開徐風，徐風就約晤胡子仲，畢基怎知道他們二人，究竟想怎麼樣？尤其是當事情牽涉及十萬大元和安安的一條命的時候，畢基更加要化點耐心去衡量一下擺在眼前的複雜形勢。

當警車開醫到院時，徐風和胡子仲立刻被送入急救室去，畢基和呂明也被警員留住，直至霍克探長和他的助手趕到爲止。畢基才對霍克道：「探長，你放心，經此一役，我巳有九分破案的把握。」

然而，當霍克探長綜合了警車上警員的口供之後，瞪住畢基：「我信你，你應該對我負責，爲什麼當時你不及時制止這件事的發生？你可知道，你現在可能危及兩條性命？」

畢基苦笑一下：「眞是好人難做，假如當時我及時與徐風招呼的話，胡子仲首先會逃去無踪，此其一。第二，狙擊手不會出現。如此一來，我們對整件案，還是一無所知。一切努力自然也等於白費。」

「但是現在他們不是一樣逃走了嗎？」霍克道：「而且徐風和胡子仲可能也因此死去……」

話猶未完，徐風巳由急救室出來了，陪同他一齊走出來的，還有一名跟隨着他進去問口供的警長，以及一名醫生。

醫生對探長表示：徐風腿部受槍傷，子彈只擦傷了外皮，仍須留醫，以便進一步檢查身體內部是否受了傷。但徐風本人却心事重重，堅持出院。所以警長才帶他出來見探長。

其實徐風不想在胡子仲面前說得太多，因爲醫療人員這時亦巳將胡子仲救醒了。他傷得較重。

徐風對霍克探長道：「當初我十分懷疑胡子仲，但現在巳經證明：狙擊手另有其人！」

霍克探長問徐風：「爲什麼你會懷疑胡子仲？」

「一位老同事提醒我，他依稀記得胡子仲少年時代是個可疑的狙擊手，曾被警方傳訊，但後來因缺乏證據而未有採取進一步行動。於是我到資料室去找出若干年前的報紙。」徐風又望望畢基：「這小子剛好有電話找我，於是我把他一齊召來研究。嘿！怎知道我差些兒死在這笨蛋的手上！」

「你很快就會證明我一點也不笨！」畢基笑了笑：「探長，我提議你派人保護二名傷者，就是徐風和胡子仲，而且二人均要留醫。我現在要去捉狙擊手了！」

霍克探長沒有阻止畢基，其他警方人員當然更加不會阻止他離去！

徐風在醫生和警方的堅持下，也被迫留在醫院裏療傷。

× × ×

胡子仲從昏迷中醒來，刹那間彷彿想起了許多事情，包括以前失憶的，現在都可以逐漸想起了，這可能跟他頭部再次受傷撞擊有關。但是，無論如何，他也沒有對任何人提及他現在的思想情況。

胡子仲怔怔地瞪住天花板，默默地想：目前這情況，他應該怎樣做？

繼續裝成「失憶」，還是回復正常？

正當他胡思亂想之際，病房的門給人推開了。進來的不是醫生護士，亦非警方人員，而是浪子畢基。

畢基自我介紹之後，出示了一張放大了的照片，那是一個坐在汽車內握住手槍的人，當堂嚇得胡子仲呆了一呆！

不過胡子仲表面上仍然保持冷靜地問：「你是什麼人？我們好像從未見過。」

「是的，我們以前並不認識，但是，我可以告訴你，我想知道的事，一定要弄個水落石出。」畢基頑強地說：「府上出了命案，令壽堂被殺的事，相信你一定記得吧？」

「是的！」胡子仲木然地望住天花板：「太可怕了！但是，他們爲什麼要殺我？那狙擊手到底是誰？我眞不明白！」

畢基道：「那天在街上追殺的人，就是這照片中的男子。請你回憶一下，是否見過他，或者認識他？」

胡子仲很認眞地看了又看，終於搖搖頭：「我從未見過這個人！」

「聽說閣下在命案中受襲，因而失憶。據我所知，失憶的人在某種情況底下，可以憑照片和若干提示，帮助回復記憶。請你再認眞地想想。」畢基又說：「這件事對任何人一樣重要。」

胡子仲也想了好一會，結果還是痛苦地搖頭道：「我眞的不知道他是誰。」

「他姓屈！」畢基進一步作了提示：「你少年時代的同學兼摯友。」

「你怎麼知道？」胡子仲側過身子來，不大友善地瞪住畢基。

畢基輕輕一笑：「我從警方的犯罪紀錄中找出了他的全部資料。」

「聽你這麼說，他還是一個有案底的人？」

「對啊！」畢基道：「這傢伙綽號屈鷄，聽說這是由於他喜歡吃鷄的緣故。但我們到他工作的地方去，他巳聞風先逃。如果你記起什麼，請通知我或警方。」

畢基說完，把他的咭片遞上。然後離開了病房。

胡子仲當然記得綽號「屈鷄」的少年時代的好朋友兼同學屈大熊。因爲至此爲止，他巳全部記憶起案發前後的情形。

正因爲他巳回復正常，所以更加要繼續裝蒜。否則，他不但要交代許多事，還要負上部份責任。

當浪子畢基剛走出了病房時，守在房門外的一名便衣警探剛擋阻住一名探病的男子，他正是胡志森——胡子仲的叔父。

畢基知道了對方的身份之後，立刻就主動地跟他招呼：「胡先生，我們可以談談嗎？」

胡志森以爲畢基是警探，自然不敢拒絕。他說：「請先告訴我，我侄兒胡子仲的傷勢好轉了嗎？」

畢基道：「放心，他沒有大碍。」

「既無大碍，爲什麼不讓我見見他？」胡志森道。

「這是探長吩咐下來的。在未弄清楚狙擊手追殺胡子仲的動機之前，我們不會讓任何人探望受了傷的胡子仲，以策安全。」畢基爲了免得又交代一番，只好順水推舟的當自己是警探，他相信這樣會更易得到對方的合作。

於是他又出示一張放大了的照片——那是攝影記者李强在快餐店對面馬路旁邊偷拍的。當時畢基則坐在另一記者呂明的電單車後面，但距離狙擊手的汽車較遠。

照片經放大後十分清楚。此外還有得自警方犯罪檔案的二張半身照片——一張正面的，一張側面的。所有照片都是一個人的——就是綽號「屈鷄」的屈大熊。

胡志森很認眞地看着畢基手中的照片，然後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這件事我眞不知應該怎樣說才好，這傢伙我當然記得，他是我侄兒的少年時代的好朋友。」

「令侄少年時代是否很頑皮？」

「是啊！」胡志森道：「家兄只有他一個兒子，而且，他生母又……」胡志森欲言又止。

「你說他的生母，可就是胡家大宅命案中的受害者？」畢基巳預感到有些他也想不到的事情，「胡先生，爲甚麼你不說下去。」

胡志森又嘆氣道：「其實，我不應該說得太多，我知道你們警方一直在懷疑我，甚至以爲我買兇殺人。因爲表面上，我侄兒萬一死了，家兄留下的財產，我是順理成章的承受人。不過，如果我把一些事情告訴了你之後，也許你們會弄得明朗一些。」

畢基道：「你當然要把你所知的每一細節都說出來，其實早你就應該說清楚了。事到如此，如果你還繞圈子，就只有害人害己，那又何必？」

「是的。」胡志森感慨地說：「這件事也許應該由我本身說起，若干年前，我戀一女子，她叫羅玉潔，但我們很不幸，雙方身不由主地分開了。她隨雙親移民外國，於是我不久之後，亦與現在的妻子結婚，後來家兄喪偶，那時候，子仲才不過五歲——」

「請等一等。」畢基插咀問道：「你是說，命案中的死者——胡太太，不是胡子仲的生母？」

「當然不是。」胡志森道：「子仲五歲時便死了媽媽，家兄爲了照顧這唯一的兒子，決定續絃，因爲家兄常常要到外國營商，很少在家，結果他娶回來的繼室，竟然就是我昔日的愛人羅玉潔，但當我發覺時，一切巳成定局，我們也只好——」

「請等一等！」畢基又一次打斷胡志森的話頭。

然後他回轉身去，想推開病房的門，但門巳上栓！

畢基一邊以身體撞門，一邊對在旁的警探道：「快些繞到窗口那邊去，胡子仲就是殺人兇手！」

二名警探立刻分頭截兜。

「隆」然一聲，病房的門終於給畢基撞開了！

但是，胡子仲巳經不在病房之內，病房的窗門則巳洞開，畢基立刻奮不顧身，也由窗口爬了出去，同時回頭吩咐嚇得呆若木鷄的胡志森：「快些致電報警！」

窗外是花園，花園外便是停車場，畢基很快又與二名被派來保護胡子仲的警探會合。但是二名警探不約而同地說：「見不到他。」

二名警探都認識畢基，知道他是霍克探長的好朋友，正在協助查案，所以這時候也跟隨着他，匆匆衝向停車場那邊！

在畢基的想像中，胡子仲可能重施故技，由停車場這裏偷車逃出去，但是，醫院的停車場內，却找不到他的踪影，相反，停車場下面的横街，却在這時候傳來陣陣人聲。

畢基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衝到停車場一旁的矮牆去，由那兒可以俯視一條横街下面的情形，只見那邊街口圍了好一些人，顯然發生了一些十分可怕的事，所以有人嚷着：「快些報警！」也有人說：「我看見一個人搶去了他的手槍。」

畢基暗叫不妙，由那邊矮牆下跳，躍到了那條横街之上，二名警探也尾隨畢基之後．一躍而下。

畢基急急跑到人叢中去，只見一名交通警員倒斃在血泊之中，背後插了一把刀——醫院手術用的刀。

交通警員的槍袋打開了，槍繩也斷了，手槍當然也不見了，留在那屍體旁邊的，却是一支仍然燃燒的香烟，以及一個打火機，至於交通警員的電單車，也不知所踪，毫無疑問，那名交通警員正在避過上司的視綫，跑到這兒來吸香烟提神，而胡子仲則分明是有備而來，否則他怎會弄得一把手術用的刀？

畢基回頭對二名探員道：「請告訴霍克探長，立刻派人包圍本區的紅燈街，我估計胡子仲一定會跑到那兒去，他分明巳經回復了記憶。」

畢基說完，頭也不回，直衝出横街街口去，揮手截停了一輛街車。

他正伸手拉開街車車門，背後巳有一個人跟了上來：「請等一等，畢先生。」

畢基回頭一看，原來是胡志森——胡子仲的叔父。

他們先後登上了那輛街車，畢基對司機說：「快些駛往東區的紅燈街，我有非常重要的事。」

街車司機慢吞吞地問：「紅燈街幾多號？」

「到了那裏我自然會告訴你。」畢基回頭又問身邊的胡志森：「令侄以前可是十分頑皮？」

「是的，他可以說，完全給環境造成。」胡志森道：「家兄常常出門，繼母不敢過份管束，以免被人誤會，於是他就變了小流氓，你所講的屈某，以前常常與他在一起搗蛋，街坊也不時投訴，直至他認識了目前的女友，這時年紀可能也大了，才較爲定性一些。」

胡志森說到這裏，忍不住又問：「爲什麼你指他是兇手？他雖然不喜歡他繼母，也不致出此毒手吧？而且，警方巳證實有賊偷入家兄的書房，子仲不會是殺我大嫂的兇手！」

畢基道：「他們可能串謀，但實情我還要抓住他問個明白。他巳回復記憶力，所以一定會去找屈鷄。」

街車開入東區時，警車巳將附近一帶的街道封鎖，原來二名警探巳依了畢基的話，及時通知總部，總部透過無綫電通知巡邏中的警車，趕到現場去，進行封鎖任務，所以就連這輛街車也不准進入，畢基縱然說到天花亂墮，無奈他沒有警方的證件，警員又不認識他，所以不准他進入紅燈街，畢基急得直頓足！

還好就在這時，一陣警車聲傳來，霍克探長巳帶同助手匆匆趕到現場來。畢基一邊告訴探長關於屈大熊的秘密地址——那是畢基從一名黑道中朋友處查得的。一邊帶同大批警方人員，進入那幢舊樓去。

那是一處天台加建的，未經揭發的僭建樓宇。屈大熊就是住在這裏。

畢基等人來到門外時，聽到屋內傳出打鬥聲，立刻撞門，霍克探長等人立即也拔槍戒備。

衝入屋內時，只見胡子仲巳倒在地上，一名男子正舉刀準備力砍而下，給探長一聲喝止：「舉高雙手！我是警方的霍克探長，快些把刀扔去，否則我就開槍。」

那男子正是屈大熊，他見大勢巳去，也惟有棄刀。

胡子仲本來巳受槍傷，他找屈大熊無非想殺他滅口，可惜他不及屈某機警，要不是警方及時來到，他反而死在對方的刀下，結果他留回一條性命，反而有了生口對證，令到這件案有了正確的答案。

原來胡子仲看見叔父胡志森與繼母私通，一直認爲他父親之死另有內幕，一日他無意中發現父親生前的書房內有暗格，可惜開不了那保險箱，乃央舊日摯友屈大熊代勞。屈某不學無術，只會開鎖，怎知道此事進行時却爲羅玉潔撞破，大叫有賊，屈乃一不做二不休，先殺羅玉潔，爲胡子仲所阻，又將胡擊至昏倒，却以爲胡亦死去，然後把保險箱內的文件以及書房內另一夾萬中的財物囊括而去，後來他閱報後得悉胡子仲未死，所以千方百計殺他，但總給胡子仲避過。及至今天胡子仲回復記憶力，想起此人來，自然不會放過他。只可惜他操之過急，單是殺警奪槍，巳是一條大罪。

至於胡志森，他只感到難過，因爲若非他與大嫂是個戀人，又怎麼會發生這件事。

（全文完）



新派中篇俠義奇情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七步滴血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鍾虹、色魔、戰蘭三人正往巴峪關的路上，在一野店中打尖，湊巧徐佩英和丘老頭也來到，徐佩英看不出眼前的假王實竟是鍾虹所易容，過後鍾虹三言兩語，使丘老頭和色魔却離他們而去了，鍾虹帶着徐佩英走到偏僻之處，忽然露出他的眞面目，要殺徐佩英，徐佩英眼見負心人如此卑鄙狠辣，立心和他拚命，但她畢竟武功略遜，最後跌坐地上，危急之際，色魔忽然現身，並制住戰蘭，鍾虹爲救戰蘭，不得不放了徐佩英……徐佩英從色魔口中得知王實居處，前去尋找，師兄妹相見，悲喜交集，王實遂把自己不頁於行的始末說給徐佩英聽……

外母見女婿　財帛動心竅

王實便將下山後所遭遇的事情，一件一件的說出，直說到去米倉山觀戰爲止。

徐佩英聽了他的敍述，至表憤慨道：「你並未得罪他，他沒有理由要挑斷你的脚筋呀！」

王實道：「理由只有一個，他把我當作孫臏。」

徐佩英道：「你是說：他想單獨稱雄於世？」

王實道：「大概是如此。」

徐佩英道：「那個名叫戰蘭的小妖精究竟是甚麼來歷的？」

王實搖頭道：「我攪不清楚。」

徐佩英忽然想起自己與鍾虹在路上一再發現有人代爲付帳之事，便道：「對了！我想起來了！那小妖精就是我們路上遇見的那個白衣公子！難怪我見到她覺得有些面善！」

當下，她也將自己和鍾虹在路上的遭遇說出，只不過自己失身之事，因爲她見酒鬼、財神、氣煞三人在場，羞於啓口。

王實道：「如此說來，那個名叫戰蘭的姑娘必是來頭很大，鍾師兄被財色所迷了。」

徐佩英道：「那小妖精爲了攏絡他不惜一擲千金和以身相許，一定有陰謀！」

王實道：「不錯，她可能要利用鍾師兄去幹甚麼事——妳逃出米倉山時，色魔還控制着那戰蘭麼？」

徐佩英點頭道：「是的。」

王實皺起眉頭道：「色魔身手雖極高強，但絕對不是他的對手，妳說那地點在米倉山的何處？」

徐佩英將那地點詳細描述了一遍。

王實立刻向酒鬼和財神說道：「你們二人立刻動身趕去接應，不論結果如何，最遲明天上午要回到這裏。」

酒鬼和財神領命而去。

氣煞道：「我呢？」

王實道：「你留在這裏保護我啊。」

氣煞這才開心一笑道：「好！」

然後，師兄妹倆談起龍虎會主精通「

龍刀」一事，徐佩英也懷疑龍虎會主可能是失踪的師兄上官鈺或翟廸龍，因此提議返回峨眉山將此事稟告恩師三絕老人，王實嘆息道：「我不想回山了。」

徐佩英道：「爲甚麼？」

王實道：「恩師辛辛苦苦教了我一身武功，如今下山不到半年，我就變成殘廢之人，他老人家看了一定很傷心，我何必把這個痛苦帶給他老人家呢？」

徐佩英道：「可是……」

王實道：「要回山，妳自個回山便了，我是打定主意不回去的。」

徐佩英道：「我……我也不回去！」

王實不禁驚訝，問道：「妳有何理由不回去？」

徐佩英低下頭道：「我無顏見他老人家……」

王實一笑道：「鍾師兄變心不是妳的錯，怎麼說無顏見他老人家？」

徐佩英看了侍立一旁的氣煞一眼，欲言又止。

王實却沒看出她有難言之隱，以爲她只爲鍾虹的變心而傷心，當下安慰道：「妳也別太傷心，幸好發現得早，要是……要是……咳！妳明白我的意思麼？」

他的意思是：要是妳嫁給他之後，他才變心離開妳，那豈不更麻煩了？

但是這話聽在徐佩英耳裏，却如一陣刀割般的痛苦，不覺又淚漣漣飲泣起來。

正在此時，忽然又有人敲門！

氣煞立刻趨近門口道：「誰？」

「是我！」色魔的聲音！

氣煞打開房門，一見色魔和酒鬼、財神一起回來，心知他們必是在路上遇上的，不禁哈哈笑道：「還好，龍頭大哥沒派我去，你們是在街上碰上的吧？」

色魔三人進入房中，徐佩英連忙起身向色魔致謝救命之恩。

王實急問道：「你是怎麼脫身的？」

色魔笑道：「這位徐姑娘走後半個時辰，我便一脚踢開了那個小丫頭，就這麼跑回來了。」

王實道：「昨天你一路跟踪下去，可有甚麼發現？」

色魔道：「有，事情眞妙……」

當下，將經過情形描述一番。

竟不提高老爺子現身解危一事。

王實一聽龍虎會主追上鍾虹，却在聽到神秘簫聲而突然撤走一事，深感驚異，問道：「知不知道那神秘簫聲是何人所吹的？」

色魔搖頭道：「不知道。」

王實想了想，道：「鍾虹巳知我在這裏，他會不會追上來？」

色魔道：「大概不會吧，他沒這個胆量。」

王實道：「他還不知道我是誰吧？」

色魔道：「他巳經猜出幾分來了。」

王實爲之皺眉不語。

色魔道：「龍頭大哥你放心，我們四人絕對有能力保護你的安全。」

王實微露苦笑道：「話雖如此，不過還是離開此地爲妙——財神，你去結帳，咱們馬上離開！」

一行六人離開了巳峪關，望北行約數十里路，來到鄭南縣城時，巳是入夜時分，王實見徐佩英疲態畢露，便又投入一家客棧歇息。

吃過晚飯，王實獨自坐在房中靠窗的地方，望着窗外出神。

他一直在想着一個問題，今後何去何從？

他一直沒有忘記自己下山的目的——找出失踪的三位師兄師姊的下落——可是，自從前天在「玉女梳粧台」上發現龍虎會主精通師門絕學「龍刀」之後，他眞是心亂如麻，有些氣餒了。

因爲，既然龍虎會主精通「龍刀」，則酒色財氣四人絕非其敵，他可不願見他們四人去送死，而自己又巳成殘廢之人，如果沒有人協助，要想單獨去追究此事，無異緣木求魚，那是萬萬不可能之事……

因此，他感到有些心灰意冷，便想放棄追究，從此脫離江湖是非，靠着高老爺子傳授的繪畫去混飯吃，永遠做個平平凡凡的人。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色魔推門而入，來到他的跟前。

他望了色魔一眼，便問道：「你有事麼？」

色魔道：「有件事情要告訴你。」

王實道：「甚麼事？」

色魔道：「徐姑娘懷孕了，你知不知道？」

王實心頭一震，反問道：「你怎麼知道的？」

色魔道：「鍾虹遺棄她，以至要殺死她，都因爲徐姑娘懷了他的孩子之故。」

當下，將在米倉山聽到的話說出來。

王實沉默良久，才長嘆一聲道：「鍾師兄，你的一顆心莫非被狗吃掉了？」

色魔道：「我們酒色財氣四人也曾幹了不少壞事，可是跟他一比，那眞是小巫見大巫了。」

王實道：「你去請她來一下。」

色魔應是而去。

不久，徐佩英來了。

王實叫色魔出去，然後請她坐下，劈面便道：「師妹，我雖然巳是一個殘廢之人，但自信還有能力養家，妳願意嫁給我麼？」

徐佩英一怔道：「你……」

王實笑笑道：「我以最誠懇的心向妳求婚，請妳嫁給我好麼？」

徐佩英目中湧出兩行淚水，斷然道：「不！我不能嫁給你！」

王實道：「爲甚麼？」

徐佩英搖着頭道：「不能！不能！」

王實道：「難道妳還不明白，早在好幾年前我就偷偷喜歡妳了，之所以沒有向妳表明，是因我發現鍾師兄也喜歡妳，而當時我也覺得妳和鍾師兄才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因此我便不敢向妳表達愛慕之意，如今鍾師兄巳另結新歡，妳想與他重修舊好，顯然巳不可能，所以我今天——」

徐佩英又連連搖頭道：「不！不！不能的！我不能嫁給你！」

王實道：「是因爲我不配麼？」

徐佩英道：「不，是我不配！」

王實道：「如是這樣，那就比較好商量了，妳聽我說，我是不在乎妳怎樣的，將來妳生下孩子，我也可以認他爲子。」

徐佩英渾身一震，掩臉悲泣道：「你都知道了？」

王實點頭道：「是的，這也是我決定向妳求婚的原因之一，我不希望妳在生下孩子的時候，是個尚未出嫁的姑娘。」

徐佩英傷心的痛哭不止。

王實道：「不要哭了，木巳成舟，現在妳必須勇敢的面對現實，除非妳確實不喜歡我，不願嫁給我這個雙脚殘廢的人，否則我們馬上結爲夫妻，然後我們找個山明水秀不受任何干擾的地方住下來，過一輩子安安穩穩的日子，如何？」

徐佩英最担心的就是肚裏這塊肉沒有父親，現在聽了王實這一番話，自是又喜又感激，道：「二師哥，這樣對你太不公平了！我……我……」

王實笑道：「誰說不公平？我認爲這樣很公平，因爲我是個殘廢的人，將來需要妳的照顧啊！」

徐佩英停止哭泣，低頭沉思良久，才抬起頭來道：「好，我嫁給你，但是我們不要遁世隱居！」

王實道：「妳的意思是……」

徐佩英道：「等我生下孩子，我們去找那狠心狗肺的惡賊算帳！」

王實苦笑道：「只怕不易達成，那個名叫戰蘭的姑娘似乎大有來頭，他們可能也有一個類似龍虎會那樣的組織，咱們想找他報仇，只怕力是未逮呢。」

徐佩英咬牙切齒道：「不，我誓要報仇，不把那惡賊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王實道：「好，這件事以後再說。」

徐佩英注目問道：「你的雙脚當眞好不了麼？」

王實點頭道：「是的，脚筋巳斷，猶如鳥兒折翼，這一輩子是註定要殘廢以終的了。」

徐佩英道：「不，一定有辦法醫治，我陪你去尋找名醫治癒你的雙脚。」

王實不願掃她的興，說道：「如有名醫可治癒我的雙脚，我當然不反對，不過現在最要緊的是妳，妳有孕在身，不宜到處奔波，應該找個地方定居下來。」

徐佩英道：「咱們去投奔我那義父如何？」

王實道：「他有多餘的房子供咱們居住麼？」

徐佩英道：「有。」

王實道：「好，現在我將酒色財氣四人召進來，咱們當着他們面前宣佈結爲夫妻。」

徐佩英赧然道：「何必這麼急？」

王實附耳向她說了幾句話。

徐佩英點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王實開聲叫酒色財氣四人入房，向他們宣佈道：「聽着，剛才我向我師妹求婚，她巳同意做我的妻子，我們現在就在這裏拜堂成親，從此我們便是一對夫妻了。」

四人不料他有此決定，一時均爲之愕然。

王實道：「酒鬼，你來扶着我，我要跟她拜堂。」

在酒鬼的攙扶之下，他和徐佩英先拜天地，接着遙拜祖先，然後新郎新娘對拜，大禮便告完成。

氣煞哈哈笑道：「太簡陋了！太簡陋了！這那裏像是拜堂完婚？」

財神笑道：「像小孩子辦家家。」

氣煞道：「是啊，簡直像小孩子辦家家嘛！」

王實一本正經道：「不要胡說，我們的婚禮雖然因陋就簡，但我們的心却是誠懇的！」

色魔明白他爲甚麼要和徐佩英成親，心中大爲感動，忍不住道：「龍頭大哥，你眞了不起！」

王實一笑道：「你們該向我們道賀才是。」

酒鬼道：「對，我祝你們百年好合——大家一起喝酒去呀！」

這天晚上，六人就在客棧中喝酒慶賀，一直喝到三更半夜，才各自回房就寢。

第二天早上，酒色財氣先後醒來，見龍頭大哥的那間上房還關着，知他和徐佩英尚在酣睡，便不敢去吵醒他們，四人就先去吃早膳，耐心的等待着。

這一等，足足等候了一個時辰，眼看已是日上三竿，而王實和徐佩英的「洞房」中仍無動靜，氣煞不禁搖頭道：「這個新娘子不像話，太陽都快晒着屁股了，還不趕快起床！」

酒鬼輕笑道：「不能怪他們，昨夜他們一定是太累了。」

色魔笑道：「正是！正是！」

財神却不這樣想，他皺了皺眉道：「我看不是這樣，我們龍頭大哥正當年輕力壯，就算幾個晚上不睡覺也不致如比……」

色魔道：「依你說呢？」

財神沉吟道：「我看只怕有問題，最好去敲門喊一喊。」

色魔搖頭道：「驚破人家鴛鴦夢，太不道德，我不幹……」

酒鬼聽了財神的話，也有些不放心，便起身道：「我去。」

他來到王實和徐佩英的「洞房」外，舉手輕輕敲了兩下房門，輕輕的喊道：「龍頭大哥，你醒了沒有？」

房中沒有一點聲響。

酒鬼略略用力再敲兩下，同時提高嗓門道：「龍頭大哥，你醒醒啊！」

房中仍無聲響。

酒鬼慌了，跑回去告訴色魔、財神和氣煞三人，四人再一起來到房門外，氣煞掄起醋盆大的拳頭，重重的擂打三下，大叫道：「龍頭大哥，該起床啦！」

房中依然沒有一點聲響。

財神面色一變道：「糟了，必是出了事，趕快——」

一掌拍上房門，砰然一聲巨响，門閂被他的掌力撞斷，房門往後邊開了！

視綫瞥處，四人頓時一呆。

房中沒人麼？

有！

有一個！

但既非王實亦非徐佩英，而是一個白髮儒士——高老爺子！

× × ×

王實和徐佩英那裏去了呢？

這個時候，他們離開鄭南縣城已有四、五十里遠，兩人合乘一騎，正在荒野上

奔馳。

跑了大半夜，坐騎已有乏之象，他們便躲入一片樹林之中，下馬歇息。

王實雖覺困頓，心情却極愉快，很高興的笑道：「現在不怕被他們追上了！」

徐佩英在他身邊坐下，問道：「你爲甚麼要離開他們？」

王實道：「我不想連累他們。」

徐佩英道：「他們四人雖以酒色財氣爲號，但我看都是很講義氣的人。」

王實道：「不錯，起初我以爲他們四人奉我爲龍頭大哥的目的是要我幹壞事，可是經過這些天來，他們非但不逼我幹壞事，反而處處順着我，日夜保護着我！」

徐佩英道：「這不是很好麼？」

王實點點頭道：「是的，的確很好，但就因爲他們對我太好，所以我決定離開他們。」

徐佩英不解道：「這怎麼說呢？」

王實道：「我不要他們爲我而死！」

徐佩英愕然，驚訝道：「這又是怎麼說的？」

王實道：「鍾師兄和龍虎會主的武功都不是他們四人所能望其項背的，而他們如若一直跟隨着我，遲早要和鍾師兄及龍虎會主碰頭，我這樣說，妳明白了吧？」

徐佩英點點頭，以敬佩的眼光注視着他，道：「實哥，你一直是個好人，你總是在替別人着想，你太偉大了！」

王實苦笑道：「不……」

徐佩英道：「你餓不餓？我去找些東西來給你充飢！」

王實搖搖頭道：「不餓，這裏是甚麼地方？」

徐佩英道：「米倉山的東麓，再往前走便是大巴山山脈了。」

王實道：「妳說妳義父是住在大巴山中？」

徐佩英點頭道：「正是，他雖是丐帮人物，但一向獨來獨往，每年夏天總要去大巴山避暑，他在山上有幾間茅廬，借我們居住，絕無問題。」

王實欣然道：「這太好了。」

徐佩英道：「我義父見多識廣，他可能知道誰能爲你接合斷去的脚筋，如果有那麼一位名醫，我便要求義父——」

王實對此實在不抱一點希望，打岔道：「這事慢慢再說吧。妳去附近找找看有沒有泉水，昨夜喝酒太多，口渴得很。」

徐佩英應聲入林而去。

當她的步聲遠去之後，王實却聽到從另一個方向傳來一個人的脚步聲！

荒山野林，四外全無住家，何來人的脚步聲？

王實心中暗驚，原想躲藏起來，但那匹坐騎就在眼前，躲得了人躲不了馬，來人如是衝着自己來的，在此情況下躲也沒用，因此只好力持鎮靜的靜坐着。

脚步聲沙沙而响，一步步的走近，好像死神的步聲！

王實右手捏着幾顆流星珠準備應變，自從大涼山下山到今天，已有一個多月之久，在這一段時間內，他從未忘記用高老爺子送他的一包藥丸，他服食藥丸原也不抱多大希望，只希望能使虛弱的身體恢復正常罷了，但最近他忽然感覺出不但身體已恢復正常，而且丹田之氣已漸能凝聚，好像功力即將恢復似的。

所以，他此刻掏出幾顆流星珠準備着，因爲他自覺已有能力發出流星珠。

步聲更近，對面的那片雜樹林中樹枝在搖動，來人已在林中若隱若現。

終於，來人在他面前出現了！

來人是個中年大漢，頭戴一頂竹笠，身穿灰色衣褲，脚上是一雙芒鞋，左肩上掛着一個藥箱，右手抓着一隻猴子。

王實一顆緊張的心頓時鬆懈了下來。因爲，他看出對方是個走江湖的郎中，可能是來山中採藥，絕對不是對自己有害的人。

那中年大漢見到他時，似乎不感意外，只對他點頭一笑，便卸下藥箱，在一旁坐下來。

他手上那隻猴子似是野猴，但被他抓在手中却甚乖順，只間或發出幾聲「吱吱」怪叫。

王實也對他點頭笑笑，開口道：「採藥麼？」

中年大漢搖頭道：「不是。」

王實道：「路經此地？」

中年大漢道：「也不是。」

王實覺得自己可能看走了眼，當下暗暗戒備，又問道：「那麼……」

中年大漢道：「來找你。」

王實鎮靜笑道：「你知道我是誰？」

中年大漢道：「王實，對不對？」

王實心頭一震，但仍力持鎮靜道：「能否請教閣下的大名？」

中年大漢道：「起死回生。」

王實一怔道：「甚麼？」

中年大漢道：「我綽號叫『起死回生』，意思就是說可以將死人醫治過來。」

王實道：「沒聽說過。」

中年大漢微笑道：「還有人稱呼我爲沈神醫。」

王實道：「也沒聽說過。」

沈神醫一笑道：「你相信自己的眼睛麼？」

王實道：「甚麼意思？」

沈神醫道：「如果你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馬上叫你相信。」

王實道：「相信甚麼？」

沈神醫又一笑道：「相信我能够起死回生！」

說到這裏，打開藥箱，取出一顆藥丸塞入那隻野猴的嘴裏。

那隻野猴吞下藥丸不久，忽然全身一軟，就此進入昏迷狀態。

沈神醫將牠平放在地上，說道：「這隻猴子的腹內長了一顆瘤，我現在要開刀把那顆瘤割下來。」

他一邊說一邊取出一只小嘴油瓶，在上面點上火，然後拿出一把薄薄的小刀在火上烤——

就在這時，他陡地背脊一挺，神色愕然。

原來，徐佩英已悄然在他身後出現，手中的龍刀抵上了他的背心！

王實含笑道：「沈神醫，你能回答小可一個問題麼？」

沈神醫回頭看了徐佩英一眼，笑道：「姑娘，妳有孕在身，不宜與人動武。」

徐佩英冷冷道：「不過，你如動一下，我的刀立刻刺穿你的心房。」

沈神醫笑得有些不自然了，回對王實道：「這豈非狗咬呂洞賓，不識好歹？」

王實道：「請回答我的一個問題：閣下怎知我是王實？來找我幹麼？」

沈神醫道：「我知道你叫王實，是因有人告訴我；我來找你，是因有人要求我給你治療被挑斷的脚筋。」

王實道：「誰？」

沈神醫道：「他又要求我暫時不要洩露他的姓名，我答應了。」

王實道：「要贏得我的信任，閣下就必須先說出那人是誰。」

沈神醫道：「我既已答應了他，就必須守信到底。」

王實道：「你不說？」

沈神醫道：「不說。」

四目開始對視起來。

王實目光嚴厲。

沈神醫毫不示弱。

這樣足足僵持了一盞茶工夫，王實才忽然神色一霽道：「師妹，把刀收起來，這位沈神醫，相當有脾氣，咱們讓他一步吧。」

徐佩英這才撤刀後退。

沈神醫微微一笑，隨將烤好的小刀放下，另從藥箱裏取出一個瓶子和一團棉花，打開瓶子倒了一些黃色的水在猴子身上，再用棉花擦拭一番。

接着，再取出一只小包打開，只見裏面有上百枝細如牛毛的銀針，他拿起一枝枝的銀針，快速的插上猴子的四肢和身上各部位。

王實知道那是針灸之術，且看出他每一針都分毫不差的插在穴道上，心中暗暗驚奇道：「這人確實有些門道，但他當眞能够開刀破腹取出猴子腹中之瘤，而又能使那隻猴子不死麼？」

正在這樣想的時候，沈神醫已拿起那把小刀，以非常熟練的手法割開了那隻猴子的腹腔。

一刀下去，剖開一條五寸長的裂口，怪的是竟未流出很多血。

腹腔一開，五臟立現，那顆猴心還在撲撲跳動呢！

沈神醫立刻伸手入猴腹掏摸，不久，似已摸到了那顆瘤，面上露出一絲笑容，接着便用小刀割下那顆瘤，取出放在一邊，緊接着從箱中取出一枝穿好了絲綫的針，伸入猴腹縫合傷口。

他的動作極之靈巧快速，未幾便已縫合完畢，接下來便縫合腹腔，針起針落，不久又已縫合妥當。

最後，再用棉花蘸了一些黃色的藥水，在傷口上擦拭一遍，一切便告結束。

這個過程大約只化了一刻時，而王實和徐佩英也目瞪口呆了一刻時。

他們雖是當今武林第一高手的徒弟，胸藏各種深奧武學，可是對醫道却是一竅不通，尤其這種開腔破腹的醫術，更是聞所未聞，儘管他們對那隻猴子能不能活下去仍深具懷疑，但對沈神醫露的這一手已在心中大爲歎服了。

徐佩英忍不住問道：「牠還能活下去麼？」

沈神醫頷首道：「不但能活下去，而且將活得更久！」

徐佩英道：「你露這一手的目的，是要給我二師哥建立信心，同意接受你的治療？」

沈神醫道：「不錯。」

王實打了個寒噤，道：「我……我不幹！」

沈神醫道：「你仍然不相信我有能力替你接合已斷脚筋？」

王實道：「我相信。」

沈神醫道：「既然相信，爲何說不幹呢？」

王實道：「那……那不痛死才怪！」

沈神醫一指猴子身上的銀針道：「有了這東西，你不但不覺痛，而且不會流出很多的血。」

王實搖頭道：「我還是不幹！」

沈神醫道：「爲甚麼？」

王實閉嘴不語。

徐佩英道：「二師哥，你說出個理由呀！」

王實一聽這話，就知她贊成自己開刀，不禁面色一變道：「我……我……」

徐佩英道：「長痛不如短痛，難得遇上這位神醫，你只要忍受幾天痛苦讓他把你治好，豈不比一輩子在地上爬行好？」

王實期期艾艾道：「可是……我……我怕……」

徐佩英道：「怕甚麼？」

王實大聲道：「我就是怕呀！」

沈神醫哈哈一笑道：「虧你還是三絕老人的高足，怎的如此胆小如鼠？」

王實怒道：「你如是我，難道你一點都不怕？」

沈神醫道：「我當然有點害怕，但是我一定會接受。」

王實接道：「我不接受，還有一個理由！」

沈神醫說道：「對我不信任，怕我害了你？」

王實道：「正是！」

沈神醫道：「要怎樣才肯信任我？」

王實道：「說出要你來找我的那人的姓名。」

沈神醫笑道：「我說了你就會相信了麼？」

王實道：「那還得看他是誰。」

沈神醫道：「幼稚。」

王實道：「甚麼？」

沈神醫道：「你心中大概是這樣打算，那人如是你的親友，你便肯信任我，反之則便不信任，但我也可以隨便扯出你一個親友來哄騙你呀。」

王實道：「你說出他是誰，我自會衡量。」

沈神醫搖搖頭，將那些開刀用具收入藥箱，準備走了。

徐佩英着急道：「二師哥，你放心，你接受開刀治療的時候，我會寸步不離的守在你身邊，一發現他有不軌行動，我絕不讓他得逞。」

王實道：「不要。」

沈神醫冷笑道：「你這笨頭笨腦的小子眞是不識好歹，那人苦苦求了我半天，還許我五千兩銀子，我才答應摒擋一切趕

來爲你治療，誰知……哼！」

提起藥箱往肩上一掛，掉頭便走。

徐佩英急了，叫道：「等一下！」

沈神醫住足道：「皇帝不急太監急，姑娘妳有甚麼話要說？」

徐佩英懇求道：「請你別急着走，讓我再勸勸他看。」

她走到王實身邊蹲下，在他耳邊低聲道：「實哥，你是不是眞心喜歡我？」

王實點點頭道：「是啊。」

徐佩英又低聲道：「如果你眞喜歡我，就請接受他的治療，因爲我渴望你能站起來走路！」

王實猶豫道：「這個……」

徐佩英央求道：「答應我，好麼？」

王實沉默良久，才長嘆一聲道：「好吧，不過那隻猴子究竟能不能活下去，咱們還不知道呀！」

徐佩英道：「你要等到看見那隻猴子活過來，才肯接受開刀？」

王實點頭道：「正是。」

徐佩英回對沈神醫問道：「沈神醫，那隻猴子何時才能甦醒？」

沈神醫道：「還要半個時辰。」

徐佩英道：「甦醒之後，就能確定牠可以活下去麼？」

沈神醫道：「五天之內，傷口便可復合，那時就可放牠走了。」

徐佩英道：「那麼，我們等牠完全復元之後，我二師哥再接受你的開刀治療如何？」

沈神醫道：「可以，只要你們付得起兩萬五千兩銀子。」

徐佩英一呆道：「什麼！兩萬五千兩銀子？」

沈神醫道：「我替人治病，一天可收入五千兩銀子，你們要等這隻猴子復元之後才肯接受我的醫治，這要五天的時間，所以我要兩萬五千兩銀子。」

徐佩英楸然道：「我們沒有這麼多的銀子呀！」

沈神醫道：「如是今天或明天讓我開刀的話，分文不取。」

王實道：「算啦！我不願意在這兩天內開刀，而我也拿不出兩萬五千兩銀子，此事就這樣算了吧！」

沈神醫笑了笑，拔步走去。

徐佩英忽然道：「沈神醫，你自稱是『起死回生』，又在我們面前替猴子開刀，如今這隻猴子尚未甦醒，你如何能證明牠能活下去呢？」

沈神醫道：「牠一定能够活下去。」

徐佩英道：「如果我是你，我要等猴子甦醒了才走，免落人逃避之譏。」

沈神醫聞言脚下一煞，回頭笑道：「姑娘，妳在激將？」

徐佩英搖搖頭道：「不敢，我說的是事實。」

沈神醫略一思索，便轉回來道：「姑娘敢不敢跟我打賭一下。」

徐佩英道：「賭甚麼？」

沈神醫道：「等一會猴子若是不醒，妳可以砸了我的藥箱，但如果……牠醒了的話……」

徐佩英搶着道：「那我就叫我二師哥接受你的開刀！」

沈神醫斜睨王實，冷笑道：「這還得問問妳這位二師哥肯不肯啊！」

徐佩英回對王實道：「你肯的，是不是？二師哥，你肯的，是不是？」

她的眸光中透着無限的柔情蜜意，和誠懇的央求之色。

王實終於屈服了。

× × ×

燈，一盞一盞的亮起，將整個地下室照耀得如同白晝，也使得鍾虹爲之目瞪口呆。

這是一間非常寬大的地下室。

這地下室裏面堆放着許多珍奇寶物，有金器銀器和數不盡的古董字畫，還有幾十個大珠寶箱！

點燈的是個中年婦人。

這中年婦人容貌仍極艷麗，身材也還相當婀娜誘人。

再加上她身上閃閃發光的飾物，看上去眞是雍容華貴，艷光照人！

在她面前的鍾虹和戰蘭好像置身於皇宮寶庫，地下室的每一樣寶物都使他們驚異得瞠目結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這時，中年婦人打開幾個大珠寶箱，然後，她取過一盞琉璃燈，照出箱內滿滿的珍珠，翡翠和金光閃閃的各種美麗飾物，笑道：「這裏一共有三十個箱子，每一個箱子裏的東西，價值約在五萬兩銀子以上，你算算看，這地下室的寶物要值多少錢？」

鍾虹那裏算得出，只有發呆的份兒。

中年婦人微微一笑道：「這些都是我丈夫遺留下來的財產，大半是他奉派西征時從外國搶回來的，可惜他無福享受，在一次大戰中中箭而亡……」

戰蘭吃驚地道：「娘，我一直不知道我們家裏還有這間地下室，這樣看來，我們家當眞是富可敵國嘛！」

中年婦人道：「不錯，長安城外，我們還有一大片良田，到底有多少爲娘也攪不清楚。有一次，爲娘叫管家帶路，我們騎馬而行，結果走了一整天才將那一大片田地走完一圈，管家說我們每年收的租金大約是五十萬兩銀子，但我相信不只此數，一定有不少被管家吃掉了，反正金錢在我們家已如糞土，够用就行了，讓他們吃一些也無所謂。」

她見鍾虹尚在發呆，不由吃吃輕笑道：「鍾虹，這些東西你喜歡麼？」

鍾虹面容一肅，恭恭敬敬的答道：「岳母，這些都是您的財產，小婿……」

中年婦人道：「我沒有兒子，所以這些財產最後都歸我女兒所有。當然啦，你是我女兒的丈夫，夫妻是不分的……」

鍾虹心頭狂跳，等她說下去。

中年婦人微笑道：「不過，你和我女兒尚未正式結爲夫妻，是不？」

鍾虹惶然道：「可是，我們其實已經是夫妻啦！」

中年婦人搖搖頭道：「不，還不是，直到現在，還沒人知道你是我的女婿！」

鍾虹道：「岳母，小婿與令嫒結爲夫妻，並非看中您的財產，小婿可以不要您的財產，却不能不要令嫒，這一點還請岳母明鑑。」

中年婦人笑道：「不要慌張，我並無拆散你們夫妻之意。」

鍾虹大喜，連忙跪下磕頭道：「謝謝岳母！謝謝岳母！」

中年婦人道：「只要你能替我將那件事辦成，我不但把女兒嫁給你，而且這些財產也都是你的。」

鍾虹情緒十分亢奮，問道：「殺死那龍虎會主，將他的首級取來給您？」

中年婦人頷首道：「不錯！」

鍾虹道：「岳母與那龍虎會主究竟有何深仇大恨，非要他的首級不可？」

中年婦人道：「這個你別管，總之你如要娶我女兒爲妻，如想得到我的財產，你就必須將龍虎會主的首級取來給我。」

鍾虹重重的磕了個响頭道：「是！小婿當全力以赴，不摘下龍虎會主的首級，絕不罷休！」

中年婦人將地下室中的琉璃燈一一吹熄，道：「走吧，咱們到上面去談談。」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十一

翻騰術

靈空子

此法爲練習輕身之一種，使人遇有可以攀援之處，即可隨意升降騰挪，初練之時，先徒手在地上練虎跳翻筋斗騰躍等等功夫，凡此種種爲學拳者所必習，即略得毛皮者，類皆能之，不必細述。進一步則在鐵槓着手，先練升降，以兩手高舉握槓，緩緩上升，至小腹齊槓爲度，然後更徐徐退下，至脚踏實地爲止，升降功夫到家之後，更練風車，所謂風車者，即以兩手握槓，使全身在槓之四周旋轉也。至風車功夫純熟之後，始可易軟槓，因在鐵槓上，所練習皆係兩臂實力，非質地堅硬之槓，不足以供攀援，不能勝其全身旋攪之重量也。至于所說之軟槓，北人稱之謂皮條槓子，立堅木爲架，高約三丈，長約二丈左右，上端橫木之底，每距二尺，釘一鐵環，環上繫以極堅之皮繩，直垂至地，如流蘇然，人立皮條中間，兩手各執一皮條，向上升起。如右手着力時，左手即探起一把，左手着力，則右手探起一把，升至極頂，復依法降下，繼練旁行，如在架東起，握住靠東第一二根皮條，升至半中，即將握第一根皮條之手撒去，翻身向西，搶住第三根皮條，更撒握第二皮條之手而搶接第四根皮條，如此一路向西過去，直至靠西最末一根時，可翻身向東，更迭往來，力盡爲度，旁行之後，則練翻騰，兩手各握一皮條，法與鐵槓上之風車相同，但兩臂須隨繩拗折爲稍異耳。翻騰一法，速易而緩難，故練者宜由速漸漸使緩，至能隨意停頓，而不覺困苦爲度，翻騰之後，練脫手躍，即兩手各握一皮條，用勁向下一抽，使全身上升，同時即鬆其兩手，各向上滑起一把，至頂爲止，下降時亦然，此蓋使用活把之法也。脫手躍之後，更練橫竄，其法略如旁行，惟不必依皮條之次序而移動，可超過數條而搶接，如在靠東一二兩條之間，升至半中略將身向旁側一宕，雙手一按撒開，全身向西躍過數尺，而搶住其第五第六兩皮條是也。餘可類推，此步功夫練成之後，可用一指粗之絲繩代皮條，依前法練之，然後每練若干時，將絲縧減細少許，及最後時，絲縧減至不及一箸粗細，亦能握之演習上述各種式樣，則功程圓滿矣，以後凡遇危崖削壁之地，無可着手則已，如稍有着手之處，即可攀籐附葛，隨意升降，雖柔枝嫩葉，亦可借勁也。惟練之極難，至少亦非六七年純功不可。





精選中篇俠情故事

御用殺手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與弘一大師取得連絡，輾轉通知「雁」組的人於十八晚在清水鎮集結，準備翌晨拂曉進攻白雲觀（天地會一處秘密分舵）。十五日傍晚，雁組的領導人高風在路上將常護花截住，向常護花報告：弘一大師已被人殺死，攻擊白雲觀的消息已經洩漏。因此他建議取消十九日拂曉攻擊的行動。在塲各人都覺得奇怪，不知什麼人把這秘密消息洩漏出去。常護花當機立斷，關於這次洩密事件，向龍飛報告，由龍飛處理，決定提早在十六日拂曉發動攻擊，突襲白雲觀，但高風則認為目前既已完成作戰準備，倒不如改在今夜採取行動……

冒充柳玉簪

常護花實在懷疑那一羣飛雁是否能夠趕得及。「夜長夢多，只是……」

高風道：「我們所有的人早已集結在附近，所以選擇在十九拂曉，只是需要一段時間弄清楚對方的虛實。」

常護花深注高風，道：「我看你一定曾追隨大爺好一段日子。」

高風道：「有五年的了。」

「難怪行事作風也學了一個七八。」常護花笑笑。「這一次的行動相信你們亦已經擬好了一個詳細的計劃。」

高風笑應道：「計劃雖然詳細，也許仍然有不足之處，正要請公子指點。」隨即從懷中取出一幅地圖，在桌上攤開。

那是白雲觀的詳圖，每一個出入口，甚至什麼地方設置有暗樁，俱都給畫得一清二楚。

只看這幅地圖，常護花便知道高風等人實在已花了不小心血。

「我們一共一百另八個，每九人一組，分成十二組從十二個不同的方向進入，先解決那些暗樁，每兩組分別攻擊觀內六個據點。」高風一面說一面在圖上比劃。

暗襲常護花

「在我們開始攻擊那些據點的時候，公子與五姑娘則請牽制住那個松道人。」

常護花道：「松道人通常都留在大殿內？」

「據說那兒有個密室，但我們一開始攻擊，松道人必然會走出來一看究竟。」

高風手指一面在地圖上移動一面道：「密室也許有地道通往觀外，但松道人既然是要出來，公子在大殿外迎戰他就成了。」

柳玉簪插口道：「松道人有兩個得意弟子。」

「那是雲泉石泉，這兩個道人也是在大殿出入。」

柳玉簪道：「那交給我們便是。」

高風頷首道：「觀中是否還有其他高手我們還不能夠肯定，所以公子與五姑娘的處境，比我們更兇險。」

常護花道：「觀中的道士據說便已有三四百個之多，你們平均要以一攻三，要是不能夠先將他們的部份暗樁解決，你們處境的兇險絕不在我們之下。」

高風道：「所以我們的人將會同時採取行動，除非被發覺，否則在時限之前，都不會出手。」

常護花點頭道：「很好。」

高風道：「公子只是這很好二字？」

常護花手按在圖上，道：「還有就是，你們進入觀內的方位迫得實在太緊了，觀中的道士若是發覺已經被完全包圍，作困獸之鬥，可不是一件好事。」

高風皺眉道：「這也是，但……」

常護花手指移動，道：「你們這兩路改由這兩邊進攻，方位雖然不同，功效相信一樣。」

高風看得很用心，脫口道：「公子一言驚醒，我們就決定這樣。」

常護花轉問：「攻擊的時刻，你們意思是……」

「三更——」高風道：「到了天亮，一切都應該已解決的了。」

常護花毫無異議。

他深信在高風來見自己之前，一切是必都已考慮清楚，而在三更之前，如無意外，亦應該可以全部到達攻擊的位置。

他們也不再躭擱，立即啓程，經由一條荒僻的山路趕到山北麓，一路上，那一羣飛雁陸續加入。

他們都是年輕人，表面上看來，並沒有任何特別，對於龍飛的選人，常護花由心佩服。

連高風在內，他們由北面進攻的，一共三組二十七個人，全都是農家裝束。

但到了山下，他們便都將農家裝束脫去，那之下是一身黑色的勁裝，在適當的部位全都配備種種不同的武器用具，常護花留意一看，單就是暗器，便已有十七種之多，而兵器亦準備了三種。

常護花絕不懷疑他們能否充份發揮這些兵器暗器的威力，也沒有忘記自己在承德行宮的嚴格訓練。

入夜之後他們才動手。

由北面上山，比其他三面更加容易，高風也不希望常護花柳玉簪將氣力浪費在上山這方面。

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主要仍然是殺松道人，這件事乃是由常護花負責，而他們的任務，就是要殺掉那些可能阻止常護花幹這件事的人。

松道人的武功有多高，他們不清楚，只是知道若是他們可以幹得來，龍飛也不會要常護花出動，而對於常護花，他們亦早有耳聞，是年青一輩最負盛名的劍客。

他們也不敢輕視其他人，遠的不說，從百家集被毀這件事，已可以想像天地會的厲害。

一路上他們都是走在柳玉簪常護花之前，在常護花到達之前，已將附近的暗樁完全解決。

沒有呼喚，一切都在寂靜中解決，在那些天地會的人驚覺之前，鋒利的兵刃已然將他們的咽喉割斷。

暗樁的人數絕不會多，高風他們差不多以六個人解決一個，當然很簡單。

在三更之前，他們已經進入白雲觀，藏身在大殿附近，令他們最高興的還是並沒有聽到任何的異聲，那也就是表示他們的人都能夠順利進入，沒有驚動白雲觀的人。

高風幾乎懷疑白雲觀其實已經知道他們的計劃只等他們完全進入發動攻勢之後，才從外面包圍過來，一舉將之殲滅。

常護花也有這種懷疑，一直到進入了白雲觀，才完全肯定並不是這回事。

白雲觀中顯然還有很多人，也設有防備，不過不怎樣嚴密。

這亦是證明了一點，他們的計劃所以消息洩漏，與那羣飛雁的確一些關係也沒有。

到底是什麼人將消息洩漏出去？

× × ×

三更鼓响，高風他們三組人中的兩組，立即採取行動，襲擊他們的目標，只留下高風與其他八個殺手的一組，仍然藏在常護花柳玉簪二人的附近。

東南西三面的殺手同時採取行動。

開始的時候，一切仍然在寂靜中進行，但很快就有了聲响。

當然是慘叫聲呼救聲。

所有的聲响都非常短促。

× × ×

松道人三綹鬚子捋下，突然笑起來。「的確太遲了。」

竹公子的臉色立時變得竹樹般青白，那柄摺扇一合又張開，用力的搧動起來。

更多的慘叫聲緊接傳來。

松道人木立不動，笑接道：「會主早就已一再提醒我們，絕不可輕視龍飛，甚至龍飛的下屬。」

竹公子悶哼一聲。「可是他們怎知道計劃已經洩漏？」

松道人道：「這當然主要是我們這邊犯了錯誤，被他們發現了。」

竹公子道：「我們這邊……」

松道人道：「也當然不是白雲觀我這兒的人所犯的錯誤。」

竹公子沉默了下去。

松道人即時一笑，道：「也許你現在已經想出來了。」

「那個老和尚——」竹公子的確已想出來，臉色變得更難看。

松道人一揚眉，道：「你殺了一個不該殺的老和尚。」

竹公子冷冷的道：「那個老禿驢早就該死的了。」

松道人一笑。「所以到現在仍然不死，當然有他存在的價值，他自然已經是一個老人，你就是不殺他，相信他也不會再活多久。」

竹公子摺扇一合，道：「可惜我已經殺了。」

「這實在可惜得很。」松道人目光一轉，望向那邊的月洞門。

兩個道士正從那邊的月洞門奔出來，前面那一個才奔出，後面那一個已倒下，一個黑衣人接出現在月洞門中，一隻大蜘蛛也似拔起來。

松道人目光及處，道：「那羣飛雁到底有多大能耐，你現在看到的了。」

話口未完，一條閃亮的銀綫已然從那個黑衣人手中飛出，凌空射落，纏住了前面那個道士握劍的右腕。

道士驚呼未絕，三道閃亮的暗器已然打在他的後腦上，當場倒斃！

竹公子看在眼內，道：「出手够快，够狠，身形也很靈活。」

話聲甫落，那個黑衣人已然將銀綫收回，身形一閃，消失在一叢花木內。

竹公子接道：「可惜胆子就是小了一點。」

松道人悠然道：「你難道看不出他已經看出我們是高手，改由側面襲擊？」

竹公子道：「我只是聽出他已經接近！」摺扇刷地打開，「叮叮叮」三聲，三枚暗器正擊在扇面上，一旁飛開去。

那開展的扇面也正好擋住了竹公子的三處要害。

一道銀光接從花木叢中飛出，纏向竹公子的右腕，竹公子摺扇一抬，又將那綫銀光震開去。

松道人拈鬚微笑，道：「他若是聰明人，現在便應該開溜。」

一支長矛應聲從花木叢中飛出，疾射松道人小腹，三道暗器同時急打竹公子要害，那個黑衣人緊接現身，手中已多了一柄刀，地趟刀展開，身形貼地翻滾，斬向竹公子下盤。

竹公子身形陡拔，凌空飛離了地面，暗器與刀俱落空，黑衣人身形方自彈起，一支長矛已然洞穿了他的胸膛，將他釘在一株樹幹上。

松道人接矛出矛，動作一氣呵成，看準那個黑衣人身形彈起那刹那露出的空隙，只一矛便將之刺殺！

竹公子風車般一轉，凌空落下，道：「好身手。」

松道人冷冷道：「說那一個？」

竹公子道：「當然是你這位老前輩，一出手便將這個人刺殺。」

松道人道：「貧道還以爲你是說這個人。」

竹公子道：「連老前輩一招都接不下的人，那說得好身手？」

松道人道：「他只是太貪心，若是他只攻你我任何一人，總不會在一招之間倒下。」

竹公子道：「這個人臨敵的經驗雖然不多，但眞正致命的弱點，的確還是太貪心，否則也不會將致命空門這麼容易暴露出來。」

松道人道：「絕無疑問，這個人就是龍飛秘密訓練的那一羣飛雁之一，那一羣飛雁數目也許沒有我這兒的道士多，但每一個若是都有這般身手，不到天亮，這兒的道士必會給他們殺個乾淨。」

竹公子點頭道：「我同意這番話。」

松道人忽然問：「你知道這個人爲什麼明知道我們不簡單也衝過來？」

竹公子道：「龍飛教導他們的第一件事，必然就是視死如歸。」

松道人道：「也許是的，但他不清楚我們的身份，也當眞是一個原因。」

竹公子頷首。「否則他便應該通知其他人，我們在這兒。」

松道人道：「這相信連貧道住在那兒他們亦已經弄清楚，根本不曾考慮到貧道這個時候竟然會走在這裏。」

竹公子道：「換句話，他們的主力現在已集中在大殿那邊了。」

松道人笑了笑，說道：「我們無妨賭一賭。」

竹公子說道：「我若賭不是，必輸無疑。」

松道人仰首道：「形勢已經很明顯，你這位竹公子，有何打算？」

竹公子道：「我其實應該開溜，暫避鋒頭，可惜我的好奇心又很大，想一看這些人有多大本領。」

松道人笑笑道：「我看你主要還是深信雖然已輸掉頭注，但仍然有很大的翻本的機會。」

竹公子道：「常護花只是一個人，我們有三個，以三對一，應該穩操勝劵。」

松道人道：「憑我們的本領，的確可以不必將常護花放在眼內，除掉了常護花，那羣飛雁相信也不會太難解決，問題只是在，常護花之外，是否還有其他人？」

竹公子道：「消息傳來，只是常護花一個人。」

松道人淡然一笑。「這些消息，還是不要太相信。」

竹公子道：「不管消息正確與否，在我們眼前，只有兩條路，是戰是逃，我已經決定了。」

「貧道又何嘗不是？」松道人轉身舉步，往大殿那邊走去，不快也不慢。

竹公子亦步亦趨，同樣不着急，這時候，喊殺聲四起，火也從四面冒起來。

松道人目光一掃，道：「主持這一次攻擊行動的一定是一個聰明兒童。」

竹公子道：「火勢三面强，一面弱，這是告訴我們，他們的包圍仍然有空隙，我們仍然有機會突圍逃走。」

竹道人點頭。「能够逃走自然就不會拚命，只要有部份人想到要逃走，這一戰便輸定了。」

竹公子笑問：「你老人家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

松道人道：「我們這邊措手不及，陣脚已亂，若是在白天，在平地，還可以將要逃走的人喝止，在這種環境之下，是無望的了。」

竹公子道：「但無論如何，你那兩個徒弟一定不會走的。」

松道人道：「可惜他們是留在大殿內，一聽到殿外有異聲，那還不衝出去，正遇對方的主力，現在相信已凶多吉少。」

竹公子歎了一口氣。「也許你老人家現在仍然懷疑晚輩的話。」

松道人笑笑。「無論如何，到大殿那邊，總會有一個答案。」

到現在爲止，他仍然一些也不緊張，脚步也仍然不變，竹公子當然更加不會着急。

前行還不到三丈，前面月洞門人影一閃，一蓬暗器迎面向二人射來。

松道人袖一拂，竹公子摺扇打開，暗器被捲飛，叮叮噹噹散落地上，暗器亦被擋了回去。

二人若無其事，脚步不停，松道人當先走出月洞門，一道銀光隨即向他的咽喉飛纏過來。

那是一條銀綫，另一端在一個黑衣人手中，那個黑衣人也就俯伏在月洞門上。

松道人又一笑，屈指正彈在那條銀錢之上，那條銀錢被彈得倒飛了回去，「哧」的筆直飛入了那個黑衣人的咽喉。

慘呼聲中，那個黑衣人凌空飛摔在地上，另一個黑衣人同時從花叢中竄出，貼着地面，毒蛇一樣標來，左手一揚，一蓬暗器射出，手中長矛同時扎向松道人的小腹。

松道人身形鬼魅般一閃，暗器長矛齊皆落空，黑衣人「鯉魚打挺」，翻身拔起來，長矛追刺松道人。

松道人視若無睹，黑衣人一矛還未刺上，突然怪叫一聲，連人帶矛急疾跌了開去。

他一心要刺殺松道人，冷不防竹公子橫裏一脚踢來，正踢在他腰眼上。

這一脚將他踢出了丈外，手中長矛奪的刺入了一株樹幹，悶哼聲中，他右手已從矛桿上鬆開，左手颼地拔出了一柄長刀，凌空往竹公子刺下。

竹公子摺扇輕搖，又是視若無睹的樣子，那個黑衣人立時想起了松道人。

松道人站在那兒却一些出手的表示也沒有，而就在黑衣人目光轉向那邊的刹那，竹公子身形已然暴長，只一閃，便到了黑衣人身旁。

長刀從他的身旁刺空，竹公子的摺扇隨即點在黑衣人的咽喉上。

「砉」的一下異响，那個黑衣人斜裏飛仆了出去。

竹公子摺扇一合即開，一面輕搖一面道：「想不到我們合作起來，成績也如此美滿。」

松道人道：「這只是因爲，倒在我們面前的兩個人兇狠有餘，武功經驗仍然是不足。」

竹公子目光一轉，忽然歎了一口氣。

松道人奇怪問道：「是什麼地方令你歎氣？」

竹公子道：「我是佩服你老人家的鎮定，到現在仍然一些也都不着急。」

松道人道：「這只是因爲我希望在到達大殿那邊的時候，精神氣力仍然能够保存在顚峯的狀態。」

竹公子道：「好像老人家這樣小心的人並不多。」

「很多——」松道人笑了笑。

竹公子「哦」一聲，松道人已笑接道：「這裏只有兩個人，但兩個豈非都已同樣小心。」

竹公子看看松道人，笑笑，悠然揮扇，也就在這個時候，一聲激厲的慘叫劃空傳來。

松道人應聲歎息。「雲泉已經倒下，石泉只怕也凶多吉少。」

「他們是你的入室弟子。」

「石泉一向比雲泉急躁，他們若是同時遇上常護花，第一個出手的一定是石泉。」松道人又一聲歎息，步伐却仍不變。

雖然是他心愛的弟子，但他更珍惜自己的性命。

竹公子跟隨在松道人身後，不禁由心寒出來，他經已懷疑這個松道人會隨時爲了保護自己的性命而犧牲他的性命。

他與這個松道人的關係也還沒有石泉雲泉的親密。

所以他立即決定無論如何也不會第一個出手，也不會與松道人聯手。

× × ×

松道人的推測並沒有錯誤，石泉雲泉兄弟二人的確是一齊從殿堂內衝出來，而搶先出手的也的確是石泉。

他性格急躁，亦甚自負，既不知道常護花是什麼，也沒有將常護花放在眼內。

這種人當然最容易對付，何況在常護花旁邊還有一個高風。

石泉才衝上，高風一道銀綫已從旁邊飛出，纏住了石泉的咽喉，常護花的劍跟着刺入了石泉的心窩，左手同時發出了七枚暗器，迫住了雲泉。

到他從石泉身旁轉出，面對雲泉的時候，石泉已經變成了一個死人。

高風立即退回原來的位置，後背靠着牆壁，整個身子都藏在暗影中。與他一組的另外八個飛雁殺手分據在不同的八個位置上，從殿堂內衝出來的其他道士沒有一個能够躲得開他們的暗器狙擊。

在常護花的前面只有雲泉一個敵人。

柳玉簪立在對門的石徑上，擋住了從外面衝進來的道士，雙刀飛舞，連斬四人，身形突然掠回來，道：「這個道士交給我，你留心那個松道人隨時會出現。」

常護花應聲讓開，柳玉簪也不再說什麼，雙刀旋轉着攻向雲泉。

高風那邊沒有撲過來，雙手却倏的一揮。「看暗器！」兩支瓦面透風鏢飛向雲泉後背。

雲泉一看柳玉簪刀勢，已知道又是高手，耳聽身後破空聲响，劍一回，身形同時暴退！

那兩支瓦面透風鏢被他回劍擊落，他一劍方自先砍殺高風，柳玉簪雙刀已到，左右齊削向要害。

雲泉揮劍急擋。

刀劍一接觸，雲泉才知道對方武功之高更在自己的意料之外。

柳玉簪雙刀飛舞上下，一下子將雲泉迫出了丈外。

雲泉的劍也不能說慢的了，可是柳玉簪雙刀輕輕也不知要快多少，柳玉簪十刀之中，他最多擋得七刀。

沒有一刀不致命，退出那丈許，雲泉已冷汗直冒，高風這時候又喝一聲：「看暗器！」

雲泉給喝得心頭一凜，方自回劍劃出，柳玉簪雙刀又到，立時手脚大亂！

並沒有暗器射至，高風只是虛喝，在雲泉手脚大亂同時，柳玉簪把握機會，劈出了十三刀。

雲泉擋了十刀，第十一刀將他用劍的右手齊腕斬斷，慘叫聲中，第十二刀劈進他的胸膛，再一刀將他的頭顱砍上半天。

柳玉簪人刀接從雲泉的屍體旁邊掠過，再三刀刺出，從殿內衝出來的三個道士無一倖免，先後被砍翻地上，高風暗器射出，接來二人亦被射倒。

他半身一閃，又回到暗影中，柳玉簪身形風車般凌空一轉，再一個起落，亦回到原處。

高風即時道：「穿杏黃道服的兩個就是松道人的入室弟子雲泉，石泉。」

常護花道：「很不錯，可是你們配合

得却更好。」

高風道：「所以倒下的是他們。」

柳玉簪接道：「這兩個人倒下，松道人也應該現身了。」

常護花笑道：「如無意外，合我們三人之力，要解決一個松道人相信也不是一件難事。」

笑語聲未已，幾個道士又從殿堂內衝出，迴廊兩邊亦有十多個衝來。

躲藏在暗影中的飛雁殺手，看準機會，暗器兵器一齊出手，激烈的斷殺立即又展開。

那些道士看見雲泉石泉伏屍地上，氣勢已經弱下來，那一羣飛雁殺手的出手，又是那麼凌厲，連敵人藏在那兒都還未清楚，已自倒下了一半。

剩下的一半也沒有一個能够走近常護花，斷殺激烈而迅速，很快又平靜下來，但立即又被一聲慘叫劃破。

慘叫聲是從旁邊的月洞門外傳來，一條人影曳着慘叫聲接從那邊飛出，隆然飛墜在石徑之上。

在鮮血濺開同時，慘叫聲亦斷。

常護花一眼看出，那是一個飛雁殺手，柳玉簪同時一聲：「要來了。」

高風面容一緊，雙手迅速在身上遊走一遍，肯定每一樣兵器暗器的位置，隨即靠着牆壁坐下。

柳玉簪目光一轉，在高風身上停留了片刻，一皺眉。

一個高冠古服的老道士同時在月洞門中出現，後面是一個風度翩翩，手握摺扇的青衣青年。

柳玉簪目光再一轉，壓着嗓子道：「那是竹公子。」

常護花微一頷首。

松道人步伐不變，繼續走前來，竹公子亦步亦趨，亦是一派悠閒的樣子。

常護花目光落在松道人身上，亦再沒有任何的表示，雙手且仍背負。

松道人在五丈外停下腳步，四顧一眼，搖搖頭，竹公子更就連看也懶得看一眼，却是他開口問：「情況怎樣了？」

「很壞。」松道人的語聲毫無感情。「連貧道的兩個得意弟子也給殺掉了。」

「雲泉石泉？」竹公子接問！

「據說你的記性一向都很不錯。」

竹公子笑接道：「據說他們追隨你已經多年，已經得到你的七分眞傳。」

「若是眞的有七分，大概還不會這麼快給放倒地上。」

竹公子笑笑。「也許那位常公子的武功遠勝他們兩人，他們想支持多一會也不成？」

松道人目光落在常護花身上。「你難道沒看出這位公子似乎還沒有出過手。」

「似乎？」竹公子又笑笑。「連你這位老江湖也不敢肯定？」

松道人笑了笑。「人老難免眼花，貧道實在看不清楚那是什麼東西弄出來的傷口。」

竹公子半瞇起眼睛。「一個好像是死在刀下。」

松道人目光一轉，問道：「你是說雲泉？」

不等竹公子回答，他的目光已轉向柳玉簪，問：「是你殺的？」

柳玉簪沒有否認，道：「不錯。」

「很好——」松道人目光再轉落在石泉的屍體。

竹公子即時又道：「這個身上好像有劍傷，但頸部顯然亦受重創。」

松道人笑了。「死人就是死人，怎樣死的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竹公子接道：「誰殺的也一樣？」

「也一樣——」松道人悠然一拂長鬚。「現在最重要的一件事，還是我們的生死。」

竹公子却笑道：「生死有命。」

松道人打了兩個哈哈，目光回到常護花面上。「常護花？」

「正是——」常護花是那麼鎭定。

「英雄出少年，果然不錯。」松道人接問：「聽說抱一就是倒在你劍下。」

「只是他老人家劍下留情。」

松道人道：「貧道却淸楚這個人只可以忍受死亡，不能够忍受失敗。」

竹公子接道：「我實在不明白這個時候在敵人面前謙虛，對你有什麼好處。」

常護花看了看竹公子，道：「我也不明白，爲甚麼這不可能是事實？」

竹公子道：「這位松道人跟抱一是同門師兄弟。」

「我知道。」常護花淡應。

竹公子道：「所以他說很淸楚就一定很淸楚……」

常護花截道：「我却也知道他們雖然是同門，本質上完全是兩種人。」

松道人笑道：「貧道一直都不淸楚自已是怎樣的一種人，正好向公子請教。」

常護花道：「幽冥中多的是死在閣下劍下的寃魂，閣下一會兒盡可以問一個淸楚明白。」

松道人仰天大笑，三道寒光即時向他的胸腹射至，既急且勁。

高風只要是機會就不放過。

松道人右臂急落，衣袖獵地將那三道寒光捲起來，他原是打算將那三枚暗器射回去，那知道「哧哧哧」三聲異響，那三枚暗器竟然穿透他的衣袖才散落地上。

竹公子一旁以扇輕敲掌心，道：「好一種暗器，好一種暗器手法！」

松道人笑聲已停下來，目光轉向高風，道：「你練暗器有多年了？」

高風仍然背靠牆壁坐在那裏，應道：「五年——」

「五年能够有這個成績，很難得。」松道人接問道：「龍飛平日就是這樣敎你們？」

高風道：「不用作暗算，怎稱得上暗器？」

「有道理。」松道人又笑起來。「貧道原以爲正派白道用的暗器與旁門左道用的不一樣。」

高風道：「現在知道並不遲。」

松道人目光一掃，道：「雲泉石泉就是這樣死在你們的手下？」

常護花道：「這本來就不是一場光明的決鬥。」

松道人點頭，道：「你們這一次是偸襲，還有什麼手段用不出來，貧道倒是未免大驚小怪。」

竹公子笑顧高風，接道：「聽淸楚的了，你雖然懂得把握機會，暗器發得還不是時候，應該在他與常護花動手的時候才出手。」

高風沒有作聲，却不能不承認竹公子說得有道理。

竹公子接問：「你就是那羣飛雁的頭兒？」

高風還沒有回答，竹公子又道：「你不必否認，我絕不相信龍飛能够將每一個殺手都訓練到你這般身手。」

高風閉上嘴巴。

竹公子目光一轉。「但他能够將你們藏到現在，我們亦佩服得很。」

高風冷冷道：「殺弘一大師的相信就是你。」

竹公子道：「那個老和尙？以他那個年紀，早就該死的了。」

高風道：「以他那個年紀，相信亦未必能够再活多久。」

竹公子道：「我絕不否認殺你們老和尙是一個錯誤，否則你們也不會改在今夜偸襲白雲觀。」

高風冷笑道：「你知道的秘密實在太多了。」

竹公子道：「我却是覺得太少，以致白雲觀落到這個地步。」重重的一頓，却又道：「但犧牲一個白雲觀，能够將你們這一羣飛雁一網打盡，相信也不會是一宗賠本買賣。」

松道人接道：「貧道算下來，這還是有賺。」

高風道：「這一宗買賣現在才是開始，賺蝕如何，未免言之過早。」

松道人冷然頷首，高風接說道：「歲寒三友只來了你們兩位，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竹公子松道人相顧一眼，松道人才道：「已經足够了。」

高風道：「現時的形勢是以三對二，也莫要忘記還有一大羣飛雁殺手很快就會趕來。」

松道人道：「他們要殺光白雲觀的人，還得花些時間，即使現在能够空出身子，以他們的身手，上來也是送死，而你們可堪一戰的，亦只有一個常護花，何足畏懼？」

高風連聲冷笑，松道人沒有再理會他，目光在常護花面上一轉。

竹公子即時問：「你我誰動這個姓常的？」

松道人道：「你若是喜歡跟他動手，貧道樂於玉成。」

竹公子笑道：「那一個本來也是一樣，但白雲觀是你老人家的地方，他們又殺了你老人家那麼多弟子，我看你老人家現在一定很想殺奔前去，狠狠的敎訓這個姓常的一頓。」

松道人淡淡地道：「原來你也是一個很懂得禮貌的年青人。」

竹公子道：「有時不懂，但在這種情形下，一定懂的。」

松道人又一聲：「很好——」

竹公子道：「何況我眼睛這麼尖銳，在旁押陣，你老人家大可以放手敎訓姓常的，不必担心有暗器射來。」

松道人笑道：「其實這個道理已經很足够的了。」

竹公子刷地摺扇一開，才一搖，松道人便又說道：「合你我之力，貧道實在想不出，比貧道倒下之後你才出手，壞到那裏去。」

竹公子竟道：「我也想不出。」

松道人道：「能够殺抱一全身而退的人，貧道絕不認爲你能够佔多少便宜。」

「現在我已經有些心動了。」竹公子摺扇不住的搖動。

松道人忽然歎了一口氣。「可惜姓常的不是一個人。」

竹公子搖頭問道：「你老人家到底打什麼主意？」

松道人道：「你應該看得出的。」緩緩抬起右掌，左右一晃。

竹公子似乎已看出，又似乎仍然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繼續在搖他的摺扇，一搖再搖，摺扇陡然一合，人扇疾撲向常護花。

松道人同時撲出，一支形式古拙的長劍同時拔在手中，直迫常護花眉心。

常護花的反應並不慢，劍動暗器出，三種九枚暗器射向松道人，劍截竹公子。

高風那刹那亦自一滾身，一蓬暗器打向竹公子，背插長矛同時握在手。

竹公子左袖一拂，右扇與身形風車般一旋，劃向常護花腰脅，一招三式，一式七個變化。

松道人長劍凌空一豎一拜，身形亦風車大轉，「錚錚」聲中，劍將暗器擊下，一轉之間，向常護花當頭插下。

高風暗器多而勁，但仍被竹公子拂袖掃下來，竹公子已同時閃開常護花的劍，但他摺扇的攻勢亦被截下。

常護花劍勢的變化比竹公子的扇招還要多，非但截住了竹公子的扇招，而且還可以回攻三劍。

竹公子閃得恰到好處，半身一轉，便待配合松道人的劍回攻，一支長矛已經擲到。

這支長矛不同一般暗器，竹公子當然不會硬接，急一招鐵板橋讓開。

長矛颼的從他的胸膛上飛過，竹公子一把抄住，一旋身，回擲高風。

高風急閃，暗器同時出手。

那支長矛插在他身旁的牆壁上，沒入盈尺，這一擲之力猶在高風之上。

竹公子摺扇刷地打開，暗器悉數被擊下，身形陡長，天馬行空一樣撲向高風。

看樣子，高風的擾亂，已然觸動了他的怒氣。

常護花松道人這片刻之間，已然互拆了百招，竹公子若是能够配合松道人長劍當頭那一插，常護花眞還不易應付。

沒有竹公子的侵擾，常護花應付起來當然是非常輕鬆，他的劍從下迎上，在雙劍交擊的刹那，半身已然翻騰起來，凌空向松道人反攻。

松道人絕不比他稍慢，身形凌空未落，劍勢已然十三變。

兩支劍彷彿變成了兩個光球，兩個人都裹在光球內，迅速的撞擊，百招之後，流星般飛散。

松道人身上多了三道口子，常護花左

脅亦被劃了一劍，兩人所受的都是輕傷，行動一些都不受影响，身形一分即合。

松道人的劍又是凌空飛來，人劍一道亮光，飛越長空，一眨眼便到了常護花面前。

常護花揮劍迎去，「叮噹」一陣急响，雙劍竟然已交擊十三下。

松道人最後一劍攻出，「獵」地一下異响，身形從常護花的頭上翻過，同時又劃出三劍。

常護花人劍齊轉，將三劍接下，緊迫上前，松道人一面劍出不停，身形一面斜斜的落向地面，身法之巧妙，劍勢變化之靈活，突然不多見。

那片刻之間，在他的身前一連綻開了十幾朵劍花，每一朵劍花都被常護花的劍擊碎，到身形着地，他的劍却由變化萬千而變得平淡，平胸一劍劃出。

這一劍看似一些變化也沒有，常護花看在眼內，神色反而更凝重，一劍亦自平胸迎前去，却就在兩劍方要相交剎那，他的身形迎着來劍實在倒飄了出去。

松道人那一劍的威力這時候才顯示出來，嗡然震出了千百道劍影，常護花若是仍然在原地，混身上下只怕沒有一處地方不在松道人長劍攻擊之下。

要封擋這樣的一劍在他來說並不是一件難事，但他却看不出這一劍的重心所在，若是他的劍也化作千鋒迎前去，松道人千鋒聚爲一劍一下重擊，位置若不是他意料之中，他不難就傷在那一擊之下。

這一退實在恰到好處，松道人那一劍的威力完全被他誘發，千鋒一現即聚爲一劍，在與劍勢完全相反的方向劃向心胸，但才劃出一寸便已收住。

這的確在常護花意料之外，以那種速度，那種變化，竟然能够一刹那將勢子完全扭轉，實在不容易，松道人在這方面顯然曾經下過一番苦功。

那雖然只劃出一寸，常護花已看在眼內，松道人再施展這一招，對他來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了。

劍勢一頓立即又展開，松道人竟然又是那一招攻向常護花。

常護花也是那樣的一劍迎前，這一次他沒有倒退，千鋒一劍與之同時迎向松道人。

呆在那邊的柳玉簪也就在這個時候動了，纖手一掄，刀花滾動，疾向常護花松道人這邊飛滾過來。

應付一個常護花，松道人已經不容易，再加上一個柳玉簪，實在不敢想像。

柳玉簪選擇這個時候出手，到底是看出松道人劍勢中另藏殺着，還是因爲松道人全力攻擊常護花，後背空門大露，可以趁這機會與常護花合力一舉將之擊殺？

無論如何，這一次她的確是全力出擊，雙刀飛滾，顯示出前所未有的狠勁。

那邊竹公子亦同時向這邊撲回，他連攻幾招，已迫得高風喘不過氣來，但突然又放棄高風，反撲常護花。

他的身形倒翻過欄干，雙脚猛一頓，蹬在旁邊的柱子上，身形借這一蹬之力，箭也似飛射。

高風連發十二枚暗器，都追不及竹公子的身形，眼前竹公子直撲常護花，扣在手中的暗器再也發不了出去。

看情形，竹公子是因爲松道人處境危險，趕回來救助，奇怪的只是，他不去阻止柳玉簪，只是攻擊常護花。

難道他與松道人早有默契，在他攻擊常護花的同時，松道人就抽身去迎擊柳玉簪。

那只是一瞬間的事情，一瞬之後一切都有了答案。

一個既令人意外，又可怕的答案。

柳玉簪雙刀攻擊的對象並不是松道人，而竟是常護花。

滾動的雙刀滾斬向常護花下盤，松道人自然早就心中有數，身形不動，劍勢不變，竹公子一樣配合得恰到好處，凌空擊下，擊的正是常護花的上方。

兩支劍一刹那千鋒，化成兩朵閃亮耀目的劍花，一閃即逝，松道人的劍仍然是那一個變化，勢子反扭劃向常護花心胸。

常護花的劍不偏不倚，正迎上松道人這一劍，他的劍勢若是仍然有變化，絕對可以再反擊，傷松道人於劍下，但就在雙劍「叮」的交擊的刹那，柳玉簪的雙刀與竹公子的摺扇已經攻到了。

他縱然可以擊殺松道人，亦不免倒在雙刀一扇之下，除非他是一個瘋子，又或者與松道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拚了命也要擊殺松道人，否則他的劍絕不會再深入。

他當然不是瘋子，與松道人也並無任何關係，但縱然他的劍不深入，亦難以脫出那雙刀一扇的攻擊範圍的了。

柳玉簪竹公子都是一等一的高手，距離速度完全計算準確，毫釐不差，而他們也顯然並不是第一次聯手。

他們甚至連常護花所能够閃避的範圍都已經算計在內，一擊之下，即使不能够將常護花重創，也絕對有信心不讓常護花全身而退。

他們只是計算錯誤了一點，那就是常護花劍上所用的力道。

常護花在劍上竟然用上了所有力道，雙劍一擊，松道人硬硬被震開了半丈，手中劍被震得疾揚了起來，截住了竹公子的摺扇。

即使不截住，竹公子的摺扇亦已起不了作用，常護花同時也被震得倒飛出丈外，脚尖着地隨即又一點，橫越四丈，落在高風身旁。

雙刀摺扇一劍立即收住了勢子，柳玉簪身子一轉，面向常護花，竹公子左右掠到她身旁。

她隨即脫口讚道：「好，閃得好！」

常護花還未回答，松道人已然冷笑道：「這個人是一個瘋子，竟然將全身的氣力都用在那一劍之上。」

竹公子道：「他若是瘋子，絕不會活到現在，他若是將本身的氣力都用在那一劍之上如何有多餘的氣力退到那麼遠？」

柳玉簪微喟。「他只是看穿了我們的行動。」

松道人又是一聲冷笑。「不是說，你的計劃一向都非常完美？又怎會在這個關頭給看穿？」

柳玉簪悶哼一聲。「爲什麼你不問姓竹的？」

（未完）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于晶率領黑劍門數名殺手，向四海鏢局發動夤夜攻勢，相當凌厲，但四海鏢局中人，在總鏢頭包天成、萬壽山的領導下，同仇敵愾，衆志成城，終將來犯殺手盡殲，而于晶已成强弩之末，受制於斬情女之劍下，斬情女因另有所圖，迫使于晶自斷一臂，然後縱之使去。又暗中命丁盛隨後跟踪，包天成命人清理戰場後，隨即與萬壽山、斬情女，林成方等人共商攻防大計，這時，丁盛已回來報告，說及于晶落脚於附近一座宅院之中，經商議後，衆人決定前去再捉于晶。於是，由丁盛帶路，林成方、斬情女，田昆王榮等跟着出發……

天竺來殺手　深夜闖鏢局

王榮帶了三個弩箭手緊追幾人身後而行。

這時，天色已近黎明。

丁盛帶着幾人轉入了一座小巷之中。

那是距離四海鏢局很近的一個小巷子，丁盛帶幾人行到了一座宅院門口之處，緩緩說道：「就是這一家。」

斬情女一提氣，當先躍上屋面。

林成方、田昆，緊隨斬情女的身後，也飛身躍上屋面。

田昆手中握住了三枚鈴鏢。

這是一座不太大，但却很精巧的四合院宅子。

院中一片寂靜，靜得聽不到一點聲息。

王榮也飛上了屋面，三個弩箭手，却留在了外面。

田昆重重咳了一聲，高聲說道：「于晶，我知道你躲在這座宅院之中，快些出來吧！」

王榮道：「裝瘋不當死，躲着不見人，不是辦法。」

但聞廳門呀然，于晶緩緩行了出來道：「斬情女來了沒有？」

斬情女道：「小妹在此，于姑娘有什麼吩咐？」

于晶道：「你說話算不算數？」

斬情女道：「算數？」

于晶道：「那我請教，你說過放我的。對是不對？」

斬情女道：「小妹說過這句話。」

于晶厲聲道：「那你爲什麼追來此地？」

斬情女笑了笑道：「咱們可以放你走。」

于晶道：「那就不該追來？」

斬情女道：「我答應放你走，並沒有答應放過黑劍門，除你之外，別的人，一個也別想逃。」

于晶道：「斬情女，你好毒辣的手段。」

斬情女道：「你們黑劍門，殺別人時，幾時存下過慈悲心腸。」

于晶道：「這裏只有三個人，都是老弱，他們不能抗拒你們。」

斬情女道：「不論有多少人，叫他們全部出來，我們要以牙還牙。」

于晶冷冷說道：「斬情女，你可是認爲你這手握智珠，胸有勝算了。」

斬情女道：「于姑娘不相信……」

飄身落在實地，緩步行了過去，道：「于姑娘，咱們是否還要打一架？」

于晶道：「我斷了臂不久，如何能和你動手？」

斬情女道：「那你請吧！」

于晶道：「要我走！」

斬情女道：「小妹說過了，但如你不肯定，受到了什麼委屈，那就別怪我，田昆出手吧，他們再不現身，咱們就燒了這座宅院。」

田昆緩緩向前行了兩步，逼近了于晶，道：「那一位肯賜教在下幾招？」

于晶冷笑道：「哼！江湖上都說我們黑劍門心狠手辣，不留人餘地，看看你們這些人的作爲，還不如黑劍門，至少，我們不會說了不算。」

林成方飛身而下，笑一笑，接道：「姑娘，你還記得在那座大雜院中，對付在下的手段吧？」

于晶道：「我好恨，當時，沒有立刻殺了你。」

林成方道：「姑娘的手段比殺人更爲可怕，你想不到的是，竟然會有人及時救了我。」

于晶冷冷接道：「下一次，你如再犯到我的手裏，我會立刻割斷你的咽喉。」

田昆道：「于姑娘，先說眼前的事吧，你準備如何決定？」

回顧了一眼，于晶發覺自己實在已沒有突出圍困的機會，在林成方、斬情女、田昆三人的合圍之下，就算右臂未斷也一樣難以應付。

唯一的辦法是說服他們，要他們放自己離開。

心中念轉，突然提高聲音，道：「你們都出來吧？」

只聽步履聲動，三個人魚貫而出。

果然都是老弱，一個古稀老翁，和兩個五十以上的老婦人。

三個人赤手空拳，未帶兵刃。

看他們老態龍鍾，雙目無神，也不像會武功的人。

于晶回顧了三人一眼，道：「你們聽着，這些人都是來自四海鏢局。」

那古稀老翁接道：「我知道四海鏢局，離我們不過隔兩條街。」

于晶道：「他們來殺你們三人！」

古稀老翁「哦」一聲，目光轉到田昆的身上。

于晶道：「斬情女，這三個人交給你了，閃開路，我要走了。」

斬情女雖然見多識廣，也不禁呆在當地，如若這座宅院中眞的只有這三個老人，于晶又爲什麼逃到這裏？

難道這中間，還有什麼玄虛不成。

王榮忽然飛躍而下，長刀出鞘，攔住了于晶，道：「姑娘，眞的要走麼？」

于晶道：「怎麼？你要攔我！」

王榮道：「你可以走！但我要廢了你的功夫。」

于晶道：「可惡！」

王榮道：「咱們不殺你，可也不願多一個你這樣的敵人。」

那古稀老翁突然呵呵一笑，道：「王榮，欺負一個斷臂不久的小姑娘，豈是男子漢的行徑。」

斬情女吁了一口氣，道：「老丈，你忍不下了？」

古稀老翁突然一挺腰幹，身子似乎突然高了半尺，雙目中神光忽現，冷冷說道：「斬情女，你敢激怒老夫！」

斬情女笑道：「爲什麼不敢？狐狸很難永遠把尾巴藏住……。」

于晶回顧了古稀老翁一眼，說道：「老供奉，你……。」

古稀老翁接口道：「老夫也不再掩藏身份了。」兩個中年婦人也突然一挺身軀，直起微躬的背脊，道：「咱們闖出去吧！」

口中說闖，手裏已經亮出了傢伙，由對襟粗布衫下，摸出了四把短刀。

只見兩人抖了一抖，短刀突然長了一尺二寸。

斬情女道：「刀中刀。」

古稀老翁道：「江湖上盛傳你佈施色身，騙人武功，看來，傳言不虛了……」

斬情女接道：「我的名聲是不太好，不過，輪不到你們黑劍門中人罵我，騙人，還要人家心甘情願，比你們土匪行徑，計價殺人強勝多了。」

古稀老翁道：「利口的丫頭，給我殺。」

左首一個執刀婦人突然應聲而上，一刀劈去。

斬情女一刀閃避開，高聲說道：「刀中刀可以突然長出兩截刀鋒，長至三尺四寸，諸位都要小心了。」

她生恐林成方身受暗算，先說出了這刀中刀的特異之處。

那婦人一刀劈空，刀招立變，化成了橫掃之勢。

只聽「波」的一聲輕響，那刀又長了一尺有多，這一刀相當快速，逼得斬情女揮動短劍招架。

兩個人立時打在一起。

古稀老翁望望兩人搏殺的情形，點點頭，道：「斬情女果然不凡，雙刀合璧。」

右首執刀婦人突然叫了一聲，揮刀向前衝去。

王榮大喝一聲，揮刀截住，道：「咱們手中使的不是豆腐，看你們雙刀合璧。」

古稀老翁輕咳了一聲，道：「于姑娘，事情已經鬧開了，你退回來休息吧！」

于晶斷臂之處，疼痛仍烈，實在沒有和人動手的能力，目下之人，無一弱手，一旦出手，必是一番苦戰，只好依言退下去。

古稀老翁目光炯炯，一掠林成方和田昆，道：「只剩下你們兩個了？」

林成方道：「但老前輩只餘下一個人！」

古稀老翁冷冷說道：「所以，你們兩個一起上吧！」

林成方道：「閣下如此口氣，自覺是有點份量。」

古稀老翁道：「你何不出手試試？」

林成方道：「在下可以出手，不過，用不着兩個人！」

古稀老翁道：「小娃兒你好大的口氣。」

林成方道：「彼此彼此。」

古稀老翁神情肅然，緩緩說道：「是你要和老夫動手了？」

林成方笑道：「這叫做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我如不行了，再由他們接應就是。」

古稀老翁道：「希望能接下老夫十招。」

忽然一揚手，迎頭劈下。

他本是赤手空拳，手中卻忽然多了一個棒子。

一根二尺長短，通體異色的棒子。

林成方沒有硬接那迎頭的一擊，卻閃身避了開去。

長劍出鞘，一式「撥草尋蛇」刺了過去。

雙方一動手，彼此都知道遇上勁敵。

古稀老翁突然向後退開五尺，雙目中暴射出來的神光，有如冷電一般，直逼在林成方的身上。

林成方橫劍平胸，也未再進擊，暗中卻提

聚眞氣，準備全力一拚。

只見那老翁胸前的長髯，忽然間活動起來，似有一股力量，使那些長髯根根直了起來。

這是一種極高明的內功，林成方立時提高了警覺。

長髯蠕動中，那老翁全身的骨骼，突也爆出「格格」的響聲。

片刻之間，那古稀老翁似是完全變了一個人。

他好像平空的高了半尺，而且，老態盡失，完全像變了一個人。

林成方暗暗歎息一聲，忖道：「黑劍門中，實在有很多的人才，這老翁分明已練成了一種特異的武功，隱居徐州城內，平常竟然無人知曉。」

他究竟在江湖上走動的時日不多，一時間，竟然無法看得出這老人練的是甚麼武功。

田昆却已瞧出點苗頭，高聲說道：「林兄小心，這老頭子練的可能是混元氣功。」

說可能，那是他還不敢太肯定。

就是他說這句話的工夫，那老人已經揮動着鐵棒衝了上來。

又是迎頭一擊，泰山壓頂般，劈了下來。

林成方長劍上封，一撩向下擊落的棒勢，人却閃避開去。

但聞鏘然一聲金鐵交鳴，林成方感覺到右腕一震，手中長劍，幾乎脫手而出，橫封長劍無法支持那向下壓落的鐵棒，疾的沉落三尺。

如若林成方沒有先避開去，這一擊，勢必傷在對方的威猛一擊之下。

幸好，林成方早已經閃避開去。

林成方心頭震動，挫腕抽回長劍，立時反擊，長劍疾如飄風，連攻八劍。

那古稀老翁手中鐵棒，揮舞開來，全身都在那鐵棒環繞之下，化作一團護身黑芒。

林成方的劍勢雖然盡量快速，仍然沒有辦法完全避開鐵棒的攻勢。

但聞一連串金鐵相擊之聲，林成方手中之劍，一觸及對方的兵刃，立時被彈震開去。

一連數次交接，林成方手中之劍，接連被彈震開去。

田昆抽空子打出兩枚鈴鏢，破空銀鈴响聲，一近那老翁護身棒影，連連被彈震開去。

林成方從沒有遇上過這樣的人，強大的無比內力，貫注在一枝鐵棒之上，有如一座鐵山一般，長劍根本無法近人之身。

忽然間，那老翁大喝一聲，一團黑影，直向前面撞了過來。

已然無法分辨出是人是棒，只覺到一股強大的勁道，直逼過來。

林成方被迫的連連後退。

他心中明白，自己手中的長劍，絕對無法接下對方的一擊。

遇上了這樣的一個敵人，林成方簡直有着無從下手的感覺。

片刻工夫，林成方已被逼進了一丈多遠，人到了大門口處。

田昆一直在旁側觀戰，眼看林成方被逼的連連後退，突然運氣提勁，橫裏攻出一刀。

只聽一聲金鐵大震，田昆手中長刀，硬被震得脫手飛出。

他久經江湖，經驗豐富，立時一個轉身幾翻，閃避八尺，才避開了那老翁的還手一擊。

林成方飛身而起，長劍斜拍，擊中了飛上半空的長刀，人也落上了屋面。

田昆雙臂一抖，縱身而起，伸手抓住了長刀，也落上了屋面。

他的臉色有些蒼白，但心中的餘悸猶存，緩緩說道：「林兄，這老者神刀驚人，不可力敵。」

林成方面色凝重，道：「這人的內力之強，只怕四海鏢局中，無人能敵。」

田昆還刀入鞘，雙手各握了三枚鈴鏢，道：「咱們就守在屋中，林兄封擋他的攻勢，兄弟以鈴鏢對付他。」

那老翁眼見兩人躍上屋面，才收棒勢。

他已經到了大門前面，如若收不住攻勢，勢必會一棒撞開大門，非毀了一片門牆不可。

抬頭望了林成方一眼，古稀老翁緩緩說道：「你怎麼上房子了？有種的就給我下來。」

林成方冷笑一聲，說道：「閣下，這是正邪之戰，生死之搏，大局爲重，在下决不會意氣用事！」

古稀老翁接道：「你小子這口氣，是不下來了？」

林成方說道：「閣下，爲甚麼不肯上來了呢？」

古稀老翁道：「老夫如是上去，那豈不是正中了你小子的下懷。」

田昆道：「你不敢上來，是麼？」

古稀老翁道：「我這麼一把年紀了，難道還會被你們玩弄於掌股之上麼？」

田昆道：「哼！你這老小子不上來，咱們就這樣對耗下去吧！」

古稀老翁冷笑一聲，道：「老夫自會讓你們一下。」

田昆道：「哦！」

古稀老翁突然轉過身子，直向斬情女奔了過去。

斬情女和那中年婦人，正打的難解難分，如若加上這老翁之力，那可是一大威脅。

林成方心中大急，低聲道：「田兄，你知道這老頭子的底細麼？」

田昆道：「不認識，不過，就感覺中而言，這個人好像是傳說中的鐵棒翁。」

林成方道：「大概差不多了，看他手中的鐵棒，有如此威勢，十之八九是他了。」

這時，那古稀老翁已然逼近到斬情女的身後。

林成方突然大喝一聲，道：「鐵棒翁，你給我站住。」

突然飛身而下，連人帶劍，直闖過去。

他心中明白，如若讓他和那中年婦人，合力夾攻斬情女，斬情女的危險很大。

心切救人，揮劍撲擊。

鐵棒翁突然回轉身子，手中鐵棒，極快掄出。

這一下，威勢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的兇厲。

只聽蓬然一聲大震，林成方連人帶劍，被震的向上飛去。

斬情女吃了一驚，道：「林兄，你傷着沒有？」

震驚之下，無法再控制隱藏在內心中的情意，流現出無比的關切。

尖聲而叫，微一失神，被那中年婦，一刀劃破了左臂。

衣衫破裂，鮮血淋漓而下。

但她是久闖江湖的人物，一咬牙忍住傷疼，而反擊三劍，把局勢穩了下來。

林成方高聲應道：「姑娘放心，在下命長得很。」

其實，他被對方一棒震得手腕發麻，手中長劍幾乎要脫手而出。

幸好他早有準備，只用出了六成功力。

借那鐵棒強猛的威勢，一吸氣，隨勢飛騰而起，又落回在屋面之上。

鐵棒翁哈哈一笑，道：「小子，要不要再來一次？」

林成方雖然心頭震驚於這鐵棒翁的成就，但他表面上，却仍然故作輕鬆，哈哈一笑，說

道：「鐵棒翁，你揮棒一擊的力道，確然十分強猛……。」

鐵棒翁接道：「很好，很好，你小子總算說出一句人話出來。」

林成方道：「不過，那只是一把蠻氣力，老實說，那算不得什麼功夫。」

鐵棒翁臉色一變，道：「你小子聽着，只要你能接下老夫十招，老夫就立刻棄去鐵棒不用。」

林成方道：「咱們鬥技、鬥巧不鬥力，一個人的武功成就，更是各有所長，你別認為我沒有你氣力大，就算是技高一着了。」

鐵棒翁怒道：「你小子說說看，你有什麼成就。」

林成方心中暗道：「咱們這是一場生死之戰，最好的戰法，就是大家分個生死出來。」

鐵棒翁道：「分個生死出來？」

林成方道：「對！你如眞是比在下高明很多，那就把我殺了……。」

鐵棒翁冷冷說道：「只要你敢硬接老夫五棒，老夫要你立刻橫屍棒下。」

林成方笑一笑道：「問題在於寸有所長，尺有所短，在下自量力不如閣下，要我硬接你的鐵棒，似是不必……。」

鐵棒翁接道：「好！你小子說，咱們比什麼？你出個題目出來。」

林成方道：「武藝、巧妙的技藝，也是致勝之法，一個人的武功成就，應該由多方面求證，輕功、招術變化，至於較力，也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鐵棒翁厲聲喝道：「老夫不和你談道理，此時兵刃相見，咱們只談武功。」

林成方道：「就是談武功吧！你殺不了我，就不算比我高明。」

鐵棒翁冷笑一聲，道：「你可是認為老夫飛不上屋面麼？」

林成方道：「區區候教。」

鐵棒翁大喝一聲，突然飛身而起，直向屋面飛去。

林成方未容他落足屋面，右手長劍，已然閃電掃了過去。

鐵棒翁揮起手中的鐵棒一接。

這一次，林成方用出十成氣力。

但聞鏘然一聲金鐵交鳴，鐵棒翁向上飛騰的身子，被震落了下去。

原來，他身懸空中，無法用力，這一劍，林成方又用足十成勁力。

林成方哈哈笑道：「閣下，這就是技巧之一，你雖有一身功力，却接不下我這一劍。」

鐵棒翁大怒，高聲喝道：「你再接老夫一棒試試。」

喝聲中飛身而起，直向林成方撲了上去，人還未到，手中鐵棒已然掄起一股勁風。

林成方一咬牙，長劍疾探，刺向鐵棒翁的前胸。

他心中明白，如若被他登上屋面，雙脚踏實了，手中鐵棒的威力，强大何止一倍。

又一聲鏘然大震，林成方手中的長劍，幾乎被震飛出手。

但鐵棒翁雙足未踏上屋面，腿上無法借力，又被震落下去。

這一次，田昆借勢發鏢，雙手各發出兩枚鈴鏢。

一陣破空鈴聲，齊齊向鐵棒翁飛了過來。

鐵棒翁掄動鐵棒，擊飛了兩枚鈴鏢，閃身避開了另一枚。

但他却無法避開第四枚鈴鏢，被鈴鏢掠肩而過。劃破了衣衫，也劃破了右肩，鮮血湧了出來。

田昆哈哈一笑，道：「鐵棒翁，你以神力見長，揚名江湖，但武功一道，博大精深，不是靠一把蠻力，就能永不落敗。」

鐵棒翁冷笑一聲，道：「你小子暗器傷人，算得什麼本領！」

田昆道：「暗器也是一種功夫，閣下有什麼暗器，不妨施出來給咱們開開眼界。」

鐵棒翁道：「老夫一向憑仗武功勝人，用不着施展暗器傷人。」

田昆雙手之中，又各扣了兩枚鈴鏢，笑了一笑，道：「鐵棒翁，要不要再試試田某人的鈴鏢滋味如何？」

話說完，四枚鈴鏢又脫手而出。

但聞破空鈴聲，疾飛而至，打向鐵棒翁。

這一次，田昆打出鈴鏢的手法，更見神奇，兩枚直飛而去，兩枚却採取弧形，由空中直向下盤旋而落。

鐵棒翁吃了一次苦頭，先行閃避開兩枚直襲而來的鈴鏢，手中鐵棒一揮，却擊向盤旋而落的兩枚鈴鏢。

一棒擊出，威力十足，兩枚鈴鏢竟被他一棒擊碎。

但他却未料到，田昆雙手同時又各打出一枚鈴鏢。

鈴聲盈耳，雙鏢已至。

這一次，雙鏢皆中，擊在鐵棒翁的雙腿之上。

一陣劇疼，使得鐵棒翁幾乎站不穩身子，不自禁向後退了兩步。

林成方低聲道：「此地以他武功最高，借機會除了他。」

田昆應了一聲，雙手一揚，又發出兩枚鈴鏢。

鈴聲劃空，直擊向鐵棒翁的前胸。

鐵棒翁雙腿奇疼刺心，身子移動不易，只好仰身而臥，一個翻轉，避開了兩枚急襲而來的鈴鏢。

只聽亂鈴聲響，四枚鈴鏢已然到了頭頂。

鈴鏢田昆厲害之處，就在他能連綿不斷的打出鈴鏢。

銀鈴脆聲，初聽起來，很是悅耳，但如羣鈴交鳴，那就擾亂了一個人的耳目了。

鐵棒翁就被那急響的鈴聲，弄得心神不寧。四枚飛到了鐵棒翁頭頂上的銀鈴，忽然一個撞擊，由盤飛直落而下。

鐵棒翁人還臥在地上，剛剛避過兩枚掠面而過的銀鈴。

對這四枚銀鈴的來勢，已有些手忙脚亂。來不及揮動鐵棒擊打，惶急之下，丟了手中鐵棒，伸手抓去。

他出手很準，一下子就抓住了兩枚銀鈴。

但銀鈴邊的鋒利薄邊，劃破了他的手掌肌膚。

鮮血由手掌中湧了出來。

另兩枚落下的鈴鏢，却擊中了鐵棒翁的前胸。

鐵棒翁連被數枚鈴鏢擊中，傷得極重。

林成方人已飛身而起，連人帶劍的直撞過來。

鐵棒翁一躍而起，一雙盡是鮮血的手，反向林成方抓了過來。

林成方原來還沒有殺死鐵棒翁的用心，但形勢迫人，鐵棒翁凝聚全身功力一擊，迫得林成方也不得不施殺手。

長劍揮動，寒芒電閃，斬下來了鐵棒翁的一個腦袋。

鮮血冒起了四尺多高，屍體倒摔地上。

斬情女眼看鐵棒翁已經死去，精神大振，奇招連出。

那中年婦人却因鐵棒翁的死亡，心中大起恐慌，刀法一緩，被斬情女一劍刺中心臟，倒

了下去。

和王榮搏殺的中年婦人，本已勝券在握，但眼見同伴相繼而亡，心中一驚，被王榮一刀斬下了一條右膀子。

斬情女道：「王兄，殺了她，留着也是讓她活受罪了。」

王榮長刀又揮，斬下了那婦人的腦袋。

斬情女望望身上的傷勢，高聲說道：「于晶，你可以出來了。」

于晶眞的沒有走，緩緩由大廳中行了出來，回顧了地上的屍體一眼，道：「都死了！」

林成方道：「對！都死了。」

于晶雙目一閉，道：「好吧！你們也把我殺了就是。」

林成方道：「姑娘，你的傷臂如何？」

于晶道：「我命都保不住，還管它什麼傷臂疼痛。」

林成方道：「姑娘，如果咱們要殺你，似乎是也等不到現在了。」

于晶雙目未睜，冷冷說道：「不殺我，為什麼？你們已經殺了三個人，又何在乎多殺一個？」

林成方道：「我們殺了很多人，那些人，都是你姑娘帶來的殺手，但我們却一直沒有殺害你姑娘。」

于晶道：「為什麼不殺了我？」

林成方笑一笑，道：「大概因為姑娘為惡，還未到必死的境地。所以，姑娘很自然的可以逃過很多次的兇險、困難。」

于晶道：「我有些想不明白……」

林成方接道：「事情並不難想，我們殺的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兇厲之徒，但我們却一直沒有想到殺死姑娘。」

于晶道：「不殺我，要如何處置我？」

斬情女接道：「咱們想把姑娘帶回四海鏢局。」

于晶道：「把我帶回四海鏢局子，幹什麼呀？」

斬情女道：「佛法無邊，回頭是岸，我和姑娘一樣，過去的名聲，也不太好，但我却能在沉淪中清醒過來……。」

于晶接道：「你是你，我是我，咱們兩個人的處境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我出身黑劍門，黑劍門有黑劍門的規矩，我不能背叛他們，也不能逃避他們，我只有條兩路走……。」

斬情女道：「那兩條路？」

于晶道：「一條是繼續為他們效力，一條是死。」

斬情女道：「你選擇了後者？」

于晶道：「是！我選擇了後者。」

斬情女道：「為什麼？」

于晶道：「不為甚麼？我想不出甚麼道理，我只覺着厭倦了，唯有一死而已。」

斬情女道：「我知道原因，要不要我告訴你？」

于晶道：「你怎麼會知道？我自己的事，我還不明白？」

斬情女道：「那是因為，你還未大澈大悟，我是過來人，所以，我知道。」

于晶道：「好！你說來聽聽。」

斬情女道：「因為，你良心上開始覺醒，所以，你覺着不安難過。」

于晶道：「我沒有這種感覺……」

斬情女接道：「那是你沒有想通。」

于晶道：「不要再說這些事了。」

斬情女道：「不談也不行，你心中應該明白，有些事，你不想也不行。」

于晶道：「唉！你們如若眞有俠義心腸，那就請把我殺了。」

斬情女道：「千古艱難唯一死，你却口口聲聲一死了之，姑娘，你究竟有什麼痛苦，為什麼你不告訴我們呢？」

于晶搖搖頭，歎道：「我如能告訴人，早就說過了。」

斬情女沉吟了一陣，道：「于姑娘，你走吧！」

于晶道：「你們還要放了我？」

斬情女道：「對！于姑娘，我們不殺你，你可以走了，不論你回去怎麼說，只要你能交代就行了。」

于晶歎息一聲，道：「說了，鐵棒翁就死在你們手中，不論如何解釋，他們也不會相信我。」

斬情女道：「既是如此，何不乾脆加入我們……」

于晶接道：「但我一臂殘廢，已無法帮助你們什麼？」

斬情女道：「你這人究竟怎麼回事，我們這樣對你，你好像完全不信任我們。」

于晶道：「我信任你們，所以，不願意害了你們。」突然舉手一掌，自擊在天靈要穴而死。

望着于晶的屍體，斬情女黯然歎息一聲，道：「林兄，她為什麼一定要死。」

林成方道：「因為她眞的覺悟了，但却已成了殘廢……。」

斬情女道：「她應該明白，咱們都不嫌棄她。」

林成方道：「哀莫大於心死，何況，她還可能別有苦衷，回首前塵，雙手血腥，活着，對她也是一種懲罰。」

斬情女沉吟一陣，道：「咱們回去吧！」

回到四海鏢局，林成方和斬情女，都有困倦的感覺，這幾場力拚，每人都用出了全力。

鐵棒翁的武功，實在高過他們很多，但他們用機巧、暗器，以及佳妙的配合，勝了這一仗。

羣豪各自回房安歇。

林成方一覺睡到日落西山，才醒了過來。

四海鏢局子，已經掌起了燈。戒備也更加森嚴。

每一個戒備的趟子手，都帶了一個竹哨，一遇警訊，立刻吹響哨音。

黑劍門中的殺手，實非一般的鏢師和趟子手能够應付。

林成方漱洗之後，行入大廳，羣豪大都在座。

包天成嘆了口氣，道：「我聽易姑娘說過了今晨搏殺，想不到的是以鐵棒翁這樣的武林名人，也參加了黑劍門。」

林成方點一點頭，道：「田兄鈴鏢，果然是手法精奇，如非他先傷在暗器之下，我們實在沒有法子勝他。」

田昆道：「要不是林兄的劍招，迫得他失神中鏢，單憑兄弟的這點玩藝決傷不了他。」

王榮道：「兩位也不用客氣了，這一戰莫非皇天有眼，咱們都沒有傷亡！」

萬壽山道：「成方，你看，他們會不會再派人來？」

林成方道：「一定會，他們連受挫折，再一次來，一定是出動精銳，準備要一舉盡雪前恥。」

萬壽山皺起了眉頭，道：「成方，我們得想個辦法，把他們也找來了。」

他們包括了很多的人，周鐵筆、江大同，以及兩人約來助拳的人。

原來，高空雁一直閉居一室，既不參與羣豪清談，也不和羣豪見面，連飯都是由韓二送入房中食用。

包天成輕輕咳了一聲，道：「萬兄，咱們

還有幫手？」

萬壽山道：「兄弟本來是一個隱息山林的人，但却被他們拖了出來，現在好了，他們都躲起來了，把我一個與世無爭的人，給推到了前台。」

他說了半天，仍然是沒有說出名字。

斬情女道：「萬前輩，林兄，兩位現在是不是還信不過我們？」

萬壽山道：「姑娘言重了，言重了。」

斬情女道：「既然信得過我們，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們還有些什麼人？」

萬壽山回顧了林成方一眼道：「成方，我看，現在已經是面對面打起來了，那也用不着替他們保密了。」

林成方道：「萬院主是不是想說出他們的名字？」

萬壽山道：「大家生死與共，實在也用不着這樣神秘了。」

林成方道：「晚輩只擔心的是，咱們一旦把他們公諸武林，黑劍門中人，只怕會截殺他們。」

斬情女道：「咱們現在天天被人追殺，難道就應該麼？」

林成方道：「姑娘，咱們有很多的幫手，都是他們到處奔走請來的，咱們集中於一處，至少，可以放手一拚，他們却是個個單獨行動，一旦遇上截殺，逃過的機會不多。」

斬情女道：「這倒也是，不過，我們這些人，誰會洩漏呢？」

林成方道：「這個，這個……在下很難回答了……。」

包天成道：「我相信，林少兄，一定相信咱們這些人，不過，多一個人知道的隱密，就多一份洩漏的機會。」

林成方道：「對！在下也是此意。」

萬壽山道：「成方，我看，現在局面已經差不多了，由揭露對方的隱密到現在，似乎是已經成了對抗的局面。」

林成方道：「萬老的意思是……。」

萬壽山接道：「我的意思是想法子見見他們，然後，和他們談談這件事。」

林成方道：「對！事情一定要先和他們談談，然後，才能決定什麼？」

萬壽山道：「我覺着這時間，應該堂堂正正的站出來了。」

林成方點點頭道：「是！在下現在就去找他們。」

萬壽山笑一笑，道：「成方，急也不在一時，現在，你不能走了。」

斬情女道：「我陪他去。」

包天成道：「易姑娘，林少俠，現在，天已入夜，一則行動不便，二則，今夜之中，黑劍門可能會對我們有所行動，兩位一走，彼此之間，都削弱了很多的實力。」

斬情女回顧林成方一眼，道：「包總鏢頭說的對！咱們白天再去吧！」

林成方沉吟了一陣，道：「包總鏢頭，能不能準備幾盞顏色不同的燈籠。」

包天成笑道：「你要多少種，只管吩咐一聲，只要街上能買到的，咱們立刻可以買齊，買不到的，也可以立刻紮製。」

斬情女道：「你要燈籠幹什麼？」

林成方道：「我要紅、黃、藍、白、黑五色燈籠各一盞，把它高高挑起，然後，每一色燈，多準備幾盞備用。」

王榮道：「要挑好高？」

林成方道：「儘量點高能及遠，看的愈遠愈好。」

斬情女道：「就算咱們在這裏埋根木樁，只怕挑也不了好高……。」

突然飛落院中，舉舉右手，又行了回來，接道：「小妹倒是想到一個辦法了。」

林成方道：「什麼辦法？」

斬情女道：「我剛才試過風向，發覺現在可以放起一個風箏，咱們就作一個大風箏，把五色燈籠，綁在了風箏之上，那不是飛的很高了麼？」

林成方道：「好辦法。」

斬情女回顧了王榮一眼道：「請王局主找兩個工人來，我教他們作。」

林成方道：「你會作風箏？」

鏢局中，東西齊全，片刻工夫，已經作了五色燈籠。

斬情女也紮好一個大風箏，五色燈籠，就綁在風箏上，高高升起。

包天成望着那升在空中的五色燈光，笑一笑，道：「林少兄，這法子很別緻，也可以看出很遠，但不知他們會不會瞧到？」

林成方道：「這高度城外可見，只要他們在五十里方圓之內，都可以趕來。」

包天成輕輕吁一口氣，道：「林少兄，他們可以看見這五色燈光，黑劍門中人，也可以看到，如若黑劍門早在途中設下了埋伏，那豈不是一件很大的麻煩麼？」

林成方道：「話是不錯，不過，黑劍門看到這五色燈，也無法分辨出我們在幹什麼？」

包天成道：「林少兄，老朽有個法子，不知道當是不當？」

林成方道：「包總鏢頭請說，在下洗耳恭聽。」

包天成道：「我想，咱們分成兩批，一批守在鏢局子，一批到外面迎接，萬一黑劍門瞧破了機關，設有埋伏，咱們也好幫個忙。」

萬壽山道：「這辦法不錯，不過，人手調配方面，要大費一番心機了。」

包天成道：「這就要萬兄多多費心了。」

萬壽山沉吟了一陣，道：「我和成方一起去。」

斬情女道：「我也算一份。」

田昆、陰陽雙劍，都嚷着要去。

包天成點點頭，道：「這樣差不多，人雖有內外之分，但彼此之間，却只有一牆之隔，雙方也有個照應。」

斬情女道：「就這樣決定了，林兄，咱們動身吧！」

雙方談好了聯絡信號，萬壽山大步向外行去。

四海鏢局中，雖然到處是人，但燈火並不明亮。

鏢局外面，更是一片黑暗。

斬情女低聲道：「陰陽雙劍，你們閱歷豐富，走在前面開路。」

陰陽雙劍天不怕，地不怕，不知何以就是怕斬情女。

斬情女一句話，兩個人立刻行動。

雙劍出鞘，並肩向前行去。

斬情女回顧了田昆一眼，道：「你取暗器，跟在暗中幫忙，別讓人家用暗青子招呼陰陽雙劍。」

田昆點頭，取出了鈴鏢。

萬壽山和陰陽雙劍之間，保持了兩丈左右的距離，田昆却是在雙方之間。

斬情女斷後，距離萬壽山大約有七八尺的距離。

林成方和萬壽山却是並肩而行。

沒有燈火開道，但夜空繁星閃爍，彼此之間，都可以看到對方。

這是早經算好的距離。

在牆內，包天成帶着王榮、石一峯、吳恒和四個執燈的趟子手，六支連珠匣弩。

四盞孔明燈，燈光都被掩着。

繞行鏢局一週，仍未發覺可疑之處。

斬情女突然加快了腳步，追上了萬壽山，笑道：「林兄，你這法子靈不靈？」

林成方道：「自然是靈，我和他們早已經約好了。」

萬壽山道：「成方，你說他們會不會還留在徐州？」

林成方道：「就算他們奔走匆忙，不在徐州，但他們也留有耳目，我相信，這消息會很快傳入他們的耳朵之中。」

萬壽山道：「那豈不要等上很久麼？」

林成方道：「要等好久，在下就沒有把握了，不過，他們一定會來……。」

萬壽山突然揮一揮手，制止了林成方說下去。

其實，不但是萬壽山聽到了動靜，就是林成方、斬情女，都聽到了異聲。

一時間，全部靜立不動。

只聽一陣沙沙之聲，傳了過來。

靜夜之中，聲音很清晰。

斬情女怔了一怔，道：「萬爺，這不像人的腳步聲。」

萬壽山點點頭，道：「如蠶嚼桑，如蛇爬行。」

林成方道：「蛇。」

斬情女道：「是！三條大蛇。」

夜色中，只見幾點光芒，在夜暗中閃動。

蛇的眼睛能閃光，即證明了那條蛇很大。

沙沙之聲，突然間靜止下來。

一條幽靈似的人影，忽然出現。

那人穿着一身很奇怪的衣服，全身凸凸凹凹的不知是何物作成。

這時，他們正好又繞向了鏢局大門前面。

雙方對峙了一陣之後，斬情女忍不住高聲說道：「什麼人？」

那人發出了一種很奇怪的聲音，好像在說話，但却沒有一個人能懂他說的是什麼？

斬情女冷冷說道：「你是人是鬼，啾啾咕咕的說什麼？」

那人也突然提高了聲音，哇哇啦啦一陣慘叫。

聽聲音，他似乎也極爲忿怒。

斬情女一皺眉頭，回顧了陰陽雙劍一眼，道：「你們征南闖北，見識廣博，可聽得懂他說的什麼？」

陰陽雙劍搖搖頭，道：「聽不懂。」

但見燈光閃動，包天成等人由大門行了出來。

四盞孔明燈，忽然間揭了燈蓋，強烈燈光照射過去。

只見一個面目黝黑，白巾包頭，身着白色及膝長衫，手中提着一根銅笛的怪人，站在兩丈以外。

在他足下伸動着三條蛇頭。

說是蛇，倒不如說是蟒來得恰當，那是三條很長的蛇。

每一條，都有碗口粗細，口如血盆，伸動着紅色的舌信。

包天成道：「他不是咱們中原人氏，是來自天竺的弄蛇人？」

林成方道：「這三條蛇好大！」

斬情女道：「是毒蟒。」

林成方道：「黑劍門下，難道還有天竺國人？」

斬情女道：「不會錯了，看樣子，他不是來拜訪咱們的，而是尋仇而來。」

林成方道：「眞可惜，咱們沒有聽懂天竺話，否則，倒是可以由他的口中問出一些內情來。」

大約那人聽不懂對方的話，也有些心急，嘰哩呱啦的叫了一聲，突然回頭舉手一招。

一個人影，如飛而至。

是一個四十多一些的中年人，穿着一件藍布長衫，留着山羊鬍子。

林成方冷冷說道：「你是中國人？」

那藍衫中年人冷冷說道：「不錯，我是中國人。」

林成方道：「你能聽懂天竺話？」

藍衫人道：「我如也聽不懂，他怎麼會叫我來這裏？」

林成方道：「那很好，你把他說話翻出來吧。」

藍衫人道：「他要你們放下手中兵器，否則，他就要放蛇對付你們了。」

林成方道：「蛇雖然可怕，但却未必能够殺得了人。」

語聲一頓，接道：「這不是威脅，我們不怕，不過，我想知道他的身份。」

藍衫人道：「他是天竺人，名字叫做摩沙里。」

林成方接道：「他是不是黑劍門中人？」

藍衫人道：「黑劍門中的殺手之一。」

林成方道：「想不到黑劍門中，竟然還有天竺國的殺手。」

藍衫人道：「閣下想不到的事情很多，這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

語聲一頓，接道：「他問你們願不願意放下兵刃？」

林成方道：「你的意思，讓我們束手就縛了？」

藍衫人道：「不錯，不過，這不是我的意思。」

對林成方，他似乎有着某種程度的畏懼。

林成方伸手一指那天竺人，道：「是這個人的意思？」

藍衫人道：「是！」

林成方道：「你問問他，我們如不放下兵刃，他又準備如何？」

藍衫人道：「不用問他，我也知道。」

林成方道：「你……。」

藍衫人接道：「是！我派在他身側，工作了五年之久，五年之中，我看到他殺過了很多人了。」

林成方道：「他殺過些甚麼人？」

藍衫人道：「甚麼人都殺，只要他奉到了令諭，他就下手無情。」

林成方道：「他很高明麼？」

藍衫人道：「很高明，也很邪氣。」

斬情女道：「你是說，他那三條大蟒很厲害麼？」

藍衫人道：「相當的厲害，口中能噴毒霧，中人不死亦傷，毀在這條毒蛇口下的中原高手，不知凡幾了。」

斬情女道：「你告訴我們這些話就不怕他聽到了。」

藍衫人道：「幸好摩沙里不懂中國話。」

摩沙里不懂中國話，但他聽懂摩沙里這三個字。

像過去一樣，摩沙里帶着一股驕傲之氣，向藍衫人點頭微笑。

斬情女道：「你告訴我們這些話，是什麼意思？」

藍衫人道：「我奉派跟他數年之久，看他殺了不少咱們中國人，心裏總不是滋味，我想看到中國人把他宰了。但他武功太高，又有這三條蟒蛇爲助，實在很難殺了他。」

斬情女道：「你能不能告訴我們除了這毒蟒的辦法。」

（未完）

武俠長篇故事

五霸七雄

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延昭與孟賛、秦文玉推測焦艮、蕭克英兩人行踪，正想起程前去找尋，突覺被人包圍，但來人並無殺氣跡象。於是柳延昭揚聲高呼，豈料這一呼叫，司馬玉桂（原名玉嬌娃）、司馬玉嬌及焦艮、蕭克英等四人，分別從東西南北先後走出，六人不期而遇，大喜過望。彼此便互訴別後之情。然後，司馬玉娃便叫柳延昭與秦文玉找一幽靜之處，同參「萬妙清音同心簫譜」，以便參加「奪天會」時能衞道降魔。其餘四人担任護法，當柳延昭、秦文玉兩人在竹林內合參簫譜不久，便傳出一陣激昂簫韻，震得滿林落葉，繼之曲調柔和，幽美無比……

巨人拚巨人　矮子鬥矮子

司馬玉嬌倏然一驚，目光凝望遠空，好似有點悠悠出神！

司馬玉娃見狀笑道：「三妹，你怎麼了？這種簫音，雖能因人之喜怒哀樂心緒，威力妙用，變化萬端，但必須吹奏者不憚耗神竭力，方可發揮盡致，如今昭弟和二妹，只是在熟練曲調，不會對我們作威力施為，你難道便為所惑？」

司馬玉嬌搖頭道：「大姊，你這回却猜錯了，我不是被簫音所惑，是在心中想事……」

司馬玉娃見她神色凝重，雙眉緊蹙，不禁訝然問道：「三妹心中所想，是甚麼要緊之事？……」

司馬玉嬌不等司馬玉娃再往下問，便自雙眉仍鎖的，接口說道：「我……我……我是覺得大哥和秦二姊所吹奏的曲調好熟！」

司馬玉娃笑道：「簫音幽咽，在曲調方面，原屬大同小異，類似者多……」

司馬玉嬌立即搖頭道：「不……，不是類似，不是大同小異，而是完全一樣！哦……我想起來了，我是在『寒玉洞天』之中，聽娘吹過此曲……」

司馬玉娃先是頗為詫異地，「哦」了一聲，旋又釋然笑道：「這事也有可能，娘和『羅浮仙子』柳前輩，也就是我們的姨娘，既是堂姊妹，則曾煉『同心簫譜』，也說不定……」

司馬玉嬌笑道：「我還在想，大姊適才所說另有一管紫玉簫或青玉簫之語。」

司馬玉娃笑道：「我是隨口之語，世上那來這麼多質料相等的上好玉簫……」

一語未畢，司馬玉嬌便急急接口道：「有，有，不單有，並有兩管，而且無巧不巧地，一管紫色，一管青色。」

司馬玉娃心智之靈巧，已到了可以觸類旁通，一點即透地步，聞言之下，嫣然笑道：「莫非這兩管青玉簫和紫玉簫是娘所擁有，三妹曾於『寒玉洞天』見過？」

司馬玉嬌道：「這兩管玉簫，便是洞中特產的『寒玉』所製，簫聲清越無比，似乎不在柳大哥和秦二姊的師門遺寶『綠玉簫』『白玉簫』之下呢！」

司馬玉娃笑道：「三妹突然想起這兩管玉簫，莫非……」

司馬玉嬌向司馬玉娃嬌笑一聲，秀眉雙揚接口說道：「我起初對那『青玉簫』『紫玉簫』，無甚興趣，但既見柳大哥秦二姊有了『綠白二簫』，『同心簫譜』又具神奇威力，遂想在回到『九迴谷』後，便向娘要來，我和大姊，一人分上一管，則四簫同心，江湖並秀，恐怕是段難得佳話的了！」

司馬玉娃笑道：「三妹這種想法，頗有妙趣，既然如此，我們不妨各憑悟性，在林外注意曲調，先把這『萬妙清音同心簫譜』，好好偷學一遍。」

司馬玉嬌連連點頭，目注司馬玉娃笑道：「大姊用心聽吧，我由於從小就時常聽娘吹奏，故而對這曲調，熟悉得幾乎可以背誦，無需太用心了。」

司馬玉娃妙目凝光，四外一掃，點頭笑道：「好，我來冥心偷學，偏勞三妹多留神一點四外情況……」

話完，果然盤膝坐下，納氣凝神，專心聆聽林內簫聲，對其他各事，均暫時不聞不問。

這時，林內簫聲，正一遍又一遍的不停吹奏，由激昂轉幽咽，由幽咽轉平和，如今已不含甚麼喜怒哀樂等情緒表現，幾已達到一片天機的水流花放境界。

以司馬玉娃的天悟神聰，聽了數遍，不單已把曲調記熟，並對其中妙韻，也有了不少心得。

這是由於她「天魔門」中，也有「九天魔音」絕學，雖然名稱不同，練法也不是正宗，屬於旁門。

但武林中萬派同源，脈絡畢竟相通，精於此者，再參習類似功力，總有輕車熟路便利……

不單司馬玉娃心領神會，遍體栩栩，連司馬玉嬌也因舊調重聽，分外熟悉，也幾乎聽入了癡迷之境。

「噓……」

又是一聲尖銳簫聲，從平和韻律中峭拔而起。

聲並不高，却把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姐妹，雙雙嚇了一跳！

司馬玉嬌首先「咦」了一聲，秀眉微蹙地，向司馬玉娃問道：「大姐，柳大哥和秦二姐分明已將畢竟全功，到了爐火純青地步，怎麼突然又有這種……」

司馬玉娃不再靜坐，緩緩站起身來，滿面神光，揚眉笑道：「簫音既宣示內心，也易感染外象，既然又生殺伐之音，莫非有甚不懷好意的朋友們……」

「哈哈哈哈……」

「嘿嘿嘿嘿……」

這些怪笑聲息，是來自靠近驛路的東面峯脚之後，並因笑聲不同，顯然出自兩人之口！

司馬姐妹之中，司馬玉嬌蹤跡向在東北，入關次數不多，但司馬玉娃却周遊各地，見聞極為豐富。

她一聞笑聲，便雙眉微蹙，低低「咦」了一聲，自語說道：「難道『大荒二老』已到遼東？這笑聲頗像他們未歸隱的兩個奴才，如今在『賀蘭山』一帶，佔地稱王的『哼哈二將』嘛？……」

自語才畢，峯脚後已轉出三人，左右兩人，一個身高幾達七尺，一個矮得僅有五尺上下，粗看上去，頗有點像是孟賛、焦艮模樣。

但仔細一看，才知這兩人在年齡方面，足有四五十歲，比孟賛、焦艮要大了一倍以上。

尤其是焦艮貌相，戇厚無比，這位巨靈似的七尺高人，却鷹鼻鷄眼，長得十分陰險凶惡！

矮的一個，貌相雖頗平庸，但從他不停轉動的雙眸之中，也可看出與孟賛的滑稽玩世不同，屬於凶狡脚色。

一高一矮，雖然陌生，中間的却是熟人……

此人也名列「翻天七煞」，但藝業却較平庸，只是妄竊虛名，專門作萬心玄狗腿子的「天台怪叟」沙天行。

司馬玉嬌遠遠瞥見沙天行，便冷冷一「哼」，哂然說道：「又是這專門仰承萬心玄鼻息，不要臉的老東西，可惜孟二弟、焦三弟在竹林左右，為柳大哥、秦二姐護法，否則，由他們來打發那一高一矮兩個怪物，豈不極有趣味？」

她的語音方落，林內已傳出柳延昭煉氣成絲，只使司馬姐妹能夠聽見的極細語音道：「大姐三妹放心，我們主要功行，業已圓滿，不怕驚擾，無須護法，並已通知孟、焦二弟，隱身林中，大姐三妹可以隨意差遣，但對於這種無關重要爪牙，似可暫時傷而不殺，放他們回去報訊，略加巧妙運用，反而對司馬老人家的安全有益，其中奧妙，大姐比我高明百倍，定必早有智珠，用不着小弟多嘵舌了……」

司馬玉娃聽得柳延昭已可分神說話，知他大功將成，不禁極為高興，對於他所說的巧妙運用，也立即有了領悟。

這時，沙天行與那一高一矮兩人，業已走近，司馬玉娃便滿面春風地，含笑叫道：「沙兄……」

這「沙兄」二字，把位「天台怪叟」沙天行，聽得為之一怔。

司馬玉娃笑道：「別才未久，但却共享『翻天七煞』之名多年，沙兄怎麼竟不認識我了？」

司馬玉娃的容貌已變，沙天行自覺眼生。

但她如今又用出裝扮「吝嗇夫人」錢太眞時的蒼老枯乾語音，又使對方聽得耳熟。

沙天行驚道：「姑娘莫非是……是『吝嗇……」

他「吝嗇」二字才出，司馬玉娃却毫不吝嗇地，接口笑道：「我雖是冒牌假貨的『吝嗇夫人』錢太眞，却是眞牌實貨的『天魔玉女』玉嬌娃……」

她因顧慮父親司馬霖的安危，以及尚未到對武林人物公開認姓歸宗時機，故而仍舊報出「玉嬌娃」的名號。

不過「玉嬌娃」三字才出，她便略頓話頭，神色一正又道：「但玉嬌娃不單改邪歸正，使『天魔門』永在江湖除名，並為了與我司馬玉嬌妹子，交情太好，如同親生骨肉，索性親熱一些，連姓名也改稱『司馬玉娃』的了……」

好，姓名仍然改掉，却飾詞巧妙，未洩絲毫機密！

沙天行好似有些怕她，不敢多加搭理，只向司馬玉嬌，略一抱拳，含笑說道：「老朽奉司馬會主之命，請少會主立即回轉『九迴谷』，有要緊大事商量……」

司馬玉嬌尚未答言，司馬玉娃已在一旁接口笑道：「沙兄，你是第二報了，像你方才所說之語，『西漠神駝』赫連甫，和『花花太歲』戚如山，業已先對我們說了一遍。」

沙天行驚道：「少會主與錢……玉姑娘，已見着赫連總管與戚堂主了？既知司馬會主有急事相商，怎未和他們一齊回轉『九迴谷』呢？」

司馬玉娃微微一笑，目注沙天行道：

「沙兄，你不記得我借用『吝嗇夫人』錢太貞的名號時，在『九迴谷』的『尊天會』總壇，担任甚麼職務？」

沙天行弄不懂司馬玉娃問話之意，自然毫不遲疑地，應聲答道：「地位既高，權威又大，是執掌兵符的『軍師爺』，兼理『錢糧總管』。」

司馬玉娃笑道：「身為軍帥，最擅長的本領，便是判斷敵情，察明眞僞，我明明知道赫連賊駝身為『雙聖谷』總管，是萬心玄的狗腿子，前來必非司馬老會主的本意，會隨他一同去麼？」

沙天行眉頭挑了一挑，目內凶芒微動，終於力加收歛，冷然問道：「你們不去，赫連總管肯答應麼？」

司馬玉娃笑道：「『西漠神駝』赫連甫，是隻成了精的老狐狸，他或許能識時務，未太猖狂，但另一位與他暨戚如山同來的『霹靂火』廉不和兄，却頗符『氣煞』之名，發了『霹靂脾氣』！」

沙天行訝道：「雙方既已破臉動手，玉姑娘等怎會仍如此安然無恙？」

他深知廉不和一身霹靂火器，具有無窮威力，而「西漠神駝」赫連甫，又有幾椿獨門絕學，故而才有此一問。

司馬玉娃嘴角一披，哂然說道：「安然無恙，不見得吧？廉不和敗北知難，太息而去，並聲稱從此不談武學，永謝江湖，赫連老駝子與戚如山，則被我玉嬌小妹施展師父親傳的絕學擒住！」

沙天行聽得大吃一驚，但又有點不信地，目注司馬玉娃，搖頭說道：「玉姑娘，你不要信口狂言，赫連總管等人在何處？你們又擒他則甚？」

司馬玉娃回手向柳延昭與秦文玉所處深林，指了一指，揚眉笑道：「這種事兒，還會有假？赫連老駝子與戚九淵那個孽種，就在林中，我玉嬌妹子出手擒住他們之故，是要把他們押回『九迴谷』，在司馬會主面前對質，倘此事眞是司馬會主之命，玉嬌妹子向她義父請罪，否則，便把這矯命胡為的老少二人，當衆處置，臊臊那陰險毒辣的萬心玄的面皮。」

這番謊言，編得有事實摻雜其中，故而極為逼眞。

司馬玉嬌知曉姊姊不說赫連甫與戚如山已死之意，是要使萬心玄心存顧忌，為爹爹添點安全保障，遂也助敲邊鼓地，向沙天行揚眉叫道：「沙供奉，你還以為我擒不住赫連甫，其實那老駝子杜負虛名，自以為了不起的『九節竹杖』，在我手下轉瞬成灰，連暗算我玉姊姊時，所發射昔年害人無數，威震江湖的『羅喉戳魂針』，也起不了絲毫 用。」

這回，那一高一矮兩個怪人的臉色大變，並對沙天行低聲嘀咕幾句。

因為，他們與赫連甫都是「大荒二老」的奴才輩，對彼此功力，知之甚詳，一聽司馬玉嬌說出「九節竹杖」，暨「羅喉戳魂針」，便知不是虛言，赫連甫定已身遭不幸！

司馬玉嬌目注沙天行道：「沙供奉，你回去禀告我的義父，十日之內，我和玉姊姊，必將赫連甫等押返總壇，一切是非，均與萬心玄當面對質。」

沙天行一抱雙拳，躬身說道：「少會主能不能……」

一言未畢，便被司馬玉娃發話截斷地，冷笑連聲說道：「沙兄，我玉嬌妹子既是十日內回轉總壇，你還囉嗦甚麼？憑你那幾手三脚貓兒功夫，妄竊虛名，忝稱『七煞』，連對我玉嬌娃遞爪子都不够格，還敢觸犯我玉嬌妹子麼？」

沙天行被她譏刺得怒滿胸膛，但又不敢發作，只好苦笑說道：「我想為玉姑娘引見兩位高人……」

司馬玉娃從鼻中「哼」的一聲，冷笑，目光微轉，指着那身高七尺之人，軒眉說道：「不錯，這位身高約莫有六尺八九，算得是個高人……」

語音頓處，又復目注那矮身之人，「咦」了一聲又道：「但這位却五尺不到，比我還矮，他却高在何處？」

沙天行道：「玉姑娘不要看走了眼，這兩位大有來歷，他們是久未在江湖走動，一身絕藝，威震西荒……」

司馬玉娃哂然不屑地，冷哼一聲，截斷沙天行的話頭說道：「你別老王賣瓜，誇大話了，他們一個叫東門哈，一個叫西門哼，昔稱『哼哈二將』，與赫連甫一樣，也是『大荒逸士』西門缺，和『血杖仙娘』龍妙常的手下奴才，如今則在『賀蘭山』一帶，佔地為寇，這樣的身份，能說是大有來歷麼？」

「哼哼哼哼……」

「哈哈哈哈……」

司馬玉娃一番譏損之言，並未觸動東門哈、西門哼的怒氣，反而引起這兩個怪人各發出一陣聽來音調奇異的哼哈怪笑！

司馬玉娃知人底細，早凝神功，靜等對方笑聲一住，又哂然笑道：「你們可以省點力氣，這種傷人於無形之中的『摧魂笑』，對付尋常人物，或可收效奇襲，但對我玉嬌娃施為，不是孔門舞文，關前耍刀，江頭賣水，魯班面前弄大斧麼？」

東門哈、西門哼兩張毫無表情的臉上，也不禁略顯慚愧之色。

司馬玉娃笑道：「須知江湖之大，何奇不有？慢說武學玄奇，窮研不竭，就連你們這份身材，也並非罕見，我隨便找個高人，便可比東門哈高上半尺，找個矮人，也可比西門哼矮上兩寸。」

這回，不單東門哈、西門哼臉上露出不服神色，連沙天行也不肯相信地，不由搖頭說道：「玉姑娘，你這才叫作信口狂言……」

司馬玉娃失笑道：「信口狂言，好，先來一個矮的，給你們看看……」

秀眉雙揚，高聲叫道：「孟二弟，你來和這西門哼比上一比，是不是還可矮上兩寸？」

隨着司馬玉娃話聲，從竹林左內，滾來一團肉球。

這肉球，自然就是孟贊，他一直滾到西門哼的面前，方站直身形，果然比一向以矮自詡的西門哼約莫矮上三指。……

西門哼嚇了一跳。

他一來嚇於孟贊之矮，二來嚇於對方的滾來身法，居然是種極為罕見的上乘輕功絕技。

常言道得好，強將手下無弱兵，「大荒逸士」西門缺與「血杖仙娘」龍妙常，人稱「大荒二老」，自號「大荒二聖」，論起修為功力，着實高明，不僅是一方之強，也足可稱得上是一代之強。

東門哈、西門哼，跟隨他們夫婦多年，西門哼並和西門缺有點親屬關係，日炙高明，雖因資質所限，未達大成，但所得已不在少，尤其是眼力方面，相當識貨。

他們一見孟贊來勢，便心中暗驚，知道這不是滿地亂滾，而是一種必需極矮之人，方便於習煉的「金輪身法」，而這站在沙天行面前，果然比西門哼還要矮了寸許的奇矮之人，定然是頗有來歷的佛門弟子。

司馬玉娃看出對方臉上，已現驚容，不禁哂然一笑，揚眉又道：「先來了一個矮的，業已證明我不是信口胡言，如今該比高了，在高的方面，我不妨足尺加二，添點贈品，除了來個男的，看看是否會比東門哈，高上半尺，並加個女的，讓你們見識見識，我們巾幗女流之中，照樣有金剛般的人物。」

不必她再出聲相喚，焦艮與蕭克英已於司馬玉娃話了之際，在林右雙雙出現。

就在這一段單獨相處的時間中，他們既由於惺惺相惜，互相有緣熱愛，又領悟出面對司馬玉娃等絕代豪俠，無需矯情。

事既想通，他們遂雙雙滿面神光地，攜手而出，來勢也與孟贊迥不相同。

孟贊適才是電掣風飄，來勢猛快。

焦艮與蕭克英却是從容舉步，來勢極緩！

但極緩中，却有奇速，十六丈的距離，彷彿被他們跨了兩步，便即到達。

乖乖，連沙天行也頗識貨，這是輕功中最最上乘的「千里戶庭縮地身法」。

六道眼光——驚中獨異的眼光——沙天行、東門哈、與西門哼的眼光，一齊緊緊盯在焦艮那張憨態十足，充滿天眞的孩兒面上。

他們均看得出焦艮的個子雖大，年齡却輕，只約莫十八九歲，不會超過二十。

這樣年輕的人，怎會有這麼老到，這麼瀟洒自如的絕世功力？

當然，沙天行與東門哈、西門哼等，不知道焦艮曾膺異數，新近服了一朵「龍虎紫菌」，不單萬毒不侵，在內力方面，也可足稱天下之冠。

何況，還有位已得董伯奇、柳凝碧雙仙眞傳，暨功力轉注的「四海游龍乾坤聖手」柳延昭隱身林中以「無形眞炁」，暗助了焦艮、蕭克英凌虛步履的一臂之力。

沙天行驚在心頭，笑在臉上，目注蕭克英，恍然說道：「我明白了，這位姑娘大概是『伏牛山金剛寨』的『妙姹金剛』蕭寨主吧？」

蕭克英嫣然笑道：「我是蕭克英，那『金剛寨』業已解散，早化灰塵了，如今只隨着幾位大哥大姐，行道江湖，救民濟世……」

沙天行驚心於對方彷彿個個厲害，但仍倚仗有「天荒二老」那等強硬靠山，以及東門哈、西門哼等的獨行邪毒功力，遂獰笑一聲，目注司馬玉娃道：「玉姑娘，你既把這兩位叫將出來，是否打算高對高，矮對矮的，讓他們與『大荒二聖』座下的『哼哈二煞』，較量較量胸羅武學？」

司馬玉娃方待答話，忽然瞥見司馬玉嬌的嘴角一掀，便含笑問道：「三妹是否有甚話說？」

司馬玉嬌笑道：「我覺得可以省事一些，不必分甚麼高對高，矮對矮，乾脆來個高矮合併！」

司馬玉娃想起司馬玉嬌對自己說過孟贊、焦艮最擅長的「焦不離孟」「孟不離焦」奇招，遂點頭笑道：「高矮合併，當然更為有趣，但只怕所謂『二 』座下的『哼哈二煞』無此習慣，接不下來……」

她的話猶未了，沙天行已森然冷笑地，接口挑眉說道：「玉姑娘不必激將，常言道能者無所不能，東門哈兄與西門哼兄，久得『大荒二聖』薰陶，胸羅既博，眼皮又寬，他們所吃的鹽，要比這兩個後生小輩，吃的米多，就憑他們劃道便了！」

東門哈、西門哼雖知孟贊、焦艮不俗，但一來自恃修為，暨獨門絕學，二來沙天行又把話說滿，只得以一聲冷笑，表示同意地，替沙天行撑住場面。

司馬玉娃見對方未表反對，便向孟贊、焦艮，含笑說道：「孟二弟、焦三弟，人家業已表示聽憑劃道，你們打算怎麼樣與『哼哈二煞』，較量胸羅，不妨出個點子了！」

孟贊笑道：「我和小小子沒有甚麼新鮮點子，仍請他們接我一招『孟不離焦』好了！」

東門哈與西門哼自負對當代武林的各門各派武學精華，無不通曉，但聽了這「孟不離焦」一語，也不禁面面相覷，目瞪口呆，東門哈並眉頭緊蹙地，口中喃喃自語道：「『孟不離焦』？這是北宋楊家將時，表示孟良、焦贊深厚交情的一句話兒，怎會成為甚麼武學招術？」

他的自語方落，孟贊腿不屈，腰不擰，肩不晃地，倏然憑藉一口提氣，身軀筆直地，拔空八尺。

到了八尺，才有動作。……

所謂「動作」，是孟贊、焦艮雙雙伸手！

孟贊伸手，是在頭前合十，焦艮伸手，則是抓住了孟贊足踝。

這樣一來，孟贊便由人變作兵器，變成焦艮擎在手內的一柄「獨脚銅劄」。

這種花樣，慢說令東門哈、西門哼二人，見所未見，莫測高深，便連司馬玉娃也看得十分新奇有趣。

焦艮憨笑一聲，有意示威，掄起孟贊身軀，砸向一根石筍。

這石筍徑約二尺，相當堅固，居然在與孟贊身軀一觸之下，立告粉碎裂飛，顯然縱令是隻眞的「獨脚銅劄」，也不容易有此威力。

東門哈與西門哼，看得雙雙把眉頭一蹙。

他們雖極凶狂，却頗識貨，一看便知孟贊、焦艮二人，煉有極上乘的「混元金剛神功」。

孟贊於撞碎大石之後，向東門哈、西門哼狂笑的叫道：「你們也趕快高矮合併，接接我弟兄自創絕學『孟不離焦』，若

等我們用『焦不離孟』，則因小小子的身軀大，氣力壯，自然威勢更强，就未必準能接得住了？……」

人作兵刃，千古奇談，何况還具有裂石如粉的無雙威勢？

東門哈看得有點驚心，凶念忽動，對孟贇搖頭一笑說道：「你們這種傻人用的笨把式，對我們不太習慣，我們無須高矮合併，就由我東門哈一人，單獨接接你彷彿頗爲自傲的『孟不離焦』便了！」

「便了」二字才落，那被焦艮握住足踝，雙手合十頭前，像具「獨脚銅割」般的孟贇，陡然騰空五丈。

這不是孟贇突然不願担任兵刃，脫離焦艮掌握，縱上高空，而是焦艮右臂突挺，五指一張，硬把孟贇給托上去的。

人飛五丈，去勢已盡，孟贇低頭俯衝，頭下脚上地，雙足微一屈伸，便像條天矯神龍，乘風飄降在司馬玉娃身側。

不單毫無聞息，點塵不驚，連合十雙掌亦未改變，像是「童子拜觀音」般，對他的「玉大姊」擺出一份虔誠敬仰姿態。

這份靈，這份巧，以及姿態這份美妙，看得司馬玉娃不住點頭，愛生心底，知道邋遢和尚果得優秀傳人，柳延昭收了這兩名義弟，委實紅花綠葉，相得益彰，在俠義事業上，添了兩條絕好得力臂膀。

焦艮托飛孟贇以後，笑嘻嘻地，看着東門哈揚眉道：「東門朋友，你既要單獨接我一掌，我絕不佔人便宜地，再要大小子來帮忙……」

孟贇聞言，笑向司馬玉娃道：「大姊，如今的對手方式，不能說是我們向對方劃道，而變成對方向我們劃道的了！」

「那也無所謂，常言道：『有志不在年大小，無才枉活百歲人』，『哼哈雙煞』雖然在二三十年前，便名滿江湖，但對於你們這等初生之犢，仍不敢稍加忽視，這也可以算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了！」

東門哈相當陰險毒辣，雖然聽得司馬玉娃在譏笑自己不敢接受對方奇異絕倫的「孟不離焦」劃道，仍不以爲意，只向焦艮淡淡說道：「焦朋友，請發掌吧，我們以硬接三掌爲限，東門哈若不能在三掌之中，將你震退，或是擺横，則東門哈不單立返小興安嶺九迴谷，並在我老主人的面前，自斷這受辱右臂！」

焦艮聞言，方自「哈哈」一笑，司馬玉娃却已正色高聲叫道：「焦三弟不要發笑，對方既發狂言，必有絕藝，何况東門哈的『摧心魔爪』，昔年確曾威震江湖，我不許你有絲毫懈怠，聚精會神，好好與他對上三掌！」

焦艮在司馬玉娃發話時，十分恭謹地，抱拳躬身，然後連連點頭，轉身面對東門哈，慢慢揚起了蒲扇似的巨靈右掌！

司馬玉娃見蕭克英滿面關切焦慮地，目注場中，便向她低聲笑道：「蕭大妹子不要担心，我知道焦三弟有『混元神功』護身，本已眞力奇强，最近又服過一朶功能不畏百毒，大增內勁的難得聖藥『龍虎紫菌』……」

蕭克英仍是滿面憂容，走至司馬玉娃身邊，低聲說道：「大姐所說不錯，但我担心的是，他最近爲了救我，以血祛毒，可能元氣方面，斲喪不少了，不知已否復原？……」

司馬玉娃方低低「哦」了一聲，場中已傳出「碰」的一聲震天脆響！

這震天脆響，自然就是焦艮與東門哈的對掌之聲！

包括司馬玉娃、司馬玉嬌、蕭克英、孟贇，以及沙天行、西門哼等正邪雙方，一齊注目看去。

這一掌硬接的勝負之分，似乎並不十分明顯！

東門哈與焦艮雙方均屹立如山，足下均未移動或後退半步。

兩人身軀也未搖晃，只是所着衣裳略爲飄拂！

但在場諸人，那一個不是大行家？均已看得出東門哈神色自若，焦艮却胸腔暗作起伏，似在調勻氣息……

就這一點點的差別，觀戰諸人的神色已有不同。

沙天行與西門哼均雙雙軒眉，面露得色！……

蕭克英的兩道黛眉，皺得更緊！……

司馬玉嬌臉上微現驚疑詫異之容！

只有司馬玉娃與孟贇二人，仍然保持鎭定……

東門哈「哈哈」一笑，邊自緩緩抬手，邊自發話說道：「好一個『長江後浪推前浪』的年少英雄！來而不往，未免失禮，你接我一記昔年尙會過不少曠代豪傑的『摧心魔爪』！」

手未抬，尙屬正常，手一抬，便生變化！

所謂「變化」，是分形狀暨色澤兩方面……

形狀的變化是手指漸漸乾癟，手掌漸漸脹大……

色澤的變化是整隻手掌，漸失血色，掌緣部位，一片慘白，掌心部位，則一片烏黑！

這看來相當懾人的「摧心魔爪」，舉到當頭，便不帶絲毫勁風銳嘯的，向焦艮當胸，緩緩推出。

焦艮夷然不懼地，右手一翻，來了式「隻手擎天」，仍以單掌接架！

兩雙手掌合處，蕭克英心弦一震！

她發現掌心似乎有點承受不住對方「摧心魔爪」的暗蘊壓力，把左足往後撤了半步！

東門哈雙眉一挑，狂笑道：「昔年『大荒英雄會』上，東門哈曾單憑單掌之力，震得十三位一流豪雄，非傷即死！如今究竟是新人太强？還是我這舊人已老？」

感嘆聲中，第三掌又發，這次却改了緩慢舒徐之勢，變得疾如閃電！

不必看他由慢轉快的電疾來勢，僅從東門哈口中感嘆言語之內，已可聽出這位魔頭，動了肝火，用了全力，非把焦艮震得非傷即死，或是現出明顯敗象不可！

焦艮也神色凝重，不敢絲毫怠慢，一式「童子拜佛」，雙掌先在胸前合十，然後倏然往外一翻！

「轟」！

肉掌未交，罡飆先接，四周漩起了一片窒人勁氣，接着無數飛沙走石，使人連場中的情況，都無法看清。

場外各人，有的駭然，有的則安詳如故……

安詳如故的是司馬玉嬌、司馬玉娃、蕭克英、和孟贇。

他們從蕭克英的口中，得知柳延昭、秦文玉神功已就，隱入林中，正遙爲焦艮掠陣，自然不必担任何憂慮。

心中駭然的是西門哼與沙天行，他們想不到在東門哈全力施爲「摧心魔爪」之下，焦艮仍敢揮掌硬接，看那勁氣四排，塵埃蔽空的情况，東門哈似乎已非先前的略佔優勢，而成了軒輊難分局面。

等到塵埃落定，安詳的仍然安詳，駭然的業已轉變爲驚心程度！

因爲場中雙方的位置略變！

焦艮氣定神閑，宛如半截鐵塔，巍巍然卓立原地，臉上態度從容，浮現了看上去傻兮兮，其實却蘊含了絕頂聰明的憨然微笑！

東門哈則不單業已退了一步，胸前也劇烈起伏，頭上也髮若飛蓬，滿臉都是驚憤慚愧神色！

沙天行一見苗頭不對，自己倚若長城的「哼哈雙煞」之一，竟連一個姓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小輩，都鬥不過，則司馬玉娃或司馬玉嬌出手之時，却是如何抵禦？

故而，他趕緊「哈哈」一笑，向東門哈發話叫道：「東門兄，少會主原非外人，只不過與萬心玄老弟，有一時意氣之爭，你那『摧魂魔爪』的威力太强，對於後生下輩，莫爲已甚，不必盡力發揮！好在『黑白尊天大會』，舉行在卽，三山五嶽，四海八荒的英雄豪傑，無不畢集『小興安嶺』九迴谷，眞若較量藝業，到時彼此不妨面對天下羣豪，一分上下！」

司馬玉娃聽得不禁「啐」了一口，指着沙天行嬌笑罵道：「沙天行，在『翻天七煞』之中，論藝業功行，數你最差，若論臉皮，却必然你最厚！你不必害怕，好好與東門哈西門哼兩個夜郎自大，大概今天才算見過一點世面的萬惡魔頭，滾回去告訴萬心玄，說他陰毒太甚，定會在『黑白尊天大會』之上，遭到應有報應……」

語音至此略頓，又復稍爲提高地，加以强調，揚眉續道：「至於『西漠神駝』赫連甫，與『花花太歲』戚如山等一老一少，兩個惡寇，則暫時扣留在我們手中，萬心玄若敢過份倒行逆施，戕害俠義，則『大荒逸士』西門缺，和『血杖仙娘』龍妙常，便須換個總管，而『九爪鷹王』戚九淵也就絕了後了……」

沙天行一面暗中招呼東門哈與西門哼悄悄後退，一面仍色厲內荏地，縱聲狂笑說道：「玉姑娘不必過份猖獗，我們不過看在萬心玄老弟，對司馬玉嬌少會主，有份眞情摯愛，以及她與司馬老會主的香火之情，才處處寬讓，不下辣手，否則，你們之中，誰是我沙天行的……」

他的賣狂之語未畢，孟贇已有點手癢的，閃身而出，發話叫道：「沙老頭，給你臉既不要臉，便接我一掌試試！且看長江後浪，是否能推前浪？塵世新人，是否能換……」

他邊自發話，邊自以一式「飛鈸撞鐘」凝聚了十一成左右眞力，向沙天行胸前擊去。

就在孟贇發掌之時，司馬玉娃和司馬玉嬌姐妹的雙眉同時一蹙！

她們蹙眉，當然有因……

一條極瘦極矮的灰色人影，從一根嶙峋石筍，電閃而出，迎向孟贇！

這是個比孟贇高不許多，却比他瘦得太多，幾乎全身無肉，只賸下皮包骨頭的灰衣年老僧人，一面拂袖迎掌，一面冷笑說道：「長江前浪，雖由後浪推動，塵世新人，未必換得舊人？酒肉和尙的弟子，能成得多大氣候？」

這灰衣矮瘦僧人，口氣極狂，但功力也高得驚人！

孟贇居然被他一拂僧袍大袖之下，便震得低「哼」一聲，蹌踉出三四步去！

焦艮首先趕過，司馬玉娃與司馬玉嬌、蕭克英等三女，也生恐對方續下辣手，倩影連飄，環護在孟贇身外。

灰衣矮瘦僧人搖手道：「不必驚慌，我向不與後生下輩，正式動手，你們且叫這矮小子的師傅『邋遢和尙』，到『九迴谷』中，在『黑白尊天會』上，與我敍舊便了！」

話完，便與沙天行、東門哈、西門哼等，轉身走去。

諸女之中，以司馬玉嬌的性格最傲，脾氣最剛，武功也屬最高，她柳眉微剔，便欲閃身縱出，把那灰衣矮瘦僧人截住！

司馬玉娃却一把將她拉住道：「三妹，你要作甚？」

司馬玉嬌語音中充滿怒氣，臉上也流露出不服神色說道：「我不服那灰衣和尙的老氣横秋之語，說甚麼『塵世新人，未必換得舊人？』……」

司馬玉娃輕嘆一聲道：「三妹不要不服，那和尙並未誇大，他……他說得一點不錯……」

司馬玉嬌雖傲不狂，雖剛不愎，聞言之下，駭然問道：「大姐，聽你之話，這灰衣和尙，莫非大有來頭？」

司馬玉娃道：「三妹回想一下，我們發覺這和尙潛來之時，他在何處？」

司馬玉嬌略一凝想道：「他動作毫無聲息，是僧衣鈎折一段小小樹枝，才被我們發覺，當時距離足在十三四丈以外。」

司馬玉娃點頭道：「三妹說得不錯，但我們眉頭才蹙，對方已到當場，十三四丈距離，彷彿一步即達，根本不允許我們來得及對孟二弟作任何防護，並能把當地言語情况，瞭如目睹耳聞，我是望塵莫及，三妹也未必作得到吧？」

司馬玉嬌的玉頰一紅，默然不語。

司馬玉娃回頭目注業已緩緩調息完畢，臉色漸恢復正常的孟贇，充滿關懷，發話問道：「孟二弟，你遇上了絕世高手，臟腑之間的傷勢如何？」

孟贇苦笑道：「還好，一來對方確實自矜身份，未下絕情，在功力上有所保留，二來我也見機得早，一發現對方來勢太强，功力太高，便索性放棄進攻，全力防守，才只被震得臟腑間一陣翻騰，如今已然沒有事了！」

焦艮心直性急，一旁問道：「玉大姊，這個差點兒把大小子給弄壞了的野和尙，究竟是何來歷？大姊認得他麼？」

司馬玉娃道：「我不認得，但從對方

功力之高，語氣之狂、與長相之怪上，可以猜得出來……」

語畢略頓，又復目注孟贇，柳眉微蹙地，正色問道：「孟二弟，你師父邋遢大師，有沒有對你們說過，他老人家和你們的醉酡師叔昔年在一仙、三絕、七妙、雙修的『世外逍遙會』上，結下過兩個極厲害的對頭？」

孟贇聞言，尋思了好大一會兒，方對司馬玉娃，瞿然驚道：「玉大姊，你說的是不是『黑水醉眞』和『白山枯佛』？」

焦良也恍然叫道：「我也聽說過這兩個老魔，那灰衣和尚又瘦又矮，全身無肉，只賸下皮包骨頭，定是所謂『白山枯佛』，但他怎對大小子這般客氣，未曾施展他在萬載玄冰、千年積雪間，苦煉而成，足令人骨髓成冰的『天寒手』呢？」

司馬玉娃笑道：「老和尚不是說道，他是成名前輩，不屑與我們後生下輩交手，但……」

說至此處，臉上突罩愁容，秀眉雙蹙地，一嘆又道：「但聞前輩人言，『黑水醉眞』與『白山枯佛』，是至交好友，『枯佛』冰心大師既已現身，『醉眞』辣手純陽可能亦不在遠，這位前輩彷彿性情更怪，劍下無情，不知會不會與『枯佛』那樣自矜身份，不屑對我們出手而已？……」

語音方落，狂笑忽起！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陣狂笑，聽不出來自何方？彷佛是四面八方，同時發出！

尤其是笑聲連綿不絕，決未中斷，顯示出發笑人的中氣之强，已到駭人聽聞，令人難信地步！

羣俠聞笑悚然，一齊靜氣凝神，抱元守一地，等待次一步的變化……

一盞熱茶的時分過後，四外笑聲，倏然齊收，從正前方十四五丈外，一株大樹的近樹頂處，騰起一條青袍道裝人影，背後還揹有一個巨大朱紅貯酒葫蘆！

人影騰空七丈，「哈哈」狂笑，但這回却不曾停留，拖曳着狂笑尾聲，宛如掣電飛星，馳往東北，正是「枯佛」等人的適才去向。

司馬玉娃方透一口長氣，又有個極爲清朗語音，帶笑說道：「玉姊着實高明，『黑水醉眞』是何等古怪的厲害人物？居然被你輕描淡寫的以幾句話兒，就僵得這位『辣手純陽』，不好意思露面逞兇，只發出一陣狂笑，略爲示威而去！」

司馬玉娃自然聽得出這是柳延昭的語音，遂嬌笑說道：「這是老牛鼻子的運數未終而已，他若恃技逞凶，欲强出頭，便吃不消兜着走了，甚至於會把條老命留在此地！昭弟，你的一片苦心，我這老姊姊體會得沒有錯吧？」

蕭克英畢竟比較老實，聞言驚喜萬分，拉着司馬玉娃手兒問道：「大姊，聽你這樣說法，莫非你能制得住那『辣手純陽』麼？」

司馬玉娃搖頭一笑，回手指着秦文玉同自林中走出，臉上又添了一片盎然道氣的柳延昭，緩緩說道：「我那有這大本領？但你一身得『九絕書生』與『羅浮仙子』兩家眞傳，暨功力轉注的柳大哥，却絕對有此能耐……」

柳延昭笑道：「玉姊莫把我捧得太高，小弟雖受師恩，修爲尙淺，未必準有把握，鬥得過這些前輩成名人物？……」

孟贇咧着嘴兒道：「大哥，你既具奇能，『萬妙同心簫音』又已煉就，剛才怎不出頭，任我被那『枯佛』欺負？……」

柳延昭笑道：「二弟不要怪我，一來我神功初成，尙須加深火候，不可欠缺把握，魯莽試用，二來『醉眞』、『枯佛』是何等人物？他們的威望，不下於『大荒二老』，若是在此落敗，消息一傳，『黑白尊天會』上萬羣凶知戒，紛紛匿跡，要我們四海狂搜，八荒窮追，不就費事多了麼？」

孟贇恍然道：「原來玉大姊說她體會出大哥一片苦心……」

柳延昭點頭一笑道：「玉姊慧質靈心，無微不至，我還有事兒，要向她請教的呢……」

司馬玉娃秋波轉處，向柳延昭白了一眼，秀眉微揚說道：「昭弟是和我越來越生分了，居然起用了『請敎』二字……」

這兩句輕描淡寫的話兒，所含份量，却相當不輕，把柳延昭聽得悚然一驚，立刻從額頭上沁出冷汗！……

司馬玉娃見狀，又似有所不忍，放緩神色，嫣然一笑說道：「說吧，我這位風流倜儻的柳兄弟，你有甚麼想不通，解不透的事兒，要問我司馬玉娃？」

柳延昭在她一擒一縱，一顰一笑之間，弄得有點神魂顚倒，只把兩道眼神，緊盯在司馬玉娃的絕代嬌靨之上，既捨不得離開，也不敢開口。

司馬玉娃失笑道：「這倒好，『四海游龍』變成了『閉口蛤蟆』……」

說至此處，轉向秦文玉道：「二妹，『同心簫韻』既成，你們應該已可靈犀互通，你知不知道他是想問些甚麼？」

秦文玉笑道：「司馬伯父與司馬伯母，昔年只是因誤會生嫌，未能及時而已，本質上仍屬江湖俠義，爲何司馬伯父創設『尊天會』，似乎在意識中要與我恩師暨董師伯、醉酡師伯、邋遢師伯等『一仙三絕』爲敵。」

司馬玉娃點頭道：「這的確是椿該提出的問題，我對此毫無所知，但經過推理研究，業已找出了一條有可能的答案。」

柳延昭趕緊找機會下台，自我解圍地，急向司馬玉娃陪笑說道：「玉姊有何高見？」

司馬玉娃又向他瞪了一瞥極嫵媚的白眼，秀眉微揚，含笑說道：「你們吹奏『同心簫韻』之時，三妹曾覺十分熟悉，曾在『寒玉洞天』中，聽我母親吹過，並想起洞府中藏有一青一紫兩根玉簫……」

秦文玉笑道：「我恩師與伯母既是堂姊妹，則藝業相通，甚至擁有同樣質料的玉簫，也就不足爲奇的了！」

司馬玉娃笑道：「二妹請想想，我娘受了我爹那大誤會屈辱，設法修函通知你恩師後，你恩師柳仙子曾採取甚麼應付步驟？」

秦文玉略一尋思，尚未答言，司馬玉嬌已在一旁接口笑道：「我認爲應付之道，可能有二，一是與『九絕書生』董前輩等，立向江湖各處訪查被遺棄在『泰山南

天門』左近的大姊下落……」

司馬玉娃道：「第一點是必然之事，第二點呢？」

司馬玉嬌妙目之內，閃爍慧光，嫣然微笑，答道：「女人總愛替女人出氣，何況柳仙子與我娘還有堂姐妹關係，她老人家說不定會對我爹爹大興問罪之師……」

柳延昭恍然笑道：「我明白了，當時司馬伯父尙未知曉眞相，雙方難免會起言語爭執，進而因彼此全屬武林中知名人物，可能動上了手，也說不定……」

司馬玉娃笑道：「在『九絕書生』與『羅浮仙子』聯合問罪之下，我爹爹那有便宜可佔，一定吃了小虧，他老人家性情略嫌急躁偏狹，於是就起了再與『一仙三絕』，互較上下之念……」

柳延昭撫掌道：「對，對，對，『尊天會』由此設立，近年來一切的江湖風波，也以此作爲『主瀾』，等到司馬伯父發現收容太多，結交太濫，心生悔意之時，局面業已形成，不是他一人之力所能善了的了！」

司馬玉娃目注柳延昭道：「昭弟，還有其他問題麼？倘若沒有，我們要立赴『九迴谷』，先設法救我父親，再進入『寒玉洞天』，見我母親，一傾孺慕之情，也使她老人家得悉愛女無恙，骨肉周全，放下一樁心事。」

柳延昭連連點頭，正色說道：「這是兩樁大事，第二樁『見母』之事，恐怕比『救父』之事，還應優先，因爲司馬伯父號召力强，在『黑白尊天大會』期前，定可安然無慮！」

司馬玉嬌畢竟是由司馬霖親自敎養，父女之間，比較情深，秀眉蹙處，幽幽一嘆道：「話雖如此，但我們若能與爹早點通個訊息，老人家總比較安心，何況萬心玄窮凶極惡，歹毒無倫，其手段之狠，往往出於人性預料，萬一……」

話至「萬一……」兩字，她已有所碍難，不便再講，但兩行珠淚，却像斷綫珍珠般，撲簌簌的順腮滾了下來！

柳延昭體會出司馬玉嬌的芳心憂慮，劍眉雙挑，朗聲說道：「好，我們立赴『九迴谷』，必要時，便與萬心玄等，提前解決也可……」

×　×　×

「九迴谷」已非先前。

昔日，「九迴谷」雖是「尊天會」的總壇，執關東江湖牛耳，但在谷口一帶，不過略佈崗哨，對人相當謙和，沒有甚麼劍拔弩張跡象，和橫眉豎目之輩！

如今，則不僅崗哨增添數倍，且大都換了新人，個個驕橫無比，都帶着滿腔殺氣。

一日，午後。有個風神絕世，英挺無比的白衣書生，大搖大擺，瀟洒從容地，向「九迴谷」口，緩步走來。

進入谷口，便是「尊天會」的總壇，而自入小興安嶺，到這「九迴谷」口，少說些，也會有三五十道崗哨，爲何外人擅入，竟無任何飛報？……

在谷口領班警戒的「尊天會」頭目，名叫孫裕，心中驚疑，口中叱喝道：「這是甚麼所在，來人休得妄闖，先行報個萬兒！」

白衣書生約在四五丈外，便止步笑道：「在下姓柳，草字延昭，江湖好事之徒，曾送了我個略嫌輕狂驕妄的外號，叫做『四海游龍乾坤聖手』。……」

常言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近年以來，「四海游龍乾坤手」八字，已足使俠義拱手，邪惡驚魂！

何況，上次柳延昭獨闖「九迴谷」，在與「黑白天尊」司馬霖，暨「笑面人屠瀟洒殺手」萬心玄對手下，安然退去之事，更復震動傳遍了整個「尊天會」。

故而，柳延昭的名號才報，值班頭目孫裕便立即改容，同時也明白了何以外圍三五十道崗哨，均未發現來人蹤跡之故。

他趕緊躬下身軀，一抱雙拳，向柳延昭陪着笑臉問道：「柳大俠要入谷麼？你是要會會我家萬……萬爺？還是要拜會本會的司馬老會主？」

柳延昭搖頭笑道：「我一不鬥萬心玄，二不拜司馬老會主，此來只是奉命投帖而已。」

以柳延昭的身份，尚稱「奉命」，自使孫裕聽得一驚，悚然問道：「柳大俠是奉命投帖？你……你奉誰的命？投……投甚麼帖？」

柳延昭突然肅立莊容，目閃神光地，朗聲發話說道：「是奉我恩師白玉簫主人，暨師母綠玉簫主人之命，請『大荒逸士』西門缺與『血杖仙娘』龍妙常等『大荒二老』，到這『九迴谷』東側的『獨秀峯鳳凰頂』上，子夜聽簫！」

一聽竟是「一仙三絕」中人，對「大荒二老」有約，孫裕自更不敢怠慢，又一抱拳，躬身笑道：「柳大俠請稍候片刻，在下孫裕，入谷稟報一聲……」

柳延昭擺手道：「不必稟報，孫頭目只把這封小束轉呈便可，『綠白玉簫雙主人』既然投帖，『大荒二老』決不致胆怯不來，在『黑白尊天大會』的龍虎風雲，天驚石破之前，先來場比較蘊藉文雅的『鳳凰頂上夜聽簫』，也是武林韻事！」

話完，右手向懷中一探，取出一張小束，隨手對孫裕擲來。

對方人在四五丈外，所擲的又只是一封小束，孫裕自然不甚經心在意。

但是他發現小束化作一片電閃白光，挾帶着驚魂銳嘯，飛掣而到之時，却已躲避不及！

才只一怔，白光已擦着他頭頂掠過，「奪」的一聲，釘在谷口柵門的巨大松木柱上！

小小一張紙束，具有如此威力，孫裕怎不驚魂俱冒，目瞪口呆！

等他回過神來。柳延昭早失蹤影，孫裕只得取下嵌在柱中的紙束，果見赫然寫着：「『九絕書生』董伯奇，『羅浮仙子』柳凝碧，敬請『大荒二老』，移駕『獨秀峯鳳凰頂』上，子夜聽簫」

×　×　×

「獨秀峯」的「鳳凰頂」上。

斜陽如血，餘霞幻彩。

時光正値黃昏。

司馬玉娃、司馬玉嬌、秦文玉、蕭克英、孟贇、焦良，共是兩男四女，坐在亂石之間，柳延昭則獨自走到靠近「九迴谷」的一面，仔細眺望形勢！



司馬玉娃見柳延昭的仔細注意情況，含笑揚眉叫道：「昭弟不必看了，『九迴谷』是谷地，外有高峯爲障，在這『鳳凰頂』上，應該看不見谷中情況。」

柳延昭走了回來，連連點頭，對司馬玉娃之語，表示同意，並正色說道：「西門缺和龍妙常等『大荒二老』，享名多年，威望太高，我與秦二妹，若不能倚仗『萬妙簫音』，在這『鳳凰頂』上，拖住他們，眞不敢聽任玉姐和嬌妹，去往『九迴谷』中冒險！」

司馬玉娃的一雙充滿智慧的妙目之內，閃射出烱烱神光，朗聲說道：「拜慈母，認嚴親，是何等重要大事，縱然昭弟未想出這『鳳凰頂上夜吹簫』的妙策，假借董柳二位前輩名號，把『大荒二老』誘來，我和三妹，也必冒險到『九迴谷』，暨谷後的『寒玉洞天』，走上一趟的了！」

原來，他們是想利用「萬妙淸音同心簫譜」使「大荒二老」在「鳳凰頂」上，聽柳延昭和秦文玉徹夜吹簫，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姐妹則乘此機會入谷拜母認父。

柳延昭笑道：「此計必售，『大荒雙老』決不肯對我恩師示弱，也必來此聽簫，但玉姐嬌妹進入『九迴谷』，仍須特別謹愼……」

秦文玉自練「同心簫譜」後，性情已平和好多，所謂「玉屛風」中，只有司馬玉嬌最傲，她一挑秀眉，哂然說道：「『大荒二老』若來『鳳凰頂』，我和大姐，還會怕誰？」

秦文玉不等司馬玉嬌再往下說，便自面含微笑，嫣然接道：「三妹身得伯父母兩家之長，功力蓋世，大姐的智慧之高，更曠代無匹，加上輕車熟路，你們當然不會把萬心玄那些毛賊，看在眼中……」

司馬玉娃笑道：「二妹放心，萬心玄雖不足懼，但『白山枯佛』和『黑水醉眞』，却是極高明的人物，『九迴谷』中，並可能還有其他不爲世曉的厲害凶邪在內，我和三妹定會極度小心，期無隕越，因爲雖然我當過軍師，她是少會主，却連『輕車熟路』四字，都對我們未必適用。」

司馬玉嬌道：「大姊此話怎講？」

司馬玉娃笑道：「三妹忘了『翻天七煞』中，被稱爲『地煞』的『璇璣狂士』公孫智麼？萬心玄旣已籠絡此人，在我們離去後，必添佈無數奇門陣法，迴旋秘徑，使『九迴谷』中，成了陌生環境！」

司馬玉嬌聽得完全同意地，向司馬玉娃連連頷首說道：「大姊所料，定必不錯，我對奇門遁甲方面，雖曾涉獵，所知甚少，你……」

一個「你」字才出，司馬玉娃便雙漾梨渦，接口嬌笑說道：「三妹，今夜拜母認父之行，動手靠你，動頭腦靠我，憑『璇璣狂士』公孫智那點胸羅，加上可供他佈置的時間有限，大概還難不住我。」

說至此處，忽然偏過臉兒，對柳延昭笑道：「昭弟，你和二妹，隱身暗處吹簫，却打算留下誰來，從明面接待『大荒二老』？」

柳延昭彷彿早有成竹在胸，毫不思忖地，指着孟贇、焦艮，含笑答道：「二弟三弟，便是理想迎客人物，因爲『大荒雙老』，是極爲高傲人物，自矜身份，愛惜羽毛，越是對二弟三弟這等根器深厚後輩，越是會矯揉做作，假意表是愛惜，不好意思暗下毒手！」

司馬玉娃嬌笑連聲，向柳延昭一挑拇指，點頭讚道：「高明，昭弟之意，與我不謀而合，這樣說來，我和三妹，可以放心去了。」

柳延昭笑道：「斜陽一沉，夜色即佈，玉姊與嬌妹，早點掩藏中途，等發現『大荒二老』，一登『鳳凰頂』，便趁虛進入『九迴谷』吧……」

語音至此，略略一頓，目光一掃司馬玉娃、司馬玉嬌姊妹笑道：「玉姊和嬌妹，是打算先認父？抑或先拜母？……」

司馬玉嬌含笑說道：「這要看你和二姊，能把『大荒二老』，拖住多久而定？時間若長，我們便先拜母而後認父，時間若短，我們便先認父而後拜母，因爲萬一倉促不及，我和大姊不妨在『寒玉洞天』中，住上兩日，那時安詳淸靜無比，是個避難藏身的極好所在……」

柳延昭聞言，細一思索，劍眉深蹙地，向司馬玉嬌說道：「能把『大荒雙老』，拖住多久，委實無法預料，因爲對方成名太久，威望太高，我與二妹雖必盡力，却不知會不會露出破綻……」

司馬玉娃道：「昭弟與二妹，只消盡力便可，常言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和三妹拜母認父的先後次序，要等進入『九迴谷』後，再復相機決定，若能機緣湊巧，或許我會把爹爹拉去『寒玉洞天』，在骨肉重圓之下，讓兩位老人家，盡釋前嫌，就此言歸於好。」（未完）


常服
氣
腦活
事